武俠世界

鏢　魔（新派俠情恩仇錄）　東方白・文

少俠為復奇仇，以卵擊石而被害，冤魂不散，奸人胆裂，乃劫巨金而遁，智謀比賽，噱頭造反，到底誰最聰明？本文會有所交待……

$4.00

第26年
22

編者話

東方白繼「大漠悲笳」後，今期再度爲本刋撰寫一部巨型俠情倫理故事「鏢魔」。是篇故事不但曲折離奇，情節之發展段段高潮迭起，題材中肯正確，寓意感人。叙述一個少年俠士爲復奇仇，不惜以卵擊石而被害，寃魂不散，奸人喪胆，乃刼巨金而遁……過程充滿智謀比賽氣氛，雙方噱頭層出不窮，到底誰是聰明者，看過本文自有交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山貓王森傳奇故事作者王一龍，過去替本刋撰寫傳奇性故事已很多部，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動人。他在25期開始，初次嘗試撰寫武俠小說——「關門弟子」，故事講述一個門派日漸式微，名落千丈，所出俱爲不肖弟子，但最後第十三代掌門却收了一個關門弟子，從此……？請留意25期的刋出。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科學幻想故事「還原密令」。文中涉及一艘巨輪失踪，驚人血案接踵而來，異形異事，詭秘莫測。從一盞燈和一隻火柴盒裡發現了一段驚人的怪事，欲知眞相，下期揭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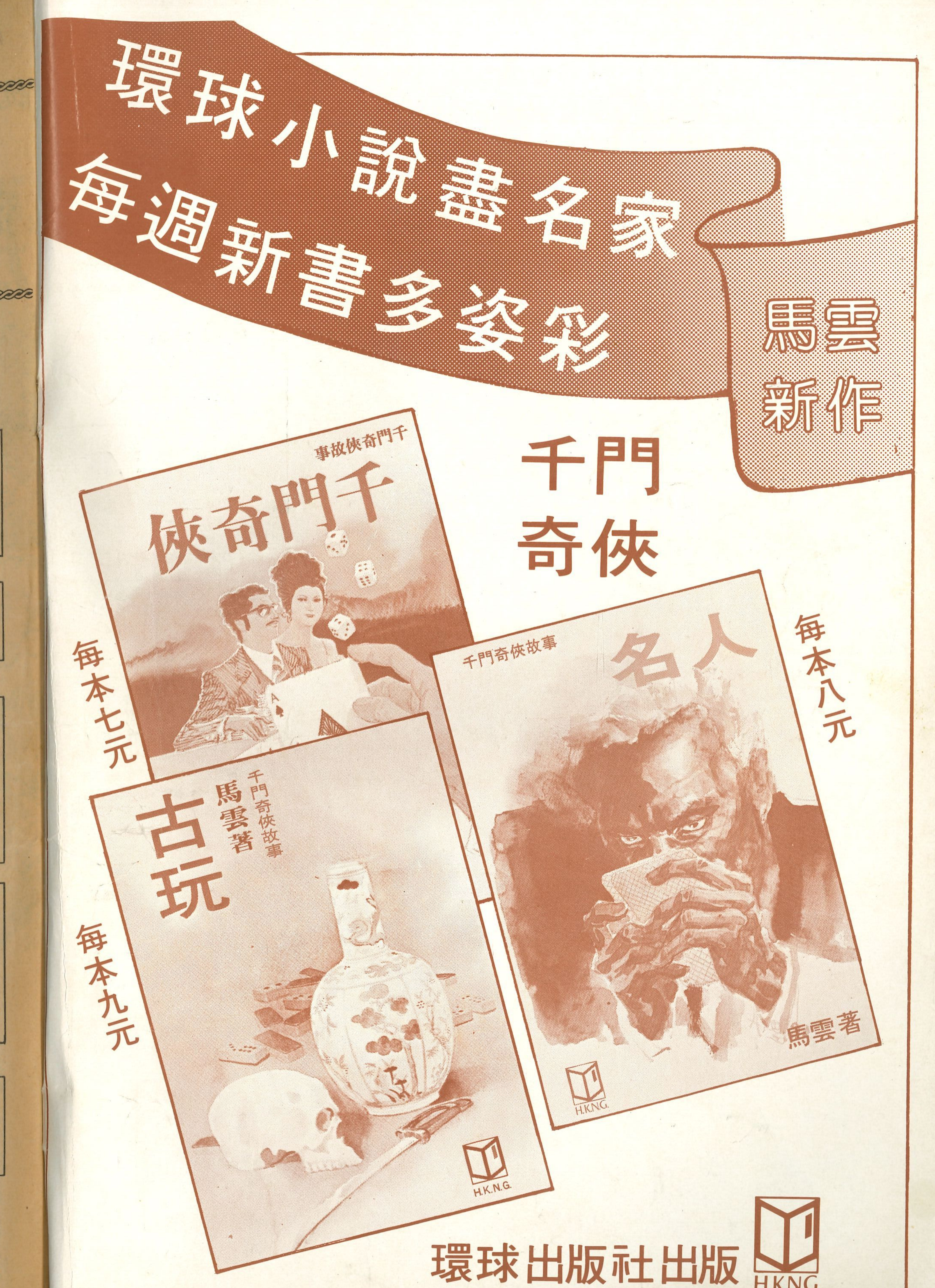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2期
（總號1310）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仇錄／東方白・文　可飛・圖

鏢魔

身手奇特的窮小子

天熱，又有心事，雷西川不停地在抹汗。

他爲了在金陵地方上維持顯赫的地位和聲譽，以及赫阻新崛起的幾個勢力人物，特派專人到塞外去聘請這位神秘人物——鏢魔前來助陣。

此人的身價之高，自不必談。

只不過雷西川仔細盤算過，這五百兩金子固然使他肉疼，在長遠的利益來說，却也很划得來的，當然，他的眞正目的並非如此單純。

從辰時就到鷄鳴寺前去接客的總管彭飛，這工夫冒着大汗，帶着五名部下匆匆返回雷府。

雷西川包賭包娼，在金陵地面上很兜得轉，既得的利益，不容他人染指，當然，請「鏢魔」來還另有打算。

他過去本是開鏢局的，由于風險太大，就在金陵落戶，變成了吃四方的地頭蛇了。

「報告雷爺，人沒有接到。」

「沒接到？」雷西川很煩燥，道：「是沒有來還是等錯了地方？」

「雷爺，約定地點是金陵北城鷄鳴山的鷄鳴寺門前，在下沒有等錯地方。」

「沒來？」雷西川大感失望，他託好友「長白雪鷹」白雲坡去請「鏢魔」，捎信回來，約定六月十九日，在鷄鳴寺前見面。

不過，請的人遠在塞外，間關萬里，基于「十里無眞信」的道理，也許日期說錯了也不一定。

「對了！」彭飛道：「雷爺，今天正好是觀音大士誕辰，人山人海，會不會是由于人多而失之交臂？」

「當然也可能。」雷西川道：「迎客的人約定手持綫香，頭戴馬連坡草帽，糟！當時沒想到六月十九日是觀音大士誕辰，人人手持綫香，戴馬連坡草帽的人又何止千百？」

彭飛道：「雷爺，至少有一樣不同，那就是迎客者手持三支香，紅黃黑各一支，是其他善男信女所持完全不同的。」

雷西川道：「儘管如此，在人山人海之下，每個人打量，也可能錯過。白雲坡是個辦事牢靠的人，應不會弄錯。」

彭飛道：「雷爺，我們再到鷄鳴寺去一趟。」

這時小廝在大廳外躬身道：「啓稟主人，門外有個人說是塞外來的。」

雷、彭二人同時精神一振，雷西川大聲道：「快請進來呀！」

小廝道：「啓稟主人，這位客人不可能是什麼貴客，他——」

彭飛厲聲道：「他媽的！你怎麼這樣不上路？雷爺急得團團轉，等的就是這位貴賓，還不快點請進來！」

小廝本來還要說，是司閽人要他這麼說的，但既然總管大發脾氣，孩子哭抱給他娘，又何必管這份閑事？

小廝外出，雷西川喜形于色道：「我說過，白大俠的爲人，一向是一言九鼎，這麼一件事不會辦得拖泥帶水的！」

彭飛却不以爲然，「長白雪鷹」白雲坡和雷西川是兩種典型人物，他們之間的交情並不深。

也可以說，白雲坡只是敷衍雷西川而已，但彭飛却道：「雷爺說的也是，您看咱們要不要迎到二門以外？」

「要要。」雷西川道：「有道是禮多人不怪。」

兩人才走出大廳，這工夫小廝已引導一個落魄年輕人走了進來。

對于「鏢魔」，武林中人不過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就連白雲坡，據說也未見過面。

所以「鏢魔」韋青到底是什麼樣子？多大年紀？也只能去揣測而已。

只不過，任何人來揣測這個神秘人物，也絕不會以爲此人如此潦倒。

這年輕人一頭黑髮極亂，似乎很少梳

它更少洗它，一套藍布短褂子已洗成白色，污漬污垢不堪入目。

儘管這年輕人似乎臉也很少洗一次，面貌看來却相當俊朗。

雷、彭二人恍然大悟，原來小廝剛才的話還沒說完，這正是司閽人要他特別通報的原因。

非但赫赫有名的「鏢魔」不會如此落魄，按理說也不該如此年輕。

看樣子此人絕不超過二十六七歲。

雷、彭二人互視一眼，雷西川低聲道：「彭總管，不可以衣冠取人，先看看再說……」

「是……」彭飛首先上前抱拳道：「在下彭飛，是雷府的總管，今天特地如約到鷄鳴寺等候韋大俠，可惜失之交臂。」

這年輕人微愕道：「鷄鳴寺？噢！噢……是的，八成是失之交臂。」

接着雷西川也上前肅客。

× × ×

在大廳中，下人上了茶點，雷西川說道：「眞想不到韋大俠居然以這種姿態出現。」

這窮小子笑笑道：「那裏！在下就是這樣子，一向如此！」

兩人談了半個時辰，仍然是諱莫如深，雷西川問一句，窮小子就答一句，不着邊際。

雷西川和彭飛交換了一個眼色，彭飛出廳不久回來，說道：「雷爺，韋大俠長途跋涉千里以上，必也已累了！何不先請韋大俠去休息一下，然後再爲小俠接風洗塵？」

雷西川道：「也好，來人哪！」

一個屬下站在廳外，雷西川道：「帶貴客到西跨院去休息，要小心侍候了！」

窮小子往煥然一新的床上一倒，不一會就有了倦意，但這工夫有人站在門口，道：「你是『鏢魔』韋青？」

窮小子道：「你乂是誰？」

這大漢虎背熊腰，一看就知道外家工夫相當精純，大漢道：「在下金壽，是這兒的護院。」

「金護院有什麼見教？」

「老實說，任何人都不相信你是『鏢魔』韋青。」

「這麼說金兄也不信了？」

「當然不信，所以特地來此，請韋大俠露兩手。」

窮小子道：「我最不喜歡好勇鬥狠，況且我要睡一覺……」

金壽大剌剌地走進來，道：「韋大俠，你別客氣。」此人到了床邊抓起韋青的胸衣一甩。

窮小子嚷嚷道：「金兄，小心別抓破了我的衣衫——」

不知怎的，金壽沒有抓牢而脫手，他可不會甘心，事實上也是雷、彭授意他來此試探的。

雷西川花五百兩金子請人來，可不能被一個假貨騙了。

金壽乾脆明幹，一拳搗來，窮小子似乎未提防這一手，「蓬」地一聲，左胸被砸實，退了兩步。

金壽心想，你不是大名鼎鼎的「鏢魔」韋青嗎？就讓你嚐嚐冒牌貨的滋味。

一時之間拳掌如雨，連攻七招，幾乎每一拳掌都擊中窮小子。

最初金壽心花怒放，只要放平此人，不論此人是眞是假，他可就出了鋒頭。

但不久，他覺得不對，至少有五六拳三四掌擊中窮小子的要害如肋骨末梢及小腹，幾乎任何人都該不支倒地或者昏死過去。

然而，窮小子雖被擊得搖搖晃晃，却不像受傷的樣子，而他自己的拳掌反而奇痛。

乂攻出七八招，金壽呼呼而喘，但他心有不服，全力猛擊七八掌加上四五拳之後，發現自己的拳頭居然腫起來，像發麵包子。

金壽駭然收手，退到門口，喘着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窮小子回答道：「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

金壽一頭霧水地走了，窮小子立刻進入了夢鄉。

這一切，雷、彭二人都在暗中看到，眞正是莫測高深，挨打也算一門工夫嗎？

「鏢魔」天下知名，只知他武功高強，鏢一出手，萬無一失，而且一般人用鏢在十步以內才有效，他能在五十步以內百發百中。

然而，就沒有人聽說過「鏢魔」挨打的工夫高人一等。

× × ×

在接風的宴席上，窮小子還是這份德性。

由于是六月天氣，身上自然有汗臭味，而且正好他坐在一位動人的女郎身旁。

「這一位就是塞外鼎鼎大名的『鏢魔』韋青韋大俠，此番是應本府之請來此作客，請韋大俠多多指教！」雷西川當席介紹。

「不敢當！」窮小子也許實在餓了，頭也沒抬一下，伏案大嚼。

女郎低聲對雷西川道：「爹，這人就是『鏢魔』嗎？」

雷西川點點頭。

女郎道：「爹，我有點懷疑。」

雷西川正要示意女兒小聲點，那知窮小子含了滿口菜餚道：「雷姑娘，錯不了的！」

雷鳳珠向幾個人使使眼色，四個大漢離席，其中一個道：「久聞大名，傾慕巳久，可否請你即席指點幾手？」

窮小子連連搖頭道：「江湖傳說都不免誇大，別信那一套。」

雷鳳珠道：「韋大俠何不亮一手，我父女也好開開眼界？」

窮小子道：「那乂何必？傷了誰都不好。」

那知身邊一個大漢把他拉離座位，道：「韋大俠，你太謙虛了！」

四個大漢都比金壽的身手高明，其中一個巳攻出一脚，正中窮小子的後腰。

這一人可不講什麼規矩，另一個自左後側撲上，拍中他的背部一掌，窮小子栽出兩步。

幾乎同時，另外兩人攻出的也都沒有落空。

不到半盞茶工夫，窮小子巳挨了二十餘拳掌。

雷西川沒有表情，雷鳳珠却在皺眉。

彭飛和雷西川一樣，並不以爲四位得力部下不停地打人就吃定了對方。

相反地，一個人挨了數十下重擊之後，根本沒哼一聲，面不改色，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大約兩三盞茶工夫過後，打人的巳是滿頭大汗，甩着手呼痛不已。

「住手！」彭飛站了起來，道：「韋大俠奇人奇技，在下十分佩服，我也想請大俠指點幾招……」

四大漢求之不得，再打下去，他們的手骨都會震裂。他們希望總管能爲他們出口氣。

彭飛綽號「天台鼓手」，可見他雙拳上的威力了，一式「巧擂天鼓」，立即擊中窮小子肩頭兩拳。

窮小子倒退了三大步，彭飛可不給他喘氣的機會，乂是一式「佈鼓雷門」，無儔的五拳擊中三拳，正中窮小子的胸腹之間。

窮小子連退了七步，倒在牆邊昏了過去。

掌聲以及采聲雷動，彭飛拍拍手，自負地道：「我就不信世上眞有百打不死的人——」

那知此言未畢，窮小子巳經搖晃着站了起來。

彭飛嘶吼着撲上，一口氣猛砸七拳。

似乎雙方都較上了勁，一個打人，一個甘願被打，看看誰的皮厚肉粗骨頭硬？

這七拳是彭飛的全部功力，孤注一擲，就是一塊鐵也會被打扁。

窮小子再退兩步，在牆邊昏倒。

在如雷掌聲中，彭飛捏着奇痛的拳頭，道：「這一次他如果還能立刻爬起來，姓彭的——」

「姓彭的」如何還沒有說出來，窮小子又搖晃着站了起來。

彭飛倒抽一口冷氣，雷氏父女也爲之色變。

他們父女深知彭飛的功力，他這七拳以十成力道砸出，當今武林沒有人能承受得住，但是，這小子似乎還是一樣，根本不像受了內傷的樣子。

韋青道：「彭總管，你的拳上工夫好純，在下幾乎承受不住——」

彭飛進退維谷，再打，他的手可能要受傷，也相信這小子還是一樣。

因爲彭飛剛才七拳巳是全力施爲，再多一分力量都施不出來，再打下去就會丟人現眼。

雖然把人打倒者算是勝方，然而，既號稱「天台鼓手」，人家幾乎是讓你拳拳到肉打實砸實，非但傷不了人，還差點傷了手骨，這勝負也就很難分了。

這工夫雷西川道：「彭總管，這是個平手之局，總管拳勁無儔，韋小俠耐力驚人，可謂一時亮瑜，請回座飲酒吧！」

這工夫雷鳳珠在雷西川的耳邊低聲道：「爹，不論是眞是假？這却是個有用之材！」

這時彭飛巳先回座，也在雷西川耳邊道：「雷爺，小姐說的不錯，此人有用，何不派他去討幾筆積欠的規費。」兩人一交眼色，心照不宣。

雷西川連連點頭，道：「不錯，就這麼辦。」

這時窮小子也回座，雷西川道：「韋少俠，雷某敬你一杯。」

× × ×

席後雷西川對窮小子道：「韋少俠，請先去沐浴更衣，然後有件任務想借重少俠一次。」

窮小子道：「不必了！雷大俠，在下穿慣了這套衣衫，不必更換。澡倒是可以洗一下，但不知是什麼任務？」

雷西川說道：「韋少俠先去沐浴再說吧。」

浴後韋青換上了這套衣衫，忽見雷鳳珠倚在門上，道：「窮小子，你眞是『鏢魔』韋青？」

「如果不是，妳以爲我是誰？」

雷鳳珠撇撇嘴，道：「韋青，名震武林，應該是富甲一方，他會像你這麼邋遢嗎？」

「衣服只不過是保溫的，人類不是衣服的奴隸，相反地，女人却作了衣服的奴隸。」

「這話怎麼說。」

「一個富有的女人，穿了很美乂很貴重的衣衫，累了都不敢坐下來，怕弄皺了新衣；梳好了亮髻，晚上睡覺恐怕也要做個架子，唯恐把髮型弄壞。姑娘不以爲這是衣服的奴隸？」

雷鳳珠冷笑道：「你以爲世上的女人都是這樣的？」

「也許雷姑娘不一樣。」

「窮小子，你爲什麼那麼能挨？」

「挨打挨多了，自然能練成過人的耐力。」

「我不信，你雖然蓬首垢面，像個剛出獄的囚犯，可是你的儀態風度，却不像個低三下四的人。」

窮小子打了個呵欠，道：「鳳珠小姐，我雖然對衣著不講究，對女人却十分講究。」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美好的女人從不放過。」

鳳珠驟然退到門口，道：「你敢！」

「所以我勸妳快走，在這方面，我的耐力就十分有限了！」

「你爲什麼不換換衣服？人是衣裳馬是鞍！」

「我又沒要妳作我的老婆，少管閑事吧。」

「呸！怪物！小心點啊！金陵可不是塞外。」

窮小子躺在床上道：「我以爲在金陵更好混些，女人比那邊好，隨便遇上一個就很動人。」

鳳珠冷冷地道：「你說的是我？」

「鳳珠姑娘，我相信妳雖美，並不是金陵最美的一位，只不過能有妳這麼一個老婆也湊合了！」

「作夢！」

鳳珠氣唬唬地奔出，遇上了雷西川，道：「爹，這個人眞是莫測高深。」

雷西川道：「有沒有對妳不軌？」

「這……這倒沒有。」

「他眞是韋青？」

「本來我不信，現在有點信了。」

雷西川道：「我巳派專人到長白山去了。此人回來即知這小子是眞是假。」

鳳珠道：「爹要利用他去催租？」

雷西川道：「總要試試看，不過爹還沒聽說過武林中有人光憑能挨而揚名立萬的。」

雷西山進入窮小子房中，窮小子面向牆壁躺着，道：「是鳳珠姑娘嗎？我就知道你對我有點意思。」

雷西川故意咳了一聲。

窮小子坐了起來，道：「雷大俠，沒想到是你。」

「韋少俠，有件事請你偏勞。」

「雷大俠請吩咐。」

「請去討一筆積欠的規費。」

「什麼規費？」

「是這樣的，雷家以前是大地主，這金陵四郊的土地很多都是雷家的，所以驛道佔去的土地不少，這是朝廷用的土地，自然沒有話說，後來驛道捨彎取直，另改新道，舊驛道的土地也就要交還原地主。但是，這些土地有些却被人霸住了。」

窮小子道：「這當然不可以。」

「最初和他們交涉，他們愛理不理，後經出動人手格鬥，他們才答應每月付出十兩的規費，也就是租費，但才繳了不到三個月就不繳了，因爲他們現在都有了靠山。」

「什麼靠山？」

「武林黑道高手。」

「怎麼個高法？」

「反正不好纏就是了！」

窮小子道：「所以雷大俠要我向他們去討？」

「大材小用，尚請鑒諒，只不過人的名樹的影，對方聽少俠的威名，恐怕腿肚子都會抽筋。所以這任務有驚無險。」

窮小子道：「雷大俠不要說是有驚無險，就是龍潭虎穴，在下也要去。」

雷西川道：「這正是英雄本色。」

「我這就去一趟？」

「是的，反正還不太晚，雷某虛位以待，韋少俠回來共謀一醉。」

「請別忘了交待廚師，準備一個水晶肘子，在下對這道菜十分有胃口。」

「一定，一定！怎麼？少俠也不帶兵刄？」

「這種事兒還用帶兵刄？」

「對對，雷某倒忘了！少俠號稱『鏢魔』，只要身上有鏢就成了。」

窮小子笑笑往外走，到了門外，一輛馬車在等他，車夫躬身道：「韋大俠，雷爺要小的送大俠去一趟。」

窮小子回頭向雷西川揮揮手就上了車，馬車去後，雷西川搖頭苦笑，道：「世上居然有這種人。」

彭飛低聲道：「雷爺，世上什麼人都有。」

雷西川道：「就準備一口薄棺。」

彭飛道：「屬下自會去辦，反正不超過一兩銀子的……」

× × ×

這是家很大的酒坊，大到什麼程度沒人知道，只知道全金陵只有兩家酒坊。一家是由在朝的大佬開設的，這一家是「生死簿」葛一刀開的。

葛一刀的刀法據說中原首屈一指。一旦逼他的刀出鞘，那就得認命。

「生死簿」之名不脛而走。

像金陵這麼大的地方，除了大佬開的一家，就只有葛一刀這一家，就沒有一個敢再開一家，由此可見這份霸氣了。

酒坊當然就是釀酒的地方，所以在這酒坊的一里半徑之內，那酒糟的味道已可聞到。

馬車在附近停下，車夫道：「韋大俠，前面百步以外那個大門樓就是葛家的酒坊，小的在這兒等你。」

窮小子道：「爲什麼不拉到門外？」

車夫道：「小……小的一生不佔滴酒，連那酒味也受不了，所以……」

窮小子也不和他囉嗦，下車來到酒坊門外，打量一下，門上有個巨大的匾：「醉仙酒坊」，他大搖大擺也走了進去。

車夫忽然嘆了口氣。

這是酒坊的前櫃，一個大櫃枱足有兩丈多長，年久在上面跨來跨去，都磨得十分光亮了。

櫃枱內是帳房，主帳和帮帳人員有五位之多。

櫃枱外有七八口巨大酒缸和酒甕，有大漢三五人坐在通往極深的後院道路處。

只有伙計三四人分站在酒缸旁。

伙計一看窮小子的打扮，不像個顧客，這兒是不零售酒的。其中一人正要上前去問，櫃枱內有個內間，忽然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打扮入時的美好女人道：「這位找人？」

窮小子道：「我找這兒的主人。」

女人道：「這位認識這兒的主人？」

窮小子道：「葛一刀是不是，那小子誰不認識。」

通往後院的通路處，三四個漢子霍然站了起來。因爲他們還沒聽到任何人敢如此連名帶姓地直呼葛一刀的。

這女人冷冷一笑道：「你貴姓？」

「我姓韋，我叫韋青。」

也許這女人不是武林中人，或者她的先入爲主的觀點，以衣冠取人，所以未注意這名字，道：「主人去了杭州，有什麼事？」

窮小子道：「我是來收地租的。」

這女人面色微變，問道：「代誰收地租？」

「雷西川雷老爺！」

櫃枱中的女人看了後面那四個漢子一眼，似乎以後的事就交給他們了。

爲首的大漢向他勾勾指頭，窮小子來到後面，這才看出，這後面大極了，一眼看不到底。

大漢道：「你要是識相，就趕快滾出大門以外，遲一步你就沒命！」

窮小子道：「老兄，你開什麼玩笑？我只不過代人收帳的小人物，收完了也好回去睡覺！」

大漢偏頭再打量他一陣，怎麼看都不像個够份量的人物。一字字地道：「你走不走？」

窮小子道：「老兄，付了欠租我不就走了嗎？」

這漢子比他高出一頭，巨大的拳頭已在他的胸前砸了一下，似乎怕把他打散開來，幸未全力施爲。

窮小子只退了一步，道：「老兄，欠租不付，怎麼可以打人？」

這些人物雖非武林有名之輩，至少也有幾百斤蠻力，或者練有獨門工夫。普通人被他們砸上一拳，恐怕要在床上躺半個月。

這漢子見他只退了一步，不由懷疑自己的拳頭，爲什麼今天不够硬了？一式「怒打山門」，搗向窮小子的小腹。

「蓬」地一聲，窮小子退了兩步，並未倒下，咧着嘴道：「你們賴帳還要揍人！這還有王法嗎？」

大漢瞇着眼，說道：「你八成是新來的？」

「是啊！第一次出門辦事，總要求個順利。」

「你貴姓？看不出來你還能够挨兩下子。」

「別是談不上，挨打是行家。我叫韋青。」

「韋青？『鏢魔』？」幾個漢子同時一愣。

窮小子道：「你們到底是付不付？」

「好吧！」大漢道：「到裏面來吧！」他領先進入一個空蕩蕩的大屋子中，原來是練武之處，有大小不一的石鎖，還有好幾個兵器架子。

閉上門，四人包圍了他。

窮小子大聲道：「怎麼？你們還要打人？」

這工夫，後面踹來兩脚，力大勁猛，

窮小子往前一栽，前面的大漢已在等待，一式「鐵牛鋤地」，實實地搗中了他的小腹。

「吭」地一聲，窮小子又退了兩步，道：「我可要聲明，打歸打，撕破我這套褂褲，我可不饒你們！」

大約盞茶工夫之後，四個漢子張口猛喘，其中有兩人已無法握拳。

是怎麼回事？四個人打了這麼久，把人累得直喘，被打的人似乎比打人的輕鬆多了。

爲首大漢正要下令再打，這工夫小門開啓，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負手踱入來。

此人濃眉長目，衣著頗爲華美，梳着一條黑油油的長辮子，目光犀利，一看就知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還能再打嗎？」年輕人道：「退下去。」

「是。」四個漢子見了此人十分恭謹，躬身而退。此人打量窮小子一下，道：「兄台是來討租的？」

「是呀！到底是哪個負責？」

「如果你挨我三拳也能不倒的話，我負責付租。」

「眞的？」窮小子大喜，說道：「那可太好了！請問你就是『生死簿』葛一刀嗎？」

「我不是葛一刀，我叫鳳點頭。」

「鳳點頭？好怪的名字。可是並不怎麼出名呀！」

「我本就是無名小卒——」語未畢，掌影電閃，似乎輕輕地在窮小子的肩頭點了兩下。

窮小子心頭一動，收勢不住，連退五步，道：「鳳點頭兄，你這兩手應該不比葛一刀差呀！」

鳳點頭心頭更是吃驚，誰能中他兩拳而不倒下？恐怕連葛一刀都不成。

他的拳上貫注了「兩儀罡氣」，專破金鐘罩、鐵布衫工夫。雖不能破高手的內功，如被震傷心脈，却極難治癒。

鳳點頭目蘊奇光，這奇芒中有難以詮釋的神色，只可惜目前窮小子無法領悟。

「了不起！」鳳點頭道：「原來確是一位有心人！」

窮小子道：「鳳點頭，說這些都沒有用，把規費付清才是正題！」

「不錯，規費是要付的。」鳳點頭道：「韋大俠跟我來。」

窮小子跟他來到前院，對那女人道：「請把他的規費結清。」

那女人面色一沉，道：「怎麼？你也不行？」

鳳點頭道：「不！這不是行不行的問題！」

那女人說道：「過去可沒有這個例子的。」

鳳點頭道：「例子可以豎立也可以打破。」說完就走開了。

這女人好像到現在才眞正開始注意這個落魄的青年人，幾乎整個武林中的任何高手都辦不到的事，這個人辦到了。

鳳點頭交待的連她都不敢違抗。

甚至就算葛一刀在家，只要鳳點頭說句話——照付，他也會照辦的。

這女人揮揮手對帳房道：「照付。」

窮小子提來百數十兩銀子，施施然走出「醉仙酒坊」，他以爲收到了銀子只是盡到了責任，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百步外馬車上的車伕，一雙眸子幾乎變成了鬥鷄眼，甚至以爲他看錯了人。

直到窮小子走近上了車，他才吶吶道：「少俠回來了？」

「快別囉嗦了！」窮小子往車中一坐，翹起二郎腿道：「這一百來斤，不是擺在這兒？不是回來了是甚麼？」

車伕十分注意地掃視他的全身上下，道：「規費收到了？」

「廢話！收不到我怎麼會出來？」

「少俠，是誰下令付的？」

「一個叫鳳點頭的人，叫一個長得挺養眼的女人付的。」

「鳳點頭？」車伕似乎沒聽過這號人物，又道：「這個鳳點頭多大年紀？什麼樣子？」

「二十七八，樣子挺順眼，你問這個幹甚麼？」

車伕說道：「少俠，鳳點頭和你動過手？」

「哎呀！何必轉彎抹角？乾脆就說：鳳點頭有沒有揍你，這麼問有多好？」

車伕吶吶道：「是的，有沒有？」

窮小子道：「當然有，揍了我兩拳，我退了五大步，這是我來此遇上的最高對手，就這樣，他答應付清。」

車伕忽然長長地吁了口氣，那表情很怪，只是窮小子也懶得多問而已。

他上了車轅，道：「韋少俠，今夜還來得及到另一家去。」

窮小子道：「要去就快點，雷大爺等我回去暢飲，他還特別爲我準備了一個水晶肘子呢！」

車伕苦笑一下，揚鞭御車而去。

下關這一帶有個大人物叫呂凡，附近的人都叫他呂先生，也是武林大豪。

由于此人自奉儉約，對人和藹，而且幾乎一年到頭總是穿那一襲灰布大衫，格外受人敬重。

通常，一般人去觀察一個人，都是如此的。

呂凡開了一家大客棧，佔地之大，似不在葛一刀的酒坊之下。

窮小子提着一袋銀子，晃進了「呂記客棧」朱漆大門，長長的櫃枱外有個中年人正在吸水烟，看了窮小子一眼，抽出烟鍋一吹，一團烟渣子飛向窮小子。

窮小子忙不迭地一偏身，烟渣子飛出大門以外，竟擊中了一個賣涼粉的小販後頸上，這人忽然痛得尖叫起來，罵道：「媽媽的！是誰找我的痲煩？」

中年人問道：「住店？」

「不，收帳。」

「收什麼帳？」

窮小子出示帳單，中年人面色陡變，呲着牙叫道：「哼！小子，你是不是缺個心眼兒？」

窮小子道：「就算缺個心眼，這和收帳有什麼關連？」

中年人道：「你要是不知死活，你敢來此收帳？」

「怎麼？這兒莫非是黑店？」

中年人忽然掄起水烟袋，「叭」地一聲，實實地砸在他的左肩上，窮小子退了一大步，嚷嚷道：「怎麼我遇上的都是這種債主？」

中年人一看手中的白銅水烟袋長長的烟嘴都打歪了。下面的水烟筒也打扁了，窮小子居然像沒事一樣。

反正這支水烟袋已經毀了，中年人「嘿」地一聲，以水烟袋向他的腹部猛戳。他誠心想洞穿窮小子的腹腔。

這力道極猛，且是貫以內力，那知窮小子捂着肚子退了三大步，大聲道：「生意人和氣生財，怎麼可以欺負人？」

中年人一看手中的水烟袋，長烟嘴已捲起，像一塊廢銅，他簡直無法形容內心的驚異，這到底是什麼人？

看樣子不過是一般商號中的小伙計，任何一個高手也不會這麼潦倒，甚至傻兮兮地像個少不更事的二楞子。

在此同時，自櫃枱內彈出兩個人，凌空出掌踩脚，皆中窮小子的肩背。

這是雷霆萬鈞的一擊，沒有人能承受得了。

窮小子「吭」地一聲，退到七八步外，撞在牆上，似乎整個屋子都在顫抖。

這兩人本以爲同時施襲，一擊必然奏功，乍見窮小子咧咧嘴像是沒事一樣，不由同時色變。

三個人互視一眼，就要再次合擊。

他們都不能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血肉之軀，爲何在重擊之下像是不知痛癢？

「放肆！」一個打扮樸素的中年人自後面踱進來，道：「身爲總管，居然不知待客之道，還不向這位老弟鄭重道歉！」

此人穿了一襲灰布舊衫，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個一板一眼的生意人。

吸水烟的中年人正是此處的總管，另外二人是護院，立刻向窮小子道了歉。

中年人抱拳道：「請問老弟貴姓？」

「我叫韋青。」

中年人目光一凝，呵呵笑道：「久仰久仰！剛才部下冒犯，千萬別介意。」

「不要緊。」窮小子道：「好在我這人挨打挨慣了！還撐得住。」

「老弟，請裏面坐吧！」

「太晚了，改日如何？」

「只耽擱你一點時間。」

窮小子道：「請問你貴姓？」

「呂凡。」

「原來正是這兒的掌櫃。」

「不敢當，小字號，混碗飯吃！」

「呂掌櫃的能付清欠租嗎？」

「該付的一定要付，老弟請放心。」

窮小子被讓到後面精舍中，僕人立刻上了茶點退出，呂凡道：「韋少俠，能交你這朋友眞是畢生榮幸。」

窮小子打量呂凡左頰上一顆大黑痣，道：「這太不敢當，不過我這人一向憑良心作事，拿了人家的錢，就必須爲人家作事。」

「這正是正人君子本色。」呂凡道：「所以在下也希望與韋大俠合作。」

「對對對，我們是該合作，下次來催租時，務請立刻結清，利己利人，實是兩便。」

「那是當然，只要你我合作，何勞韋大俠來收？到時候在下派人過去就是了！大俠可知這是什麼租稅？」

「不是地租嗎？」

呂凡笑笑道：「大俠初來，對這兒一切情況根本不清楚。」

「不是地租又是什麼？」窮小子一扯那袋口，露出數百兩銀子，道：「喏！這是葛一刀的酒坊付的。」

「哦！他已經付了。葛一刀在家？」

「不在，是個名叫鳳點頭的人下令照付的。」

「動過手嗎老弟？」

「你是知道，我這人寧願吃點虧，讓人家打幾下——」

呂凡心中清楚，打人的人吃的苦頭必然比挨打的還多，只是他對鳳點頭也十分注意，道：「那個名叫鳳點頭的人二十七八歲，濃眉長目是不是？」

「不錯，呂大俠認識他？」

「不！不認識。韋大俠，雷西川請你來此花了多少聘禮？」

「這個，我還不大清楚。」

「怎麼？韋大俠爲他賣命，連代價也未弄清？」

「是的，只不過我相信他也不會虧待我。」

呂凡道：「韋大俠，如你能爲我效力，每天五十兩銀子，有一天算一天。」

窮小子道：「這是相當優厚的。只不過我已爲雷爺所聘，不便跳槽。」

呂凡說道：「大俠一言九鼎，在下十分佩服，不過呂某不能不勸告大俠，雷西川爲人陰毒，與他共事，應不會有好結果的。」

窮小子道：「呂大俠，在我未瞭解雷西川之前，不希望別人批評他。」

「是！是的，我不過是把大俠當朋友看待，無話不談而已！」

「關於合作，我可以攷慮。」

呂凡喜形于色，道：「這等大事，自應多加攷慮，不知要攷慮多久？」

「多則一月，少則十天。」

「那太好了！一言爲定。」

他親自把窮小子送到大門以外。

他說他不怕雷西川。自然沒有理由付錢。但爲了拉攏窮小子才不得不這麼做的。窮小子道：「呂大俠，你剛才說這不是租地費，那是什麼？」

「人頭稅，最早他自稱要保護我們，每月付費，後來我們不要他保護了，所以就不付費。而這土地根本不是他的。」

窮小子道：「原來如此。」

呂凡道：「今日付稅，全是爲了韋大俠，並亦懼怕雷西川。」

「這個我知道。」

× × ×

在路上車夫問長問短，似乎對于他已收到了租金還是不大相信。窮小子也懶得理他。

返回雷宅，發現前院中車棚中放了一口薄棺，也未在意。

雷西川回來已上了床。在任何人的想像中，窮小子萬無囫圇着回來之理，所以根本也未備酒虛座以待，至于水晶肘子，更說不上了。

彭飛見他大搖大擺地走進客廳，「蓬」地一聲把一袋銀子丟在桌上，不由大奇，還以爲這小子會邪術呢。

到葛、呂兩家去收稅，可以說沒有人能活着走出他們的大門。

彭飛匆匆來到雷西川的院中，道：「雷爺睡了？」

「還沒有。有事？」

「雷爺，居然有這種事，那小子回來了！」

「回來了？沒去收帳？」

「似乎去了！」

雷西川忽然下了床，道：「你是說已經收回了規費？」

「是的。」

「什麼樣子？還能走路？」

「不瞞雷爺，他和去時完全一樣。」

雷西川楞了一陣，道：「那……那口薄棺……」

彭飛道：「馬上叫人弄走，他若問起，就說是雷爺施捨給一個異鄉死者的。」

雷西川道：「彭總管，能不能馬上弄幾個菜，尤其要一道水晶肘子？」

「這……」彭飛道：「雷爺你必是知道，水晶肘子這道菜做起來很麻煩，先要把蹄膀弄乾淨，在籠蒸中蒸一兩個時辰，然後再過油一次。最後才下鑊再煮，出鍋上桌。」

雷西川說道：「不管你怎麼弄，你要馬上給我弄一道水晶肘子，以及另外幾道菜。」

彭飛說道：「這樣吧！雷爺你先到客廳去見他，我到幾家大館子去看看。一般來說，大館子大酒樓，隨時都有現成爊好、炸好的元蹄，我們買回來燴鍋一下就成了！」

「就這麼辦，彭總管，他眞的收回來了？」

「車夫說的應該沒有錯。」

雷西川到大廳中來見窮小子。他很注意他的身體，不被打斷一條腿，至少也會被人卸下一條胳膊，或者有嚴重內傷。

「雷大俠，規費已經收到了。」他扯着袋底一抖，「嘩啦啦」聲中，近一千兩銀子已堆在桌上。

雷西川所重視的自然不是這點銀子。而是這些銀子所代表的義意。

收回銀子，就是代表重振了雷家的聲威。

聲威重振，每月各方面的進帳必然激增，付給韋青的就微不足道了。

到目前爲止，他仍然不信窮小子就是「鏢魔」韋青，但他相信，就算眞韋青來此，也不大可能比這窮小子幹得更俐落更漂亮些了。

無論如何？這人把不可能的事變成了事實，他抱拳道：「韋大俠，眞是辛苦你了！」

窮小子打了個呵欠道：「辛苦倒也不見得，只是有點瞌睡而已！」

雷西川道：「大俠可否說一下對方付稅的情況？」

窮小子道：「反正雷大俠猜也能猜出來。一個人只要豁出去不怕死，神鬼都會發愁。就是這麼回事兒，我可不喜歡炒冷飯。」

「是的，韋大俠，廚房正在準備菜餚，雷某要陪你喝幾杯，你能順利收帳回來，這也是意料中的事。」

「噢？對了！我臨去時曾經說過，希望能有個水晶肘子，好久可沒有吃這道菜了。」

「我想廚房應該準備的。」

不久彭飛帶着飯館伙計，送來酒菜，果然有一道水晶肘子，窮小子大悅，道：「雷大俠，你眞是信人也！」

將近四更天，窮小子酒足飯飽，打着飽嗝回房休息，彭飛這才把車夫召來，雷西川道：「你親眼看到呂凡送他走出大門的？」

車夫道：「絕對錯不了的，主人，葛一刀那邊的鳳點頭，也把他送到門外。」

雷西川負手踱着，連連搖頭，道：「太怪了！『鏢魔』難道是以能挨成名的嗎？如果不是韋青，當今武林，你們可聽說過這麼一個年輕的絕頂高手？」

彭飛和車夫都在搖頭。

窮小子回到房中，連門也未閉，把身子擲到床上，呈「大」字型躺着就要夢見周公，這工夫雷鳳珠又倚在門上道：「姓韋的，你眞有一套！」

窮小子道：「鳳珠小姐，如果妳有意思，就把門閉上吧！」

「呸！你少和我油嘴滑舌地。」

「如果沒有意思，就請便吧！」他打了個呵欠，道：「我眞的睏了！」

「你把我當作不三不四的女人？」

「當然不會。要是妳是那種女人，我早就動了手哩！怎麼樣？別不好意思，反正是一回生兩回熟嘛！」

「窮光蛋，你少在這兒裝瘋扮傻，你能到葛、呂二家把稅金討回來，證明你有過人的胆識和本領，而你也絕不會是個下三濫貨色。」

「這麼說，妳以爲我是個戒齋吃素的人了？」窮小子下床走近她，拖起來往床上一丟，就要去閉門。

雷鳳珠本也是試他，可是有幾個女人此刻還能沉得住氣，她急忙自床上彈起，詛咒着自後窗穿出。

前窗外有一隻狠毒的眸子內望，要是鳳珠不走，或者窮小子硬上，他手中的「火雷梭」就會出手。

「眞會吊人的胃口，吊了半天又脫了鈎，眞是……」窮小子上床躺下，不一會就傳來了鼾聲。

雷氏父女在窗外愕住，他們實在摸不透這個人。

「爹，雖然他的行爲粗獷，但女兒以爲他不是個壞人。」

雷西川和女兒回到大廳，道：「鳳珠，以後不准妳接近他。」

「爹，他可能對你很有用。」

「也許，但是爹不敢重用一個我不能瞭解的人。」

「越是怪的人越有一套，就算他不是眞的韋青，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眞的也不過如此呀！」

雷西川說道：「誰知道他的眞正來意呢？」

「爹，不會的，如果他要對你不利，恐怕早就下手了。」

真假鏢魔　出現雷家

窮小子一口氣睡到第二天正午，吃了午飯說是要出去走走。

雷西川很不願他到處走動，儘管目前他把他當假韋青看待，但他來此不到三天，已折服了葛、呂兩家。所以雷西川很怕他被別人拉走，因而叫彭飛陪他外出。

「韋大俠。」彭飛道：「雷爺本來要親自陪你暢遊金陵，可惜有急事不能如願，只好叫我來。」

窮小子道：「其實又何必別人陪？」

「不，金陵是六省金粉之地，可玩的地方實在太多，如無响導，會多走不少冤枉路的。」

「彭總管要帶我玩什麼地方？」

「這要看韋大俠比較喜歡哪些去處了？有人喜歡遊山玩水，如鍾山和燕子磯等等，也有人喜歡到秦淮河去逛逛。」

「秦淮河是什麼地方？」

「秦淮河是風月之地，到了金陵不逛秦淮等于白來。」

「這麼說咱們是非逛秦淮不可了！」

「主隨客便。」彭飛近四十未娶，好此調調兒，反正雷西川交他百兩銀子，陪窮小子出來，不玩白不玩。

兩人來到一艘大畫舫上，彭飛叫了兩個姑娘。原來其中一個就是彭飛的老相好名叫紫雲。

另一個十九八歲，頗有幾分姿色。

「所謂單嫖雙賭。」彭飛道：「韋大俠，我不能夠在你身邊礙事，你在後艙和琴心聊聊，當然，不論韋大俠要幹什麼事。她都會答應，而一切開支，都由在下結算，不必介意。韋大俠要走，請你招呼一聲。」

窮小子道：「就這麼辦，既然出來了，就不必急着回去。」

這前後艙並不相通，閉起艙門，外面的人進不來，也看不到艙內的景象。

窮小子對琴心道：「妳在外間撫琴，我在內間睡覺，直到我叫你停止時妳才能停止。如有人叫門，妳就說我在睡覺。」

琴心有點委曲，道：「公子到底是在內間聽還是睡覺？」

窮小子道：「我這人只有聽到美妙的琴音我才能入睡，當然是睡覺。」

琴心以爲這是個不解風情的怪人，只有照辦。

盞茶工夫之後，他已在岸上了。

原來大畫舫還未駛往河心，而靠近岸邊處，五七步就有一艘。他要上岸是非常容易的。

不久，窮小子又在玄武湖的畫舫上出現了。

一個英俊秀逸的年輕文士和他對飲，小畫舫在湖上緩緩蕩漾移動。

文士道：「怎麼樣？」

「總算站得住了脚。」

「他們已把你當作了『鏢魔』？」

窮小子搖了搖頭，說道：「恐怕還不太相信。但在目前，要證明這一點並不容易。」

「雷西川有個女兒挺好看。」

「不錯。」

「會不會影响你們的行動。」

「放心！我們不會那麼容易動搖。」

「萬一對方看出你們的關係怎辦？」

「這是有點麻煩，不過也並非無法應付，但我們的配合必須天衣無縫。」

「你有什麼計劃？」

「當然有，不過有些事還要隨機應變。」他把自己的構想細節都說了。

文士道：「你以爲最棘手的人物是哪一個？雷、葛、呂或其他人？」

窮小子微微搖頭道：「這些人我們却沒有和他們正面動過手，但憑我的經驗，相信這三個人絕非我的最硬敵手。」

「還有更厲害的？」

「一定有，但目前言之過早。」

文士道：「是不是和這三個主兒有關的人？」

「是，但主謀人恐怕還不是他們。」

文士關切地道：「千萬小心！雖然你是一個外表粗枝大葉，却是個有內秀的人，他也不是，但你總是挨打……」

「我會的。」窮小子握握文士的手，他把手收回。他知道她的心目中只有那個人。

窮小子返回秦淮河上大畫舫，是乘小畫舫上去的，因爲大畫舫已在河心。

琴心搖琴的手都酸了。可是客人交待她的事又不敢停止。這時艙外傳來彭飛的聲音，道：「韋大俠，韋大俠。」

琴心正要去回絕，窮小子出來開了艙門道：「彭總管，玩得盡興嗎？」

彭飛一本正經地道：「韋大俠，這句話應該由我問你，我是陪你來的，只要你盡興，我無所謂。」

窮小子道：「我當然也盡了興。不信問問琴心。」他叫琴心說他們親密過，琴心可以多拿銀子，自然照說不誤。

窮小子和彭飛返回，正好是晚膳時刻，他回後不久，鳳珠又來到門外，道：「窮小子，你恐怕有麻煩了！」

「我？」

「是啊！」

「是什麼麻煩？」

「大廳中來了一位年輕的客人，一身華服，容光煥發，而且正好和你同名同姓呢。」

窮小子似乎心頭一動，却笑笑道：「世上居然有這麼巧的事？」

鳳珠聳聳肩道：「我發現你這個人有個特長，很少有人能及。」

「什麼特長？」

「火上了房子也不焦急，眞能沉得住氣。」

「那要看是誰的房子而定。」

雷鳳珠道：「反正兩個韋青，一定有個是眞的，一個是假的。」

「也許兩個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窮小子笑笑道：「因爲此人自稱韋青，自然不承認是假的了。」

「怎知你不是假的？」

窮小子道：「這必須要動動腦筋，想個辦法出來才行。」

雷鳳珠道：「無論要誰來猜，都會說你是假的。」

窮小子道：「我是無所謂的，反正我只是一個爲人跑跑腿收租的人，只要混個三飽一倒，也就知足哩！」

「沒有出息。」

「鳳珠小姐，我沒有出息，妳還天天來纏我，其實女人要是喜歡一個男人，才不管他有沒有出息哩！」窮小子言罷就往外走。

雷鳳珠道：「你要去哪裏？」

「肚子餓了！吃飯去。」

「你就在這裏吃吧！我叫人把飯菜送來。」

「在這兒吃？你爹和彭總管不陪我吃哩？」

「我看你的春秋大夢還沒醒哩！」鳳珠道：「眞的韋青來了！我爹和彭總管在爲他接風，你去不是自討沒趣？說不定連小命都會送上呢？」

窮小子笑笑道：「沒有這麼嚴重吧？我還沒成親，連個兒子都沒有，怎麼能死？他叫韋青，我也叫韋青，誰能這麼霸道，不許別人也叫韋青？」

窮小子大步往外走，鳳珠倒是替他着急，急忙自後面拉他的衣衫，說道：「窮小子，我是爲你好，你怎麼老是轉不過彎來？」

窮小子奪下衣襟到前面去了。

雷西川要女兒暫時纏住窮小子，不要讓他進大廳，事後再把他安排到其他住處去。

雖然來了眞的，這假的也不忍割捨。

可是沒想到這小子居然大搖大擺地進入大廳中。一時之間，雷西川也不知如何介紹。

彭飛連連向窮小子使眼色，道：「韋大俠，我來介紹，這一位是本宅的催租人員，姓程名光……」

那知窮小子大聲道：「彭總管，你怎麼可以隨便爲我改名換姓，在下姓韋名青，是家父在我生下不久取的名字，豈可任意更改？」

雷、彭二人一籌莫展，這工夫這個一身華服，意氣飛揚的年輕人突然站了起來，道：「什麼？你也叫韋青？」

這工夫，窮小子已經坐在席上空位上，甚至已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離脊肉往口裏送。

停了一會，窮小子才道：「你這就不對了！在下本就叫韋青，怎麼可以這麼問？如我這樣問你，是不是太不禮貌？」

華服韋青忿然離座，道：「要飯的，給我出來。」

「出來就出來。」可是他仍然又挾了一塊魚肉塞入口中，這才離席。

華服青年約二十七八歲，一臉傲色，道：「你爲什麼要冒我之名？」

「我冒你之名？笑話！」

「好吧！你既敢冒我之名，大概也有一套，我打死你不算以强凌弱。」

「你打人？憑什麼打人？」窮小子看看門外的雷鳳珠，她正在雙臂叉胸冷冷作壁上觀，似乎在說：不叫你來是你自己要來的。

「怎麼？你怕打？」

「笑話！我什麼都怕，就是不怕打——」這工夫華服年輕人閃電攻出三拳。窮小子並非不加閃避，任對方打擊任何要害，他閃過兩拳，其中一拳正中左胸，連退五步，坐在門外石階上。

窮小子道：「你怎麼不打招呼就打人？」人已站起進入大廳。

華服青年人「雙鳳貫耳」被窮小子閃過，一掌切在左邊肋骨上。「吭」地一聲，他又退了兩步。

接着對方又狂攻七八拳，虎虎生風，威狂無儔，窮小子連中三拳，倒地昏了過去。

華服青年傲然道：「雷大俠，以你的身份，居然會被這個江湖混混騙了，這簡直太……」

他本已入席剛要坐下，窮小子甩甩頭就站了起來，道：「這樣打人也不怕打人命官司嗎？」

華服年輕人眉頭一皺，顯然大感意外，雷鳳珠咬着下唇，看他傷腦筋的樣子就十分開心。

窮小子雖然對她不敬，印象却不很差，男女間的事眞難說。

華服青年再次撲上，以「五丁開山」力擂三拳，而不是三掌，窮小子搖晃一陣倒下。

彭飛拍手道：「在下還沒見過如此狂猛無儔的掌力！」

華服青年道：「要是他再於半盞茶工夫內爬起來，我就跟他姓。」

雷西川也以爲此人不算吹噓，這三拳勢道之猛，內力之充沛渾厚，當今武林少有敵手。

這工夫此人已經回座，而門外的雷鳳珠走到窮小子身邊蹲下來想去摸他的心脈，忽見他眼皮眨動，繼而睜開眼向她泛眨眼。

雷鳳珠內心說不出的激動，立刻又退出門外。

「韋大俠，在下敬你一杯。」雷西川道：「這冒牌貨就是差勁……」

這時窮小子又搖晃着爬起來，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半盞茶時間內爬起來，你就跟我姓。」

窮小子能爬起來，也許算不了什麼，怪的是，以九成內力砸出的三拳，這小子居然沒有內傷。

當然，他更未想到，窮小子根本未昏倒，只不過是作作樣子而已。

這個韋青突然色變，但是窮小子捂着肚子叫道：「雷大俠，吃飯的時候，弄得火爆場面不大好，我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吃吧！」

彭飛道：「你沒有受傷吧？」

「誰知道，這位老兄一點也不留情，不過只要三杯酒下肚也就不礙事了！」說着走出大廳。

雷鳳珠說道：「你大概生了一身的象皮。」

「鳳珠小姐，我挨了打，妳還說風涼話，眞是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活該！」鳳珠道：「你不是『鏢魔』韋青嗎？爲什麼老是不還手等着挨打，再說既爲『鏢魔』，鏢上的造詣一定有過人之處，爲什麼不給他一鏢？」

窮小子顧左右而言他道：「鳳珠小姐，肚子餓了！你能不能吩咐一聲，把酒菜

送到我的住處來？」

鳳珠哼了一聲，道：「吃得飽睡得着，出門在外，你爹娘倒也放心哪！」

不一會，酒菜送到窮小子屋內，女僕走後，窮小子連灌三杯酒，摸摸肚皮說道：「我說過，不管打得多麼重，只要三杯下肚就沒事了。鳳珠小姐，妳也來一杯如何？」

鳳珠自斟一杯乾了。

窮小子道：「看樣子也能喝幾杯，有妳這麼一個老婆還眞不賴！」

鳳珠不出聲，窮小子又是鯨吸牛飲，狠吞虎嚥，不一會四菜一湯和酒都已吃光，還吞了四個饅頭。

鳳珠說道：「剛才，你根本就沒有昏過去？」

「誰說的？」

「騙子！」鳳珠道：「你爲什麼要這樣？難道拳掌打在身上，非但不痛還很舒服嗎？」

「那怎麼會？」

「那你怎麼老是不還手？」

「妳怎麼老是不開竅？我要是能還手，還會等着挨打嗎？況且，如我善攻，怎能練出百打不死的耐力？」

鳳珠木然地望着他，好久才道：「你到底是什麼來頭？到此有何企圖？」

「這還用問嗎？妳爹有錢又大方，又有妳陪我玩，有了銀子和美人，我不留下來到哪裏去？」

鳳珠道：「把眞實姓名告訴我。」

「怎麼？妳仍然不信我是韋青？」

鳳珠忿然離座，道：「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哼！剛才我知道你並未昏過去，只不過會裝熊罷了！」

「鳳珠，別那麼看我好不好？妳那目光像火一樣，我受不了！」

她忍受坐下來，道：「怪物，你難道看不出來？我很關心你？」搭拉着粉頸垂下頭去。

窮小子以袖抹抹嘴巴，道：「我當然知道，可是我要妳和我睡覺妳又不肯。」

鳳珠揚手摑去，「啪」地一聲十分清脆。

她本以爲下手重了些，可是看看他似乎根本不關痛癢，又重重地哼了一聲，道：「你瞧不起我。」

「不，鳳珠妳很不錯。」他忽然在她頰上親了一下，她居然並未大力掙扎。

鳳珠道：「告訴我，你來此是不是爲了我爹？」

「你爹？」

「怪物，不管你此事的目的是什麼？請你不要傷害我爹。」

「這怎麼會？況且妳爹又非十惡不赦的人。」

「少說廢話，我知道我爹在武林中也不是白道中人。」

「妳既然很關心妳爹，爲何不設法勸他改邪歸正，他的財富，今生還怕不够用的嗎？」

「你能答應我嗎？」

「鳳珠，我只是一個能挨兩下子的小人物，妳對我說這些又有什麼用呢？」

鳳珠氣極，奔了出去。

飯後他睡了一覺，忽然有人把他推醒，居然是那個飛揚跋扈的韋青。

「窮小子，我要和你談談。」

「那太榮幸了！」他雙手托着後腦，道：「韋大俠，請坐呀！」

「起來！和我說話也敢躺着？」

「韋大俠，由于我的身材比你略高些，下床一站，就高你一頭，這太不敬了，所以躺着比較好。」

韋青道：「武林除了少林武當之外，另有『三清』『五濁』幾個頗有名氣的人物，像雷、葛、呂三人，都是屬于『五濁』之內的，你是『五濁』門下還是『三清』門下？」

「我當然是『清』，而不是『濁』的了。」

「三清是『清風劍客』徐一舟，星宿海木眞人和終南老壽星三人。你是……」

「其實我什麼也不是，我沒有師承，只是在東北跟賣藥的師父李德勝學過一陣子摔跤。有點蠻力，也比較耐打而已。」

「不對吧！我的拳掌淬練了十餘年，就是這兒的總管挨我兩拳，恐怕也要躺上十天半月，而你兩次被重擊，居然像沒事一樣。」

「韋大俠，你是大人物，手下留情，就算把我打死也不光榮，所以僅用了五六成力氣，只要使我昏過去就算了！這也正是我服貼敬佩的原因。」

韋青被捧得暈忽忽地，心中頗爲受用吧，却仍然板着臉道：「窮小子，雷大俠父女爲什麼對你這麼好？」

「噢！是這樣的，雷大俠爲當地霸主，在地面上吃四方，就連葛一刀和呂凡當初都向他納稅賣帳，以後間斷，我只不過爲他收回積欠的稅金而已。」

「向葛、呂兩家收取？」

「是呀！」

「他們怎麼會繳清？」

「這……」窮小子笑笑道：「有所謂：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韋大俠你又何必？」

「怎麼哩？」

「這……這……還不是被打了一頓才付清的。」

「打你一頓他們就甘願付清嗎？恐怕是適得其反吧？」

「韋大俠你不知道，我嘛！有點死心眼，收不到稅金就不走，而他們打了人也就算了，光天化日之下又不便殺人，最後打得手麻脚軟，人也累够了！也就只好照付哩。」

「放屁！沒有人能靠能挨闖字號的。你到底是什麼來歷？」

「我？」窮小子搔搔頭皮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教我摔跤的師父大有來歷而沒有對我說？」

「你是說他叫李得勝？」

「不錯。」

「是賣藥的？」

「對，專賣拔毒膏，大力丸，還有什麼『金槍不倒』等等。」

「去你娘的！你簡直胡扯，李得勝不過是市井混混，摔跤工夫也僅是皮毛。」

韋青道：「你爲什麼要冒充我的名字？」

「這是什麼話？我的本名就叫韋青，當初家父爲我取這名字時，是傾慕漢朝七

代匈奴的長平侯衞青衞大將軍，雖然此韋非彼衞，能佔個『青』字的光也是好的。其實，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韋大俠雖然名聞武林，要是比起衞青大將軍，可就差得太遠了！」

韋青冷峻地道：「窮小子，我警告你，雷爺重金請我來此，我是眞的，你是假的，你可別碍手碍脚。」

「這怎麼會？你是一代大俠，我只不過是一個收稅跑腿的，專門幹些鷄毛蒜皮的瑣事，咱們是扯不上關係的。」

韋青道：「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窮小子，作我的助手如何？」

「這……這怎麼成？我只會挨打，作你的助手也不够資格呀！」

×　×　×

晚飯返屋，見鳳珠在翻他的床上枕頭、墊褥以及床下，見他來了，又佯作找衣服洗：「有沒有要洗的衣服？」

「鳳珠姑娘，這怎麼敢當？」

「哼！又不是我自己要給你洗，是叫下人洗的。」

鳳珠去後，雷西川踱了進來，道：「你爲什麼要冒充那個韋青？」

「我會冒充一個黑道殺手？」

「你太不聰明了！我本來不想讓你們見面的。」

「雷大俠，既然又來了高手，我們之間的契約還算數嗎？」

「你此來的目的，不妨攤開來說。」

「我對令嬡說過了，只是混個三飽一倒。」

「你到底是什麼來路？武功雖然門派很多，可沒聽說有百打不傷的。」

「還不是練的？經常挨打的人，一定比平常人耐打些。」

「以後別接近鳳珠。」

「如果她來找我呢？」

「找你也別理她。」

「這不是太不禮貌了嗎？」

「你要牢記，我不想把女兒嫁給黑道中人。」

「是啊！黑道上那有一個好雜碎！」

雷西川的面孔抽搐了一陣走了出去。

晚上，雷西川在密室內和韋青交談：「韋大俠，希望能立刻實行計劃，開始行動。」

韋青說道：「當然，在此我也不想久留。」

雷西川道：「我的事業最大障碍是葛一刀和呂凡，當然，第一個要除去的是司馬野。」

韋青道：「此人有何過人之處？」

雷西川道：「此人綽號『鴛鴦飛刀』，還沒失過手，只不過和『鏢魔』比起來，就遜色不少了。」

「他是否還有助手？」

「若論手下嘍囉，自然沒有葛一刀及呂凡多，他只有七個部下，但每個都能以一當十。」

韋青道：「雷大俠請我來此，主要是對付司馬野的吧？」

「正是，還有個雲齋，此二人一除，其他的好對付。」

「那麼雷大俠先付一半聘禮吧！另一半事成之後付清。」

二人研究過司馬野座落在夫子廟附近的大宅，就付了定金。

×　×　×

韋青開始行動。

一開始就不負所望，司馬野的七個得力部下被他砸昏四個，正要往中央院落竄掠，忽見漆黑的屋中走出一人。

此人既瘦又矮，還瞎了一眼，約四十左右。

韋青道：「你是司馬野？」

這人哂然道：「能過了我這一關，你才能和司馬大俠見面。」

韋青說道：「上吧！我會證明給你看的。」

這人一出手就十分凌厲，居然把韋青逼退了一步。

原來此人正是司馬野手下的七高手之首。

但二十招過後，這人忽然疾退三步，抖手射出兩道寒芒。

司馬野以鴛鴦飛刀名震武林，不在「三清」及「四濁」之下。

寒芒一閃，交叉射到。

韋青不敢輕敵，只是這一手在他看來，多少有點班門弄斧。

他的手在腰上一摸，青芒閃爍，「叮噹」兩聲之後，此人忽然原地塌下。

原來一支金鏢正中咽喉。

「鏢魔」終于顯示了他的絕技，可以說，此人在臨死之前，還不知道是如何死的？

這時身後忽然傳來冷漠的聲音道：「『鏢魔』的金鏢果然盛名不虛。」

韋青說道：「比之『鴛鴦飛刀』如何呢？」

司馬野道：「那要以生命來驗證才行。只不過在本人看來，虛名側是比實際响亮得多。」

韋青道：「這也要以你的生命來界定才行！」

司馬野道：「迄今無人能躲過本人的『鴛鴦雙刀』。」

韋青道：「鴦鴛可曾聽過有人能閃過我的金鏢？」

正因爲無人能作得到，所以才稱之爲「鏢魔」。

這兩人以飛刀及金鏢稱絕于武林，若論身價，比少林或武當掌門略遜，若論這兩門絕技在武林所造成的震撼，却又超越了兩大門派掌門的名望。

其實武林中較之少林及武當兩大門派更有名的人物尚有兩三位，一位是白骨道人，一個是黑嫗，此人是天竺及中原人的混血兒。另一位是「忍先生」。此人只是傳說，似乎無人見過。

兩人的目光逐漸凝聚在對方的雙手之上。

突然，數道寒芒閃爍，「叮噹」之聲不絕于耳。

金鏢和飛刀各被擊落七把。

第八柄飛刀戮中韋青的左肋，但他的第八支金鏢也射中了司馬野的腹內。司馬野倒下，道：「你……你明明是假『鏢魔』……你怎麼能……」

「由此可見你死得不屈。」

「我只以爲眞的已死……假的必然不

堪一擊，沒想到……」司馬野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 × ×

韋青返回雷宅，雷、彭二人大驚，雷西川道：「韋大俠負傷了？」

「不錯。司馬野非泛泛之輩。」

「司馬野如何？」

「死了！」

雷西川道：「韋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彭總管，快點取藥箱來。」

雷西川一邊上藥一邊問當時的情形。在此同時，鳳珠又在窮小子屋內搜索，忽聞窮小子在窗外道：「鳳珠小姐，妳在找什麼？」

鳳珠大吃一驚，道：「死人！你嚇了我一跳。」

「胆子那麼小也要來偷東西。」

「誰要偷東西？」

「那妳在幹什麼？老實說，妳的動作怎麼看都像個小偷。」

「不，我不是小偷，我只不過想看看你的鏢而已。」

「鏢？」

「是啊！你不是說你才是『鏢魔』嗎？『鏢魔』怎麼會沒有鏢？」

「你錯了！正因爲有個『魔』字，所以才沒有鏢。」

「沒有鏢會被稱爲『鏢魔』？」

「沒有鏢的人才稱爲『鏢魔』呀！」

「巧辯！窮小子，他是眞你是假，你以前從未見過此人？」

「沒有。因爲我不知道世上還有個韋青。」

「窮小子，那個韋青去找司馬野受了傷。」

「眞的？」窮小子似乎是很重視這件事。

「怎麼？你不信？」

「不大相信，眞的韋青怎麼會這麼蹩脚？」

「人上有人哪！『鴛鴦飛刀』武林馳名，人家也不是浪得虛名呀！」

「司馬野如何？」

「他？死了！」

「看來他還是不如『鏢魔』！」

雷鳳珠道：「奇怪！這個人對你那麼壞，你居然還幫他說話。」

窮小子道：「他對我壞是一回事，他的身手比司馬野高又是一回事。」

「窮小子，你露一手成不成？」

「露什麼？」

「你不也是『鏢魔』嗎？」

「是啊！」

「就亮一下你的鏢。」

窮小子往床上一躺，道：「妳還是不要看吧！看了也許妳會失望的。鳳珠，把門閉上吧！」

「幹什麼？」

「妳怎麼老是明知故問？」

「呸！下流胚子……」雷鳳珠氣咻咻地離去。

× × ×

莫愁湖上有一葉扁舟。不是畫舫，只是一條很小的漁船，中央有個以蓆子紮成的艙房，聊遮風雨。除了一個輕輕操槳的漢子，也只有艙中兩個對酌的中年人。

以這兩人的身份，應該到秦淮或玄武湖去，包一艘最豪華的畫舫才對，當然，他們是故意不惹人注意的。

他們正是葛一刀和呂凡。

呂凡還是那一襲灰布大衫，怎麼看都像是一個糧行掌櫃的，或者商店中的帳先生。

「葛兄，我敬你一杯。」

「不敢，我敬你。」兩人各乾了一杯酒，呂凡把酒斟上，道：「司馬野的死訊，諒必你已有耳聞。」

「當然。」

「知不知道是誰幹的？」

「就算猜也猜不到。」

「『鏢魔』眞的有那麼厲害？」

「我想，咱們也都過了那種好高騖遠，自大自狂的年紀。」

「不錯。絕不高估敵人，也不會故意貶低對方。」

呂凡道：「據司馬野的貼身部下目擊，司馬野死在第七鏢上，他也在第八柄飛刀上傷了韋青。」

「是的，在下也聽到這種傳說。」

「現在已到了唇亡齒寒的地步。」呂凡道：「下一個目標不是你就是我。」

葛一刀道：「呂兄怕了？」

「當然不是怕，而是不甘被人當作滅口的待死之囚。」

「雷西川是什麼意思？你弄清了沒有呢？」

「難道你還看不出來？」

「看出什麼？」

呂凡說道：「雷西川是想烟滅昔年那件案子的人證物證，而請殺手來殺我們滅口。」

葛一刀搖頭道：「我們三家早已有默契，合則共存共榮，分則三蒙其害。」

呂凡道：「這只是口頭上的承諾，古往今來，朝代更替，哪一次不是以詐騙達成的？」

葛一刀道：「你是說雷西川派那個能挨打的韋青到你我處收稅，只是作樣子給我們看，表示在愚弄韋青，使他相信我們三家積不相容？」

「當然。」

「而骨子裏却又想各個擊破我們？」

「對。」

「那麼他爲什麼要韋青相信我們積不相容呢？那韋青只不過是他請來的殺手而已。」

呂凡道：「因爲雷西川利用韋青達到目的之後，必然把他除去。」

葛一刀道：「呂兄，我看這件事必然另有文章。」

「什麼文章？」

「韋青的來歷大有問題。」

呂凡點頭道：「當然，我們爲什麼不設法和雷西川私下談談？」

葛一刀道：「千萬小心！不能讓韋青發現我們三家串通一氣。」

呂凡道：「現在，到此地步，很難捉摸事情的眞相。」

葛一刀道：「不錯，到底雷西川是眞心維持我們三人的計劃，三位一體，福禍與共？還是欲擒故縱，買兇殺人？」

呂凡道：「不是買兇來對付我們是什麼？」

葛一刀道：「怎知不是誘惑殺手上鈎而合力除去心腹大患？」

呂凡道：「你是說這兩個眞假韋青可能是昔年的苦主？」

葛一刀道：「難道就不無可能？」

呂凡道：「果眞如此，雷西川爲什麼迄今還不打招呼？」

「也許他還不能確定。」葛一刀道：「他要試試他們的身手、動向才能確定，然後再通知我們。」

呂凡道：「昔年也不過是順手牽羊，弄了一票，苦主應不會勢不兩立的。」

葛一刀道：「目前我們該怎麼辦？」

呂凡道：「派出得力助手，暗暗通知雷西川，要他出來當面解釋這件事。」

葛一刀點點頭，道：「呂兄，萬一雷西川確是請來殺手對付我們的怎麼辦？」

呂凡道：「葛兄，如他的目的確是如此，也絕對不會讓我們知道，必然設法拖延。」

葛一刀道：「如果他拖延又如何？」

呂風不假思索道：「先下手爲强。」

兩人交換一個肯定的眼色，呂凡道：「葛兄，有個人，我一直不太瞭解。」

「什麼人？」

「你手下一位紅人——鳳點頭。」

「他。」葛一刀笑了一笑，道：「他就是昔年咱們幹那一票買賣撤退時斷後的頭目。」

「聽說他的身手不賴。」

「不錯。所以弟不在家，店中事務都由他決定。」

「他的師承是……」

「這個……」葛一刀道：「我也不大清楚，而他似也不願深談。呂兄爲什麼忽然談起他來？」

呂凡猶豫一下，道：「我總以爲這個人很有深度。」

葛一刀道：「呂兄把他估高了吧？」

呂凡微微搖頭道：「葛兄可聽說過武林三奇這三位頂尖高手？」

「你說的是不是白骨道人，黑嫗和忍先生？」

「對，據說其中的白骨道人頗邪，另外二人中的黑嫗爲中國和天竺混血兒，至于忍先生，只有傳說，無人見過。」

葛一刀道：「據說忍先生也確有其人，而且有人言之鑿鑿，這三位奇人都有傳人，甚至都在當今武林之中。」

呂凡道：「不知這三個奇人門下，都在何處？」

葛一刀道：「總不會在我們兩家之中吧？」

呂凡道：「也說不定，葛兄，這次鷄鳴寺廟會，我曾前去，發現一件不平凡的事。」

「噢？」

「弟發現鳳點頭在寺後巨松下和一個老女人談話，執禮甚恭，那老女人肌膚甚黑。」

「呂兄以爲她是……」

「那老女人瘦骨嶙峋，雙目深陷，目光如炬，十指指甲長半尺餘。葛兄，這只是小弟臆測，以爲此人可能即爲黑嫗。」

葛一刀一震，吶吶道：「呂兄，這不對吧！他果眞是黑嫗門下，其身手絕不在你我之下，他在弟處鬼混什麼？」

呂凡道：「嗯……這正是小弟想不通之處。」

葛一刀想了很久，道：「這倒要設法弄清楚才行。」

呂凡道：「那個能挨打的韋青到你那裏去，是不是鳳點頭下令付稅的？」

「對。」

「此人會不會是韋青的同路人？」

葛一刀道：「這才不可能，韋青到兄處，不也付了稅欵？」

呂凡道：「我付稅金主要是因爲和雷西川的關係，叫部下動手應付一下，表示服貼，一方面是作樣子給司馬野及雲齋看，而不使韋青懷疑我們所要除去的人，主要是司馬野和雲齋，如今司馬野已除，只剩下一個雲齋了！」

葛一刀道：「馬上和雷西川連絡，同時密切注意韋青對付雲齋的行動。」

× × ×

雲齋是金陵一地丐帮的頭子。

由於他是跟清兵入關的「從龍」子弟，皇上賞了一根杖，他們稱爲大樑，奉爲至高榮譽，供之高堂，因而丐帮很囂張。

其實在最初（滿清入關不久），這些好吃懶作的莠民，到處惹是生非，而漢人又不敢惹，很使上面頭痛。

後來一大臣想出了約束辦法，這才有了帮會。因爲讓這些旗人變成無賴，旗人面上無光。

雲齋五十左右，手持响鞭，實際上根本就是叫杖，只是杖內裝了鐵砂子，輕震之下，「唰唰」作响。

這响鞭的妙用是擾亂敵人的精神。使之不能集中。

此刻，在鍾山之麓，來了三個人。爲首的正是丐帮帮主雲齋。另外二人是長老夏禹和柳玉龍，各持一竹杖。

丐帮的身份區別是衣着，帮主是黃衫，長老是藍衫，以下皆爲灰衣。

三人來到一林中，夕陽早已沒于山西之下。這時自林子另一邊出現了一個金袍金履的青年人。林中已十分黑暗，看不清這人的面孔。只知道林中敗葉甚厚，此人走路却無聲音。

雲齋吃了一驚，這麼年輕居然有此功力。

此時此刻，眞叫人像是遇上了鬼魅似的。

雲齋不動，兩個長老緩緩向兩側移動，待金袍青年到了雲齋面前四五步之處，三人已呈鼎足而立包圍之勢。

雲齋沉聲道：「尊駕何人？約雲某來此有甚麼事？」

金袍青年道：「你們以從龍子弟自居，欺壓百姓，作惡多端，可有此事？」

長老夏禹道：「小子，你敢對本帮帮主如此說話？」

金袍青年道：「少頃我還要殺他，『不敢』二字從何說起？」

柳玉龍說道：「聽你的口音非本地人氏，前此也未見過，是何人唆你前來架樑的？」

金袍青年道：「雷西川請人殺你們，

而你們又有取死之由。」

雲齋道：「雷西川是甚麼人你可知道嗎？」

金袍青年人道：「他是甚麼人？」

雲齋道：「此人表面上是地方上一個紳士，但骨子裏却是個坐地分贓的大盜。每年出遠門一兩次，無非是幹殺人放火勾當。據說和他們合幹無本生意的還有葛一刀及呂凡。」

金袍青年微微一震道：「雷西川所做的壞事，必然會付出代價，你以滿洲丐帮帮主身份，殺死漢族丐帮帮主洪天吉，可有此事？」

雲齋面色微變，道：「洪天吉侵佔地盤，我們曾警告過他們三次，並非言之不預！」

「好，今夜我就以這個理由代洪天吉報仇。」

「你和洪天吉是甚麼淵源？」

「忘年之交。」

雲齋道：「你既然敢來，諒非庸手，一切後果，可要由你自負。」

金袍青年冷漠地道：「當然，但絕不負責埋人及施捨棺木。」

雲齋竹杖上有四十年的火候，非同小可，此刻掃了兩位長老一眼，他自己先出了手。

「嘩啦啦」一聲，一式「夜戰八方」攻向金袍青年人。

兩個長老一攻上盤，一攻下盤。

可以說金袍青年所能脫出杖幕之路已被全部封閉。

這三人聯手，放眼武林，沒有幾人能接下五七招。

但是金袍青年金影閃爍，忽而掄拳，忽而揮掌，似乎並不太吃力就搪過十五六招。

三根竹杖風聲雷動，暗勁排壓，蕭蕭落葉，與地上的敗葉混成一片。

一晃二十餘招過去。雲齋的招式陡變，在變化中，末端一節竹杖飛出，射出一蓬毒砂。

雲齋杖內砂子有兩種用途，一般人只知道「嘩嘩」响是擾對手的心神，其實最歹毒的是砂子上淬有劇毒。

雲齋以毒砂攻敵，兩長老並未停手，使敵人連廻避的時間都沒有。

這正是雲齋的毒砂很少有人知道的原因。凡是看到此砂的人都活不成。

但是，今夜却是唯一的例外。

毒砂忽然被掌勁震回。幾乎全射在他們三人自己的臉上及身上。

三聲慘嗥中抽身急退。希望回去解毒，但金袍青年不給他們機會。

只見他雙手齊揚，金光三道，其疾如電射來，雲齋大吃一驚，厲呼着道：「鏢魔——」

人已搖搖倒下，因爲這一鏢正中他心窩。

當然，兩長老也未例外。

林中較遠的一株大樹上伏了兩個人；此刻連大氣也不敢喘，直待金袍青年取下金鏢離去很遠才飄了下來。

他們當然是丐帮中人。

當年的確有所謂漢丐與滿丐之分，水火不容，而滿丐又恃寵而驕，常常有欺凌漢丐的事。

× × ×

深夜窮小子一回屋，忽然門後閃出一人，道：「窮小子，你還有甚麼話說？」

窮小子道：「鳳珠姑娘，妳終于想通了？」

「甚麼事？」

「還不是睡覺的事？」

「呸！你少打岔，我問你，你去了何處？」

「去茅厠。」

「你少來這一套，去茅厠要半個多時辰？」

「是啊！今天吃了些冷的凉拌蜇皮食物，八成吃壞了肚子。」

「去你的吧！還不說實話。」

「說甚麼實話？」

「一定是外出殺人來。」

「殺人？」窮小子往床上一躺，道：「我連一隻鷄都不敢殺。」

「這一次你可騙不了我。你一出這屋門，我就盯上了你。你以金鏢殺死了三個人。」

窮小子道：「莫非妳已經考慮好，決定陪我睡覺？」

「呸！你只會說下流話，我問你，你剛才去了何處？」

「茅厠。」

「你到鍾山那方向幹甚麼？」

「鍾……鍾山？妳快別胡扯了！」

「窮小子，今夜你休想撇清，因爲我親眼看到你進入林中，但是……」

「但是甚麼？」

「不知道你在何處弄了一身金袍穿在身上。」

「金袍？」窮小子看看自己的衣服，道：「我的金袍呢？」

「只有這一點未弄清，由于我不敢太近，隱在較遠的樹上看，沒看清你是如何換上金袍的？」

窮小子道：「至少妳也該偷看我在何處脫下金袍？藏在何處對不？」

雷鳳珠道：「你殺了丐帮帮主雲齋和兩名長老，他們有兩個人也伏在樹上偷看，你走之後他們才下來。」

「了不起！」窮小子道：「妳八成見了鬼。」

雷鳳珠自然也不敢確定是他，因爲她跟踪他不能太近，出了城以後，前面的人是不是窮小子她也不敢確定。

至于在林中聽到金袍青年的口音，更不敢確定是窮小子或者另一個韋青？

因爲在口音方面，二人極相似。

「鳳珠姑娘，我知道，妳喜歡我又不好意思，只好沒話找話說。說甚麼金袍青年以金鏢殺了三個人。妳要不要過來摸摸我身上，有沒有金鏢？」

鳳珠心中也是納悶，明明看到金袍青年出了樹林，但追出不遠，却發現前面的青年身上已無金袍。

他以爲看錯了人或追錯了人，四下張望却沒有第二個人。就一直追回來，且先入屋藏在門後。

應該不會弄錯，爲甚麼半途追的人本是金袍轉眼工夫竟換了原來的衣衫呢？

鳳珠啐了一口，自然不能去摸他。

鳳珠退出，這件事弄不清，連覺也睡不著，她忽然想到了另一個韋青。

此人負傷已愈，不知他在不在家？會不會是此人到鍾山去殺人的？

她來到韋青的住處，發現他已睡熟，而且並未熄燈，也未閉門。

夜裏睡眠，髮髻打開，外衣脫掉，現在看起來和白天那種飛揚跋扈的神態完全不同。

她以爲不可能是這人穿上金袍去殺人的。

鳳珠迷惘了。

她離開韋青的小院，越過兩道院牆時，忽見一條人影捷如鷹隼掠向後院。

鳳珠對於這身影極熟，尤其此處距雷西川的院落最近。她以爲此人必是她的父親。

她好奇地跟了出來。

這人出了後院圍牆，奔出約數里路，這兒是郊野，略一觀望，進入林中。

鳳珠小心翼翼地來到林邊。

她忽然聽到極熟的口音，道：「兩位對在下太無信心了。」

這兒似有三人，甲道：「西川兄，不是我們對你沒有信心，實在是你的動向叫人無法揣摩。」

「這話怎麼說？」

「比喻說，你派人到我們兩家去收帳，這固然是演戲給別人看，但是，你縱兇殺死司馬野及雲齋，事先並未向我們打招呼。」

雷鳳珠幾乎以爲自己的耳朶產生了錯覺。

自己的父親居然玩了這麼個大花招，派窮小子去收帳，竟是作給別人看的。

作給誰看的呢？是不是作給窮小子自己看的？

爲甚麼要作給窮小子看？

聽這人的話，分明殺死丐帮帮主及司馬野二人的是父親唆使的兇手。

那麼這兇手就極可能是韋青了？

雷西川道：「我道是爲了甚麼？我們早有默契，雲齋和司馬野喜歡招搖，極可能洩露昔年那件事的秘密。所以除去這二人，本以爲兩位能充分的諒解。」

乙道：「韋青殺了人之後，如何控制他？又如何打發他離去？可有周密的計劃麼？」

「當然。」雷西川道：「殺手要的是金銀財貨。只要湊足五百兩，就可以打發他走路。」

甲道：「他何時離開金陵？」

雷西川道：「葛兄、呂兄，當初議定請韋青來，我負責二百兩，兩位各湊一百五十兩，共爲三百兩，帶來了沒有？」

甲道：「當然帶來了。」

乙道：「雷兄，韋青到底何時走？」

雷西川道：「明天晚上爲他餞行，連夜出城，小弟辦事一向乾淨俐落。晚上走比白天好些。」

「果眞如此，那就免操心了！」葛一刀道：「雷兄，你是知道，我總感覺，昔年的事咱們雖然做的並不算太絕，苦主却未必肯善罷甘休。」

雷西川道：「不罷休又如何？」

葛一刀道：「我甚至以爲苦主的後人已在金陵了。」

雷西川道：「葛兄多疑，我覺得那件事當時做得天衣無縫，尤其已過七八年了，快別疑神疑鬼哩！」

呂凡道：「雷兄，我也有點担心，本來咱們三人禍福與共，絕對不能有異志，只怕有人鬼迷心竅想封三進一……」

雷西川笑笑道：「在目前來說，要『封三進一』，也只有兩位有資格。」

葛一刀道：「你以爲我們二人會聯手對付你？」

雷西川道：「這不過是說說而已。自己人怎麼會窩裏反？」

葛一刀道：「雷兄，話是不錯，但如今想來，總是有點不大合理。」

雷西川道：「甚麼不合理？」

葛一刀道：「雖說司馬野和雲齋都各有其不可忽視的實力，然而，以我們三人的身手以及全部實力投入，要除去司馬野和雲齋二人，絕對可以辦到。」

呂凡道：「是啊！既然能辦到，爲甚麼又要請人來除去他們。須知五百兩金子事小，多一個人參與，總是多一次洩密的機會。」

雷西川道：「怎麼？兩位又反悔了？這可是二位事先同意的呀！」

葛一刀道：「不錯，但我與呂兄不解的是，雷兄爲何請了兩個韋青來？」

雷西川道：「關于這件事，弟也不大清楚，相信必然有一眞一假，好在一個能打，一個能挨，而且能挨的那個必然是假的。」

呂凡道：「連雷兄都未弄清他們二人的眞正身份，叫我們如何能放心？」

雷西川道：「事實如此，好在明天晚上就要打發他們走了！」

葛一刀道：「五百兩金子雷兄要信哪一個？是能打的還是能挨的？」

「當然是能打的那個韋青。」

「兩個都自稱是韋青，你不以爲很蹊蹺？」

雷西川喟然道：「古人說：求知己於朋友易，求知己於妻妾難，求知己於君臣尤難。這話未必全對，因爲求知己於朋友也不易呀！」

呂凡道：「既然雷兄是誠意的，且明天晚上就打發他們上路，一切都看明天的，葛兄，咱們把應付的一份付了吧！」

兩人各把一百五十兩金子交給了雷西川。

雷西川把金子倒入袋內，紮起袋口，抱拳道：「葛兄、呂兄，明天晚上亥時初，他們會先後離開本宅，出北門而去。兩位可以派人印證，小弟就此先走一步。」

雷西川出林而去，葛、呂二人還沒有走。

在樹上偷看的鳳珠大爲震驚，想想窮小子的話，不免悚目驚心，自己的父親果然不正。

原來是三人定計請兇清除異己的。

鳳珠正要離去，忽然「刷」地一聲，林中出現了一個金袍青年人。

只是此人面對葛、呂二人，鳳珠只能看到此人的背部。

葛、呂二人一驚，葛一刀沉聲道：「什麼人？」

金袍人道：「復仇的人。」

呂凡沉聲說道：「我等與你何仇何恨呢？」

金袍人冷峻地道：「七八年前，你們五人在魯北幹了一件血案……」

呂、葛二人互視了一眼，同時退了兩步。

林中太暗，雙方相距十步以上，實在看不清此人的面貌。

看此人的輕功，絕非泛泛之輩。但二人聯手，應有七成以上的把握。

呂凡又問道：「你可是雷西川請來的人？」

「不錯。」

呂、葛二人大驚，道：「是雷西川要你殺我們的？」

「不錯。」金袍人說道：「只不過即使雷西川未叫我來殺你們，我也不會放過你們。」

葛一刀不解問道：「他爲什麼要你殺我們？」

「狗咬狗一嘴毛。誰知道這老賊在想什麼？極可能要把三家的不義之財合而爲一吧！」

葛一刀說道：「昔年在魯北那件案子，記得程家並沒有活口。你是程家的什麼人？」

金袍人道：「程家一共十二口，當時被殺光，又開放了河堤，淹得鷄犬不留，還連累了隣居十餘戶。但是，你們絕未想到程家還有一口，那時不過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到七里外去辦事未回，他是唯一的倖免者。」

葛、呂又互視一眼，眞正是百密一疏，殺人放火，居然仍未作到斬草除根，眞是天意。

葛一刀又問道：「你怎麼知道是誰幹的？」

「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金袍人道：「我返回之後，水已大半褪去，有位隣居的長工因熟諳水性而倖存，他說出了你們五人的年紀身材，甚至還有姓名。」

「他知道我們的姓名？」

「當時由於你們彼此招呼，你們叫雷西川，是老雷，雷西川又叫你們是一刀兄或呂凡兄。以及司馬兄和雲齋兄等等。」

金袍人道：「在當時，我仍不知這些名字是什麼來歷？但藝成之後，到武林中去打聽就不難打聽出來了。」

呂凡說道：「莫非你就是『鏢魔』韋青？」

金袍人道：「正是。」

呂凡道：「你到底是那個能打的韋青還是那個能挨的韋青？」

金袍人道：「這些對你們都是無關宏旨了！你們自衞吧！」

呂凡推出了長劍，葛一刀撤出了刀。

兩人頻頻交換眼色，他們的默契較之與雷西川更密切。幾乎同時，一左一右，各攻出一刀一劍。

兩人聯手確有無可輕估的勢道，他們自己也頗有信心。

葛一刀的「破浪十三刀」名震武林。

呂凡的「正反四象劍法」也是一絕。

林內極暗，且星空射下沉瀾微光，更不易辨認相貌。

葛、呂二人只知道此人十分年輕，身上未帶兵刃。

空手搏鬥刀、劍名家，這份豪氣就先聲奪人。

此人在刀浪劍餤中閃挪進退，金芒閃閃，拳出似風，掌影如山。

他每掃出一掌或砸出一拳，幾乎都是葛、呂二人之所必救。

鳳珠在二三十步外的樹上，聽口音分不出此人是窮小子還是韋青，看面貌更辨不到，即使在十步內的大樹上下瞰也看不清楚。

她只知道這金袍人的身型步法十分怪異奇特。不論葛、呂二人的刀法劍術如何凌厲，都是在驚心動魄的瞬間化險爲夷。

鳳珠明知此人爲父親的大敵。

她明知此人殺了葛、呂二人後必殺她的父親，但是，每當他岌岌可危時，又掩口不迭，而爲他担心。

葛、呂二人折騰了三十七八招，忽見金袍人的雙手在身上一摸，雙手中各揑了一隻金鏢。

兩人心頭一震，這「鏢魔」之名，深植人心，據說還沒有人能倖免。

當然，果眞迄無一人倖免的話，又如何知道「鏢魔」的厲害？

兩人不由自主地各退了三步。

但在另一瞬之間，金袍人手中的金鏢已不知去向。

兩人再次攻上，此人一轉身，金袍人雙手中又有兩隻金鏢。

呂、葛二人大駭，莫非此人會邪術不成？要不，這是什麼手法，眨眼之間手中有鏢，又在轉眼之間金鏢失踪？

只見金袍人雙手一覆，也就是手心向下，再翻過來時，手中已無金鏢，而再次一伸一縮一翻一覆，手中又有兩隻金鏢。

葛、呂二人的鬥志已在瓦解之中，兩人又各自疾退一丈五六。

也就在他們的疾退中，金芒倏閃，發出兩聲斷嗥。

兩人的心窩處各有一隻金鏢。二人在巨大震力之下，身子後仰倒下，幾乎一倒下就沒再動一下。

金袍人的動作十分快速，幾乎在二人倒下的同時，已取下金鏢，消失在林外。

樹上的鳳珠幾乎像作了個噩夢。

她下了大樹，看看兩具屍體，確已死亡，立刻驚覺，回頭疾奔回家。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見她的父親。

儘管她的父親昔年做過虧心事。

儘管她的父親又買兇殺了昔年合伙幹下壞事的同伴司馬野和雲齋，今夜又幹掉了葛一刀和呂凡，父女連心，自母親去世，他們父女已相依爲命。

她掠入雷西川院中，其實雷西川還沒有睡，此刻也不過三更已過四更未到，他把金子藏好，正在想善後的事。

他要想的事太多，如何打發這兩個韋青？他並未視同等閒，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

他忽然聽到了微聲。向外面望去，原來是他的女兒：「鳳珠，有什麼事？」

鳳珠在窗外低聲道：「爹，我想和您談談。」

雷西川開了門，點了燈，道：「這麼晚了，有什麼事不能明天再談？」

「爹，眞想不到您有很多事是瞞着女兒。」

「爹瞞了妳什麼事？」

「爹，這兩個韋青明明是你請來殺死昔年犯罪伙伴的，却對葛、呂二人說，只是爲了除去招搖的雲齋及司馬野。」

「妳……妳說什麼？」

「爹，不用隱瞞了！今夜我看到了一切，唉……眞想不到，我最最敬仰的父親是個——」

雷西川忽然到院中看了一下，又進入院中低聲道：「妳看到了什麼？」

「女兒看到你到林中去，也聽到你和葛、呂二人的交談。」

雷西川一震，在這剎那，作父親的尊嚴蕩然無存，道：「妳……妳大胆！」

鳳珠道：「爹，你這麼作，眞的就能如願以償嗎？」

「妳少管爹的閒事。」

「爹，女兒如果不管，會有什麼後果呢？」

「會有什麼後果？哼！難道爹還不如妳？」

「爹，古人說：波浪滔天，舟中不知懼，而舟外者寒心；猖狂罵座，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故君子身雖在事中，心要超出事外。」

「哼！爹還要妳來教訓？」

「爹，正因爲爹是當局者迷，不知此事的危險。」

「有什麼危險？要除去的障碍都已經除去了。」

「爹，你有沒有想到，請神容易送神難？」

「妳是說韋青？」

「爹，你眞以爲他們好打發？」

「爹如果連這一點都未想到，也敢做這件事嗎？幼稚！」

「爹，請問你派出的殺手是能打的韋青還是能挨的韋青？」

「韋青只有一個，妳要記住！能挨那個是假的。」

「爹，你能肯定嗎？」

「爹若不能肯定，就不配定此計謀。鳳珠，妳最好別干與爹的事，也要小心保密。」

「爹，你知不知道請來的到底是什麼人？」

「殺手。」

「爹有沒有想到這殺手可能是昔年的仇人，將計就計前來殺人，反正被殺的都是他的仇人。」

「什麼？他是……」

「他就是昔年魯北程家唯一倖存的人，當年全家被殺，他一人外出辦事倖免，你們殺了人還開了河堤放水淹人，人心到底是不是肉做的？」

雷西川呆了一陣。低聲道：「是誰說的？」

「就是那個韋青，但穿了一件金袍，使用金鏢。」

「他說他就是那個唯一倖免的年輕人嗎？」

「是的。他最恨的是殺了人之後再掘堤放水淹人，眞是至狠至毒。」

「他胡說！我們絕未放水淹人。」

「爹，不承認也不成了！人家都找上門來了！」

「鳳珠，這件事千萬要守口如瓶，不然的話，爹會死無葬身之地。」

「爹有什麼打算？去接收葛、呂兩家的財產？」

「我與他們有八拜之交，我自應出面照料。」

「爹，這是預謀，你這一手太絕了！所謂八拜之交，八成也是預先按下的一步棋。」

「不是，鳳珠，我殺他們是由於昔年我無意幹那一票，而是他們却拖我下水。」雷西川道：「事後想起來，我就痛恨他們。」

「爹，昔年眞的是這樣的？」

「當然，爹做的事何必推卸責任？」

「爹，你怎麼向韋青交待？」

「他不犯我，我也不犯他。」

「他如果犯你呢？他是程家唯一的活口，人家報仇是理所當然的呀！」

「是不是爹把脖子伸長讓他殺死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爹，這是事實，不能否認。女兒自然希望爹平安無事，可是良知又使我不能不憐憫那程家唯一的活口。」

「憐憫又如何？向他告密，說爹要對他不利？」

「當然不會，不過，我也不希望爹暗算他。我希望知道，他如果犯爹，爹如何對付他？」

「我告訴妳好讓妳去告訴他？」

「不。爹，我只希望和平解決。」

「爹最希望的是和平解決，妳以爲有可能？」

「爹，我求求你。不要趕盡殺絕。」

「那就要看他的了。」

屈死冤魂　半夜現身

窮小子在用午膳，雷鳳珠在門內和他談話：「窮小子，你走吧！」

「爲什麼要走？」

「再耽下去是沒有好處的。」

「剛找到一個混飯吃的地方，爲什麼要走？」

「男子漢大丈夫，到哪裏去不能找到溫飽？我是爲你好。」

「妳爲什麼要爲我好？」

「你眞是不上路。你想想看，你冒人之名，在此已無前途，總不能一輩子爲人家跑腿吧？」

窮小子道：「伏久者必高飛，開先者謝獨早，可別小看我韋青。」

「韋青……韋青，你又何必叫這名字呢？」

「笑話！自幼父母取的名字，爲什麼要改名？我還以爲他冒我之名呢！」

這工夫韋青昂然進入院中，道：「你是說我冒你之名？」

窮小子道：「這不過是比喻，我又沒有指名道姓。」

韋青在門外一站，道：「出來！」

窮小子又道：「我還在吃飯，爲什麼要出去？」

「你是沒種，不敢出來！」

「笑話！我的人雖窮志却不窮，我爲什麼要怕你？」

「那就出來。」

鳳珠道：「窮小子也沒招惹你，你怎麼老是欺負人？」

「妳最好少管閒事。出來！」

鳳珠冷笑道：「神氣什麼？我看你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韋青道：「幹這行的本來就把這人頭掖在腰帶上，有什麼稀奇？」

窮小子吃完，以衣袖抹抹咀，道：「出去幹什麼？」

「我只是想問問你，肯不肯改名？」

「改名？笑話，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爲什麼要改？」

「你非改不可！不改，我就要你的好看。」

窮小子走出來，道：「我走到哪裏，都有人要我好看，老實說，我也知道老是挨打總不是好事，可是別人如是我，又能怎麼樣？」

「哼！你不配叫韋青。所以你必須改名。」

「我不改呢？」

「叭」地一拳，窮小子被搗退兩大步。韋青道：「這就是答案。怎麼樣？改不改？」

鳳珠忍無可忍，在兩人中間一站，道：「姓韋的，你欺人太甚。不要說你，就是皇上，也有人和他同名的。」

韋青道：「皇上在我心目中，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再欺負人我就不會坐視……」

那知韋青忽然揪住她一臂，竟把她丟了出去。

鳳珠發出一聲驚呼，因爲她的身子越過院牆，落到另一院中去了。

鳳珠雖未摔着，却不由大怒，正要再回去，忽見父親站在牆邊向她搖手。

原來雷西川在這牆內偷看眞假韋青在打架，似乎希望眞的打死假的，或假的打死眞的。

鳳珠是個有正義感的姑娘，對父親更加輕視。

她以爲，也許是父親授意眞韋青對付假韋青的，因爲雷西川說過，反正要除去這兩個人。

鳳珠正要大叫：「姓韋的，我和你沒有完！」但雷西川知女莫若父，如不阻止，她必會蠻幹到底，出手逾電，已點了她的穴道。

此刻小院中打得火爆，韋青拳脚交加，打得窮小子抬不起頭來。

十餘拳脚之後，那窮小子倒下昏了過去。

韋青這一次可不敢托大，就守在一邊，見窮小子快要醒來，又是拳脚交加。

如此三四次，窮小子口鼻大量流血，顯然已受了嚴重內傷。

又停了一會，窮小子被打昏又要爬起來，韋青拳掌之外又加上膝蓋，瘋狂地猛砸，終于，窮小子不動了。

韋青一試心脈，道：「我就不信打不過你這個雜碎！」但他也已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聽這口氣，證明已把人打死，似乎打死一個人小事一般。

這工夫雷西川出現了，見窮小子躺在地上，道：「韋大俠，打死人了。」

「世上沒有打不死的人！」

「眞的死了？」雷西川上前仔細一試，果然已無呼吸，心脈停止，面色十分蒼白。

他內心很高興，因爲要除去的已由此人替他辦到。剩下這一個人就比較好調理了。

「哎呀！果眞死了！韋大俠，人命關天！這還得了！」

韋青冷笑道：「是他找死！怨得誰來？你也不要貓哭耗子假慈悲，他死了，你檢了便宜。」

「我撿了什麼便宜？」

「他爲你去討過債，欠他的已經不必付了。」

雷西川道：「韋大俠何出此言，難道雷某就一點情感都沒有？這可怎辦啊？」

「什麼怎麼辦？」

「這遺體如何處置？」

「你以爲呢？」

「總要好好爲他辦喪事。」

「得了嘛！雷大俠，這筆開銷你大可省了！躭會天黑了，我把他弄到河邊，拴塊大石往下一次就成。」

「萬一漂了上來……」

「等到浮上來時，面目已經無法辨認了！其實這工夫也可以了，雷大俠，請備一輛馬車。」

雷西川立刻親自去備車，由韋青和一護院人運走了屍體。

在他們來說，的確就像弄走了一頭死狗或死貓一樣。

× × ×

雷鳳珠醒來之後已不見了窮小子。她立刻來找雷西川：「爹，窮小子呢？」

「他走了！」

「走了？我不信！」

「爲什麼不信？」

「他說過，好不容易找到這一個安定的工作，他絕不輕易放棄，除非爹不要他了。」

「是啊！是爹叫他走的，還給他一百兩銀子。」

「爹的話沒準兒，我以爲窮小子很倔，他說不走就不走。」

「倔也不成。主人不用他了，難道他會賴着不走？」

「爹以什麼理由叫他走的？」

雷西川道：「由于他和韋青衝突，而他又只能挨不能打。要知道，一個人不管如何能挨而不能打人，總是吃虧的。」

「怎麼？他又被打昏了？」

雷西川喟然道：「打昏還是小事，韋青已有了經驗，不打則已，每次出拳出掌，必打他的要害，所以第二次昏倒，三番四次的工夫才醒過來，而且精神恍惚。」

「受了重傷？」

「當然，他自己心裏清楚，要是再被打一次，可能會被打死，這才接受爹的建議，收了一百兩銀子走了！」

雷鳳珠不能不信，一個人再能挨，總是血肉之軀，專打要害誰也受不了。

「爹，他臨去時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他說決定連夜出城北上，他是河南人，大概要回原籍。」

鳳珠怔忡了一回，有說不出的失落感。窮小子雖然滿口髒話，她却可以看出，那是故意裝出來的，旨在嚇唬她，本性敦厚了老誠。

× × ×

雷西川到葛家去弔喪，曾哭昏兩次。

葛一刀的老婆徐氏請他到客廳中敍茶，道：「雷大哥，一刀死得很慘，也很蹊蹺，據部下說，可能是死于鏢下。」

「鏢？誰看到的？」

「這是從那致命的創口判斷的，大哥身邊有兩個韋青，至少有一個是眞的『鏢魔』……」

「怎麼？弟妹以爲是愚兄唆使韋青殺死一刀的？」

「大哥，事到如今，任誰也會這麼想的。」

雷西川連連揮手道：「弟妹，別人這麼想，妳却不該這麼想，我和一刀及呂凡是三十年的交情，如果妳也這麼想，天哪！我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大哥，我也以爲不大可能，可是下面的人怎麼想呢？」

「所謂下面的人你是指誰？」

「就以鳳點頭來說吧！他就懷疑。」

「不錯。」鳳點頭在門外道：「老實說，能一舉而殺死葛大俠和呂大俠聯手一搏的人，當今武林不能說沒有，但『鏢魔』的可能性最大。」

雷西川道：「門外何人？」

「鳳點頭。」

「對了！我想起一件事來，鳳點頭老弟，你請進來一下。」

鳳點頭昂然而入，道：「雷爺有什麼事？」

雷西川道：「據我所知，昔年在魯北的那件事，離開時是由你斷後的。」

「不錯。」

「但是我們並沒有叫你掘堤放水去淹人。」

鳳點頭道：「爲了徹底，在下爲你們五位自作主張那麼做了！自然是爲了滅絕後患。」

「放屁！你做得太絕，以致留下了禍苗，人家已經找上門來了。」

「誰？」

「程家的唯一的倖存者——『鏢魔』！」

鳳點頭微驚，說道：「他是程家的人嗎？」

「世上就有這麼巧合的事。」

「是哪一個？能打的？還是能挨的那個？」

「自然是能打的那個。」

「可是，依我看，能挨的那個才不單純。」

「錯了！」雷西川道：「那一個已被我除去了！」

「眞的？」

「當然。那一個永遠也不會再出現在你的面前，至于另一個，我已有除去他的計劃。」

「什麼計劃？」

「這一點請放心！雷某一向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這一次恐怕要例外……」一個人影一瀉而入，把雷西川一拳砸退三步，撲向鳳點頭，道：「納命來！」

鳳點頭絕非易與之輩，接下七八拳，幾乎並不遜色。

但是韋青怕他跑了，揚手射出一道金芒。

「鏢！」鳳點頭驚呼着施出詭異的身法，居然閃了開去。

接着又是兩道金芒。

鳳點頭身似旋飈，居然又閃了開去，兩隻金鏢竟沒入門框之中。

接着又是三道金芒，呈「品」字形射到。

鳳點頭眞會裝熊，他隱伏在葛家，聽葛一刀的使喚，居然都不知道他身懷絕技，只以爲他的身手比一些小頭目再高明些而已。

這三隻金鏢再被閃過時，雷西川才知道，他們都看走了眼。

但韋青在這三支鏢也這被閃過的同時，又是兩支，以扭蔴花的路子射來。

這眞是暗器射法的奇觀。

鳳點頭的篤定之態儘失，連換五個不同方位，閃過一隻，另一隻自他的髮髻中穿過，雖未傷及皮肉，已使他心驚胆寒，穿出窗外。

韋青也追了出去。

這時美艷的葛夫人徐氏和雷西川四目相接，忽然投入他的懷抱之中，道：「西川哥，想不到鳳點頭是個有心人。」

「可不是，他八成也想葛一刀這份家財。」

「他跑不掉的。西川哥，這三家（葛、呂和司馬三家）的財產，小說也有兩百到三百萬兩，不久都是你的了！」

雷西川親着她，道：「我的還不就是妳的？」

× × ×

在金陵另一處別業中，雷西川和韋青在對酌：雷西川道：「鳳點頭是個心腹大患。」

「他跑不掉的，下次遇上我會除去他。」韋青道：「呂凡那邊如何？」

「他那邊比較單純，呂凡一直未成家，他的手下都是我的人，所以他一死，一切都等于是我的了。」

韋青道：「雷兄，以我這個合伙人來說，能分多少？」

雷西川正色的說道：「咱們當初說的是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這話永不會改變。」

韋青道：「夠意思！大概有多少？」

「一百萬兩。」

「只有這麼多」

「這是毛估，最多應不超過一百五十萬兩，老弟，不錯哩？分得六七十萬兩之後，就是什麼不做也能過上兩三輩子富足的生活。」

韋青道：「司馬野那邊又如何？」

雷西川道：「都在掌握之中，只有一個鳳點頭，你要儘快除去他。此人不除，終是後患。」

「我知道。」韋青道：「但令媛也要

叫她慎言，她似乎對那窮小子頗有好感，會不會出去亂說？」

「這個放心。她也不過是同情窮小子而已，日久就淡忘了！」

× × ×

日久固然會淡忘一個人，但雷鳳珠對窮小子，這份情意却不容易淡忘。

現在，已是四更天，她在床上輾轉翻側，却是無法入眠。

她總覺得父親的態度曖昧，韋青的態度也極曖昧。

父親明明表示了要除去韋青，到現在却沒有動靜。

因而她隱隱覺得窮小子也許被父親或韋青害死了。

四更已過半了，她已有點睡意，即將閉上眼睛時，矇矓間隱約有個人影出現在臥室內。

室內無燈，窗外瀉入弦月的微光，只能看出是個身材頗高的人。

鳳珠最初以爲是作夢。可是一個人以爲自己在作夢就絕對不是作夢。

她霍然清醒，睜大眼睛望去，這個人有點眼熟。

只是此人直立床前，三步外不動，雙手下垂，衣衫似乎全濕，頭髮也都濕透，有些沾在臉上。

鳳珠起了一身的鷄皮疙瘩。顫聲道：「什麼人？」

「我好冷……好冷……」

「冷？你是誰？」鳳珠覺得自己像摔入冰潭之中，忍不住發抖。因爲這人的聲音低沉而嘶啞。

「我是窮小子……」

「是你？」鳳珠驚喜交集，道：「你怎麼這樣子？」

「鳳姑娘……我被韋青打死……韋青和令尊串通……把我的屍體拴了塊石沉在秦淮河中，鳳仙酒家樓下水底……我好冷啊……」

鳳珠像猛然吸進一口冷氣，這才看出，果然像窮小子，原來他已經死了。

她突然拉起薄被蒙起頭臉。

「鳳姑娘救救我……我好冷啊……」

鳳珠在被中蜷成一團發抖。既怕又恨，恨的是父親心狠手毒，居然和韋青串通一氣。

停了一會，身上已被冷汗濕透，却再也未聽到動靜。

她輕輕地掀開被角望出去，窮小子的鬼魂已經不見了。想想窮小子說的話，不由悲從中來。

她實在喜歡窮小子，要不是他老是胡說八道，他們早就建立情感了。

可是想這些都已經太遲了。她決定來證明這件事。

他說他的屍體被拴以大石沉入鳳仙酒家樓下水底。這要深夜設法去打撈才行。

她一直睡到正午才醒。丫頭小翠道：「姑娘今天是怎麼回事，不舒服嗎？」

鳳珠搖搖頭，道：「小翠，韋青還在不在？」

「在，早飯還是和老爺同桌吃的。」

「小翠，你有沒有聽到他們談了些什麼？」

「好像是在談鳳點頭的事。誰叫鳳點頭？」

「似乎是葛一刀的得力部下。小翠，今天晚上準備一艘舢舨、釘耙、鐵鎜、棺材和一套男人的壽衣……」

小翠嚇了一大跳，道：「小姐，幹什麼呀！」

「不要多問，也要保密。小翠，這些年來我對你還不錯吧？」

「小姐根本不拿我當下人看待。」

「那就好，任何事都要保密，不要對老爺和別人說。」

「是的小姐。」

「去準備那些東西，記住，壽衣要好的，也要身材高的男人穿的。當然也要準備冥紙和香燭以及供點。」

「到底要幹什麼？小姐。」

「不必多問，去準備就是了。」

× × ×

夜，落着菲菲細雨。

一條人影有如一道黑箭般射向葛家的大宅。

這人進入大宅，在女主人的院中稍稍看了一會，就往後奔去，這兒正是鳳點頭過去住的小院落。

而此人，也正是逃走的鳳點頭。

他在葛家這些年來，弄了不少的造孽錢。

他當然要回來拿。他進入屋中，不敢開燈，鑽入床下，掀開地板，取出一個鹿皮袋，顚了一下，滿意地上屋而去。

到了郊外，這兒有一座倒塌的小廟，他進入廟內，這時自黑暗的殿內走出一人，道：「取來了？」

「當然。」

「沒有遇上任何人？」

「沒有。」這人坐在石階上，扯開鹿皮袋，把東西都倒了出來。另一人也蹲在對面。

此人把銀票放在一邊，再把蒜條金放在一邊。另外是一些珠寶。然後再清點數字。

鳳點頭道：「銀票加起來一共是十二萬四千三百兩。蒜條金五百四十二兩。珠寶就是這些了。」

另一人道：「眞有你的。歛聚頗豐了啊！」

鳳點頭道：「這和他們三家的家財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另一人道：「雷、葛、呂三家的財產加起來大致有多少？」

鳳點頭道：「我只知道葛一刀約有一百五十萬兩，呂凡大致也有這數字。但雷西川的必然比他們的多些。其實還有個司馬野，他不擅歛聚，大約也有一二十萬兩之譜。」

這人暗暗哼了一聲。這工夫鳳點頭已把銀票、金子及珠寶分成兩份。各自納入袋內。

鳳點頭道：「令師白骨道人聽說已來金陵了？」

「不錯。」

「有他老人家插手，篤定通吃。」

「不過家師不會插手。令師黑嫗沒有來？」

鳳點頭道：「家師也來了。她老人家



雷鳳珠躲在樹上，見到葛、呂兩人和金袍青年人鬥在一起。

說要逮住忍先生的徒弟。」

「爲什麼？」

「家師說，那小子曾在燕子磯戲耍過她老人家，家師本想教訓他，那小子機靈得很，溜了。」

「那小子叫什麼名字？什麼樣子？」

「家師沒有說。」

「有人說，這三位奇人的身份以忍先生最高，你信不信？」

「都是撲風捉影。」

「我也不信。可是有人說忍先生的絕技最奇特。」

鳳點頭道：「我也聽家師說過，忍先生的怪異武功能在動手之間吸取對方的眞氣與眞力變爲己用。所以和他動手，要特別小心。」

「這眞是奇怪。動手之間如何吸取對方的眞氣和內力？」

「這點我也不大清楚，諒家師所言非虛。」

× × ×

四更已過，一艘帶竹篷的舢舨在內秦淮河上行駛，上面有一口棺材。

秦淮爲秦代所開鑿。秦始皇認爲金陵有王氣，才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也就是方山橫瀆一帶。

河的主要源流有二，一由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由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于方山，橫貫城中，經石頭城注入長江。

外秦淮接護城河，內秦淮自東水關至西水關，長約十里，與其支流各水相合，四面瀠洄，形如玉帶。

所以周圍數十里間，人烟輻湊，蔚爲六朝金粉之地，烟花風月，燈火樓台，舞扇歌衫，千秋繁艷，眞正是風流淵藪。

這小舢舨即是順着支流而上，舢舨上有一黑布包頭的少女操槳。

另一女子坐在篷中向兩旁打量，她們正是雷鳳珠和小翠。

都快到五更了。河上的繁囂已經稀落，笙歌不聞，偶爾能聽到不寐的人還在飲酒行令，也已是有氣無力而已。

「到了！小翠，慢點！」鳳仙酒樓燈火已熄，樓下甚暗，鳳珠想想水下的窮小子，既怕又悲傷。

誰無父母，誰無兄弟？

他被沉入河底，他的親人根本還不知道呢？

鳳珠在緩緩前進的舢舨上，把長杆釘耙垂到河底拖尋。

如此來回於長約二三十米的距離間三四趟。終于，鳳珠道：「停下！好像耙到了什麼沉重的東西。」

小翠放下槳過來帮她往上拉，到了水面，發現是一塊用繩索拴着的大石頭。

小翠道：「原來是石頭！」正要推下。鳳珠低聲道：「是石頭就對了！把石頭用刀割斷丟掉，往上拉這繩子……」

果然，一屍體浮出水面，小翠驚得尖叫。

「小聲點，被人發現咱們要打人命官司。」

「小姐，這……這是什麼人？」

「窮小子韋青。」

「是他？誰害死他的？」

「韋青和我爹，快用力拉上來。」

小翠可沒幹過這種事，眼睛不敢看這屍體煞白而泛紫的臉，以及晶亮如死魚的眼睛，她扭着頭往上拉，手還在發抖。

好歹拉上舢舨，鳳珠道：「不要走原路，往另外岔路去，越荒越好。」

小翠去操槳，往另一水道駛疾。鳳珠默默地流淚。

半個時辰之後，舢舨緩了下來，小翠低聲道：「小姐，這裏如何？」

鳳珠抹去淚水，四下張望，此處荒涼而無人烟，道：「好，就是這兒。動作要快，天快亮了。」

兩人合力掘坑，然後爲屍體剝去濕衣，揩乾屍身，換上壽衣入殮下葬，立即掩埋。

兩人累出一身大汗，此刻小翠在燃燒冥紙，東方已顯曙色，她道：「小姐怎知窮小子被沉在那兒？」

「是他的鬼魂告訴我的。」

「小姐，妳別嚇唬人好不好？」

「眞的！小翠我怎麼會嚇唬妳？昨夜大約四更天，我正要入睡，忽見床前站立一人，一問之下，他說他好冷，要我救他。他說他是窮小子，還說他被韋青及我爹害死，沉在鳳仙酒樓水底下。我當時也嚇得蒙起頭出了一身冷汗，停了一會再看就不見了。」

小翠道：「我以前不信世上有鬼，原來眞的有鬼。」

鳳珠悲聲道：「小翠，我怎麼辦？我爹殺人，而我又不能檢舉他，窮小子只有白白屈死。」

小翠嘆口氣道：「小姐，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其實打死窮小子的是那個韋青，充其量老爺不過是從犯。」

鳳珠道：「小翠，我們走吧！再遲些回家會被我爹發現的。」

× ×

這兒是雷西川的別業，在金陵市郊，鬧中取靜。庭園之美，爲附近之冠，但雷西川很少來此。

這正是所謂：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有園亭姬妾之樂，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之因也，大僚也，眞是一點不錯。

雷西川有秘密的事才到此處來會客或議事。

亥初，雷西川和韋青在此別業的水榭中對酌。

酒巳過數巡，韋青說道：「雷大俠，在下此來，任務巳全部完成，準備明日賦歸。」

雷西川道：「韋大俠果然不負所望，如期完成所託。雷某巳經帶來了應付的尾欵。」

韋青說道：「和雷大俠合作得十分愉快。」

「在下也有同感。」雷西川道：「與韋大俠合作，一切都不必操心，希望以後再有藉重的機會。來，我敬大俠三杯酒，聊表敬意。」

韋青也不客氣，先灌下一杯。

雷西川接連又敬了兩大杯，道：「韋大俠好酒量……」

韋青醉眼惺忪地道：「雷……雷大俠，我巳有七八分酒意了，我……我今夜就要走了！」

「今夜？韋大俠不是說明天走嗎？」

「不……不必……客不去主不安……還是早走一步吧……」韋青想站起來，忽然搖晃着又坐了下去，皺着眉頭：「雷大俠，我的肚子有點絞痛，這酒菜中……」

雷西川目注韋青，看了一會才陰笑道：「這才不過是剛開始呢！」

「雷西川，你……你好毒！」

「姓韋的，你也沒想想，我雷西川的黃金會隨便讓人帶走？況且留你的活口讓你出去胡說八道？可能嗎？」

「你……你下的是什麼毒藥？」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藥並不毒，只不過想讓你在桌下躺一會，以便有充裕的時間爲你舉行簡便的葬禮而巳！嘿……」

「你這個……」韋青大力一揮拳，被雷西川抓住一送，「蓬」地一聲，翻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雷西川道：「姓韋的，你死之後，我會爲你多燒冥紙，在陽間欠你的，在陰間加倍奉還。」

韋青掙扎一陣就昏過去了。

雷西川提起一袋黃金，正要離開水榭，一條人影自後窗中疾射而入。

雷西川的警覺性不謂不高，仍然稍遲一步。「啪」地一聲，背上被砸了一掌。

人往前一栽，手中的一袋黃金就掉在水榭門外，黃金洒出，有些巳掉落池塘之中。

雷西川固然愛財，但此刻却知道沒有命，這些金銀財寶什麼用也沒有，猛然轉身，又接了對方一掌，道：「鳳點頭，是你？」

鳳點頭冷笑道：「是不是以爲我不夠斤兩？」

雷西川說道：「以前以爲，現在不以爲了。而且，我猜想你和韋青可能是同伙的。」

「哈……」鳳點頭道：「本來就是，只可惜你的反應太遲鈍。」

「你們早有預謀？所以你才在葛宅臥底？」

「那倒不是，叫我在葛家裝孫子聽人擺佈六七年，我沒有這份耐心，那是最近連絡上而定計的。」

雷西川道：「以你們的身手看來，必和武林三大奇有淵源。」

「不錯。我是黑嫗門下，韋兄是白骨道人的唯一傳人。」

「這就是了。有人看到你和黑嫗在鷄鳴寺後出現過。」

「不錯。」鳳點頭道：「雷西川，謝謝你爲我們張羅了這麼多年，刻意斂聚，留下偌大家財，讓我們來接收——」

雷西川巳經受了傷，但目前非拚不可，嘶吼着砸出七掌。他的功力比葛、呂等人高出一籌有餘。

這也正是葛、呂、雲及司馬等人聽他擺佈的原因。

但黑嫗門下本來就比他高出一籌，加之又受了傷，未出二十招，鳳點頭一掌砸中雷西川的左腰。

雷西川踉蹌栽出二十步，另外一脚實實地踩在他的背上。脊椎及肋骨的碎裂聲入耳，雷西川慘嗥着摔出五步以外。

× × ×

葛宅中的燈火闌珊，夜巳深。

葛妻浴罷，披着薄縷回到臥室。

她忽然發現燈熄了。她記得入浴前是亮着燈的。

她向床上望去，隱約發現有個男人躺在床上。她笑罵道：「西川，你好壞，嚇了我一跳。」

床上的人未出聲。

徐氏走到床邊道：「鞋子也不脫就上了床，你眞是的……」雪白的肥臀往床邊上一坐，一隻手巳放在她的大腿上。

她撩開這隻手，道：「沒正經，猴急什麼？我怕你的後勁不繼呢……」說着又「吃吃」笑了起來，這女人的騷勁十足，難怪雷西川也被迷住。

但是她撩開這隻手，心頭一震，雷西川的手十分綿軟，這隻手却很粗糙。

人的手或軟或粗，軟的不一定是養尊處優所致，而粗的也未必是作粗活所造成的。

有些人的手生下來就像無骨似的，有的人生來就十分粗糙。手相云：男人手如棉，手邊有閑錢，女人手如柴，無財也有柴。

似乎男人的手要軟才好，女人的手粗才好。

她記得雷西川的手極軟，她曾對他說過，即使女人的手也沒有他的軟，而這隻手却十分粗糙堅硬。

「你是什麼人！」徐氏正要離開床邊，那隻手又拉住了她，道：「徐美嬋，誰還不是一樣？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兒！」

徐氏大力掙扎，那能掙脫？厲聲道：「你到底是誰？」

這人道：「是不是除了雷西川別人就不行？」

「當然。」

「這就不對，你本是葛一刀的老婆，爲什麼和雷西川又有一腿？」

「你是什麼東西管我的閑事？」

「我是什麼東西無所謂，妳是什麼東西這才重要。」

「你……你要幹什麼？」

「這還用問嗎？我要的也正是雷西川所想要的，而他要的我當然也有興趣！」

「你作夢！」

「當然，我正要來此共譜鴛鴦夢。上床吧！」

「你到底是誰？」

「是不是問明了是誰之後妳還可以攷慮是上床還是不上？」

「哼！下流！」

「咱們兩個人必有一個是下流的徐美嬋，我就不信雷西川這個中年人會比我一個二十來歲的人還管用。」

「二十來歲？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人財兩得的人。」

「你憑什麼？告訴你，雷西川可不是好惹的。」

「哈！妳到底認不認識雷西川？」

「我不認識他？」

「是的，妳一定會說，妳和他睡過覺，怎麼會不認識他？是不是？」

「哼！」

「雷西川故意改變嗓音，妳居然聽不出來！哈……」

「你好詐！雷西川我都不認識？哼！你不過是想騙色騙財罷了！」

「妳是不是要我證明給你看？」這人自帳子中又伸出一隻手來。

徐美嬋一看這人的肘關節處那個大疤，不由心頭一動。因爲雷西川的左肘處的確有個大疤。那是十年前一次惡戰中負傷所致。

那次他身負五六處重傷，差點死掉。

雷西川早就和徐美嬋有染，因爲她和葛一刀結褵之前，是在洛陽唱河南梆子的，那時雷西川就以五百兩銀子得到了她。

以後關係不斷，直到兩人約一年半未來往，而突然發現葛一刀娶了她之後，兩人又死灰復燃，只是非常秘密，都是在郊區別業中幽會。

徐美嬋一看這隻臂，果然是雷西川的，用力一拉，想就近仔細看看，那知一拉之下，差點仰倒。

因爲她手中拿了一隻斷臂。

她在驚極之下，先是楞了一下，繼而發出半聲驚呼。對方一手捂住了她的嘴。

這隻斷臂由肘上三四處被砍下來的，還有鮮血，現在仔細捏一下，巳經僵硬。

這正是雷西川的臂，只是巳不在雷西川的身上了。

徐美嬋忽然丟了斷臂，就要奔出屋外，床上的人冷峻地道：「徐美嬋，妳要識相！」

「你……你是兇手……你……殺了雷西川！」

「是的，雷西川該死，我不殺他一定還有人殺他。可是妳最好乖乖地上床！」

「爲什麼？」

「因爲妳是個與人通奸的女人。你出賣了葛一刀。一旦張揚開來，妳無臉見人，也犯了法。」

「你……管別人的事幹什麼？」

「我不是愛管閑事，而是想取代雷西川。」

「憑什麼？」

「憑我的人品，年齡和武功。」

「你到底是什麼人？」

「當然是轟動一時的人物。」

「莫非是『鏢魔』韋青。」

「對了！你總算聰明。」韋青道：「妳二十八歲，我也二十八。我的人品比雷西川好，至於武功嘛，不比他好我也宰不了他。」

徐美嬋心頭駭然。

她不是什麼正經女人，但和雷西川可也有十餘年的交情，心實不甘，却又不敢反抗。

「怎麼樣？願意就上床。」

「要是不願意？」

「保證成全你們，一道上路。」

徐美嬋終於緩緩地走回來，坐在床沿上，韋青伸手一拉，兩人扭纏在一起。

窗外一隻眼一直在往裏看——隔窗觀「火」。

× × ×

「爹……爹……古人說：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您該……」雷鳳珠進入雷西川的臥室內一看，根本無人。

平常早上卯時末，雷西川一定還在床上，今天却不見人，而且床上的寢具根本未動。

「爹昨夜沒有上床？」雷鳳珠問過下人，都說沒有注意。

直到正午，一直不見雷西川的影子，鳳珠心知不妙，就來找韋青。

韋青躺在床上，目光輕佻地掃描她的胴體，道：「鳳珠姑娘，有什麼事？」

「有沒有看到家父？」

「雷大俠不在家？」

「他好像昨夜就沒有回來睡覺。」

「不會吧！他沒說要外出辦事。」

鳳珠道：「你到底是眞的沒看到家父還是假的？」

韋青說道：「鳳珠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事都辦完了，你爲什麼還賴着不走？」

「我是雷大俠請來的，雷大俠未叫我走，我怎麼可以虎頭蛇尾？」

鳳珠扭身就走，韋青道：「鳳珠姑娘，要不要我帮忙外出找一下？」

鳳珠道：「隨便！」

返回內宅，鳳珠對小翠說了這事，小翠道：「姑娘，老爺不會有危險的，可能是昨夜有事絆住未回來。」

「昨夜有事，今天一早就該回來，而現在已過了午時。」

「小姐以爲老爺發生了事故？」

「極有可能。」鳳珠道：「姓韋的能殺死窮小子，也可能殺死我爹爹，圖謀雷家的產業。」

小翠道：「小姐可以叫他滾。」

「小翠，事情沒有那麼單純，他如果是兇手，發現我們懷疑他，可能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向我們下手，不如暫時穩住，先暗暗偵察一下。」

「要是眞是他殺了老爺呢？」

「我去找師伯。」

「小姐，不是我說喪氣話，就算妳師伯來了，也差不多，葛一刀、呂凡，司馬野和雲齋這四個人的實力如何？即使其中兩個加起來的實力，就比妳的師伯高些，他們還不是死了？妳說過，他們可能死於『鏢魔』韋青之手。」

鳳珠道：「照妳這麼說，我們只有等死了？」

小翠道：「保命要緊，家財是身外之物，必要時小姐微服出走，先到外面避一避，也許老爺沒有死也說不定。」

× × ×

夜深人靜，鳳珠和小翠正在暗暗收拾細軟，決定外出暫避一下。

因爲雷西川已三日未歸，顯然凶多吉少。

韋青屋中無燈，和衣倚在床上，他準備今夜採取行動，要獲得雷家財產，首先要得到鳳珠。

就像要得到葛一刀的家財，先要佔有及控制徐美蟬一樣。

估計時候差不多了，他下了床，就着甚爲明亮的月光，在古銅鏡中梳頭。

他一來到，就看上了鳳珠，只是正事未辦完，無暇及此。

他殺窮小子，固是勢在必行，窮小子和鳳珠接近（應說鳳珠較爲喜歡窮小子），才是他殺人的最大動機。

反正，他以爲鳳珠逃不出他的掌心。

他梳了幾下，正要放下梳子，突然瞳孔放大，因爲古銅鏡中又出現了第二個人影。

最初他以爲是錯覺，因爲月光雖明，屋內畢竟較暗，尤其在鏡中看人更暗。

現在他已證明是一個人，又以爲可能是雷鳳珠，來問她爹的下落。

韋青心頭一盪，遂上門來也省了他去找她。

但是他立刻又發現這人影絕非雷鳳珠，因爲她既無這人影的高身材，人影穿的又是男裝。

韋青的目力極佳，忽然心頭一凉。

他隱隱發現此人全身似已濕透，頭髮大半沾在臉上，目光自髮隙中射出來，陰冷而晶亮。

「什麼人？」韋青陡然轉過身。

人影站在門內，由于面向屋內，月光由外射入，看不清此人的臉。

「你是什麼人？」

「我冷……我好冷……」聲音奇特，不像人類的嗓音，冰冷而低沉。

「冷？你冷不冷干我屁事？」

「是你把我沉入河底的……求求你……把我弄上來！我好冷……」

韋青何等跋扈？陡然間身心俱震，頭皮像在炸裂，混身如潑冰水。

「我冷……我好冷啊……」

韋青忽然頭前脚後，後窗散開，人已在後院中，他逃走了。

他什麼都不怕，甚至以爲，當今世上除了他的師父白骨道人，已無人是他的敵手。

但是，他怕鬼。

鬼雖然也怕冷，但至少鬼並不怕高手，所以他跑得比誰都快。

不久，他來到雷西川的郊區別業中。

鳳點頭就隱在此處，因爲此處一個老管家雷祿已被他殺死，所以在此隱藏十分妥當。

鳳點頭剛剛入睡，被人打醒，倏然坐起要摸兵刃。

「是我，老鳳。」

「哎啊！嚇了我一跳。」鳳點頭打了個呵欠，道：「這麼晚了！你不在雷宅納福抱妞兒，到這兒來幹甚麼？」

韋青喘着氣，道：「一言難盡！」

「怎麼？出了什麼事？」

韋青說了一切，鳳點頭也不由愕住，但他不久又苦笑道：「韋青，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也信這一套？」

「怎麼？你以爲我胆小？」

「不是，我是說，這世上根本就沒有鬼。」

「沒有鬼？你說那是什麼？」

「會不會是你殺了窮小子，內心總惦記不忘，在床上矇矓入睡做了個噩夢？」

「去你的！難道作夢我都弄不清？」

「眞的是鬼？」

「絕對是眞的。」

「媽的！就算是鬼吧！他生前只會挨打，不會打人，死後也不過是個拳靶子而已！」

「鳳點頭，別說風凉話，我絕不承認胆子小，而是鬼身上有煞氣，令人汗毛直豎。」

鳳點頭道：「我眞想見識見識，長了這麼大，我還沒有遇見鬼！」

韋青道：「老鳳，有沒有酒？」

「有。咱們喝幾杯吧，反正我也睡不着。」

一罎老酒，却只有一塊未切的牛肚和一包花生米，兩個人就對酌起來。

鳳點頭道：「嚐到了甜頭沒有？」

「還沒有。」

「哦？也許雷鳳珠命中註定不是你的人。」

「徐美蟬逃不出我的手心，她也不會例外。」

「就算你用强得到她，以後總不能使她不說話吧？」

「我可以使她把前事儘忘，變成失心

瘋。」

「那還不如幹掉她。」

「殺了她不好。因爲雷家的人如果死光，咱們來接收，會引起別人的疑竇。如果雷鳳珠活着，又變成了我的妻子，就可以說是雷西川失踪前許下的婚事。」

「還是你想得週到。」

「這也正是我暫時不殺徐美蟬的原因了。」

「徐美蟬這個女人怎麼樣？」

「老油子，很會討男人的歡心，床上工夫是一流的。」

兩人相視大笑，韋青道：「如果你有興趣，我讓給你。」

「我對這種女人沒興趣，也不願拾人的牙慧！」

「這又何必？我還不是拾葛一刀的牙慧？」

「要是把雷鳳珠讓給我還差不多！」

韋青目光中昇起一層冷霧。

兩人直喝到月已西沉，屋中蠟燭燃完，爆開一個大燈光，「啪」地一聲熄滅。

鳳點頭道：「差不多了！睡吧！」

韋青道：「我想回去，今天是個黃道吉日。」

「怎麼？你今夜還想去動雷鳳珠？」

「不錯，此心一動就不能割捨。」

「可眞是色胆包天哪！」

韋青站起來一迴身，突然像是嗆了一口寒風，門口屹立着一個全身濕透，頭髮沾在臉上的高大身影道：「好冷……我好冷……」

韋青口中發出一聲驚嘶，眞正是狼心兔胆。

鳳點頭本來不信，此刻竟偈促在座位上顫抖。

「求求你……把我身上的石頭弄開……我好冷……好冷……」

韋青又是一頭穿出後窗，額上被斷裂的窗櫺劃了幾道血槽。鳳點頭嘶嗥着也穿窗而出。

兩人一口氣奔出數里，來到郊外小破廟旁。

鳳點頭牛喘着道：「韋青，要是被鬼纏上那可就慘了，俗語說：少年遇鬼，還有三年，老年遇鬼就在眼前。」

韋青道：「眞沒想到，此人生前窩囊，死後却很可怕。」

鳳點頭道：「韋青，明天咱們趕緊去多買一些冥紙燒了，求他別再纏你。」

「老兄，他也不見得是單找我一個人，你也包括在內。」

「可是害死他沉入水底的是你和雷西川。」

「但你別忘了！你也是共謀奪產人之一。鬼不會不知道的——」

這時小廟中忽然又傳來冷森的聲音道：「我冷……我好冷……」

兩人掉頭狂奔而去。

× × ×

第二天晚上，韋、鳳二人弄了一艘舢舨，到鳳仙酒樓下去打撈屍體。

他們決定把窮小子的屍體好好安葬，再多燒冥紙，隆重祭奠，相信就不會再纏他們了。

只是他們撈了大半夜，什麼也沒有看到。

兩人憂心忡忡地上了岸，鳳點頭說道：「韋青，會不會是大石脫落，屍體流走了？」

「不會，第一，大石上鑿有一圈凹痕，繩索綑在凹痕內，且是極堅韌的蔴繩，一年內不會腐爛，至于屍體這邊，是拴在脖子上，更不會脫落。」

「是你親手把他丢入河中的？」

「不錯，還有雷西川。」

「自他被打死直到被沉入河底，這段時間內一直未使屍體離開視綫？」

「不錯。」

鳳點頭連連搖頭，韋青也在猛搔頭皮，最後鳳點頭道：「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儘快弄點現成的金銀珠寶離開這兒，不必貪心非得到全部的房地產不可。」

× × ×

可笑的是，不可一世的韋青和鳳點頭居然宿在小破廟中，至少晚上不敢回到雷家及葛家去。

白天，鳳點頭回到葛家去辦事，韋青大搖大擺返回雷家，發現雷鳳珠不在家，偌大的宅子只剩下少數的僕人。

韋青想找金庫在何處，一時也找不到，奇的是連總管彭飛也不見了。

其實鳳點頭來到呂家，總管也不見了，問過也都說不知道，他們都已蓆捲而逃了。

鳳點頭找到了徐美蟬，道：「葛家的現銀有多少？」

「你問這個幹什麼？你居然還敢跑回來！」

「告訴妳，是韋青要我問的。」

「他和你是一伙？」

「怎麼？你不信？」鳳點頭冷笑道：「一定要我說出那些機密妳才信？」

徐美蟬冷冷地道：「什麼秘密？」

「一隻斷臂就把妳嚇服而上了床。」

徐美蟬吶吶道：「你們二人居然是同伙？」

「妳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呢！」

「還有什麼秘密？」

「不必多囉嗦！現貨在什麼地方？韋青有急用。」

「在地窖內，只怕他搬不動。」

「多少？」

「百十萬兩。」

鳳點頭愣了一陣，的確，一百萬兩合七萬斤之譜，就是用車拉也要拉幾十車才能拉完。

鳳點頭道：「經常往來的票號和錢莊是哪一家？」

「同昶隆，你要幹什麼？」

「可否請他們兌換爲黃金？」

徐美蟬道：「人家不一定幹，况且他們也不一定有那麼多的黃金。」

鳳點頭說道：「給他們優厚的折扣，他們一定會幹，因爲一下子可以賺進數萬兩。」

徐美蟬道：「我希望知道有什麼用途？爲何一天都不能等？」

「好，我告訴妳。」鳳點頭道：「韋青有急事要離開，所謂離開，也就是不再回來了，我也要和他一道走，那麼這兒的

樓房地產也全都是妳的了。」

徐美嬋大樂，她想不到有此收穫，葛家的樓房地產不少於百萬兩銀子，只是要變成現銀那要一段時間。

徐美嬋道：「我對票號同昶隆的劉掌櫃怎麼說？」

「你就說葛當家的出了點事，要離家一段時間，反正葛一刀是永遠也回不來了，對方要見他還有痲煩呢！先說出來堵住他的嘴。」

這時韋青也來了，他說在雷家也找到了藏銀地下室，貯藏之豐，也有二百萬兩之譜。

徐美嬋以爲，他們遠走高飛之後，雷、呂和司馬家的一切都屬於她的，只要她的手脚快一點，也可以發一筆大財再遠走高飛。

於是她立刻到同昶隆票號去。

不久劉掌櫃的來看銀子。

由於急用，一切都要毛估，不能全部一兩一兩地去數去秤，就估作爲九十萬兩，加上雷家的一百三十萬兩。共計兩百二十萬兩。

按當時的金銀比例是十二比一，也就是十二兩銀子一兩黃金，應爲二十二萬兩黃金，再抹個零，二十萬兩。

同昶隆一家自然沒有這麼多的金磚，但他可以到同行處去張羅。

最後只付了十六萬兩，他們自然也和一般生意人詭詐。

加之劉掌櫃也看出他們緊三火四地，一刻也不願久留，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以後恐怕永遠也不敢回來了。

要不，爲什麼雷、葛、呂，三人竟無一人出面？

劉掌櫃的也風聞他們都是江洋大盜，專幹殺人越貨勾當！所以這種造孽錢，不騙白不騙。劉掌櫃的服務到底，還爲他們買了數十匹健驢，用馱簍裝了金子。

到了申時初，一切都已停當，太陽下山後就要起程。

× × ×

此刻雷鳳珠和小翠在一家客棧中，包了個跨院，白天也不大敢出門，只有晚上才敢外出打聽一下。

此刻兩人正在談論如此躲避也不是久計的事，忽見院中站了一個人。

二女大吃一驚，因爲她們這些日子打聽出來，雷西川一直沒有下落，雷宅中人以爲他失踪了，問韋青也說不知道。

所以二女深信巳遭毒手，而且巳知韋青和鳳點頭是一伙的。

如果他們要奪產，絕不會留她們的活口，她們以爲必是韋、鳳二人之一。但仔細一看年紀不對，此人在中年以上。

雷鳳珠忽然叫道：「是白伯伯嗎？」

「是的，鳳珠，虧妳機伶，及早趨避，要不，必遭毒手。」

雷鳳珠這才把「長白雪鷹」白雲坡請入屋中，道：「白老伯剛返東北，爲何又回來了？」

白雲坡喟然道：「伯伯如不回來，怎知你家的危機？」

「白伯伯知道，舍下發生的事？」

「伯伯並不太清楚，但至少我知道西川兄巳遭毒手，葛、呂、司馬及雲齋也都被殺。」

「是誰幹的？」

「當然是那位假韋青幹的。」

「假韋青？」兩女一怔，雷鳳珠道：「白伯伯，哪一個是假韋青？」

「怎麼？韋青難道還有兩個？」

「是啊！」雷鳳珠說了一切。

白雲坡道：「伯伯代令尊去請『鏢魔』韋青，因爲我也沒見過他，就請人轉達，後來我不放心，再去查詢，才知道眞韋青本姓程，是魯北人，而南下的可能是假韋青！我這才兼程趕回來，但是仍然遲了一步。」兩女還是不明白，到底那一個是眞韋青？

雷鳳珠道：「伯伯，到底哪一個是眞人？哪一個是假的？」

白雲坡道：「據我所知眞韋青是武林三大奇人之徒，他的武功奇特，能在與人動手時吸收對方的眞力而爲己用，十分耐打。」

「啊！原來，窮小子才是眞韋青。」

「是的，那個窮小子八成是眞韋青！他的人呢？」

「被那假韋青害死了！」二女又詳細說了鬧鬼的事，還抹着淚水。

白雲坡大皺眉頭道：「居然有這種事？撈上來的眞是韋青嗎？」

「伯伯，由於是深夜，又是在那鬼魂說的那地方水底撈上來的，應該不會有差錯的。」

白雲坡道：「妳們知道假韋青和鳳點頭在作什麼？」

「詭謀奪產。」

「不錯，可是他們只要黃白之物，今天就要遠走高飛。」

「他們放棄了巳到手的數家財產？」

「他們當然想要，不知爲什麼，竟找同昶隆票號把你們兩家的白銀換成了黃金，裝了數十匹馬，用馱簍運走，都巳經裝好了。」

雷鳳珠道：「他們爲什麼要匆匆離去呢。」

白雲坡道：「可能知道夜長夢多，不敢久留。」

「白伯伯怎知我們在此？」

白雲坡道：「不久前我在街上看到妳們，發現妳們掩掩藏藏，十分不解，又進入客棧，才跟了來。」

雷鳳珠道：「事到如今，伯伯有什麼計謀能阻止他們把黃金運走？」

白雲坡道：「不是伯伯洩氣，他既能害死眞韋青，又能殺死妳父親及葛、呂等高手，伯伯自問也不是他的敵手，況且還有個鳳點頭，據說一個是武林三奇白骨道人之徒，另一個是黑嫗的門下，我們只能暗暗跟着，到時候見機行事。當然，他們想弄走金子沒有那麼容易。」

陰謀失敗　性命難保

數十匹健驢，分成數批出城往西北，這是因爲若一起走，未免太惹眼，也太招搖了。出城走出五七里，在一片楓林邊，被一位年輕俊逸的文士遇上，攔住去路。

韋青上前道：「表妹，妳來得正是時候。」

「不錯，我來得是時候，我問你，你的伙伴呢？」

「伙伴？」

「別裝糊塗，你本身只不過是別人的影子而已。」

「玉燕，這檔口妳可別找碴。」

「什麼叫找碴，人必須有良知，若是喪心痛狂，天地不容。」

「我不信這一套。」

「你如果信，也就不會做出這種事來了。」

「玉燕，老實說，這一切還不都是爲了妳？我要爲我們的後半世打算。」

「別說了，我絕不領這份情。」

「玉燕，難道你不知道我對妳的感情嗎？」

「呸！別侮辱『感情』二字。」

「玉燕，妳怎麼對我這種態度？」

「什麼態度，應該是什麼態度？」

「好歹也要顧到我的尊嚴。」

「你這種人也有尊嚴？」

「鄭玉燕，妳可別不知好歹，我要是不念舊情，早就對你不客氣了。」

這工夫鳳點頭到前面來查看，這一批驢隊，迤邐一里，韋青在前，他在後面照料，發現停下來且前面發生爭吵，就來查看。

「韋青，快別爭吵了，玉燕小姐，這是什麼時候，爲什麼不能爲大局着想？」

「什麼大局，你們都是一些血賊，殺其夫淫其妻，戮人父，又想妻其女，你們還算人？」

鳳點頭吶吶苦笑。

韋青冷峻地道：「鄭玉燕，妳如果再不識相，我可就不再客氣了！」

「不客氣又如何？老實說，我要是怕你也就不會來了。」她就是玄武湖上畫舫中那位文士。

韋青發出一串獰笑，道：「好好，鳳點頭，你是看到了，這是她不仁，非我不義。」

鳳點頭道：「她好歹是你的表妹。」

「表妹有什麼用，她想和我們作對。這件事咱們絞了多少腦汁，担了多少風險，可不能被她一手破壞了。」

鄭玉燕道：「有我在，絕不會讓你們的詭計得逞。」

「好好！我本來不忍下手，這可是妳找死，鳳點頭，動手！」

鳳點頭道：「她是你的表妹，還是由你自己來處理吧！」

韋青道：「你看好了驢隊。」他大步走向鄭玉燕，一臉殺機。

鄭玉燕也是名門高徒，她的師門雖非武林三奇，却也和三奇齊名，那就是天山逸叟。

鄭玉燕跟他南下，韋青本來說是助友人復仇，慷慨激昂，但到了金陵之後不久，她暗中偵察，似乎不是那麼回事。

以後發現，他們說的和作的絕對不是一回事，以爲自己被耍被出賣了。

所以她才決定在半路攔截。

她要爲屈死的人復仇，也要爲武林伸張正義。

當然，鄭玉燕也知道他的身手了得，所以立刻撤劍在手。

韋青大步前行，好像根本未看到她撤劍在手似的。

韋青巳在三步以內，居然仍向前走，鄭玉燕知他本性邪惡，要是此番不跟他來此，待他們事成之後，必然編出一套謊言騙她。

而她也必然會毫不攷慮地嫁給他。

過去三人常在一起，她暗暗作了個比較，還是喜歡這個人。

萬一嫁了這個人，那眞是悔之莫及。

鄭玉燕一劍刺出，毫不留情。

她要是留情，只怕今夜難以倖還，她自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狠毒，絕不會因爲她是他的表妹而放過她。

她在暗中所看到的韋青，根本就和過去所看到的不同。

但是這一劍夠快夠狠却刺空了，第二劍第三劍刺出，仍然一樣。

鄭玉燕暗暗心驚！難怪此賊如此篤定，身手的確不凡，由此也可看出，武林三奇身份超然，武功各有所長。

鄭玉燕絕招盡出，不遺餘力，她一口氣攻出三十餘招，對方赤手之下都接了下來。

韋青正在猶豫，要不要殺她，可不是他仍有不忍之心，而是天山逸叟也不大好惹。

但此處距金陵市郊才不過五七里，在此滯留太危險，必須速戰速決。

他念頭一決，招式突變，竟然反守爲

攻。

未出五招，鄭玉燕一招用老，長劍竟被擊飛。

鄭玉燕大驚，拔身去接長劍，但輕功她也有所不及，韋青先搶到，迴劍刺來。

鄭玉燕深信她絕對閃不過這凌厲的一劍。

她全力打千斤墜，且足一沾地就來了個「鐵板橋」。

這一手似乎韋青也沒想到，她居然能把「鐵板橋」練得如此火候。長劍已刺出，且已用老，無法改變。

僅僅把她的胸衣刺破，傷了皮肉。

就在他準備收劍下再下殺手時，忽見驢隊的後面大亂。

先是聽到驢叫，接着後半段驢隊全部狂叫起來。

同時，他們發現後半段的數十匹驢子已開始潰散。

「怎麼回事？」韋青此刻已不暇殺鄭玉燕，他以爲沒有比驢隊更重要的了。

鳳點頭掠上一株巨樹張望了一下大聲道：「不好！後半段的驢隊四下逃散。」

「不是每匹與每匹都拴在一起嗎？」

「是啊？好像都把韁繩掙斷了。」

「快追！」兩人向後奔去，鄭玉燕死裏逃生，餘悸猶存，深悔孟浪。

她死了是小事，讓這兩個奸人得逞，天下那有公理在？武林從此還有太平？

鄭玉燕也想不通，發生了什麼事故？

剛才鳳點頭並未看到敵人，僅僅是驢隊潰散而已。

沒有特殊原因，驢隊是不會潰散的。

於是她也上了樹四下打量，此刻有月光，但目力也不能及遠，只隱隱看出驢隊果然四下逃散。

這下子她可就樂了，在這情況之下，不要說只有兩個人，就是有一二十人，也無法將失散的驢子全捉回來。

而每匹驢子身上馱了兩百餘斤金磚，合三千餘兩黃金，善財難捨，才會放棄鄭玉燕而去追驢子。

此刻二人已追出甚遠，而且是一個往西北，一個往東南，方向完全不同。

只可惜這些驢子並非成羣結隊地向一兩個方向逃奔，而且是頂多五七匹一撥奔竄。

最初兩人不和如何是好，最後還是各選了最多的一批追去。韋青追的這一批有八九匹驢子。

驢子馱了兩百餘斤黃金，自然跑得不快。

但是，他却發現這些驢子跑不快也拚命地跑，而且邊跑邊叫。

前面的叫聲更大，像是由於前面的驢子叫，後面的才叫才追似的。

韋青越追越火，一頭大汗，越過了七八匹驢子，追上一匹就擊倒一匹，他以爲，即使沒有運輸工具，就地埋藏起來，也比驢子跑得無影無踪好些。

擊倒五七匹之後，前面還有三匹。

由於黃金太重，其中一匹失蹄摔倒，大概折了腿，躺在地上哀鳴。

另外兩匹繼續前跑，當他把這兩匹揪住時，才發現前面數百步外有兩匹驢子，背上未馱東西。

而那些馱東西的驢子就是跟牠們狂奔的。

是馱簍顚掉了？抑是根本未馱東西。不，韋青忽然發現，這兩匹是黑白雜毛的，但馱黃金的却全是灰色的。

劉掌櫃的爲甚麼要選清一色灰驢。他還弄不清，但他必須追上這兩匹黑驢看看，爲甚麼所有的灰驢要追這兩匹黑白的雜毛的驢子。

驢跑得雖快，還是沒有他快，不久追上，被他擊倒，再追上另一匹，也被放倒了。

他喘息着四下打量將近百匹驢子，可能追不回一半，他恨極，不知是何原因。

遠處傳來了此起彼落的驢叫聲，四面八方都有。

爲甚麼會發生這種事呢？當他再次聽到一些驢子叫聲時，突然心頭一震，立刻小心注意驢子的生殖器。

他突然恍然大悟，也猜出這是人爲的計謀，使他們白忙了一塲。

原來有人在他們的驢隊後半段兩旁放出了草驢若干匹，草驢一叫，叫驢就叫。

這情況就像一些登徒子看到一些浪女賣弄風情，浪聲浪氣的召喚一樣。畜牲們只有本能，沒有理智，牠們只有跟着跑的份兒。

而且邊跑邊使那東西打得肚皮「啪啪」猛響。

韋青的牙齒也咬得「格格」響。

是劉掌櫃幹的嗎？他會有此胆量？目的何在？僅僅是想利用一批草驢把一些叫驢（公驢）引回金陵去？

果眞如此，那邊必然已有不少的人手在等候一拚，這一手可眞是絕到家了。

不須付出太多的人力，只要能控制那些草驢即可。老練的騾伕，只要吆呼幾聲，或者吹出口哨，那些草驢就會聞聲而去了。

草驢跑到那裏？叫驢必然亦步亦趨。

韋青氣得發抖，他本以爲他是最聰明的人。

他再去追其他的驢子，這一躭擱，驢子都奔遠了。

他不甘心讓別人撿了便宜，他一會往南，一會往東，又一會往北及往西。

追上的不超過十匹，大多是累倒在地已受了傷的。

最後他找到了鳳點頭。

他發現鳳點頭躺在草地上喘氣。

「你怎麼躺在這……這裏？」

「不……不躺在這裏又……又如何？」鳳點頭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追到了多少？」

「不到十匹，都拴在樹上。由於這半夜追驢跑路太多，眞把我累死了！」

實在不能怪他，他以爲鳳點頭本就沒有他聰明，連他都上了當，鳳點頭又怎能倖免？

「快起來追呀！你要知道，追到一匹算一匹，每一匹都馱了兩百多斤。」

「這個我又不是不知道，可是……」

「可是甚麼？」

「告訴你，事情一開始，咱們就把頭伸進了人家的圈套之中了。」

「這話怎麼說？」

「原來你還沒有發現這其中的秘密。人家給我們找的灰驢全是叫驢，到了這兒，人家放出了草驢……」

「是的，我也看出來了，鳳點頭，咱們回去找劉掌櫃的。」

「我猜想不是劉掌櫃幹的，他身爲一家票號主持人，絕不會親自去找驢子，而是叫下人去找，於是有人從中弄了鬼。」

「這個人很絕。」

「那是當然，本來我還以爲咱們已經夠絕的呢。」

韋青不由長長地嘆了口氣。的確，他本就以爲這世界上比他聰明的人太少了。一個人一旦有了這種念頭，很快就會發現世上像他這麼笨的人倒是不少。

「你說，現在怎麼辦？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鳳點頭道：「我以爲對方是謀定而後動，咱們就是回去找也沒有用，說不定人家已報了官，官差已在同昶隆票號，雷、葛及呂家等門外等我們。」

韋青不出聲，他長了這麼大沒有被人要過，道：「你的意思呢？」

「儘快把現有的弄走。要知道，一匹就有兩百多斤，十匹就是兩千餘斤，就算只有十四匹好了。就有三萬餘兩，老實說，給咱們吃喝一輩子也夠了，只怪咱們太貪了些。」

「將近一百匹驢子只要十匹？」

鳳點頭道：「老兄，就是這十四，能安全運到地頭，也要託天之福才行。」

攷慮之下，他終於點了頭。

於是兩人立刻去找那些已捉住的驢子，活的只有八匹，被擊斃的，尙有六七匹之多。

可是沒有驢子來馱，眼睜睜地也弄不走。

要找活驢，時間來不及，因爲此刻已近五更，只有設法把這些無法弄走的暫時藏起來。

他們二人扒開了人家的墓，把金子藏入墓內。

這工夫已是五更稍過了。二人立刻起程，牽着僅有的八匹驢子往正北走。

他們事先已有計劃，萬一路上不好走，可以在幾個落脚處暫停或藏匿黃金。

所以他們在天亮時到了二十里外一個小村子，在村頭一家農戶後院停下。把金子卸下來。

到此，已把二人累得筋疲力盡。隨便吃了點東西，倒下便睡。

人類的貪念是隨環境變遷的。

最初，他們本想要雷、葛、呂等幾家的錢財甚至全部產業，後來知道不可能，只要黃白之物。

如今只剩下兩三千斤黃金，他們已經知足，只怕這些也未必能屬於他們。

× × ×

他們一口氣睡到太陽下了山才醒。

鳳點頭說道：「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跟下來，已經可斷定這些金子是咱們的了！」

「你似乎很知足？」

「不知足又如何？有所謂：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咱們沒有那麼大的財運，只有認了！」

「窩囊！」

鳳點頭道：「算了吧！要知道，以咱們這份游手好閑的德性來說，就是苦幹三輩子，也賺不了這麼多的黃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知足常樂呀。」

「東西運走還是藏在這兒，過些日子再弄走？」

「依我看，目前風聲緊，不如過些日子再弄走。」

「嗯！我也是這意思。你的肚子餓不餓？」

「當然餓。」

「你去做飯吧！」

這種事當然要鳳點頭去張羅。他又躺了一會就去做飯。好在有米，園中有蔬菜，院中也有鷄鴨。

大約起更時弄好，這兒還有酒，這都是預先準備好的，現在竟派上了用塲。

這結局雖距他們的最初的目標相差太遠，但却失敗得沒有話說，人家賺他們的計謀確實高明。

「來，我敬你一杯。」鳳點頭首先乾了。

韋青道：「我以爲我們雖然敗在粗心大意上，但總要弄清楚，是誰的計謀？」

鳳點頭道：「不論是誰，這人的頭腦都很了起！虧他想得出來。」

「這口氣我嚥不下。」

「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是，這點金子只有全部的七八分之一。」

「也不錯了！要我們以正當的手段去賺，不外乎當鏢師、護院或在衙門當差，幹幾輩子能有這麼多？」

「這點金子只足夠我個人享受的。」

鳳點頭道：「這樣吧！你拿三分之二，我只要三分之一。」

韋青冷冷一笑道：「我本來就沒打算分給你的。」

「你……」鳳點頭那會是好東西？只是他有自知之知，比身手，可能要比對方略遜一籌。

並非黑嫗不如白骨道人，而是他當初學藝不精，不精的原因就是不勤。

業精於勤，只有在用的時候才能體會到這句話的眞義。

鳳點頭一看他那一雙鷂眼，就知道他不是和他說着玩的。這個人狂傲，狠毒而又貪婪。

他早該想到會有這種後果的。

當他面對他的表妹下殺手時，鳳點頭就該警惕的。

「快別開玩笑了！」鳳點頭嬉皮笑臉地端起杯子，道：「在目前危機還沒有過去，是不可以窩裏反的。」

「我以爲危機已經過去了。」

「怎見得？」

「因爲像昨夜那局面，對方就是有十來二十人，也要忙於捕捉那些東奔西逃的驢子，無暇跟踪我們，如果跟下來了，也不會等到現在還不下手。」

鳳點頭道：「如果我們自相殘殺，那後果就不同，也許他們就出現了。」

「我以爲不會。」

「你眞要這麼毒？姓駱的！古人說：「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你可不要太

過份而趕盡殺絕呀！」

「我駱光遠作事一向如此。率性而爲，絕不妥協。」

「可是你也別忘了！我也應該得到一份。」

「你只是我手中的一個籌碼，廢物利用而已！」

到此，鳳點頭才眞正看穿，是絕對無法和此賊妥協的，此人眞正是狼心狗肺，滅絕人性。

就以對付眞韋青來說，他就表現了至陰至毒的一面，可惜這些都已經太遲了。

「你自衛吧！」駱光遠道：「這最後的機會是要給你的。」

鳳點頭取刀竄落院中。駱光遠用雙七，他是很少用兵刃的。

這似乎是一個不變的公式，像駱光遠這種人，正是：飢則附、飽則颺，燠則趨、寒則棄。「感情」二字永遠也用不到他的身上。

鳳點頭主動攻擊，他的刀上工夫了得，但他却知道，除非對方出招錯誤，他的機會是不多的。

駱光遠的雙七長一尺八寸，也可以說是短劍，寒芒似湍奔的瀑布。一直使刀勢無法流暢地施展。

但鳳點頭是背水一戰，完全是玩命。

這在勢道上就大有不同。

所以駱光遠要在五十七招內撂倒他是不易辦到的。

鳳點頭道：「姓駱的，我相信你得不到這些金子。」

「何以見得？」

「因爲賺你的人，絕非僅僅爲了金子，他若沒有足以制服你的玩藝兒，他也不敢。」

「我以爲當今武林中除了三五人，已無這等足以令我心服的高手了！」

雙七絞纏，芒焰耀目，鳳點頭力掃三刀，忽然發現其中一七竟以「棉裏藏針」的手法襲到。

如果你以拳或掌去打擊或抓握一塊棉花時，你的反應再快，也無法避免棉花中那根鋒利的針尖。

「唰」地一聲，鳳點頭右腰上衣裂血出。

由左邊胯骨往上裂開，一直延伸到腋下。

駱光遠在笑，表示這是事先絕對可以料到的結局。

鳳點頭雙目赤紅，連人帶刀撲上，且砸擊兩掌。

勢道威猛無儔，但却沒有爲自己留下退路，任何招式都會有退路，甚至不止一條。

這種不留退路的招式可以一下子嚇壞次流貨色，甚至能馬上得手。但高手則不然，他們一眼即可看出，這是只攻不守的亡命打法。

駱光遠閃過兩刀，左手一抖，寒芒飛瀉，一七竟戮入鳳點頭的胸膛之中，竟是出手七。

鳳點頭此刻最清醒，也可以說是世上對此人最瞭解的人。但太遲的瞭解一點用處也沒有，對他自己却更增加了不廿和遺恨。

「姓駱的……你會比我死……死得更慘……」他雙手握住那七首往後退着，鮮血自口鼻中湧出來。

駱光遠大步走近道：「至少有一件事你已無法做到，我能親眼看到你死，你却辦不到……」他拔下七首在他身上來回擦了兩下，一脚踩出。

鳳點頭的身子飛出一丈七八多遠，鮮血噴在竹籬上。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古往今來有多少相同的例子？可惜都不能使那些財迷心竅者警惕。

駱光遠收起七首，連看也不再看鳳點頭一眼，就走向柴房。

黃金是藏在柴房之中，用乾草覆蓋着，而柴房距他們的屋子也不過三四十步遠近。

當他推開了門時，好像眼睛中突然爆出火星，乾柴翻起，黃金已全部不見。

兩千多斤的黃金，誰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搬走？

除非是他的伙伴——鳳點頭。

當然，他知道絕對不是鳳點頭。如果是他，他早就走了。

駱光遠形同瘋狂，發出「咻咻」聲，把那些乾草再次翻起，丟出屋外，幾乎全部丟光，黃金全部不見。

即使一塊金磚都沒有留下來。就算留下一塊作個紀念品，這一點起碼的希望都落空了。

他嘶吼，狂嗥，揮拳踢腿，這柴房是用草泥砌成的，不一會工夫，草屋被他踢塌拆散，夷爲平地。

像他駱光遠，居然白忙了一場，這叫他如何能嚥下這口氣？

他要瘋狂地報復，即使找不回黃金，也要讓那些整他的人知道他的厲害。

他猛一抬頭，忽然愕住，屋子頂上居有五個人靜立不動望着他。

那神色和眼神，就像在欣賞一頭野獸咆哮一樣，他長了這麼大，何曾被人家以這種目光凝視過？

那是「長白雪鷹」白雲坡，雷鳳珠，鄭玉燕和丐帮兩位長老。

目前的駱光遠可不管這股實力有多大？自己能否接得下來？却直覺地以爲要他賺他的正是這些人。

於是他咆哮着上了屋面。

首先接手的「長白雪鷹」白雲坡。此人的功力雖比雷、呂、葛等人略高，比之白骨道人得意門下却差得甚遠。

白雲坡跨虎籃精粹盡出，也沒超過十招，就岌岌可危。

雷鳳珠立刻加入。鄭玉燕也沒閑着，但却大聲道：「表哥，你要是能覺悟前非就別蠻幹下去，白前輩等人必然會爲你善後開脫。」

駱光遠眞的近似瘋狂，他以爲這些人都不能和他說這些話，他要殺個痛快。

在他的瘋狂搏殺之下，這三人仍非敵手，丐帮二長老也出了手。

「來！上，你們還有多少人都一齊上吧！」駱光遠雙七翻飛，人影騰閃起伏，簡直就看不清他的身法或出招收招的起承轉合。

高人門下果然不同凡俗。

這五人除了雷鳳珠差點，就連鄭玉燕也是名宿門下，技藝自成一家，三十招之後，五人也只能維持平手局面。

兩長老的竹杖可及一丈之外，互相呼應，能封鎖駱光遠的上空。

白雲坡的劍，有三十年的火候，歷經大小數百戰，經驗豐富。

僅僅這三個人的聯手，武林中敢接的人已不多見。

才四十多招，雷鳳珠的肩衣被挑破。

鄭玉燕的背衣也被劃開。

駱光遠雙七再緊一緊，把二長老之一逼出三大步，厲聲道：「放出草驢引走了我的叫驢這計謀是誰想出來的？」

其實這些人都不太清楚，白雲坡道：「是我！」

「你有這種頭腦？」

「不錯，你小子狂傲自大，目無餘子，那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就好！」駱光遠一字字地道：「我全讓你知道要我的後果……」

雙七嘯聲懾耳，二女又被震出五七步，二長老狂攻五杖，也無功而退，此刻駱光遠一口氣向白雲坡攻出二十一七。

二十一七，白雲坡後退了五步，身上中了三七。尤其是左腋下那七深入肋骨之內。

另外四人急忙全力攻上。但內心無不駭然。此子才二十七八歲，已有這等功力和火候。

駱光遠以爲是白雲坡使他白忙一場，所以就把白雲坡當作主要敵人。

不一會，白雲坡身上也負傷六七處之多。

「我老實告訴你們吧！」駱光遠陰笑道：「如果我動眞的，兩個女的早就完蛋了。」

長老之一喘着氣道：「像你這種人會留情？」

「我當然不會。」駱光遠道：「留她們的活口，自有大用！」

白雲坡道：「賊子，你沒按好心！」

「這兩個女人本來都是我的。凡是我想要的，沒有人能逃出我的掌心！」

「血賊！你的死期不遠了！」雷鳳珠厲聲道：「你把我爹害死，埋在何處？」

「埋？」駱光遠狂笑道：「妳以爲我有那麼多的閑工夫去埋人？」

雷鳳珠面孔扭曲嘶聲道：「我爹的遺體丟在什麼地方？」

「窮小子沉入河底，屍體已經不見，八成被來往船隻的鐵錨拉斷了繩子被水冲走。」

「血賊，是我把他撈上來安葬的。」

「妳葬了他？」

「不錯。因爲他是一個好人，而且他的幽靈出現，說他很冷，還說了沉船的地點……」

駱光遠是什麼都不怕，就怕鬼魂，心神一分，被白雲坡掃中大腿一劍，只是這一劍不重。

他也曾見過窮小子的鬼魂，要不，怎麼會倉促離開金陵？

想到這裏，又恨白雲坡入骨，狂攻三七，又爲他的左臂上多了一條血痕。

雷鳳珠厲聲道：「我爹的遺體到底在什麼地方？」

駱光遠狂笑聲中，又在兩長老身上各留了一道血槽。

技高一着壓死人，這話不錯。

「血賊，你不敢說是不是？」

「我駱光遠那有不敢做的事？」

雷鳳珠道：「我爹的遺體呢？」

駱光遠道：「這老賊半生蠅營狗苟，徵汚逐臭，所以死後只有讓他在最臭的地方……」

衆人一愣，二長老之一又挨了一七。

雷鳳珠嘶聲道：「莫非……莫非……在……」

「我代妳說了吧！我爲了方便，就把他丟入糞坑之中。」

雷鳳珠急怒攻心，搖搖倒下。

鄭玉燕抱起她到一邊去救治，白雲坡等三人更加危急。

雷西川等人固然罪有應得，但無論如何也不該殺了他之後丟入茅坑之中，作人子女的怎不傷絕？

駱光遠奮起快攻七七，長老之一的右臂重傷，已無法握緊竹杖，但他仍然以左手揮杖出擊。

左手單獨持杖攻敵，自然不夠靈活，凌厲的一七掃來，這位長老的後腰部竟被掃入半尺多深。

凄厲的慘嗥傳來，身子也滾出丈外。

自然是活不成了。

另一長老心胆俱裂。他們同時入丐帮，同事已有十餘年，見此景象那會不心悸悲絕。

但駱光遠絕不放過這種機會，揚手一抖，寒芒耀目。

「卜嗤」一聲，出手七已中另一長老的心窩，力道極猛，長老連退五步才仰身倒下。

幾乎同時，駱光遠已在人將倒地前一刹拔下了巨七，把屍體踢出五七步外，仰天狂笑。

白雲坡爲之失色。

他一生見過很多大場面，還沒有見過如此慘烈而絕寰的陣仗。

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這雖是至理，但格調偏高，試問又有幾人可以做到？

白雲坡絕不怕死，只是死得如此窩囊，才是最可怕的事。

這時雷鳳珠已醒，見此情景，二女也不由氣結。

但她們明知雙雙出手也無濟於事，却仍要盡人事。

然而，她們未出五招，還有白雲坡協助，仍被雙雙擊昏倒地。

他說過，不殺她們另有原因，也可以說另有用途，這用途也就不問可知了。

「哈……」駱光遠再次狂笑。白雲坡倘促有如轅下駒，窮途末路，萬念俱灰。

天道如此，又能說什麼呢？

駱光遠道：「白雲坡，那計謀是你想出來的？」

其實不是，但他不願否認，道：「不錯。」

「那些截回去的黃金呢？」

「已入了官家的公庫。」

「我相信你一個人辦不了這件事。」

「不錯，還有丐帮二長老。」

「還有別人？」

「也許，還有一位神秘人物還沒有出面。」

「神秘人物？」

「不錯，老實告訴你，神秘人物才是主謀，計謀也是他想出來的。」

「你不是說黃金已入公庫？」

「嶺南水災，百萬黎庶嗷嗷待哺，湘北旱災，也有數百萬人在飢餓之中。這批黃金，神秘人物與官家議定作爲賑欵，自然是皆大歡喜，入了公庫——」

「神秘人物是誰？」

「要是知道他是誰？那還叫做神秘人物？」

「很好！白雲坡，只要你說出那神秘人物在何處，我攷慮留你一條生路。」

「不可能！」

「甚麼不可能？是不可能說出神秘客的住處？還是我不可能留你一條生路？」

「都不可能。因爲我也不知道那神秘人物的住處，只是照他留下的字條行事而已，至於留我一條生路，你根本就不是那種人！」

「嘿嘿！我要找到這神秘人並不難，白雲坡，你可想知道我要如何收拾你？」

白雲坡道：「有死而已。」

「死和死不一樣，我要你嚐嚐凌遲處死的滋味。」

「駱光遠，老夫死是定局，但却絕對相信，你的結局必然更慘。」

「還是先看看你的結局吧！」他大步走向白雲坡，白雲坡準備作最後一搏。

二女被擊昏，正好先後醒來，幾乎同時躍起向駱光遠猛撲。

幾乎只一招，二女又飛出昏了過去。

「白雲坡，你現在是甚麼滋味？」

白雲坡寧願在交手中被殺，絕不能被他制住，而被凌遲。漠然道：「狐眠敗砌，兔走荒台，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强弱安在？」

「你倒是想得開，我不信你不怕。」

「自古艱難唯一死，無人敢說不怕。人生在世，只要死得心安理得，仰俯無愧於心，死有何懼？」

「高調。白雲坡，現在我要先取你的左手！」

白雲坡提足了眞氣，但握劍的手心汗出如漿。

就在這時，漆黑的屋中忽然傳來了冰冷，低沉而怪異的聲音道：「我好冷……我要報仇……」

這聲音對駱光遠太熟了。

幾乎就在這一瞬間，他的雄心全部瓦解。武功再高也無法對付鬼魂。

他向屋中望去，看不到甚麼。

這時後屋中又有人道：「駱光遠……還我的命來……我好冷啊……」

駱光遠緩緩後退，他必須快逃。

前此，這窮小子的鬼魂只是說好冷，要求援手，未提復仇之事。

這一次，他要復仇。

駱光遠已知窮小子即魯北程家唯一逃出的一口，又被他殺死。

一個人壞事做多了，也難免有罪惡感，尤其對冥冥中的主宰，十分信服。

因爲人間已無制服他的力量，只有冥冥中的主子才能。也只有這主子他無法反擊。

「我好冷……我要復仇……駱光遠……納命來……」

駱光遠絕對不和鬼鬥，不作虧心事就不怕鬼叫門。那麼壞事做盡的人，必然怕鬼。

他突然一個倒縱上了屋面。

但是，他才剛剛站穩，忽聞身後又傳來冰冷的聲音道：「駱光遠……我要復仇……納命來……」

駱光遠眞是魂飛魄散。

此刻二女又醒了來，且聽到屋中有窮小子的冰冷聲音，尤其是雷鳳珠，她最熟悉，儘管汗毛直豎，却是心頭大快。

駱光遠驀然回頭，却未見鬼影，更加驚震不已。向斜裏再掠七八丈，落在廂房屋頂上。

那知還沒站穩，背後又道：「駱光遠納命來……」

駱光遠閃電迴身，又沒看到人影。

在他以爲人類的動作是不會如此快速的。

這毫無疑問是幽靈鬼魅，他一掠而下又站在院中。

「駱光遠……你逃不掉的，還我的命來……」

聲音又在黑暗的屋中。

這一次他較上了勁，向相反的方向全力一掠，已穿出前院上了街。尤其是在對方剛剛說完「還我的命來」的同時。

那知他剛落下，窮小子的影子又迎面攔住，全身濕透，亂髮有些沾在臉上。

程光遠的腿都軟了。

除非是鬼，沒有任何人能做到，包括他自己在內。

可是白雲坡却有點恍然。因爲他對這口音多少有點印象。

駱光遠心身俱顫，道：「韋青，我沒有殺你的一家十口。」

「可是你害了我！」

「韋青，我一時糊塗……做了錯事……饒了我吧！我……我會爲你多做法事來超渡你……」

「不行，納命來……」往前一滑，已到駱光遠面前。

駱光遠本能地全力砸出一拳，「蓬」地一聲，窮小子的鬼魂連退三大步。

不但駱光遠心頭大震，在場諸人無不大感意外。因爲鬼是無形的，怎麼會被震退。

駱光遠大大地一楞，突然發出一陣狂笑，道：「小子，原來如此，那你就認了吧！」

一滑而至，又是全力三拳砸去，窮小子連退七步坐在地上。

現在大家也都明白了，窮小子並沒有死，所謂鬼魂，不過是他裝的，以便造成他已死去的印象。而白雲坡所說的神秘客正是此人。

原來那具屍體乃是雷家死去的一名護院。

原來他學的是借勁奇門玄學，也就是

所謂「借元固本」，在打鬥進行中吸取對方的眞力，所以才會使對方呼呼牛喘筋疲力盡。

而他自己却是越挨打越有精神。

況且他還會詐死術（心死腦活）的定時詐死方法，可以預定在多久時間內醒過來。

他就是在被駱光遠打死（詐死）沉入河底前定下醒來時限脫困的，然後以那護院的屍體冒充他。

這護院也是枉死，只因他協助駱光遠及雷西川運屍，爲了滅口而被殺。埋在近郊，這秘密被眞韋青聽到而予以利用。

爲甚麼這程家唯一倖存者會是韋青呢？原來他是魯北程家的外甥，自幼父母雙亡，在舅父家長大，他本姓韋。

他和假韋青以前是朋友，一道來雷家，駱光遠說是要助他復仇，想不到他包藏禍心，想利用他歛財，他更不知道駱光遠和鳳點頭的關係。

韋青自甘爲假韋青，讓駱光遠作眞韋青。

駱光遠瞬間又恢復了那種狂氣，道：「姓韋的，今夜我要讓你變成眞鬼……」

再次一滑而至，全力搗出七拳，有如雷鼓。韋青再退十一二步。

但是打過人的駱光遠忽然感覺有點喘氣，像奔走了數十里那麼累，而韋青還是那樣子。

「現在……」韋青冷漠地道：「不是你讓我變鬼，而是我要你償付所有的血債的時候了！」

「作夢！你根本不是姓駱的敵手。」

「姓駱的，你再試試看……」

駱光遠當然要試一滑而至，集所有內力砸出一拳。

只聞「蓬」地一聲，韋青只搖晃了一下，駱光遠身子大震，踉蹌後退五大步，張口狂喘不已。

他簡直無法想像，世上居然有這麼會裝熊的人。

他無論如何還是不信，再次厲嘯着撲上，透支體力砸出決定性的一拳。「蓬」地一聲，韋青還是沒有動一步，駱光遠這次竟退了九步。

喘息聲有如拉金屬風箱，兩女的歡呼和白雲坡的讚嘆掩蓋了駱光遠的喘息聲。

現在他終于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道：「你眞是忍先生之徒？」

「當然。以前我不置可否，而你也沒有追問。」

「現在我想試試鏢。」原來二人都長于用鏢，只不過韋青才是「鏢魔」，過去駱光遠冒充「鏢魔」，韋青故作不知。

就在二人的手一動之下，沒有人看到韋青摸出鏢來，只看到駱光遠已摸鏢在手，却還沒有出手。

「卜嗤」一聲，正中駱光遠的雙目，原來是以「燕雙飛」的手法射中的。

駱光遠嘶嘷着上了屋頂，但韋青如影隨形把他揪住擲在院中，手法之快無與倫比。駱光遠的兩腿上的大筋已被抓斷。

早先是狂笑，如今是嗥叫，這兩種聲音都不好聽，但是却予人於無比深切的警惕。

（全文完）

兩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海浪·文　可飛·圖

女俠（上）



黃衣美女

時值秋分，正值農忙。街道上，人是少了不少，至少鄉下人可不能拋了田事進城來。沙河鋪是個小地方，至少不能和省城洪都——南昌來比。不過，它小雖小，却是靠近了廬山，令牠有了個方便……人來人往就短不了在此落脚。

街上有許多客棧，酒家飯莊，而且，也挺熱鬧。看來，此地人並不貧窮。不過，老兄，話雖是這麼說，中國地大物博，可惜是，什麼個富裕地方，却短不了有窮人。當然，什麼個窮地方，也會有財主一個樣。

可憐啊！在街市上，有個大姑娘頸部插了個草標，面前還有張白紙，寫着四個不太端正的字：「賣身葬父」。在當時，

雁蕩四義

總免不了有好事之徒看熱鬧，也該有輕薄之徒，品頭論足。因爲，是個大姑娘嘛……奇怪，她掛她的草標，可就沒半個人在帮個腔……爲什麼？作孽，大姑娘年雖十七八歲，可惜，人生得醜……

在這個當口，姑娘生得醜啊，猶如犯了罪啊！眞是令人不屑一顧，還會嗤之以鼻。

但是，人家是個孝女啊！賣身葬父啊……呃，那個街面上混事的地痞頭子鐵二爺就揚言：「憑她那個德樣，也想做孝女？那不是天下孝女的台都讓她坍盡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

照他鐵二爺的推理，做孝女也得有個樣？對，他說過：至少也得能讓人開開玩笑，淒淒邊，起閧起閧，熱鬧熱鬧，生得這樣個死樣，眞他娘的倒胃口！

唉！你們聽聽這篇大道理……

大姑娘祇有哭的份。她是走投無路，老實說，不是走到了最後的地步，她能走那一步，父親是爲了女兒的前途，希望將她交託給指腹爲婚的女婿。可憐，親家來個不理。主因：姑娘太不體面……父親本來有病，一氣，就給氣死了……來時有賣屋賣物的盤纏，歸時，却越來越短，最後，病倒了沙河鋪，延醫吃藥，祈望能支持歸去，可憐，一病不起，老父親先走了一步。

現在，賣自己，祇落得個受盡奚落，還得受宵小輩如此侮辱。唉！生得醜……眞得該墮十八層地獄的？

時已過午，人越來越少啦，死人還在床鋪上，她該怎辦？豁出去，不能啊……姑娘的淚似斷綫的珍珠……娘死得不幸，爹……呃，眼前有人來，不過，在她的淚眼模糊下，看不分明，是個淸亮的聲音：

「姑娘！請起——」

是的，她一直跪在地下——她——其實正想跪死了算數……現在，她那能起身！死的未葬，還有客店錢……以後……她實在想不出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來。她能起來嗎？何況，幾乎有一天，她是水米不沾牙了啊！

「姑娘請起說話！」

「發財的爺們……你們……譬如買頭牛、買隻狗……你們積德培福，令小女子父死有葬……小女子就算爲奴爲婢……」

她咽住了，實在，她無從發洩，現在，可就無法發洩了！

「姑娘！一切事均可商議！噑！此地有白銀一錠，相信……可以料理喪事了！你看，天時不早，看來還得下雨啊。快些回去……」

那會有這好的事？看淸，是一個讀書相公，生得不太體面，可出手不俗啊！這錠銀不小，嗯，至少有十兩……依當時之物價計算，安排喪事是綽然有餘……

「相公……你……貴姓……」

「萍水相逢，各奔西東，何必提起……姑娘快去辦正經事吧！」說罷，他是雙手一恭，飄然而去，向街那頭走了！姑娘呆呆的看住這位好心人的背影，又看見有不少人走來走去，她是廢然一聲長嘆，收起白紙，去了草標，她是得料理自己老父的喪事了。

至於那位相公，根本沒將此事放在心中。因爲，他是別有要事得幹。祇是聽說有這樣個姑娘，旅途落難，而被逼賣身葬父。那些人在恥笑，在說着下流無恥的話，他心中萬分的不悅，心想：天下人良莠不全，竟至如此可怕之地步。因此，他對鐵二爺那帮人看了一眼，飄然下樓，特地來到了姑娘的所在，做了他自認爲應該做的好事，然後離城而去。

糟了！相公，你可是做了件極大極大的錯事了。所謂地痞流氓，他們說是街面上混事的，其實是天大的混蛋。他們沒有禮義廉恥，他們更沒有什麼良心、道德。他們率性而行，而行的全是神憎鬼厭，他們却自認爲有滋有味的事。他們是無賴，可就奇怪，他們是最要面子，他們可爲了面子而死。可是他決不會想一想，什麼是眞正的面子！相公仗義出手。在他們的眼中看來：可惡！簡直是削了他們的面子。這什麼？還給了醜姑娘十來兩銀子。這小子是吃了熊心豹胆啦！哦！看來寒酸，吃，也祇不過吃廿來文錢，其實囊中有錢啊！好！這檔事是個好事；壞事可變了好事。削了他們面子，但是可以取走他小子的銀子，不壞，至少，這幾天的化銷，由他開銷了！哈哈哈狂笑聲中，我們的街面上的英雄們可起了勁！

相公還未走出鎭頭！前面人影綽綽的有一大羣人，看來，至少有個十來個的，相公是心中一動，他嘆了口氣，該怎麼辦？殺，還是留？相公的面色突然一變，一陣極陰森的神色是一現即過……

他一個回頭，他走回頭路了！

「慢走，慢走……」鐵二爺安如鐵開了口。

相公祇能停住了！安如鐵巳率領了弟兄，將他圍住了：「朋友……你貴姓啊！」這是老江湖的口吻。再說：也有些殘忍，就如貓兒抓到了老鼠那樣的，還希望放牠在自己的爪牙控制下，玩要玩要……

相公的面上開始變了色：「小生與列位素不謀面……」

「什麼面？爛肉麵，還是牛肉絲麵？啊！小子，與我家二爺說話，小心點！別那麼孔老夫子的卵包，文縐縐的，咱們不喜歡！」

「對，說話爽氣點……問你姓什麼，就說什麼……」

「你可知咱們二爺幹什麼的？衙門中有人，專門對付你們這種人！」

七咀八舌，將個讀書相公可弄了個欲言難語……在他認爲，這些人是可惡，該死！

可有人要他把包袱解下來，要檢查。又說什麼在昨天，他們的瞿大老爺家中，失了幾百兩銀子，懷疑他就是那個飛賊。讀書相公不禁氣極而笑了。人，還有這樣無聊無賴的，這些人活在世上，又有什麼用呢……

請他們到個隱蔽的地方，對，走！

那十來個可惡又可憐的小地痞，那裏想得到這個相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笑面煞星，江湖上有名的魔頭。他本來不想處置這批人，實在，這批人是自投羅網，不死不甘心。好，成全他們！

來到了個眞正的隱蔽所在——鎭外的山角落，相公開始笑了，鐵二爺那些人也笑了，相公是動了殺機的笑，至於鐵二爺那批人，可是莫明其妙的笑……

「你們想死個痛快，還是死個零碎！」聲音是冷冷的。

鐵二爺他們全嚇了一跳，這個文縐縐的相公，你在說什麼？死！痛快……零碎！全是對不上頭的啊？這種話應該由我說才對！不過，鐵二爺看了對方的眼睛，咦，不對了，他的眼睛那會一變就變得如此的冷……宛如冷電插心……透心凉的？

眼前微微一花，呃！耳聞一聲慘號！他的好朋友，就是最善於說俏皮話的何二忠，不能再說話了。他看得出，此公是當面一抓……看來面皮也巳讓他揭了一般，死了。而且，不知什麼一來，另一個弟兄

…小朱，在地下拚命般地慘哼……光棍全都有個光棍心，玲瓏剔透啊，知道他說的什麼叫做痛快，零碎，已做了個榜樣，也示範了……瞧着辦吧，他們這些人，遲早得……

不行！他不能死……他首先跪了下來！唉！世事千萬年如一日。人，對生死的處理，都是脫不了這個規範！越是強兇霸道的，對人狠惡的，可就越怕死，安如鐵，咱們的鐵二爺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當他在勢頭上，他那個狂法，狠法，令人吃驚。可是，一見形勢不對啊！他，就是那麼個熊樣，跪地求饒。

「大俠！大神仙，大菩薩！我是畜生，我是虫虫！我怎能髒了你，老人家的玉手……我……」看，他說得有多好聽，多可憐，與以前判若兩人！

「我從不輕易出手，我也不輕易收手，說！」

說什麼啊！祇要不死，他們什麼也說得出來，要他們死，他們能說些什麼？可惜，他是紅了眼，他是殺開了頭，因此，他不會因你們不說而罷手，祇見人影一晃，他們連聲也未出，實在，快如閃電，也可以說，他們連叫聲也來不及哼出，爲此公的絕滅神掌毀了。

然後，他是看了看週圍的屍身，冷冷的笑了一聲，身形一動，他得走，因爲，他有他的事。

醜姑娘已料理了老父的喪事，家囊蕭條，她哭，突然有人在說，八曲山脚下的一個山背坳發現了十來條屍體，個個沒了臉皮，一時之間極難認準是誰，尚幸，他們是十來個人啊，一推磨，可就看出來了，是那帮地痞，安如鐵等。

死者全被揭了臉皮，沒人能明白，但是，醜姑娘可動了心。

深夜，有馬蹄聲急馳而來。

次日，有四個黃衣大漢出了鎮頭，四人一出鎮頭，立即有人嘀嘀咕咕，其中有一位箍桶的老頭，和一個補碗的瘦小漢子在低語：「這件事，那會驚動了戊土天王啦。」

「唉，戊土天王是與他無關，決不多事，嗯，看來，江湖上又得掀起些風潮來了。」

「當今武林，又有誰是戊土天王的對手，又有誰敢輕捋虎鬚？」

「祇怕是孤臣孽子啊，老爹！」

「有理，有理，可是，小天啊，戊土天王的對頭，十年前已死淨死盡了，再說，他可是個斬草除根，計慮週詳的人物，他會留下個禍災根？」

「也可能人算不如天算啊，老爹！」

「你倆聖明，說得不錯！」一個黃衣漢子，站在兩人身前發話，兩人立即停止了說話，再看清楚，面前的漢子是個年才卅左右的英挺相公，雙眉高挑，兩眼神光閃爍，咀角掛着一絲笑意，而這層笑意却有令人莫測之感。

「大爺，找我老頭子箍桶？還——」

「住口，綠竹先生，你瞞得過別人，你還能瞞得過我堵大公子，」黃衣漢子原來姓堵。

「大爺，你別那麼——消遣我，老頭子啊！」

「叭叭叭」三聲鞭响，原來，堵大公子手中執着一根皮鞭，在說話間，他已擊出了三下，好個堵大公子，看來是隨隨便便的三下，可已將個老頭子通身大穴封住在這根皮鞭之下了。

老頭子可就怪，鞭聲响，他已倒了下來，看來中了此人的鞭子，但是，堵大公子是面色微變，皮鞭一曲一折，就向老頭的頸部，背部點落，於此可見，堵大公子的鞭法實是神乎其技，以如此軟的皮鞭，竟然可以一變爲匕首、刀子的，成爲點穴利器。

可是，老頭子是被點三點，他人是平白無故的，平平直直的，三點三起。

老頭子死了，那個補碗的瘦小漢子可大哭大叫的，竄上來，抱住了老頭子屍身號啕大哭。

「人，能這樣不講道理嗎？一個老頭兒，在此地已有廿來年了，諸位，你們有不少是叫他箍桶，他……他與什麼人有仇，而這位……大爺啊，你也不過是卅來歲吧，試問，你十歲時候，能與他結仇嗎？你——」

「住口，天狠釘……出手！」

人可聚集了不少啊，眞，這兩個人，至少那個老頭有不少人認識，他善於箍桶，而且，他製造的木盆啊，馬桶啊，又結實，又好用，逢到月份好，辦喜事人家多，老人是漏夜沒日的做，他務必令辦親事的脚盆、馬桶不缺，何況取價公道。

唉，給人打死了，這位少爺也眞不講道理。

現在，什麼又要動手了，可有人上前拖手扳脚的，要他打官事，與他講道理，堵大公子可變了臉，他眞想打個爽快，突然，又來了個黃衣老人，這個老人是黃衣鑲了白邊，一把按住了少爺道：「大公子，不能如此魯莽。」

堵大公子算是讓此公勸阻了。

又是陪罪，又是陪笑，當然，拿出了不少金銀，才算料了此事，堵大公子是讓老人勸走了，人散了。祇剩了個補碗的在哭，說甚麼「有錢人，打死人也走得了，還有王法沒有？有王法沒有？」

不錯，打死人沒有人管，有王法沒有？不過，人家有名有姓，還有落脚點！打官司不必尊駕你担心，官府自然會去找他們。

當然，沙河鎮是個小地方。看那位大公子的聲勢氣派，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一個孤老頭兒，又沒個眞正的苦主，看來是窮不與富鬥啊。當然也不至於有大事。即使那個補碗的肯出頭，他又能出得了些什麼好辦法？來個棉紗綫扳倒石牌樓？有心人更不得不有個提醒，一個不巧，連尊駕你也得死在一塊兒！

果正其然，讓人們估中了，當老頭子入了棺材埋了土，第二天，那個補碗的就死在老頭子的墳前。不過，有個奇怪的事，補碗的是面皮被揭，與鐵二爺他們死得一個樣，而補碗的更慘，揭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他那身打扮，根本不敢認，這屍身就是補碗的！

小小沙河鎮可熱鬧了。本來是去廬山的一個小集鎮，必經之路，現在，可變成了個鬼城兇鎮。有不少人可就繞道而過，

說實在話，那能接二連三的死人啊……

何況，又出了件怪事。箍桶的老漢，死也死得不安樂，不知什麼的，讓人扒了墳。可憐，老頭的屍骨算是倒了霉，暴骨於野，誰也給弄了個莫明其妙！事實俱在，打刦陰司路，發鬼財的大叔們，無論如何不該照顧到那樣個老頭兒的啊！他沒錢、沒親人……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好陪葬。打開他的墳……眞是，人生何世啊？

沙河鎮的西面，那裏有一座看來十分體面的莊院！佔地極廣，在莊院的左右兩邊，却有着幾戶人家，看來是種田的。因爲，大道兩邊全是極好的田畝，秋稻已長，而水汪汪一片，可又綠油油的，看着令人眼目一爽。這應該是那些農夫大爺的傑作了。

四外靜悄悄，其實，時已深夜，正是個好睡的時分。嗨，來了一陣馬蹄聲，奇怪，四匹馬拱衞着一頂小轎。但是，抬轎的兩個人，却健步如飛，一些也不落在四只脚的畜牲之後。

本來，靜悄悄的莊院，宛如早有約定的，那扇緊閉的莊門，在馬蹄聲近到時，打開了，時間配得正好，門開馬匹進，當最後的一匹馬進入莊門時，好像莊門裝了機關一般的，毫沒聲息的關上了。

嘿，門外是靜悄悄。門內却是亂哄哄！可就奇怪？當小轎進門，前門兩馬已分開，小轎直奔上廳，於此可見，此廳之大。人聲突如爲刀割一般，砉然一响，停止了。大廳只見燈光如晝，轎簾開，衆人眼前如見閃電，如被雷震，個個——那些壯漢，低下了頭，祇聞得一聲叫：「師主大安——」四個字似旱天一個霹靂，一响即止。

轎上走出了一個黃衫少女，此女年才十七八歲！可是生得實在太美！也實在太眩人耳目。髮如烏雲，眉如青黛，眼如點漆，鼻如瓊瑤……齒如編貝。總之，這份美，簡直有幾份仙氣。她微笑着：「各位請起！」

「謝師主！」

「我那大哥呢……」

那個堵大公子出來了，滿面羞慚的：「妹子，我沒面目見你啊……」

「說了這句話就算了……」還是笑着說話，語氣也挺溫柔的。不想那個堵大公子，却如被蠍所螫那般，面色大變。少女是不理公子，微一頷首：「謝先生，這件事你看如何？」

「這一件事，小老也是走錯了章法！大公子那是一時氣盛，而小老是走慢了一步……」

「爲什麼走慢了一步？」

「因爲盛老弟向我解說……」

「是嗎？盛香主，你是在嚕囌些什麼啊？」

語氣是並無變樣，奇怪的是，由人堆中走出的那個鐵塔也似的怪漢，却會渾身抖戰的，跪在地上：「師主明鑒，屬下是報告山背坳的死人之事！」

「是誰所作？」

「聽說是個書生，聽說……」

「住口！」她在笑，「聽說，聽說，盛香主，你是吃糧不管事了吧！唉！也可能你的內寵太多了，該除去幾個了……」

「不……師主……」

隱隱然有女人的慘叫聲傳來！盛香主的面色大變。半晌，他是嘆了口氣道：「師主可憐可憐！」

「如果不是看在你平日對本門有功可錄，今夜，我相信，你的後房，已死盡死完了——」少女的說話，並不劍拔弩張啊，可是，盛香主已額頭見汗了。

「大哥，你說吧，你自己可有什麼打算！」

「妹子……你……」

「我，奉令而來啊！」

「處置我？」

「你還不該被處置？」語氣冷靜得逾了份。何況，她的面上還帶着笑。

一條黃影飛起，突然黃光四射，幾聲慘叫，一陣混亂，而衆人睁眼看清時，祇見少女依然滿面笑容。而那個堵大公子已跪在地，渾身鮮血，簌簌亂抖。分明已出了手，更見了高低。不過，事情變得太快啊！天下間眞有這樣疾如鬼魅的手法？

其實，他們后土門，講究的是：厚實、凝重，可是，不動則已，一動則疾如聲响！尤其是本身子弟的對手，更是誰的功力强，誰佔勝，一絲一毫也取不得巧！又何況；堵大公子是她的哥哥！他有幾許斤兩，她是心知肚明。當堵大希冀敗中取勝，求取一條生路時，一出手，就是后土宮中的狠毒暗器后土神雷，在暗器開路下，自己和身撲上，「神土壓」，暗藏先天變幻式，希望將妹子壓住——那想到，眼前一花，依稀見到妹子的笑靨；左手一握成爪，一曲一彈，快也眞是快，自己的后土神雷珠爲其一彈而飛空而爆炸開。慘叫彈起，分明有了教徒中雷。自己的「神土壓」已壓了個空。背後又是大力湧到，發覺不妙，想借勢墮地，對不起，四週之壓力，在一片黃雲的飛動下，束緊了，自己的先天變幻，由土生木祇有一半，已爲妹子的法力壓折了。

妹子深精易理，妹子更借得巽宮神經妙參，震天裂地玄訣。自己分明已爲其看似移影換形，其實；借力返壓之法，佔了先機。再不伏低，全身功力，勢必爲其擊散，那時候，就得變成廢人了。他伏了低，他全身仆地，可是，背後一涼，他心中一凜，而全身已開始戰抖了。

「你毀了我……」

「不至於如此絕情，祇不過令你三個月中，不得運功使氣而已！」還是笑瞇瞇——可是堵大公子却是冷汗直標了。他——在這三個月中，又該如何？他自己明白啊，爲人剛狠孤僻，自恃己能，專門令人難堪……現在……他不禁抖着聲音叫道：

「叫……我……如何……回去。」

「謝先生護送你回去——」

「師主，老夫奉命——」老人還想說出此次奉命辦之事，少女是歡然一笑道：

「我，也是奉命而來，再說；謝先生，我哥所犯之事，你就不必担負責任？我看不見得吧！還有盛香主的失誤，你是他的上司啊，你也不該負失察之罪？說句不好聽的話，本門之所以如此散漫無力，看來是人人有責。其實，是上樑不正之罪啊！」

「這——」老人可說不出口了。

廬山，又名匡廬山。除了烟雲深鎖，

令人有了句不見廬山眞面目的名句外……而在西北却有個避暑的好所在；牯嶺。今晚，有四匹馬護住一乘小轎，突入了牯嶺的迴雲坡。那個地方，有一所道庵，借天際星光，依稀看得出：「玄帝祠匾」。而四馬、一轎就向玄帝祠來到。奇怪，他們來到了玄帝祠外三里外，就放下了轎，騎馬的下了馬，四條人影飛去，其疾如箭的，向玄帝祠中投去。

玄帝祠如死般靜寂。即使有四個黑影投入，依然是靜，靜，靜……

小轎是平放着，兩個轎夫看來輕鬆了些，坐下了，垂到了頭，看來想打個瞌睡。或者，他們趕了不少路。

突然，四個人影飛出來，向小轎低聲說：「玄帝祠中已清理！」

「是嗎？」是個女子口音！

「是！」突然，黃影現，一條黑影已莫明其妙的摔了出去。其餘三個看出不妙，明明用手一揚，青光連爆，可是，兩個轎夫却是笑，笑得如此可怖，「師主，料事如神！」

「出手！」是那轎中人在命令，而「咯咯」聲中，那來這麼煩人的啞木聲？嗯，看一看清，有幾縷青光在轎簾上青風擺動，映着星光抖顫着——

三條黑影看出不妙，希望掙脫重圍。不料，三個人却讓二個轎夫，扣了個密不通風，三黑影是連衝幾衝，尤自無法掙得出去，而轎中人却在發話了：「你們看來是太乙青湯宮中人物？爲什麼假扮喬裝，意圖行刺？我不殺你們，連剛才的那個中了我后土眞氣的，也可將其治好。不過，我必需要清楚了！是誰安排你們，擺了個如此陰毒的狡計！」

「我！是我……我們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當然，沒有大仇，你們也不會如此出死力啊，我說過，我不殺你們！因爲，我的同伴在你們手中……」

「你……不殺我們，你可會對付我……會毀我們穴……會……總之，你這個狠毒婆娘，什麼事也做得出來……」

突然，在玄帝祠中傳來幾聲長嘯，轎中人却冷靜地說道：「聽，我的手下已脫了牢寵！」

三個人果然心中緊張，以致出手發招全有所疏漏，並且，幾乎爲二個轎夫，將他們的兵刄奪了過來……

「師主安好！」四個女人聲在叫——

三個黑影心中突然明白——原來，衞護這個最近在江湖上，代后土門主持賞罰的刑法堂主，也是女的。自己，唉，就是這一個疏忽，而被識穿，致使一個大好機會，落了個空！

不錯，本來他們的計劃是大可成功，他們借了苗疆的五雲瘵，又借到了太乙青陽宮的乙木鎖土鑽，就算師主是個身具三頭六臂，也得爲乙木鎖土鑽，他們土宮的本命尅星中上幾下，據江湖上最近之傳言；這位少女簡直是比戊土老人更爲可怕的魔星，如果能毀了她，那麼，對付后土門就比較容易。

那想到，查考不精，消息不明，自己爲其識破，落得了如此的下場。不過，奇怪的是，這四個中了苗疆五雲瘵的護衞，又怎樣會返醒逃生的？唉，現在，你們三人是那有時間胡思亂想啊？當四人未出，三人出手行刺已遭失敗，根本是誰能抵禦，現在，你們的人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勢窘力促了，該怎辦？

其中有一個比較清楚，他是首先一聲長笑道：「二弟四弟，咱們死定了，還打個屁！」

「不，我說過的話決不後悔。我不會殺你們，我也不會敎手下難爲你們，以後你們不來找我，我也不會來找你們的！」

有這麼好的事？三個人是面面相覷，轎中人又發了命令：「紫雪，白露，將另一個傷者扶來！」

立即有二女奉命唯謹的，將那個首先被轎中人擊出的人扶來，突然，衆人眼前祇見幾縷青光射出，哼哼的幾聲，三個人不禁驚叫，因爲，那幾支鎖土鑽，已打在此人的穴道，半晌，他是醒了，原來，那位轎中人是借了鎖土鑽撞開了自己后土眞氣所封住的黑衣人。

「以木尅土，你們可看見了，祇有這樣才可解除我的后土眞氣！」

四人是無話可說，三人扶一個傷者，想走了！

「且慢，你們還沒有說出誰敎你們那個妙計啊！」

這——四個人可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了，是的！他們是受人指使，並且，他們早已毀了玄帝祠中的人，以便孤注一擲。

那想到；男女之別，就這一個小小紕漏，就此全功盡棄，現在，人家是說出話兌現了，可……

「戊土主者，我四兄弟是你放的，不是我們要你放的。可是，說出設計者，是你一方面的想法，我們誰也沒有答應過，對嗎？」

這倒不錯，他們是沒有一個答應過！

「我們自知功力不够，學技不精，殺，你們儘管殺，不過，我們可不會說！」

好！乾脆！

兩個轎夫可不能忍了！他們以爲讓四個小子騙了師主，該死！不料，轎中有人說話了：「放他們走，人各有志，我們可不强人所難！」

人人應聲，然後，馬蹄聲中：「吱唷」聲響，他們走了。四外是靜，靜，靜，宛如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祇有四個黑影，立在黑暗中，靜看着他們離開……

鬼怪妖煞　齊集冲霄

「嘘哩哩」，「嘘哩哩」幾聲尖叫，在這夜半時分聽來，宛如鬼叫。不過，久走江湖的人，却已發現，有了邪派人士經過了，尤其是這個黑衣人，更是心頭一震，難道來個殺人滅口？

果然，一瞬眼時間，四週巳人影綽綽的站滿了人，四人心中明白，人多，祇不過表示他們勢衆，並不代表他們的眞正實力所在。

「是那裏來的朋友，看中了咱們雁蕩四義了。」原來，他們四人有個名號叫雁蕩四義。那麼；四人的排名應該是；老大樂效艮，老二卜無非；老三陳仲義，老四金天域。

可是，那一批突如其來的人，可不出聲回答四義的說話。祇是冷冷的笑笑。笑得如此不得人心，笑得如此的令人難以受落。

漸漸，這批怪人們的步伐在動，在向中心擠；分明想擠死四人……或者，別有打算……

四義中的老三陳仲義雖說是巳爲師主瘵傷，到底難以與好人相比，其他三人，不得不維持着他，看護着他。但是，陳仲義何嘗不知，自己這個傷員，牽累了他們，再看目前的形勢，三人不理自己，也不知能殺出重圍否？而今，爲了自己，那可是實死無生。何不自己先死？讓三人斷了念，讓他們拚命殺出重圍！

正在此時，遠處傳來又尖又細的語聲：「鬼宮徒衆，立即退下，半途截刦，殺人滅口！其法不通……」

倒也奇怪，這些形如鬼魅，裝束奇特的怪人，果然爲這幾句話震住了。而且，稍一相顧，立即向四週散開，向濃陰山菁間散去。

雁蕩四義相互對看一眼，然後，向聲音來處作了一揖，希望就此落場，不料，前面又傳來語聲：「好自爲之，前途棘荊重重……」

這可奇了！前途！那來什麼棘荊，不，至少，自己借來了苗疆的五雲散，太乙青陽宮中的乙木重物，必須歸還。至於其他，他們不能理會，也不可理會，后土門下，他們看來並不如江湖傳說那麼蠻不講理，自己的好友滿門之死，一定有他的致死之理。自己四人，可憐，別說報仇，誠如借雙寶的人說過：「憑你們的本領、武功，根本是螳臂擋車，不堪一擊……」是啊，果然不堪一擊，如果不是師主的好心，自己四人，早巳暴骨荒山……

以後，哈哈，人在江湖，難免死在江湖。其他，誰能理得了這麼多？走，說走就走，四人是向山脚下走去，他們必需去廬山縣境的冲霄觀，見那個借寶人。

冲霄觀其實是有名無實的道觀。此觀建於何時？沒人知；或者該說，巳無人知其來歷。那一年廢塌了？也沒人知，可以說；冲霄觀就如個不得人緣，沒交過運的人那樣，生無人識，死無人知的一個樣！

今天，却來了四個人；雁蕩四義，他們四處尋覓，又叫又嚷的，可是，四週靜悄悄，依然靜悄悄，並不因爲四人的來到，而有甚麼反應！

四人坐下，取出了荷葉包、酒樽，一一放在天井中一方大石上，這方大石可能是個香爐墊子，然後，四人挺誠敬的作了四個揖，又取出了一個形如蟾蜍的匣子，還有一件青光閃閃的小木枝。稍停，四人離開了冲霄觀，看來四人與人有約在先的，走了！

四人走下了山坡，太陽也開始下了山，這兒看來有股陰森之氣，漸漸的，在斷牆敗垣之間，現出一個人影。此人頭大如笆斗，一蓬亂髮，猶如茅草，大鼻闊口，濃眉環目，開闔之間，碧光閃閃。起身了，嗨嗨，他是早已在此，就是不願出來。咦！此人看來生具個異相啊！頭大而身矮，手臂却長，走起路來，因爲四肢之比例不勻，有些搖擺之感覺！

他看來是早已發覺四義放在石台上的東西。所以，搖搖擺擺的向石台上走，老實不客氣的一手向那三脚蟾蜍抓去，不料，叮的一聲，打在蟾蜍之前，怪人的手背，險險爲這一點小東西擊中，怪人不由環目圓睜，綠光四射中，嘿嘿厲笑，「是那一個敢來打擾祖師爺！」

「意圖剽竊攫取他人之物，老妖，你羞是不羞！」可就怪，四義在時沒人應聲，現在，看來挺熱鬧！

「那麼，此物是你的了？」怪人悻悻然的問道。

「對，問得好！」

什麼，又有一個人了……

「唉！」奇怪，在另一邊，又傳來一聲又長又可憐的嘆氣聲，此地，到底在搗什麼鬼啊！

「鬼宮中的陰兵，鬼卒，出來吧！」

還有人呢，不過，他是招呼另一股人，什麼陰兵鬼卒？啊，在玄帝祠前的那一批人，看來，雁蕩四義一直爲人盯住了。

果然，四人莫明其妙的，又回來了，不過，他們步履踉蹌，走得有些狼狽，當他們來到了老地方時，看見了那個大頭怪人，而冲霄觀又已轉爲靜寂，除了多了個人？

「老前輩，你，」老二卜無非一時也眞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對！因爲，江湖人全有個江湖反應！分明，這個怪人來意不善。可是，自己希望見的借寶人却不見了踪影，說實在，兩件是苗疆一柔，與乙木眞君的重寶，轉輾借人，已是大出悖情理之外，再要來個不問不聞！簡直是不可能之事。但是他沒有來，却來了個蓬頭怪人！

四義可不能受人之託，而不忠人之事，老二發問之時，老大樂效艮巳出手取了二物在手。倒好，這一次可沒有人打下暗器來！

大頭怪人一聲怒嘯，別看他走起路來不得人緣，但是這一竄、一飛之勢，却是極猛，極快，極凌厲！他是向東角的一片槐樹上飛去，時値秋深，槐樹尚在濃蔭未敗之際，可惜，讓這個怪人的一竄之勁，就像捲起一股狂風，撲簌簌的，連枝帶葉，捲打了一大片下來，四人面面相覷下。

雖然不知怪人的動機地位，可也看出了此人之功力可驚，可是，可驚的還有呢！怪人看來一擊不中，看其借力使勁，一個大盤旋，好功夫，一顆好好的樹，幾乎爲他弄了個枝盡葉散！

「爲什麼呢？何苦呢！」

四義簡直是驚了個目瞪口呆。什麼？四週全是人，冲霄觀一直有人——一直——哼哼，看來，他們是在對付自己的恩人，也在窺伺着這兩件要物，現在，他們不得不想起了后土師主的說話了：「前途棘荊重重！」唉！那裏是棘荊重重啊，簡直是寸步難行。

當然，就因爲有這多人的窺伺，自己才能安然來到此地，否則，那能保證，不在半途上就送了命。

反正是福不是禍，走，對，自己不能負人所託，四人心意相同，也不再理會冲霄觀中的一切，他們是道聲請，四人奪門而去。

奇怪，可就沒個人來追！

「好厲害的人物！」在四人走後大半天，山僻處有人說了這一句話。現在，沖霄觀又轉爲靜寂，因爲，他們這些人，個個得再盯住了那雁蕩四義，希望不勞而獲的，攫取兩件重寶！

說好厲害的人物的人，可能還在暗中，做他的黃雀。

可憐的四隻蟬又如何？他們可拿不定主意了。他們住在城中的惠來棧，他們已不敢多出行動，他們也想不出個落脚之處。雖然，明知常躲不是個辦法，可是，處於目前之情況下，他們又該怎樣做？

終於，在惠來棧的第三天後，四人是飄然而去，離開了廬山縣。看來，他們已有所決定，他們已再不會有什担心的！因此，一路上走來，十分逍遙，簡直是在遊山玩水，並不急匆匆，忙亂亂的。

當他們渡過鄱陽湖，希望向景德鎮進發時，對不住，在張家嶺，他們爲人盯上了。照道理，四人該擺脫暗樁才是道理啊！唉，誰知他們在搗什麼鬼，有幾次，他們可是故意的向暗樁身上推，看來，他們滿希望能讓盯他們的人扣緊，有幾次，他們簡直是在等這些大爺們！

有一次，他們四人施展了身法，一口氣走出了卅幾里地，可又等了個把時辰，把那些個盯他的人等到。然後，相互哈哈一笑，又走在一起，幾次，他們還代二個傢伙惠了酒帳！

不想，一過景德鎮，進入峿嶁山時，不對了！他們變得有些被動了，爲什麼？因爲，時時發現了死人！並且，死的人全是面皮被揭！四人初時以爲對頭示威，可有一次，讓細心的卜無非看出個破綻來。其中有個死人的左手是六指，他記得清楚，那些個暗樁中，有個是六個手指！

是誰出的手！四人不禁面面相覷！

今夜由於貪走一程，放了個夜站，可就碰上了！那些鬼宮的陰兵鬼卒。這一次，他們可肯說話，請他們一塊兒走，有些人想見見他！

四個人是早就打算上，有此一着，所以，毫不在意的，跟他們走。很大方，也不失身份。

山路崎嶇，東繞西走，四人是不免有所暗歎，看來，四人的性命該到此告一段落。哈，那也好！

是個破祠堂，四週綠光閃爍，大概鬼宮的排場，非得有些鬼氣是不能順心的。到此地步，他們可毫不在意，常言道得好：「拚死無大難，討飯永不窮！」

「還不跪見玄陰宮中主者！」有人尖聲的叫。

「那可不一定，咱這腿跪天、跪祖、跪師、跪父、跪長者，可不能跪沒來歷的人！」

好，爽脆有力。上座的左首那個蔴衣人尖聲笑了。一團白影撲來，來得好快，好凌厲，宛如奔馬，也如鬼魅，四人才待看清是來對付自己時，四人先後的膝節被强力陰勁所點，膝關節發軟，可憐，不跪也得跪了！

「這不是跪，這是蹲，豈不聞被逼而下是謂蹲？」

也眞虧他想得出，不過，也可看出來，雁蕩四義在江湖上，雖沒多大的名頭，充其量是個二路的貨色，可是，他們的不屈不撓的性格，眞比那些自命不凡者，强硬得多，也可愛得多！

座中主席開口了：「不必多言其他，拿來！」

「什麼？」對，該問一問拿什麼？

「五雲散，鎖土鑽！」

「是尊駕你的？」

「該死！」一叠連聲的呼叱，並且，這聲音聽來是如此的刺耳，如此的尖銳陰森。四人猶如被墮地獄，與鬼爲隣的，萬分的難堪難受！

半晌，一聲尖嘯，然後「害」的一聲，靜了！座上主者陰沉的說道：「拿不拿出來？」

樂效艮是冷冷一笑道：「裝神作鬼的，就是這一句話？那也好，太爺給你個明白答覆，搜！請你們搜！搜得出，是你們的！」

「嘿嘿嘿——」一陣鬼笑聲後，主者是一字一字的說着：「早知你們藏了起來，更知你們的老三陳仲義是擅長機關消息，祖師爺是明白了你們的心中事，我看，你們還是好好的交出來！」

「我會嗎？」

「人來！」主者是噴出二個字，立即有人步雜沓聲，一會兒，有了男女慘叫聲，孩子的號哭聲，四義是心頭一凜，果然，是四義的家中人，他們可讓這個鬼宮主者押了來！

「說不說？不說，一個個殺！」

哈哈大笑聲中，四義是怒極而笑，異口同聲的說了一句：「殺吧！」

「你們就不可憐他們！」

「是你！不可憐他們！」樂效艮憤然的回答！

「你們爲了這兩件東西，不顧家庭親情！」

「我們無法可顧，哈，誰叫咱們學技不精，又誰叫咱們背上了這大的對頭！」

「好！」鬼宮主者發了狠，「殺！」

「你敢！」

鬼宮的所有人衆，可爲這兩個平平無奇的字，亂了起來。四週詢問之聲發出，但是，他們是人影也不見一個。鬼宮主者輕易不肯離開他的老巢，今次實在是貪寶心切，並且，靜極思動，希望能豎起他的鬼王旗。那想到；一切佈排得週週到到，而今，竟然有人敢來從中搗亂，是誰？他倒要看看，是那一門，那一派的人，敢來向他作對。

他是偏偏想殺人立威！

不料，對頭是在半空發話：「老鬼，你的寵姬在我手中。還有，你那三卷蚩尤經，十八頁三魂六魄妙參，當然也少不了啊！你敢殺一人，我劃一指，撕一頁；你看如何？」

啊，鬼宮主者是凜然了！他不敢不信此君之話，你看，在對面照牆上，有個文士，而一手執住的，正是自己的寵姬陰如花啊，此君是誰？還有，他那會如此的清楚自己？並且，他會扣住了陰如花的！

「你……意欲何爲？」

「放走他們，以後，再也不准你找他們的麻煩！」

此人的聲調有些怪。但是，現在，不是研究他如何如何，而必需索還陰如花，還有，自己的命根，蚩尤經，魂魄妙參！

他祇能點頭。攫取兩寶是要緊，保護自己的鬼府秘笈更重要。他命令人解了四義穴道，本來的車輛現成，送給了四義，讓他帶了家人走。四義是謝過了這個看來不太得人緣的恩公——此君的相貌不太俊！然後，看家人上車；走了，他們心中明白，以後，唉，隱居是福，再也不必多管閑事，因爲，事不關己，而强行出頭，這可是從井救人，反爲累及自身！

但是，這兩件武林寶物又該如何？但願提寶人早些出現，唉！

四人走了，此地還在僵持着。

「該還人了！」

「好，我還給你。不過，老鬼頭，小心了，別讓紅粉骷髏把你害了！」

老鬼王是想還未想過神來；一條彩影，向他面前投到，分明是此君將陰如花投擲而來。他還未發令，自己的左右雙拘魂已如兩縷輕烟般，向那少年撲到，各展大鬼王十八拍，向那少年的左右擊到！

大鬼王十八拍是鬼宮三大絕技之一，憑仗陰玄眞烝爲主，而抖發出十八種玄陰掌法，越打，對頭越易爲這股陰風襲體，不自覺的中了玄陰眞烝之毒，雙勾魂又是合作多年，心意相通。一進一退，一扣一緊，全有默契。說實話，老鬼王也認爲他倆是穩操勝券。何況；對頭又是如此的一個少年！

不料，事情大出意外。少年是看來面目醜陋，不得人緣，出手是更加的令人心煩，雙拘魂的十八招連發三招，等於發了六招；勾魂手、亡魂爪、斷魂掌、截魂指、迷魂切、誅魂點……少年可是坐在牆頭，不知什麼攪的，看來是自固己圍，祇守不攻，不想雙拘魂仗指奪入時，莫明其妙的各各怪叫一聲，一邊一個，倒翻在地。更可怖的是，兩人捧住面孔，翻騰滾跳的慘叫連連！

「是六陽天罡手？」老鬼王不禁叫了一聲，這個玄陰宮中的照命尅星，已有廿年不在江湖上出現的六陽天罡手，竟然在這樣個少年手中……

少年在一陣大笑中，沒入了黑暗中！

「我們可眞的走了眼啊！」轎中人在說！

「師主，我們該怎辦？」

「四義巳有人跟踪，此人，必需我們追盯……」

「就這樣盯下去？」四騎士中的一個在詢問。

「嗯……看一陣，唉……他也在保護着別人，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黃雀也不知有人手執金弓銀彈在等着牠呢！」

半晌又道：「人，又何嘗不是忘了，脚下將陷入了個深潭中……誰是潭？誰是潭呢？」

於此可見，師主是個難得的人才啊！

師主與四騎士談話告一段落，然後，在一個隱僻處坐下。於此更可見師主的待人與自奉，並不是自命爲主者，更不是個奢侈自奉之人，一樣的乾糧，一樣的飲料！祇不過，她與四騎士用一個壺，二個男的，轎夫合用一個！

在飲食時，她們可是平等的，兄弟姊妹的稱呼……不過，師主是如此端重，如此的肅穆，別有一股懾人氣度，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

現在，師主是想心事，突然，半空中飛來一只鴿子，祇見那騎士之一，撮咀一聲尖哨，哈，那只鴿兒可乖乖的打了個盤旋，飛了下來。那騎士左臂一指，很好，鴿子是落在她的臂中，騎士的右手就在鴿兒的頸窩間抓摸，一個細小的黃金管子，才三寸長，已在她的手中，她也不再怠慢，將管子交給另一個騎士，從管中取出了那張形如蠶絲的薄紙來，突然，她的面色大變！

師主巳看出手下的神色，她立即起身，湊過頭來一看；這張薄紙上畫了個人頭樣，倒掛眉毛，沒眼沒鼻，口可極大，師主巳看出，分明這只鴿子，巳爲人半途攔截過！不過，她是個聰明人，她巳看出來，換包的人，可不是對自己有甚麼惡意。而且，從這幅畫中，別藏玄機！

「是誰？敢從中搗鬼！」

「你以爲如何？」

「是敵非友！」

「紫雪！你看如何？」

「師主，你是明知我們猜不到，也猜不準的，何必與我們打啞謎，要我們出醜啊！」那個較大的一個騎士，她看來在玄帝祠一役後，有些心灰意懶了！

「紫雪，不該如此消沉，玄帝祠的失措，不是你的錯失。五雲散豈是一般人所能防得了，破得了。如果我一個不小心，我也不能倖免其害。如果，唉，這四個臭男子忘了自己，也可說是；我命不該絕，他們的氣息與你們，朝夕與我在一起的，有大分別，我眞怕他們的乙木鎖土鑽會傷了我啊！」

「好，不愧爲女諸葛，不文過飾非，能正視錯失！」

聲音才起，且在遠處，七人巳按陣圖的形式，站定了脚步，前面是緩步走來了一個少年，這個少年的面目醜陋，但是，師主的眼光如電，巳看出來人是個何等樣人。

「這位姊姊，看來，你一定是那個漂了！」

「不見得，也有可能，但漂是另有其人！」

姊姊——其餘六人不禁心頭一凜。因爲，在當今的武林道上，還有誰，能比得過師主！而來人的年紀看來，與師主不相上下，她！有這好的功力！緊綴了自己的師主那麼多天？

別看四騎士，兩轎夫，他們可是眞正的后土宮中的佼佼者。當然，强將手下無弱兵，但是，要這兩男四女，衷心佩服，除了戊土老人之外，就祇師主一個。

現在，來了個與師主年紀相差不多的少女，他們是心中不忿了。

雙轎夫是比較有修養了。而紫雪、白露、秋霞、冷雲因爲在玄帝祠中的失措，一直是心中有火。而窩住這把火巳有了十來廿幾天，她們多想找個機會發洩啊！今天，可不再等候命令，四人心意相通的四鋤並出，向那個所謂姊姊打去。

（下期續完）

雷電殺手

宇宙毀滅戰／羅唐納・文

希特拉的餘孽復活，千方百計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的秘密武器就是「雷電殺手」，一個人可殺百人，無堅不摧！

金蒙殺出重圍逃生

那一晚，月色朦朧，有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走進叢林裏面，坐在石上，打開了一罐啤酒，自管自的喝。

看來他有很多心事，滿腹牢騷，却又無人傾訴，只好備酒澆愁。

他雖然僅有二十四歲，渾身是勁，肌肉結實，隨時搏鬥，正是一個典型的憤怒青年。

他喝了又喝，兩罐啤酒到肚，仍然沒法使他冷靜下來，他覺得整個身體不斷膨脹，就快爆炸。

突然有一個陌生的青年走近，說：「金蒙，我們到處找你，今晚你有機會一顯身手，千萬不要錯過。」

「怎樣的好機會呢？」

「從山路走下去，很快就抵達海濱，那邊有二十架電單車，全部一模一樣，你隨意揀一架參加比賽，全程五十哩，那一個人首先抵達終點，就可以獲得一份厚禮，包括一個靚女，一份雙人蜜月旅行的各種費用，記得這一點，只是冠軍的一個獎，鬥輸了也毫無損失。」

「誰攪這一套玩兒的呢？」

「那個人是車行的老細，他叫做杜明尼。」

「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賽車手，杜明尼要他幹甚麼呢？」

「我也不知道，因爲我也是別人介紹的，你喜歡去就去。」

「夏飛，我很高興參加，不過，我肯定鬥贏你的，實在不好意思。」

夏飛聽了，很快回答：「我們兩個都是隨時賣命的人，我已經找到了一份賣命的工作，做賭塲裏面的打手，你仍沒有機會賣命，因此我想你奪取錦標。」

金蒙哈哈大笑，說：「夏飛，你眞夠朋友！」

半個鐘頭之後，他們兩人已經分別坐在一架衝刺力特別强的電單車上面，二十架電單車平排在公路上面，有一個人拿着紅旗，發施號令，紅旗往下一沉，同時大喝一聲，二十架電單車一齊開動，向前疾駛。

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二十架車好像打衝鋒似的直衝過去，好像打仗。

拿旗的人早已對他們說知，爲了深夜比賽，車行老細已經在前面五十哩清路，保證沒有一輛汽車迎面駛過來，以致發生車禍。

看來這一次電單車比賽，依照一般的規矩進行，不會發生意外，怎料它進行了不久，突然發覺公路中間有一輛又舊又爛的汽車擋住去路，靠近公路左右兩邊的賽事手比較醒覺，立刻避開它，在公路中間疾駛的電單車就無法閃避，只好咬着牙齦凌空飛躍，希望跨過了它，大部份鐵騎士都做得到，有兩個無法飛越，撞着廢鐵，倒地打滾，哀鳴不已。

十八架電單車繼續前進，走了一段路，忽然發覺前面有二十多尺地面下陷，有如一把弓，本領高强的人可以駛過去，無法穩定那一架電單車的傢伙，就會倒下來，這一個難關，使四架電單車滑跌，繼續往前走，只有十四架。

最危險的一關就是鹿角，用鐵枝砌成梅花鹿的角，放在路上，一共有三排，剛剛越過第一排的電單車，落地不久就要飛越第二排鹿角，能夠闖三關的電單車只有四架，金蒙偶然看見緊隨在後的人就是夏飛，略爲放心。

他們快要抵達目的地，遠遠的看見燈光，有人拿旗，幾個賽車手心情興奮到極點，盡快把電單車衝過去。

還差兩百碼就抵達目的地，金蒙並非走在最前的一架，他有點失望，突然發覺前面兩架電單車的車輪給浮沙吸住，沒法動彈，他立刻煞掣，繞道駛向路邊沒有浮沙的地方繼續前進。

還差五十碼就是終點，剩下來的兩個人偏巧是夏飛和金蒙，兩人各不相讓，一齊衝綫，怎料兩架電單車太過接近，互相撞擊，隆然一聲，兩架車一齊翻倒，車上人彈了出去。

金蒙的運氣比較好，彈出白綫過外，而且沒有受傷，夏飛就不妙，折斷了一條腿，沒法爬起來，而且沒有接觸白綫，他輸定了。

金蒙掙扎着站了起來，喊了一聲，正想走過去，旁邊有人伸手攔住他，很冷靜的說：「他已經沒法活下去了，不必理會他！」

金蒙吃了一驚，說：「夏飛只是衝綫受傷，怎會死呢？」

「這一塲電單車比賽結束了，我們歡迎你，同到車行談談，杜明尼先生已經在那個地方恭候！」

過了一會，他置身在一座巨型別墅之內，坐在客廳裏面的是一個少女，艷光四

這是一幅壁畫，顯示莫斯科被核彈摧毀後的情形，變成一個死寂荒涼的世界。

射，金蒙眼睛一亮，說：「麗莎，你怎會坐在這裏呢？」

她嫣然一笑，說：「我代表爸爸歡迎你！」

聽了這一句，金蒙呆了一呆。

他曾經在盛大的舞會中看見過麗莎，她好像花蝴蝶似的上下翻飛，他自問沒有條件追求她，想也不敢想，根本就不知道她姓杜，而且是車行大老闆杜明尼的女兒，因此現在突然重逢，他加倍的喜悅。

杜麗莎似乎對他另眼相看，說：「金先生，你的駕駛術這樣好，使我驚奇不已，我只是喜歡跟冠軍的英雄交遊，今後你是我許多個男友當中的一個，歡迎你加入我們的組織。」

「你們的組織，是甚麼組織？」

「眞是奇怪了，你完全不懂得這個組織是甚麼，就參加死亡的賽車？」

「這件事情越來越加奇怪了，你說它是死亡的賽車？」

杜麗莎縱聲大笑，說：「金先生，你眞是糊塗得妙。」

金蒙冷然說：「剛才我參加賽車，喝了許多酒，故此糊裏糊塗，經過一番苦鬥，酒意全消，現時我絕不糊塗了，很想知道兩件事情，你們的組織究竟是甚麼？何以把這一場競賽稱做死亡賽車呢？請你解釋。」

「好的，我逐項答覆你，德國現時分裂做兩國家，東德和西德只是隔開一堵高牆，我們這個組織最終的目的就是把這一堵牆拆掉，使兩個德國合而爲一，雄霸歐洲，你是德國人，相信你也想看到這一天吧？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非常勇敢的人担當各種危險工作，向命運挑戰，二十架電單車展開生與死的角逐，並非賽車那麼簡單，我們只要奪取錦標的一個留下來，其餘的不管死活，送進鬼門關！」

金蒙勃然大怒，說道：「夏飛一定死了，你們全是兇手，我不會站在兇手這一邊！」說完，他轉身走向露台那邊。

從大廈到露台，並非相隔很遠，中間隔着一塊帷幔，他向前飛奔，順手抓起一張碗形的梳化，剛剛舉起來，刀光一閃，那一柄飛刀從帷幔背後拋出來，剛好插在梳化上面，這傢伙想拔槍射擊，已經遲了，金蒙把插着飛刀的梳化向他拋過去，繼續走向前面，帷幔的另外一邊動了一動，他閃身飛腳踢去，對方只有機會發射一槍，就給他踢倒，他撥開帷幔，向露台衝過去，好像跳水似的飛過露台的花架，在空中打了一個跟斗，雙脚落地，兩隻大狼狗向他飛撲過來，竟然撲了個空，他比較狼狗更快，飛躍到十尺高的圍牆上面，雙手按了按，整個人就離開了杜家的別墅，隱沒有黑沉沉的夜色中。

驚心動魄的惡鬥

金蒙睡了一晚，翌日早上，天色剛剛放亮，他就走出戶外，順着脚步走，一直走到昨晚駕駛電單車的公路上面，細心看看，希望找到發生慘劇的遺痕。

反反覆覆的研究一番，找不到甚麼，晚上看見的各種障碍物巳經搬走，地上的低陷之處也全部填平，似乎一切災禍都沒有發生過。

在陽光的照射中，他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女叫做狄安娜，記得她是夏飛的女友，趕快走過去，點頭打個招呼，說：「認得我嗎？我是金蒙，狄小姐，你在公路上面走動，似乎想找尋失落的東西，請告訴我，你想找的是甚麼呢？」

「我想找夏飛的血。」

「狄小姐，你也知道夏飛死了嗎？」

「我當然知道！死前的幾天，他跟我談及晚上賽車的情形，他認爲有把握奪標，如果他徹夜不回，那就一世不必等候他，顯然他失敗了，我覺得很難過，整晚失眠，很想知道賽車的情形，誰殺了他？」

金蒙沉住氣說：「講到賽車發生的災禍，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清楚，這件事情應該從頭說起，我們找個地方吃早餐，慢慢的談吧！」

狄安娜點了點頭，他們兩個很快就沿着公路走到有早餐吃的地方，一邊吃一邊談，金蒙把昨晚發生的奇怪遭遇說了一個詳細，很沉痛的說：「我也想替夏飛報仇，可惜我不知道仇人是誰。」

「從你所講的話推測，似乎有一帮人集體謀殺，指揮那些殺手的幕後人就是車行老板杜明尼。」

「我也知道他最可疑，不過，在情在理就算他想找人做危險的工作，必須保守秘密，他也不必濫殺無辜，我認爲杜明尼幕後仍有另外一個人，恍如混世魔王，可惜我無法查出他是誰。」

狄安娜想了想，說：「如果你不嫌麻煩，可以到洛加賭場找綫索，因爲夏飛一向在那個地方工作。」

金蒙很是高興說：「我沒有到過那個地方，你可否引路呢？」

「好的，今晚七點鐘，我們就在這裏見面，到時由我帶路，我們暫時分手了，再會！」

就算是鐵漢也要睡覺，金蒙回到健身院，睡個痛快，入黑之後，跟狄安娜見面，那時他才知道狄安娜是個高級撈女，打扮得像一朵花，有鑽戒和鈔票，還有一輛很名貴的私家車。

金蒙說：「看來你是很愛他的了，報仇這種行徑，並非你能夠應付得來，還是由我闖進龍潭虎穴吧！」

「這種局勢十分微妙，你是個陌生人，看來像殺手，闖進賭場裏面，立刻有人跟踪，根本就無法打聽甚麼，我站在你的身邊，總是比較順眼。」

「這樣也好。」金蒙很快回答。

洛加賭場的格局跟普通秘密賭場相似，不過它很有氣派，賭注也比較大，他倆插身在幾處賭檔裏面，偶然落注，沒有甚麼輸贏，金蒙十分細心的觀察一番，低聲說：「狄安娜，我覺得沒有人跟踪，也沒有殺手，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狄安娜說：「起碼我找到六個殺手，全部紳士打扮，至於我們二人，剛剛進門就有人跟踪，你似乎不是圈子裏面的人，故此看不出來。」

「我實在慚愧，我不是殺手，又不是特務，只是健身院裏的助教。」

兩人在燈下密談，過了一會，金蒙說：「只是扮演賭徒，沒法跟賭場裏面的人

接觸，怎能打聽夏飛的秘密呢？」

「是的，我也覺得有些困難。」

金蒙想了想，說：「通常而論，想打探一個秘密的消息，一定要闖禍，如果沒有打鬥的局面出現，對方的殺手不會走出來，那就沒有綫索可尋。」

「這個方法在這裏並不適合，因爲賭場裏面的殺手太多，我們孤掌難鳴。」

金蒙點了點頭，說：「那麼，另想辦法吧！」

他們二人在餐廳的一角坐談，相當幽靜，照理不會給別人竊聽，殊不料兩人暫時沒有交談，忽然有一個穿制服的人走近，說：「先生，大哥請你到經理室談談，這位小姐就在這裏等等。」

這傢伙看來是侍役領班，他口中說的大哥一定是賭場裏面的總管，金蒙欣然點頭，向她打個眼色，就跟隨這傢伙走開。

很快兩人就走進經理室，有一個中年人臉上留着小鬍子，招呼他坐下，揮一揮手，侍役領班退出，順手關門。

那個經理室只是剩下他們二人，無話不可談，金蒙相當機警，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大哥！」

「你大概就是金蒙先生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大哥，你眞是厲害，我第一次到你的俱樂部逛逛，你就知道我是誰，大概你還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是甚麼，希望你拔刀相助。」

「我很敬重你的才幹和魄力，倘非如此，我不會派人召你到經理室，免得你發生刀光之災。」

「我有刀光之災？我跟你無冤無仇，不見得你想把我殺掉吧？」

「不錯，我跟你沒有敵對的意味，當然不會下毒手，你別忘記，有一個人是蓄意把你殺掉的，她認爲你是害死夏飛的兇手。」

金蒙猛吃一驚，似信非信的向他望了一眼，說：「大哥，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我是她引進來的，如果她想殺我，幹甚麼她在路上沒有動手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她希望你死在我主持的俱樂部，把我捲入政治暗殺的漩渦，第二個原因就是你的武功相當出色，只是她一個人動手，未必成功，故此她千方百計把你引進來，由我的手下動手。」

「照情形看，你的手下當中，相信有些人是傾向她的一邊了，是否如此呢？」

「正是如此！坦白點說，我也希望那些潛伏份子向你襲擊，表白他們的身份，那些人是該死的，不管他們是否有力量傷害你，我都要掃除他們，現時你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見你回到原來的座位，仍是老樣子，跟她有說有笑，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他們在三十分鐘之內，必然向你襲擊，你一百個當心！只要他們動手，我就有辦法制服他們，把狄安娜抓住。」

「多謝大哥救命之恩，看來我要扮演一個受害人的角色，恕我失陪。」

金蒙說完，轉身走出去。

他回到她的身邊，剛坐下來，狄安娜擺出很關心他的樣子，說：「你是否見過大哥洛加呢？」

「我看見過他。」

「他說些甚麼呢？」

「不是很重要的，還是留待我們離開賭場之後再談吧。」

「這樣也好！我們坐得太久了，回到賭場那邊吧，我認爲你的賭注太小，你應該每注起碼賭二三百元，賭的是孤丁。」

金蒙點了點頭。

她打開手袋，拿出一叠大鈔，塞進他的袋子裏，顯然她是相當富有的，出手闊綽。

金蒙想起了夏飛，不覺心上一沉。

他隨意投注，突然，歡聲四起，他發覺自己放在七號的兩百元，有人用木鏟形的棒在枱面把它推過來，狄安娜臉上堆笑，說：「金蒙，你的運氣不錯，贏了一個孤丁！」

他正想伸手去抓那一叠鈔票，料不到右邊有一雙手伸出來，跟他搶奪。

這傢伙濃眉大眼，一望而知他並非善類，顯然他是蓄意挑戰了，由於大哥洛加有言在先，金蒙立刻備戰，打算向後退開一步，那個大漢巳經拔出刀子，大喝一聲，向他當胸插下去。

金蒙很快就發覺對方是有備而戰的，左右兩邊有人挾住他，他的一雙手沒法移動，想退後也辦不到，刀子巳經插下來，避無可避，別人沒法救他，看來他死定了，只有一種武器快過刀子，那是「子彈」，槍聲一响，抓刀的大漢慘叫一聲倒下，輪盤上面有許多血，鮮血飛濺到那堆鈔票上面。

刀子從他的掌心滑下來，他的臉孔每一條肌肉扭曲，極端痛苦，無力再戰。

金蒙乘機把自己的身體看做武器，使勁向左右兩邊碰撞，然後縱身飛躍，跳到花花綠綠的輪盤枱上面，就在那裏使勁一滾，順手抓了一把籌碼。

他放棄大漢，留下來的刀子，因爲那個地方有些敵人站在背後。

他寧願冒險跳到輪盤枱上面，抓起籌碼，把它當做飛鏢，那是很聰明的，大漢的死黨雖然纏住他苦鬥，爬到輪盤枱上面奪刀，刀子到了手，他的臉孔巳被金蒙一撮籌碼擊中，有一隻眼睛打盲，滴下鮮血，倒在輪盤枱上面打滾，另外一個同伴嚇呆了半截，他拿不定主意繼續作戰抑或逃走，金蒙巳經飛撲過去，一個穿心腿，把他踢下輪盤枱了，這一場劇鬥金蒙以一敵三，大獲全勝，他把視綫投向整個大堂各處，掃射了幾遍，沒法找到狄安娜，想起了大哥洛加剛才向他所講的話，不覺倒抽了一口氣。

戰事結束了，有一個職員很有禮貌的說：「金先生，大哥有請！」

金蒙被帶到經理室，小鬍子洛加哈哈大笑，說：「這一場戰鬥精采絕倫，好像拍電影，如果我肯投資拍一套龍虎鬥的電影，聘請你做主角，你會不會答應？」

「大哥眞會說笑！」金蒙很愉快的說道。

「請告訴我，金先生，你怎樣懂得把籌碼變成飛鏢的？」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練習它，才可以靠它自衛，那時我是賭場裏面的人，不准帶刀，只好苦練飛鏢。」

「金先生，我十分欣賞你的武功，聽說你在健身院裏面做助教，我想高價聘請你做保鏢，你是否願意呢？」

金蒙很冷靜的說道：「只是很普通的賭場保鑣，只是一名殺手，那種人永遠沒有出息，我不高興幹，假如大哥叫我做貼身保鑣，我就很樂意担任，而且是不要酬金。」

大哥洛加笑了笑，說：「酬金也不要？那麼，你要些甚麼？」

金蒙說：「剛才沒有發生惡鬥之前，我贏了一注輪盤的孤丁，派彩六千八百元，連同我的賭本二百元計，剛巧是七千元，那些我夠用了，故此我不必你給我金錢上的酬勞，我只是需要替夏飛報仇。」

「你怎樣知道留在我這裏可以查明夏飛的死因呢？」大哥洛加說。

金蒙想了想，說：「那是很簡單的，如果你害死夏飛，一定不會救我，由於夏飛死前的一天仍在你的俱樂部工作，故此我直覺到你一定懂得他的死因。」

「好的，既然你這樣有志氣，不怕辛苦，而且不避危險，一心一意替朋友報仇，我就完成你的願望吧，今晚開始，你就是我的貼身保鑣。」大哥洛加十分爽快，一口答應了他，而且叫人到輪盤枱那邊把他應該得到的七千元現欵，全部交到他的手上。

金蒙很開心，說：「大哥，多謝你的賜惠，晚上我睡在甚麼地方呢？」

「我的俱樂部有三十六間客房，你可以揀其中的一間作爲固定你的房間。」

「好極了，我想回到健身院一次，取回我的衣裳和行李。」

「好，希望你很快回來。」大哥洛加漫不經心的說。

他很快走出洛加俱樂部，當時他沒有考慮到車輛方面，走出了大門，然後想起來，其實他應該向大哥洛加借一輛車的，那時他已經走出大門，現在才想起來，當然他不會轉身走回去了，不過，他有七千元贏來的錢，狄安娜也給他三千元作爲賭本，身上有錢，甚麼地方不能去？他可以找一輛的士，也可以站在路旁截一輛車，懇求司機順路送他一程，故此他不會把這個問題擺在心上。

他飄飄然的走了一程，出乎意外的沒有看見「的士」，他豎起了一隻大拇指，希望搭順風車，沒有一輛車的司機爲他停下來，他有點沉悶。

事情發展到這裏，他沒法可想，只好默默地走。

再走一程，他看見一輛深藍色的汽車自遠而近，它看來很像狄安娜的私家車，引以爲奇，索性走前一步。

那一輛汽車的司機看到他，立刻煞停汽車，打開車廂的門走出來，向他揮手，打個招呼。

果然不出他所料，那個司機正是狄安娜。

他不自覺的喊了一聲，不過，語聲冰冷。

狄安娜說：「這個地方是不安全的，快上車再說吧！」

他點了點頭，立即走進車廂裏，坐在她的身邊。

狄安娜開動汽車，深長地歎息了一聲，說道：「你跟他們毆打的時候，我也被人襲擊，我非常困難，然後逃出虎口，我眞是猜不到你會被匪帮包圍，孤軍作戰，仍然可以活着走出來，希望你沒有受傷，你是否覺得身上有些痛，想到醫院去驗傷呢？」

金蒙乘機說：「是的，我眞的想去驗傷。」

「有一間公立醫院距離此處不遠，我用汽車把你送到那邊去吧，你應該考慮一下，是否可以支持？」

「我自問可以支持。」

「好的，我把汽車開快一點，三十分鐘，便可抵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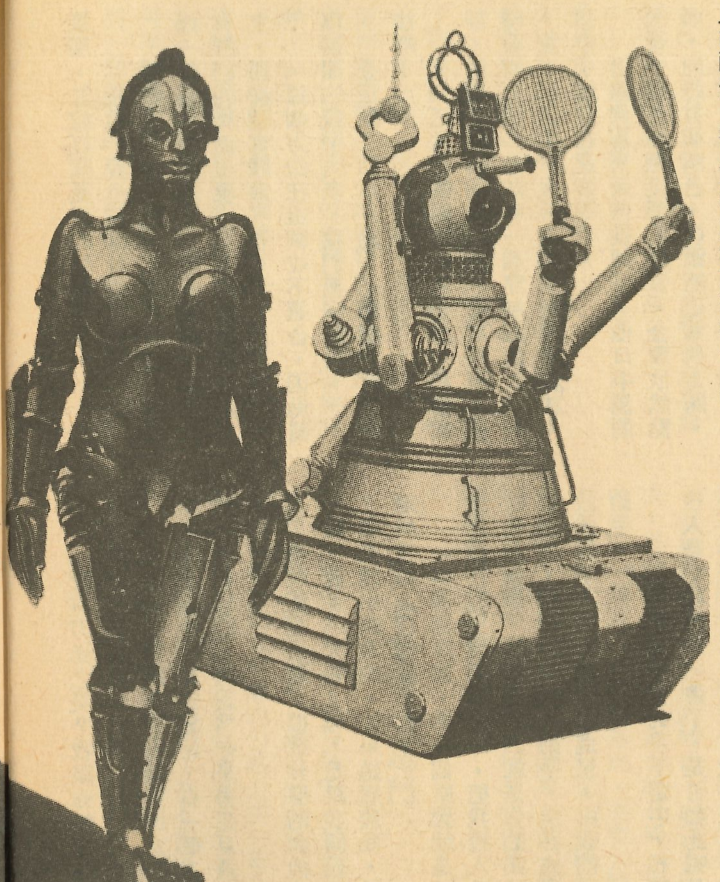
汽車的速度加快了一點，金蒙有點倦，吹了吹風，不自覺的閉上了眼睛。

他把一切心事拋開，希望休息一會，怎料十分鐘後，忽又有另外一件事發生，他覺得那輛汽車在急行中突然停止。

他震了一震，睜開眼睛看看。

狄安娜停了車，對他說：「金蒙，前面有一件車西放在路上，似乎是一個木箱，我不敢碰它，甚麼懷疑我的汽車繞道而過，靠近了它也會發生損害，故此我想走出車外看看它，你最好留下來，有甚麼風吹草動，我大聲叫喊，你然後走出來，拔刀相助。」

「好的，我留在車廂好了，你放心走吧。」金蒙很輕鬆的說。



杜卡遜製造各種機械人，譽滿全球，最成功的是創造雷電殺手。

狄安娜拉開車廂的門走下去，她的腳步初時走得很慢，後來，閃了閃眼，不再看見她了，眞是奇怪，她剛剛走開，忽又看見另外一個女人，她是杜麗莎。

杜麗莎從遠處疾走過來，快要走近他，大聲叫喊。

「你是金蒙嗎？快些走出來！」

她越走越近，語氣更加激動，喊了幾聲，改口說：「金蒙，信我這一次，這一輛汽車快要爆炸了，你不單是要走出來，簡直要滾出來！」

那些話很有份量，金蒙想起了大哥洛加所講的話，把心一橫，索性拉開車門，縱身一躍，就地一滾，立刻就滾到三丈過外。

眞是湊巧了，他剛剛滾開，那一輛深藍色汽車就自動爆炸，他已滾得相當遠，沒有受傷。

杜麗莎早已躺下來，比他更遠，她相當安全，笑了一笑，說：「狄安娜這個女人眞毒！」

金蒙先行站起來，緩步走過去，扶她站起來，說：「杜麗莎，多謝你救我一命！爲甚麼狄安娜千方百計想殺我呢？眞是猜不透！」

「我也不很清楚，如果你想找到這個謎的謎底，最好跟爸爸杜明尼談談，我既然救你，一定不會害你。你放心站在我的身邊好了，至於昨晚的事，只是一場誤會，千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金蒙嘆息了一聲，說：「我自覺走進了迷陣，不知怎樣做才好，不過，你說得對，你救了我就決不會害我，即使我不信任你的爸爸也要信任你，我很樂意同行，不過，汽車炸毀了，怎樣去拜訪你的爸爸呢？」

「你放心吧，前面不遠處停放的那一輛汽車，就是我的車子，歡迎你坐在我的身邊。」

她很輕鬆的說，沒有絲毫惡意。

金蒙再入杜家作客

過了一會，金蒙就坐在杜明尼大府的客廳之內，他想起了昨晚在那個地方大打出手，仍是有些不安，好像客廳裏面所有巨大的傢俬背後，都有伏兵，因此他覺得如坐針氈，不過，杜麗莎的笑容使他感到安全，他越是接近她，戒備的心理越加減弱。

「爸爸出來了！」她突然喊了一聲，走過去，很親熱的再喊一聲：「爸爸！」

走出來的中年人，頗有英雄氣概，他點頭打個招呼之後，說：「金蒙先生，我們歡迎你，我的女兒杜麗莎的口才很差，昨晚瞎說一頓，使你發生誤會，現時我代她很鄭重的向你道歉，再談其他。」

金蒙聽了，略爲放心，說：「今晚她還救我一命呢！何必這樣客氣，向我道歉？現時我們的恩恩怨怨扯平了，有幾個問題向你請教，希望你指點迷津。」

「金蒙先生，不必如此客氣，你想問甚麼，儘管開口吧。」

「好的，我想知道狄安娜的身份，她自稱是夏飛的朋友，是也不是呢？」

「是的，她確是夏飛心愛的女人。」

「爲甚麼她不阻止夏飛參加夜間的死亡賽車呢？」

「他沒有對她說知，她就不知道。」

「既然她是夏飛的女友，可能發生愛情，她已經知道我是夏飛的好朋友，爲甚麼她想要我的命呢？」

「金蒙先生，我跟狄安娜完全沒有來往，只能夠憑着我的判斷把這個事情的內幕對你說知，正是因爲你是夏飛的好朋友，她才下毒手，其實她並非愛上了夏飛，只是想利用他去偵查一個人的秘密，此人就是大哥洛加，夏飛沒有準確的情報供給她，故此她遷怒於夏飛所有特別談得來的朋友，包括你在內。」

「杜明尼先生，如果我想知道她想查探的秘密是甚麼，你可以對我說知嗎？」

「無可奉告，我早已說過，我跟她沒有來往，怎會知道她想要些甚麼？你提出來的問題，不單是我沒法回答，相信大哥洛加也沒法回答。」

「似乎大哥洛加早已知道她是個心腸狠毒的女人了，倘非如此，他決不會救我一命。」

「大哥洛加曾經救你一命嗎？這件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杜明尼說時，臉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

金蒙索性把晚上在洛加俱樂部發生的事情說出來，還說槍殺襲擊他的人，十居其九是大哥洛加。

杜明尼想了想，說：「那個人可能是洛加了，因爲洛加俱樂部所有殺手以及男女職工都不准在工作時間之內帶武器，刀子也不准帶，何況是手槍？故此我認爲發槍射擊你的敵人必然是洛加！洛加如此重視你，實在出奇！」

「你跟洛加的關係是否很密切呢？」

「只是泛泛之交而已，金蒙先生，爲甚麼你有此一問呢？」

「因爲杜麗莎及時把我救出來，她必然是接獲洛加那邊的電話，然後出動，故此我懷疑你跟洛加同是一個鼻孔透氣。」

杜明尼聽了，哈哈大笑，說：「金蒙先生，你的疑心太大了，我用不着跟他聯絡也可以獲悉他的行踪，他的一擧一動，無所遁形，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洛加俱樂部的職工或者殺手，有你的人臥底。」

「正是如此！」

「我逐漸明白了，這是一個漩渦，含有許多陰謀，而且牽涉到一個重大的秘密，我是不應該踏進去的，後悔已遲，杜明尼先生，我應該怎樣做呢？」

「金蒙先生，你太過疲倦了，好好的休息一晚，明天再談吧，現時我只能對你說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絕對不能夠在健身院歇宿了，狄安娜隨時派人偷襲，回到洛加俱樂部更加危險，讓我想想吧，我必須替你想個辦法的。」

杜明尼沉沉地思索着。

杜麗莎插進一句：「爸爸，我認爲帶金蒙先生到叔父查理士杜卡遜那邊歇宿，比較安全，你的意思怎樣？」

杜明尼向她望了一眼，說：「阿麗，你眞是聰明，就這樣決定好了，我打電話跟他聯絡，你立刻把金蒙先生帶到他那邊歇息。」

杜麗莎含笑點頭。

金蒙聳了聳肩，表示他對這件事情完全沒有主張，任由她擺佈。

杜麗莎把他帶到一座巨型的郊區別墅，在外邊按動門鈴。

鐵柵自動打開，有一個忠僕走出來，脚步異常穩重，打了一個手勢，說：「杜卡遜先生歡迎你們入內。」

兩人先後走進去，鐵柵自動關上。

快要走進大客廳的時候，金蒙偶然掉頭一望，那個忠僕原來是個機械人，無怪他臉色如鐵。

創造雷電殺手的人

杜卡遜是個過早衰老的中年人，頭髮有點花白，他被杜麗莎介紹，知道跟她一起進門的人，就是金蒙，向他打量幾眼之後，說：「金蒙先生，聽說你在晚間擧行的死亡大賽車奪標，毫無損傷，隨後你還在杜明尼的寓所突圍而出，年少英俊，雄心萬丈，可喜可賀。」

「我太過魯莽了，開罪了杜明尼先生，他沒有埋怨我，還叫我到這裏避避風頭，眞是難得！以前我只是無意中獲悉德國有一個機械人專家，製造出來的機械人，栩栩如生，眞是聞名不如一見，留在府上作客，我也覺得臉上有光彩。」

「金蒙先生眞會說話，我們難得一見，橫豎你已經決定留下來，喝杯酒談談，然後睡覺好嗎？」

「好極了，事實上我是不習慣早睡的，每晚總是超過了凌晨三時，然後睡得闔眼，老前輩賞臉跟我談談，榮幸之至！」

「快些拿酒來，笑薇！」杜卡遜忽然大聲講了一句。

「笑薇」也是機械人，不過，脚步細碎，比較「魯克」那個忠僕文雅得多，頭髮上面紮了一個蝴蝶結，相當別緻。

她推了一個長方形的小几走到眼前來，小几上面放下了酒器，還有三種不同顏色的酒，分別承放在玻璃瓶內。

她替杜卡遜賓主兩人倒酒的時候，姿勢美妙，曲綫玲瓏，叫人看了想入非非。

杜卡遜向他望了一眼，說：「金蒙先生，你認爲她是少女抑或少婦？」

這句話相當幽默，金蒙一聽就懂，相當奇怪，她似乎聽得懂它的含意，回眸一笑。

一個機械人製造得如此精巧，眞是出人意外，金蒙有意無意的讚他一聲。

杜卡遜說：「我在這個地方居住，陪伴我的全是機械人，習慣了不嫌寂寞，所有機械人都是戰鬥力極强的，沒有一個人能夠敵得過它，別說戰士型的機械人了，就算是笑薇，她也隨時打贏拳師或者摔角的高手，你喝杯酒之後，看看她的本領，相信你也自愧不如。」

金蒙說：「人類是血肉之軀，任由一個拳師苦練到甚麼程度，不過稱做鐵拳而已，兩手相交，他就鬥不過機械人了，故此沒有人能夠打贏它。」

「不，一個活人如果變成了雷電殺手，就會打贏它，你有沒有聽見過雷電殺手這個名稱呢？」

「沒有！」金蒙很快回答。

「別談雷電殺手了，我們喝杯酒再談吧！」

兩人隨意喝酒，三種顏色不同的酒，各有特色，一種是醇酒，另外一種是芳香的酒，還有一種是甜酒，金蒙分別喝了一小杯之後，精神一振，不自覺的向笑薇望了一眼，杜卡遜說：「現時應該看她表演武功了，金蒙先生，請你坐穩一點。」

只是說到這裏，他就向笑薇那邊大喝一聲。

笑薇受過嚴格的訓練，聽了呼喝聲，緩步走近，突然發力，把金蒙坐着的一張碗形梳化捧起來，向空中一抛，梳化仍然留在她的手上，金蒙却被她抛到空中，離地八九呎，然後跌下來，她疾忙用梳化去接住他，他只是受到輕微的震動而已，沒有痛楚，也沒有受傷，佩服不已。

杜卡遜說：「笑薇，你試一試做些內功表演給金蒙先生看，他懂得中國功夫，一定加倍的欣賞你。」

笑薇沒有做聲，伸出右手來，握住一個長頸鹿型的酒瓶，使勁揑住瓶頸的一截，慢慢的發力，過了一會，把它放下來，金蒙定眼看時，瓶頸竟然給她的鐵指握住，揑到打成一片，僅有極細的一條縫，可以倒出酒來。

金蒙大吃一驚，說：「只是這種功夫，沒有人能夠做得到。」

「你再看吧，她可以使那個酒瓶復原呢。」

他沒有講另外一句，只是這一句，笑薇已經聽得懂，左右手一齊伸出來，先用左手把酒瓶握住，然後用右手的兩隻手指放入糾結在一起的玻璃瓶頸弄了弄，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那些玻璃竟然被她撥弄到恢復原狀，跟它沒有扭曲的形狀相同，金蒙再度稱讚她。

雖然他口口聲聲說她，她是杜卡遜製造出來的，等於稱讚他了，杜卡遜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加可愛，由衷的說：「金蒙先生，喝了點酒，正好甜睡，改天我介紹雷電殺手給你認識，他是個活人，能夠打贏笑薇。」

金蒙被杜麗莎引到樓上的一組房間去，那是一個套房，而是兩個細房當中有一個小花廳，她走進了小廳之後，把門關上，至於她睡覺的細房，却打開了門，這樣做分明向金蒙有所表示，如果他走進她的細房睡覺，她是不會拒絕的，金蒙覺得杜家的人，全部可怕，不敢惹她，他不單是單獨走進應該屬於他的細房睡覺，還把細房的房門關上，他睡了一整晚，睡到翌日中午，然後覺醒，他被鈴聲吵醒的，打開房門看看，杜麗莎已經嗽洗完畢，穿得齊齊整整，坐在小花廳裏面。

她嫣然一笑，說：「叔父已經在樓下的膳廳恭候多時，對他來說，那是午餐了，我們正好把它看做早餐，這個地方的食物烹製得異常精美，如果我不揭穿，你未必猜得到它是大胖子機械人弄出來的！」

她說得對，餐枱上面分別擺放早餐以及午餐兩種，合共二十多欵，任由嘉賓進食，吃餐的時候，杜卡遜笑了笑，說：「各種機械人當中，最容易做得好的一種機械人恐怕是廚師了，他只是懂得如何劏開龍蝦，加上牛油芝士，送入焗爐之內，到了焗爐嗚嗚發出聲响來，把已經烹熟了的龍蝦拿出來，放在餐枱上面，就此完成任務了，別的食物也是如此，如果你認爲他調味適宜，那是應該歸功於各種屬於廚房的炊具。」

金蒙說：「杜卡遜先生，你所製造的機械人，跟活人一模一樣，我已經讚無可讚，只是心裏極端佩服而已，我想問你一句，如果機械人鬥機械人，互相過招，是否仍有武功可以辨別高下呢？」

「當然有武功可以辨別高下，我之所以在這一行享譽，亦是因爲我製造出來的機械人可以戰勝任何一個同類的人。」

「聽說有一種機械人可以由活人藏身在機械人的硬壳之內，以機械人姿態出現，其實他是活人，憑着這種安排，他可以打贏所有機械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他眞的可以戰勝所有機械人，可是，這種安排已經落伍了，更新的機械人仍是活人，不必使用硬壳，他可以把所有機械人擊退，這種人兼有活人以及機械人雙重力量，叫做雷電殺人，不過，作爲一個雷電殺手是不容易的，首先，那個人必須武功極佳，再其次，他能夠忍受加在他身上的電流，故此這種人眞是曠世難求。」

金蒙有些不解，說：「杜卡遜先生，你說在一個人的身上通過强力電流嗎？假如這樣做，他勢必活活的震死，是否吃了藥去抵抗强力電流呢？」

「不，任何人都可以經過訓練去增加電流的抵抗力量，有一個修理高空電纜的傢伙，叫做柯力，他就可以抵抗一千伏特的電力，普通人只是給以三百伏特的電力，便即觸電身亡。」

「眞是有趣，她是否在無意中獲得這種本領呢？」

「是的，杜明尼先生發掘了他，把他交給我去做科學上的實驗，不錯的，他已經得到充份的電力供應，可是，叫他跟波耶夫交手，落場就打輸，經過這一次敎訓，我們才知道作爲雷電殺手的人絕對不能夠觸從電氣技工的行列中找出來，波耶夫是誰呢？你是健身院的敎練，不會對他很陌生吧？」

「他是西柏林摔角冠軍，我當然知道有他這麼一個人。」

「你有沒有跟他交過手呢？」

「沒有，想也沒有想過。」

「爲什麼你想也沒有想過呢？」

「因爲我是健身敎練，所學習的是中國功夫，跟摔角不同，沒有交手之前，我無法預測成敗，我打輸了固然覺得面目無光，萬一他打輸給我，那就更糟，那時他的英名盡喪，我却變成衆矢之的，有許多拳師或者摔角大王向我挑戰，看來跟他交手對我不利，犯不着這樣做。」

「不，爲了爭取世界上武術界最高榮譽，你不妨一試，我有一個奇妙的想法，很想安排你跟他在舍下交手，沒有人在場，甚至我或者杜麗莎也不在場，你肯不肯接受這個請求呢？」

「我可以考慮，不過，我打輸給他，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沒任何好處，我只是想證明我的看法比較杜明尼的看法更符合事實而已。」

「你們兩人之間的看法也有歧見？」

「並非對整個社會制度有歧見，只是對創造超越一切的雷電殺手有歧見而已，我認爲被創造的雷電殺手應該以我的爲主，他却認爲那個殺手必須有本領抵抗電力的高壓，顯然他輸了，因爲我們苦心創造出來的一個雷電殺手柯力，竟然死在摔角冠軍巴耶夫的手上，他應該認輸却又不肯認輸，故此我想用事實表現出來，希望你帮我一次忙，只是一次，已經夠了。」

「杜卡遜先生，看在你們杜家幾個傑出人物的份上，我答應你，你替我安排這一場友誼比賽好了，我死了也不要緊，根本上整個世界沒有人關心我！」

「不，最低限度，杜麗莎小姐是關心你的，如果她不是非常關心你，她決不會把你帶到這個地方。」

杜麗莎在旁加進一句：「金蒙，你決不會死在巴耶夫的手上，相反的我求求你，答應我，不要把巴耶夫殺掉，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巴耶夫死在鐵手之下

這一場比賽是充滿殺機的，當天杜卡遜就打電話邀請巴耶夫，決定比賽日期，正式決鬥。

第三天的晚上，巴耶夫走進了杜卡遜的郊區園林別墅，坐在客廳，由杜麗莎熱誠欵待。

不過一會，金蒙也走出來。

幾個人有說有笑，塲面熱鬧，晚上十點鐘，杜卡遜站起來，說：「巴耶夫先生，請入內進更衣。」

巴耶夫被引進室內健身院更衣，杜麗莎突然靠近金蒙，說：「照我想，你跟巴耶夫交手的時候，我跟叔父都在塲，比較好些，你可否答應我這個請求呢？」

金蒙想了想，說：「是的，假如我眞的死在他的手上，死前看見你，我也死得瞑目。」

「不，我沒這種想法，只是想找機會欣賞你能怎樣取勝而已，自始至終，我都十分有信心你打贏他。」杜麗莎低聲說。

語聲雖然低，那一股柔情蜜意，金蒙却是感受得到的，他很愉快的點了點頭。

他依時更衣，走進演武廳。

巴耶夫高六呎四吋，重二百四十磅，渾身肌肉一條條的突起，彷彿用白石雕刻出來的戰士石像，金蒙的體型只是健身院助教的貨色，跟他相差很遠，稍爲對摔角有經驗的人看了都會預感到金蒙必輸，杜麗莎暗裏替他捏一把汗。

快要出場的時刻，杜卡遜走進來，說：「金蒙先生，第一次交手，你不必傾全力出擊，免得弄傷了自己，第二次交手，才是眞的决鬥，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的，第二次交手之前，你替我灌注充份的電力。」

「是的，金蒙先生，你很聰明。」

比武的時刻到了，兩個人分東西站定，巴耶夫以嘲笑的口吻說：「金蒙先生，你就是雷電殺手嗎？我自問鬥不過你，希望你手下留情！」

一聲號令，哨子的尖銳聲響劃破了沉寂的夜空，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前急衝，他們的搶攻手法閃電般快速，別人只看見一團影子糾纏在一起，沒法分得出高下來。

纏着苦鬥了一會，金蒙沒有機會擺脫對方的糾纏，也就沒法起脚踢他，驟然聽到對方大喝一聲：「去吧！」他就像是騰雲駕霧的飛到了空中又再跌下來。

他仍是可以作戰的，但巳氣力全消，巴耶夫緩步走過去，眼若銅鈴，雙手叉腰，說：「金蒙先生，請你站起來再鬥。」

「這一局我輸了，你眞是厲害，不過，另外一局我就不同了，我將採用中國功夫的脚法打贏你，到時你會輸得很慘，當心些！」

巴耶夫哈哈大笑，說：「休息一會也好，我正想喝一杯甜酒。」

杜麗莎欵待他到膳廳那邊，把幾種雪藏的佳釀拿出來，讓他取飲，金蒙跟隨杜卡遜到另外一個的房間，擺滿了電氣用具，有一枝巨型的氧氣筒，給他呼吸，另外一張床，奇怪的是床邊有許多條繩子。

「金蒙先生，請你躺下來，我用繩子把你縛緊，然後放電，電力灌輸入你的肌肉時，你會感到每一條肌肉的彈力加强，另一方面，你吸進特別豐富的氧氣，對你大有帮助，可以對抗逐漸加强的電流，到了電力極度充沛的時候，你就有特殊的表現，證明你是雷電殺手！別慌張，一切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好了，你就快變成超人，無堅不摧，記得這一點，十分鐘過後，你就恢復原狀，甚至比較沒有灌輸電力之前更糟，因爲那時你的體力巳經耗盡！」

說完，他就叫金蒙躺在床上。

金蒙閉上了眼睛休息，就覺得杜卡遜走近那張床，也覺得自己的手和脚被繩子緊縛，同時，鼻子罩上了呼吸器。

「開始做這種工作了，金蒙先生，請你盡量鬆弛！」

金蒙驟然吸進幾乎是純粹氧氣的一種氣體，勇氣培增，跟着他覺得身上肌肉最厚的幾個部位被針尖插入，通電，每一條肌肉的彈力增加，構成了一股沉重的壓力，險些沒法忍受。

身邊有人開口：「金蒙先生，現時你的身上巳經有强力的電流液輸入內，希望你傾盡全力穩定自己，雖然你覺得想爆炸，你決不會突然爆炸的，不必担心！」

金蒙覺得眞正的自己巳經失落，變成另外一個人，又覺得整個身體逐漸膨脹，血液發燙，分分鐘想爆炸。

那種感覺十分奇妙，迷惘中，他只能依照杜卡遜的吩咐去做，竭力穩定自己。

那是不容易的，儘管他被繩子束縛，由於肌肉分別注入電力以及氧氣，整個身體自動升降，背上的肌肉壓在床上又再彈起，發出有節拍的聲响，不斷的拍打，越來越加起勁。

突然，他得到絕大的「勁」，整體飛躍，縛在手脚的繩子全部扯斷，他站在床外七八呎的地方。

杜卡遜說：「你只有十分鐘的電力，好好的使用它。」

金蒙大踏步去出去，穿過走廊，進入演武廳，威風凜凜，大聲喊叫：「巴耶夫，快些走出來！」

巴耶夫怎會把他放在眼內？立刻走過去，點了點頭，說：「你休息了一會，的確比較有點神氣，不過，只是憑着神氣活現跟我爭勝，那就太過樂觀了，你看得見的，我的肌肉比你豐厚得多，結實得多，來吧，我讓你先行發招。」

巴耶夫擺好了姿勢，準備迎戰，他以爲金蒙跟剛才交手的人相差不遠，料不到金蒙渾身是勁，每一條肌肉充滿了電，疾走過去，抓住他的一條腿，使勁一抛，他整個人沒法站穩，被抛到六呎高，然後跌下來，幸而他的摔角根底極佳，能夠站定脚步再戰，總算捱得過這一招。

他能夠捱得過一兩招，那是沒用的，金蒙纏住他苦鬥，有時飛脚踢去，有時抓住他抛高，欣賞他跌下來的狼狽情形，彷彿貓捉老鼠，而且目露兇光。

巴耶夫懂得他沒有希望獲得一萬美元的奬金了，找個機會，突然發脚飛奔。

金蒙那裏肯讓他逃走呢？在他的背後飛撲過去，閃電般抓住他的一雙脚，順手把他整個翻轉，最後，把他的身體扭曲。

這一招非常毒辣，不懂得摔角的人看不出來，以爲被扭曲的人只是感到痛楚，殊不料一再扭曲，他就支持不住，脊椎骨扭斷，一命嗚呼，巴耶夫的處境，正是如此，他慘呼一聲，立刻軟綿綿的躺在地上，沒法動彈。

杜麗莎突然發覺巴耶夫死了，受到這種刺激，她忍受不住，顫聲叫道：「金蒙，你說過不會殺他，爲甚麼把他殺掉？」

「眞是對不起，我眞的不是蓄意殺他，只是他支持不住而巳，請你相信我！」

他說話的時候，仍是目露兇光，伸出一雙手來，逐步逼近她。

杜卡遜在旁看了，暗呼不妙，大聲喊叫：「麗莎，快些走開，他巳經失常，沒法控制！」

杜麗莎並非弱者，趕快閃開。

她只是閃側了一點，金蒙巳經像犀牛般直衝過去。他的眼前失去了對象，雙手如鐵，仍是擺出戰鬥的姿勢，由於眼前沒有人，有的只是掛在牆上的棉花袋，他的指頭插入袋裏，使勁一拉，整個的棉花袋被他扯脫，他把它抛高，讓它跌下來，拳打脚踢，有如狂人。

杜麗莎臉色大變，說：「叔父，有沒有辦法制止他呢？」

「不必担心，只是十分鐘，他就整個人變成泥沙似的倒下來，別惹他，讓他在棉花袋上面發洩好了，充其量他把所有棉花袋完全毁滅！」

杜卡遜說得對，過了一會，金蒙打爛了五個棉花袋，站着喘息，忽然雙脚一軟，便即倒下。

杜麗莎趕快走過去，盡力使他甦醒，沒法辦得到，後來，杜卡遜先用氧氣管把他的口鼻罩住，速用一輛汽車把他送到醫院急救，他才能死裏逃生。

狄安娜忽又出現

金蒙終於甦醒了，睜開眼睛，看見一張美麗的臉孔，不自覺的喊了一聲：「杜麗莎！」

她驚喜如狂，緊緊的抱住他，很久，仍是沒法開口。

金蒙很快就把他决鬥的景象記憶出來，嘆息着說：「杜卡遜創造的雷電殺手眞是厲害，我的身上充滿了電流的時候，一舉一動，沒法控制，殺了巴耶夫，還想把你殺掉，太過驚奇，我眞的不知道他爲甚麼要創造這樣厲害的人，你懂得嗎？」

「我也不懂得，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雷電殺手必然是很有用的，他可能奉命出動，幹一種十分重要的工作。」

「奉誰的命？幹甚麼工作？」金蒙有些怒意。

杜麗莎趕快安慰他，說：「你還是好好休養吧，不要問長問短，多生枝節。」

他很疲倦，索性閉上了眼睛，他認爲杜麗莎必然懂得那個秘密是甚麼。同時懂得杜明尼的幕後人是誰，但却守口如瓶。

既然問她只是白費氣力，金蒙懶得開口，此外，經此一戰，他覺得元氣大傷，事實上需要休養，他就不再跟她交談。

她頻頻到訪，他仍是愛理不理的很少和她交談。

她的到訪逐漸疏了，金蒙毫不在乎。

他在醫院裏面躺了一週，又是一天，看護小姐走近房內，說：「金蒙先生，今早又有一個女客拜訪你了，她並非常到的一個，你眞是艷福不淺！」

「謝謝你，叫她進來。」金蒙說時，有點詫異。稍停，看護小姐果然帶了一個女人走進來，她是狄安娜！

「你怎會知道我留在醫院的？」

「我當然知道，金蒙，你能否很輕鬆的行走？如果你可以走動，希望你伴着我走到醫院附設的餐廳細談。」

「好，我一切復元了，不單是可以自由活動，還可以打架！」

「那再好也沒有了，我眞是非常担心你！」她嘴上說着，很快就順着脚步向前走，走進餐廳坐下來。

金蒙跟她坐在一起。

兩人坐着細談，金蒙沉着氣，說：「眞料不到，你三番四次設法謀殺我都失了手，居然還有勇氣到來見我！」

「金蒙，你的腦子是否失去了判斷力？如果你還有多少理智，你就不會胡思亂想，認爲我是兇手！那晚你被人襲擊，後來大哥洛加發槍把他們殺掉，這一場戲是他們安排下來的，目的是想你擺脫我，跌進他的圈套，這是可以想像到的，如果我想下毒手，何必在別人勢力範圍之下行兇？還有一點，洛加俱樂部入口之處附設金屬搜索器，身上有刀，沒法瞞過它，襲擊你的人使用長達八吋的尖刀，它怎樣逃避金屬搜索器呢？顯然那個兇手是自己人了，你細心想想，便可以恍然大悟。」

「好，我暫時相信妳講的這番話，關於汽車爆炸事件，你怎樣解釋呢？」

狄安娜聽了，有些緊張，說：「金蒙，我正想問你怎樣能夠在汽車爆炸的時候逃生，當時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子的？快點告訴我！」

金蒙把那晚發生的恐怖遭遇說出來，又道：「你不必裝傻了，那晚你走出車廂之前，汽車裏面巳經裝置了定時炸彈！」

「對了，你說得對，如果汽車裏面不先裝置了定時炸彈，決不會突然爆炸！不過，那個炸彈並非我放下去的，那必然是杜麗莎的爪牙把它放下去，它不是定時炸彈，是手榴彈，只要你滾出來，就有人從汽車的另外一邊把手榴塞進汽車底下，故此你能夠及時躲開！金蒙，我說的是眞話，你一定要相信我，不然的話，你固然要死，夏飛的慘死也沒法昭雪！你可以把他們怎樣利用你的過程說出來嗎？」

「他們打算把我變成絕無人性的雷電殺手！」

「怎樣子的一種殺手叫做雷電殺手呢？」她再問一句。

金蒙把他怎樣變成雷電殺手的情形講出來，狄安娜也覺得心上的一震。

想了想，她很冷靜的說：「金蒙，他們決不會無緣無故創造一個活的機械人，看來一定有很重大的秘密，你是否絲毫頭緒也沒有呢？」

「杜家的人個個守口如瓶，我有甚麼辦法撬開他們的口呢？」

「照我看，大哥洛加必然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不妨到那個地方查勘。」

「是的，直到現在，我還是他的貼身保鑣，如果我查探得到甚麼重要的消息，怎樣通知你呢？」

「沒有人注意你昔日的工作單位，我說的是健身院，如果你想見我，最好在健身院留下一兩句話。」她說到這裏，突然提高警惕，說：「似乎有人注意我們，我應該走了，後會有期。」

她先走一步，金蒙單獨留下來，茫茫然的如在夢中。

兩個女人展開生死戰

當晚他就單獨行事，醫院關上了大門，他爬牆走到外邊去，在路上站着，豎起一隻大姆指，懇求司機讓他搭順風車。

他的運氣不錯，湊巧有一輛貨車進城，他可以順路走到洛加俱樂部前面停下。

他昂然走進去，叫侍役轉達，他想見見大哥洛加。

小鬍子在經理室接見，說：「金蒙，像你這種人，不別而行，起碼有一週，一定有甚麼驚險的遭遇，我永遠支持你，你有甚麼困難，不妨說出來。」

金蒙順着他的口氣說：「我失去了判斷力，故此回到你的身邊，向你請教。」

「你沒法判斷眞僞嗎？料想你一定是墮入情網了，如果有個男人發覺他同時愛上兩個女人，難以決定取捨，就會失去判斷力，我的猜想不錯吧？她們是誰呢？」

「一個是狄安娜，另外一個是杜麗莎。」金蒙很快回答。

「如果你的憂慮是如此，那是不難解決的，無論如何杜麗莎比較好些，最低限度你知道她的底細，至於狄安娜，她完全陌生，現時我想到一個地方去，有點機密性質，你是我貼身保鑣，希望你同行。」

「大哥，你仍然很樂意僱用我，我必然很高興追隨你，是否現時動身呢？」

「是的，後園裏面有一架直升機，它可以使我們抵達目的地。」

金蒙沒有選擇的了，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

直升機在郊外一個地方降落，似乎是崗頂，前面是一座圓屋。兩人走出直升機，屋裏有人走出來，向他們打手勢表示歡迎，相當奇怪，這個人竟然是杜卡遜。

杜卡遜說：「這一個圓屋以前是天文台，現時荒廢了，變成我們的巢穴。」

他在前引路，進入圓屋，從屋裏的螺旋梯走下去，抵達地窖，眼中所見的東西是荒涼殘破，久無人跡，不過，他們按動機關，夾牆打開了，門內是另外一種境界，十分壯觀，有許多高級傢俬，牆上懸掛許多幅地圖，正中的一堵牆最闊，有一幅壁畫。壁畫前面有幾張碗型的梳化，金蒙細心看看，發覺梳化上面有兩個人，正是杜明尼以及杜麗莎。

杜家的人到齊了，顯然那是不尋常的集會。各人都很嚴肅，杜卡遜按了按牆邊掣，各處的燈光一齊發亮，還有幾盞投射燈把燈光投在巨型的壁畫上面。

杜卡遜說：「人齊了，我們召開這一次緊急會議，因爲多年來我們期望的日子已經到來，那幅壁畫顯示莫斯科被核彈毀滅之後的形象，觸目驚心，跟着美國的五座大城也是如此毀滅的，到時東西德之間的柏林高牆合而爲一，立刻變成軍力很大的德國，跟希特拉崛起的德國相同，首先雄霸歐洲，最後，統治全世界。」

「幕後人是誰？」金蒙說。

「眞正的幕後人是希特拉，他雖然逝世，留下許多金銀珠寶，同時指明正確的目標，我們只是依照他的遺言去做，根本上沒有統帥，現時我想講述另外一種秘密了，我創造的雷電殺手，本來只有十分鐘的電力，現時他可以伸展到半小時之久，今晚他就執行任務，在這裏上電之後，由我駕車把他送到美軍駐守西柏林的軍營，盜取有核彈頭的越洲飛彈，帶到這裏來，立刻發射，矛頭指向莫斯科，莫斯科中彈後便被毀滅，蘇聯當局必然發生誤會，以爲由美國發射，以牙還牙，可能是一連串的核彈飛向美國，天亮之前，已經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事不宜遲，我們走吧！」

爲了德國復興，金蒙認爲義不容辭，點頭答應，隨即在巢穴之內「上電」。

電力充沛之後，他變成了雷電殺手，奉命出擊。他衝入美軍軍營，打得落花流水，正如杜卡遜預料，殺了許多美軍，盜取一枚越洲飛彈，它的彈頭正是核彈，一切順利，在半小時內完成任務立刻發射。

建築一座飛彈發射台，並不困難，只是難在龐大的越洲飛彈而已，它重達千噸過外，如果不是具有超人的氣力，一個人休想搬動它，金蒙辦得到，不過，氣力耗盡，他幾乎寸步難移。

飛彈射了出去，杜卡遜說：「金蒙，你太過疲倦了，麗莎扶你到愛巢休息一會，容後再說。」

「愛巢」是半山的一座平房，佈置得很優美，置身其間，如登仙境，金蒙躺在圓床上面，好像整個人變成溶化了的蠟燭，沒有絲毫力量。

他以爲和杜麗莎躺在一起，料不到她只是站在床前，沒有躺下。

突然，她目露兇光，說：「金蒙，眞是對不起，高層人士一致認爲你懂得太多，今晚就要把你送進地府。」

「我立了大功，你們還要殺我？眞是荒謬！」

「金蒙，美蘇已互相投擲核彈，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用不着製造雷電殺手了，況且，必須製造另外一個的超級殺手，杜卡遜可以物色別人，塡補你這個空缺，因此之故，你更加沒有利用價值！我就快吻你，毒液從我的假牙漏出來，直達你的口腔，你就完了，我已經注射了免疫針，不會受傷，你有甚麼遺言沒有？」

金蒙氣湧如山，咬着牙齦，一聲不响，她就快執行死刑的工作，就在這時，房門被人從外邊擊毀，有一個女人衝進來。

「狄安娜！快些救我！」金蒙喊叫。

他已氣若游絲，怎樣使勁叫喊，只是微弱之聲，很費力才聽得出來。

「杜麗莎，今天你的死期到了，我一直用望遠鏡跟踪，最後，才發覺你的陰謀，沒法阻止你們發射越洲飛彈了，不過，我已經把你們飛彈發射台的方向稍爲改變，它充其量只是射到蘇聯莫斯科郊區，對整個大都市毫無損傷，這一步棋子早已安排下來，你輸了，還要賠上一條命。」

「你到底是誰？誰派你出來？」

「我是聯合國派出來的保安特務，最重要的是阻止德國發動世界大戰。」

「我們一決雌雄吧！」杜麗莎說。

兩個女人俱是自命不凡的，沒有手槍或刀，她們的指甲有劇毒，牙齒也有毒，搏鬥的時候又抓又咬，彷彿兩頭猛獸。

終於，杜麗莎的額角被毒指甲插入，流出藍色的血，沒法活下來，不過，她被對方下毒手之前已經咬破對方的氣管，顯然的同歸於盡。

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加上了杜麗莎死前所講的話，刺激性太大，金蒙沒法忍受，狂笑幾聲，便即昏迷不醒。

他覺醒的時候，置身在醫院裏，患了半身不遂以及失憶症，他可以活下去，但已變成廢物，沒有人知道他曾經是喧赫一時的雷電殺手！

（完）

民間通俗連環故事

白蛇傳

黃敦邦・編繪



1杭州西湖，自古以來就是風景優美的好地方，這裏山青水秀、遊人如織。這天，白娘子帶着小青也到斷橋邊來遊覽。

2誰知天不作美，天起雨來。她倆見湖上有只小船，便喊着央求搭船。船上的許仙見是兩位被雨淋得濕透的女子，便請船老大將船靠岸，讓她倆上來。

3許仙英俊聰敏，白娘子俏麗動人，他倆一見鍾情，不久便成了親。小夫妻倆搬到鎮江居住。



4他們開了一爿藥店「保和堂」，貧病施藥，不取分文，消息你傳我傳，「保和堂」很快出了名。



5轉眼已到端午節，小青勸白娘子一同到深山去避過午時三刻。白娘子自恃有千年修煉之功，便叫小青獨自走了。中午，許仙斟了雄黃酒請白娘子飲用，她自啜了一口，便覺得天旋地轉，坐不住了。



6白娘子上床休息，許仙關切地上前問候。他撩開帳子，只見床上盤着一條白蛇，嚇得大叫一聲，昏死過去。小青回來，忙推醒了白娘子。



7白娘子深怪自己不慎現了原形，嚇壞了許仙。她不顧山高水險，隻身上山，盜取靈芝仙草。



8白娘子千辛萬苦盜回靈芝草，終於把許仙救活了。但許仙心中害怕，幾天不敢上樓。幸虧小青心靈嘴巧，說那天也許是蒼龍現形，要添子加孫哩！許仙這才不再懷疑，夫妻又恩愛如初。



9再說，西湖裏有只烏龜精，他偷了如來佛的金鉢、袈裟和青龍禪杖，變成了一個莽和尚法海，來到金山寺。他因忌恨「保和堂」施的辟瘟丹制止了他散佈的瘟疫，便設計將許仙騙上山來，關了起來。



10白娘子和小青尋到金山寺，和法海大鬥一場。她拔下金釵一晃，招來了滔滔洪水包圍了金山寺。誰知法海脫下袈裟，變成長堤，攔住了洪水。白娘子無奈何，只得與小青返回西湖修煉，等待時機再來報仇。



11不久，許仙逃出了金山寺，他回到杭州，在斷橋邊哭喊，白娘子和小青聽到喊聲，連忙出來，夫妻又在斷橋相會。兩人又悲又喜，心中的話兒傾吐不完。

12他們三人寄住在許仙姐姐家中。日子過得很快，轉眼過了新年，元宵節時，白娘子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娃娃，許仙樂得合不攏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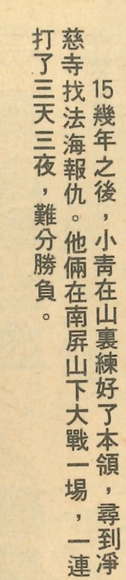


13兒子滿月那天，許仙聽見街上有人叫賣金鳳冠，便給白娘子買了一個。白娘子歡歡喜喜地將鳳冠戴在頭上。誰知這鳳冠是法海的金鉢變成，戴上就脫不下來了，它越箍越緊，白娘子眼冒金星，栽倒在地。



14這時，化裝成貨郎的法海闖進門來，小青撲上去要和他拚命，白娘子高叫：「小青快走，練好功夫來替我報仇！」喊着喊着，她變成了一條白蛇，被法海收進金鉢，鎮在淨慈寺的雷峯塔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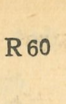
15幾年之後，小青在山裏練好了本領，尋到淨慈寺找法海報仇。他倆在南屏山下大戰一場，一連打了三天三夜，難分勝負。



16干戈聲把如來佛驚動了，他用手輕輕一招，收回金鉢、禪杖和袈裟。雷峯塔轟隆一聲倒了，白娘子從塔裏跳出來，和小青一起圍打法海。



17法海失去了寶貝，只好抱頭鼠竄。白娘子和小青緊追不捨，法海被追得走頭無路，他看見西湖裏有只大螃蟹，就一頭朝它肚臍的縫隙裏鑽了進去。從此，法海便被關在裏面了。如今，我們吃螃蟹時，還能找到這個禿頭和尚呢！



七色劍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白匿在橫樑上竊視，見劉一帖，羅五常因爭「百草經」而大打出手，不防廳外走來九毒門的青衣壹號將劉一帖殺死，說此行是購買百草經，因劉一帖亦有人暗中出黃金三千両托他收購此經，故先將他殺掉，避免爭奪，並將藥王掌門人的一角衣裳和刀尖作爲信物談判，此時第五曦也來要買百草經，老夫人一見便知丈夫遇害，忙叫婢女翠兒點燃百草香，借故祭奠亡夫，其實將衆人的武功消除，老蒼頭薛大奎想將第五曦殺掉，却被翠兒自認是九毒門的人，反將老夫人殺害，將薛大奎毒暈。百草經却落在雲飛白手上，他將薛大奎和第五曦救出……

黑道弄玄虛　難得百中經

魔杖翁望着他，張張口依然沒有說話，只是顫巍巍的抬起右手，朝他胸口指了指。

雲飛白不知他以手指胸，是什麼意思？問道：「老丈可是說懷中有解藥麼？」

魔杖翁臉有喜色，朝他點了點頭。

雲飛白看他點着頭，分明是要自己在他懷中取藥了，這就蹲下身子，伸手朝他懷中探去，那知手才堪堪伸入魔杖翁懷裏，突覺右腕一緊，有如五道鐵箍，箍住了脈門。

雲飛白一驚，還來不及運功掙脫。

魔杖翁巳經一躍而起，左手疾發，連點了他五處穴道，陰森一笑道：「小兄弟，暫時只好委屈你了！」

雲飛白眞想不到人心會有如此可怕，自己救了他，他反而假裝呻吟，騙自己上當，心頭這份氣憤，眞是不可言宣，大聲道：「魔杖翁，你這是什麼意思？」

魔杖翁聽他一口叫出他的外號，似是感到十分驚奇，佝僂着背，問道：「你也知道老朽叫魔杖翁？」

雲飛白冷冷的道：「在下是聽第五曦說的。」

魔杖翁釋然道：「這就難怪，老朽正在奇怪，就你小兄弟輕輕年紀，怎會知道老朽身份的？」

雲飛白現在漸漸明白了，敢情魔杖翁服下解藥，早巳清醒，剛才自己和第五曦動手的情形，他都看到了，因爲他自知若憑武功，很難制得住自己，因此故意裝作，發出呻吟之聲，誘使自己伸手過去，才能出其不意，把自己制住，此人心機如此深沉，自己倒要好好應付。

心念轉動，一面暗自運功，一面故意憤然道：「在下和老丈無寃無仇，至少在下還救了老大，老丈竟然恩將仇報，出手點了在下穴道，究竟爲了什麼？」

「哈哈，爲了什麼，小兄弟，不知道麼？」

魔杖翁面含詭笑，徐徐說道：「這道理最是簡單不過，就是因爲小兄弟救了老朽！」

雲飛白道：「這麼說，在下是不該救你的了？」

「也可以這麼說。」

魔杖翁笑了笑道：「但小兄弟也毋須動怒，老朽是要問小兄弟幾句話，小兄弟只要好好的回答，老朽決不難爲於你。」

雲飛白玄關巳通，眞氣能在體內運行流動，雖在和他說話，仍能運集眞氣，緩緩朝被制穴道衝去，一面說道：「你要問什麼？」

魔杖翁說道：「小兄弟你是如何進來的？」

雲飛白心知他並不知道自己一直躲在樑上，尤其在自己暗自運功解穴，需得較長時間，自然希望拖長時間，對自己有利，這就說道：「在下一覺醒來，聽到前面砰然一聲巨響，聲音十分震耳，想起老丈叮囑過，不論聽到什麼聲響，都不可以外出，但人總有好奇之心，老丈不叮囑，在下也許不會走出房門一步，一時因好奇心所驅，忍不住循聲尋來。」

魔杖翁道：「你找到這裏，看到了什麼？」

雲飛白裝模作樣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身穿青衣的人，相偕往外行去……」

魔杖翁哼道：「這個丫頭果然是九毒門臥底來的奸細。」

雲飛白又故意的問道：「老丈說的是誰？」

魔杖翁不耐的道：「你不用多問，快說下去。」

雲飛白道：「在下看到大廳上有燈光，所以就悄悄走了進來。」

魔杖翁道：「後來呢？」

雲飛白道：「在下看到廳上躺着許多人，心裏大吃一驚，正待退出……」

魔杖翁道：「你如何救了老朽呢？」

雲飛白心頭一動，暗道：「他制住自己，要問的話，大概就是這一句了，『百步聞香』只有『百草經』上載有解藥，他一定對自己起了懷疑！

「試想：自己救了他，他還要制住自己，從這一點看來，他說二十年前這裏老主人救了他，他才甘願爲僕，追隨老主人的話，也是不可靠了，那麼他屈身爲僕人的目的，敢情也是在『百草經』了！」

魔杖翁看他沒有作聲，厲聲道：「你還不快說？」

雲飛白心念轉動，巳經有了主意，接着道：「在下還沒有轉身，就聽到坐在上首的老夫人氣息微弱的叫道：『年輕人，你過來……』」

魔杖翁怒聲道：「老朽問你如何解了我身中之毒，你儘說不相干的話作甚？」

「老丈聽在下說下去，就知道了！」

雲飛白接着道：「在下問老夫人是否受了傷？老夫人搖搖頭，說她巳經沒有救了，老丈中的毒還可能有救，要在下趕快到後園去找五種藥草，說老丈是歐門忠僕，希望在下能把你救活。」

魔杖翁道：「你如何認識藥草？」

雲飛白道：「是老夫人說的，她要在下到後園什麼地方拔什麼樣子的草，絞了汁灌救老丈……」

「嘿嘿！」魔杖翁冷森一笑道：「老朽還當是你救了我呢？」

雲飛白道：「老夫人還交待了在下幾句話，轉告老丈。」

魔杖翁道：「她有什麼話？」

雲飛白道：「老夫人說到後來，話聲巳經有些模糊，在下只聽到她好像說什麼經，給一個叫翠兒的人拿去了，要老丈務必去跟她要回來。」

魔杖翁聽得一急，瞪着眼道：「老夫人說的，可是『百草經』？」

雲飛白道：「在下沒聽清楚，只聽到什麼經……」

「那一定是『百草經』了。」

魔杖翁怒哼一聲，憤怒的道：「好個小丫頭，老夫苦苦等了二十年，她居然撿了現成！」

現在雲飛白證實了魔杖翁果然也是覬覦「百草經」，才屈身爲奴。一面故作不解，問道：「老丈說什麼？」

「沒你的事。」

魔杖翁望了他一眼，然後問道：「你在後園藥圃中，拔了些什麼藥草，還記得麼？」

雲飛白道：「在下當時拔了很多種藥草回來，那時老夫人巳不能開口，隨卽用手指了幾種藥草，在下巳經記得不大清楚了。」

魔杖翁冷然說道：「老朽帶你到藥圃裏去，你把拔過那幾種藥草，老夫人指點的又是那幾種，說出來了，老朽就可放你了。」

雲飛白道：「老丈不解開在下穴道，在下如何能走呢？

魔杖翁道：「你不用走，老朽會提着你去的。」

雲飛白大笑一聲道：「那就不用老丈費力，在下還是自己走的好。」

原來他在這幾句話的工夫，被制穴道，已經豁然貫通，話聲一落，瀟洒的轉身就走。

這下看得魔杖翁大吃一驚，瞪目道：「你居然能自解穴道！」

聲到人到，右手五指箕張，快若閃電，朝雲飛白身後抓來。

雲飛白倏地回過身來，大喝道：「姓翁的，你眞不識好歹！」

左手橫掌一撇，使的正是那記「多羅葉掌」。

他如今連使了幾次，已經領悟了不少訣要，是以留勁不發，只是順着他抓來的手勢推出。

魔杖翁先前因他居然能在片刻之間，一面和自己說話，解開了五處被制穴道，還以爲他武功極高，此時看他出手不帶絲毫內勁，尤其這一掌，只是順勢推來，並無什麼奇妙招式，不覺沉哼道：「小子，原來也不過如此……」

話聲甫出，突覺一股無形大力，已經推上肩頭，自己竟然毫無反擊之力，身不由己被推得往右直撞出去四五步之多！

雲飛白大笑道：「以你爲人，這一掌就該讓你躺下去，只是在下方才旣然救了你，不想再傷你罷了！」

他自知自己只會兩記絕招，而且也練得並不算純熟，魔杖翁一身武功，並不比第五曦弱了多少，眞要動手，自己未必能勝得過他，因此口中說着大話，人已輕快的朝大廳外走去。

他這幾句話，魔杖翁倒是深信不疑，因爲他能在轉眼之間自解穴道，尤其輕描淡寫的橫掌一推，自己毫無還手之力，就被推出四五步之多，這年輕人的武功，豈非高不可測？

江湖上幾時出了這樣一個年輕高手。

他當眞被唬住了，站定身子，睜大雙目，怔怔的望着雲飛白飄然走出大廳。並未追出。

雲飛白走出大廳，迅速的閃身橫掠，一下隱入暗處，不見魔杖翁追來，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等了一會，依然不見他走出，不禁感到有些奇怪，藉着陰暗之處，隱住身形，悄悄移近廳門，朝裏看去。

原來魔杖翁已經點起燈燭，正在俯着身搜索老夫人的屍體。

雲飛白暗暗忖，說道：「原來他對『百草經』還未死心，故而在老夫人身上搜索了。」

魔杖翁找了半天，敢情並未找到，最後竟然打開老夫人梳的頭髮，好像給他找到了什麼，臉上忽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迅速直起身來，走到正中間，移開靠壁的一張長條桌，把壁上掛的字畫取下，佝僂着身子運起雙手，緩緩推動，壁間居然被他推開一道門戶，他一手拿起燭台，朝那道門中走了下去。

原來這道暗門之中，居然是通向地窖的石級。

雲飛白心中覺得好奇，忍不住悄悄回入大廳，走近那道暗門，往下看去，只見黑黝黝的，早已不見魔杖翁的人！

雲飛白旣有此發現，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這就悄悄跟了下去。

這地窖之中，一共似乎隔了四五間之多，他走下之時，魔杖翁已經走進右首一間屋內，燈光從門口射了出來。

雲飛白身子貼着磚牆，悄然掩到門口，側臉往裏頭看去。這間屋內，敢情是配製藥物之所，地上放置着研藥的鐵船，和大小研鉢，左右兩邊牆壁的木架上，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藥瓶，爲數不下數百個之多。

中間靠壁處，是一個小小的神龕，供的自然是藥王了。

魔杖翁走近神龕，伸手從龕中把一座尺許高木雕的藥王神像取了下來，然後探進頭去，右手拿着一支烏黑的鐵鑰，好像在開鎖一般。

雲飛白心中哦了一聲，忖道：「他這支鐵鑰，敢情就是從老夫人的頭上找來的了，只不知他在做什麼？」

正在思忖之間，耳中但聽「嗒」的一聲輕響，好像鐵鎖被打開了，原來這座小龕內，有着一道小鐵門。

只見魔杖翁左手伸了進去，打開鐵門，迅快的取出兩本書來。

雲飛白目光一注，看清他從神龕中取出來的書，和自己在樑上得到的「百草經」居然一模一樣，心中不禁暗暗覺得奇怪：「藥王門到底有幾部『百草經』！記得翠兒（其實是九毒門的三姑娘）在臨走之前，曾告訴青字一號（青衣人）說她已經拿到『百草經』了，如今魔杖翁又從神龕中取出來一部，連同自己得到的，不是已經有三部了麼？這三部之中，應該只有一部才是眞的，那麼到底孰眞孰假呢！

「翠兒拿到的一部，她隨侍老夫人，那一定是在老夫人房中取到的了，魔杖翁得到的一部！藏在地室神龕之中，如此神秘，想來也不會有假，只有自己得到的一部，只是存放在大廳樑上，可能是假的了，但自己依照書上的記載，找到七味藥草，就把魔杖翁中的毒解去，救醒過來，由此看來，自己這一部，也不像是假的了！那麼只有一個解釋，藥王門的『百草經』，一共抄錄了三部，分藏三處，三部都是眞的了。」

魔梳翁似是欣喜若狂，口中發出咯咯笑聲，自言自語的道：「畢逢春，二十年前，你打了老夫一記『五毒掌』，現在老夫有了解藥，非跟你算算舊帳不可！」

他湊近燈光，迅疾翻着「百草經」，然後又對着書本，從兩邊木架上，找到八九個藥瓶，一起揣入懷中，就舉步朝外行來。

雲飛白要待退出，已是不及，只好閃到左首一道門內，隱住身子。

魔杖翁這回行動十分快速，拾級而上，砰然一聲，關上了鐵門。

雲飛白聽出聲音不對，急忙竄身而出，奔上石級，鐵門業已闔上，伸手推去，絲毫不動，想起方才魔杖翁是朝右推移的，這就雙掌貼着鐵門，功運雙腕，徐徐推移，依然休想推得動分毫。

「糟了，一定是他在外面加了門，莫非他已經發現自己跟着他下來的不成？」

心中想着，索性走下石級，朝那屋中走去，他玄關已通，目能暗視，屋中雖無燈光，仍可看得清楚，眼看魔杖翁取走「百草經」，並沒把神龕復原，他爲了好奇，忍不住探頭望去。

只見神龕內一扇小鐵門中，還留着一個黑色的小瓷瓶，還有一張很小的黑紙，敢情裏面太暗了，魔杖翁並未看得清楚，只是伸手摸到了兩本書就算，這就伸手取了出來，凝目看去，黑瓶上面寫着「青靈丹」三個蠅頭小字，黑紙只有手掌一半大小，上面用針尖劃着二行小字：「汝膽敢犯大不韙，竊取本門經典，褻瀆祖師，所竊取之百草經，乃是僞書，書上有毒，三月之後，汝當全身青腫！服青靈丹可解，可惜汝不會留意於此，乃咎由自取也。」

雲飛白看到這裏，才知魔杖翁費盡心機，取去的只是一册僞書，當下就把瓷瓶收入懷中，闔上鐵門，又把藥王神像放回龕中。

想到自己一時已經無法出去，索性從懷中取出「百草經」來，翻到「解毒篇」看了一陣，心想不知魔杖翁從架上取走的是些什麼藥瓶，也舉步走了過去，凝目看去，才發現架上這些藥瓶，都是藥王門焙製的藥草粉末，每一種草藥，瓶上都標明了名稱。

心中不禁大喜，若要自己照着書本配製解毒藥物，不知要找多久，如今有了這些現成的藥末，就方便得多。

心中想吵，這就對照解毒篇上記載的藥名找去，果然一種不缺，一共有二十一種之多，分裝了二十一個小瓷瓶，每個藥瓶，不過一節拇指大小，旣然全有，不論是否能夠出得去，先把它收到衣袋之中再說。

今晚收穫，不可謂不大，但被囚處地室，又如何能出得去呢？

收起「百草經」，貼身藏好，正待朝石級走去，再設法試試，忽聽鐵門外響起了一陣移動的聲音。

「草非魔杖翁又回來了。」雲飛白迅速後退，隱入了轉角處，貼壁站定。

鐵門經人推動，緩緩開啓，透進燈光，只見一個苗條人影，手持燭台，輕盈的從石級走了下來。

雲飛白看清來人，暗道：「原來是翠兒。」

翠兒手持燭台，目光不住的左右轉動，走得十分小心，她似是從未進入這間地窖，是以走完石級之後，便自站停下來，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朝四週不住的打量，連陰暗之處，都絲毫不肯放過。

雲飛白看她看得如此細心，口中暗暗叫了聲：「糟了！」

就在此時，翠兒已經發現了他的衣角，倏地退後一步，嬌聲叱喝道：「是什麼人！」

雲飛白在這一瞬之間，機靈一動，心頭已經有了主意，身子靠着牆壁，裝作穴道受制，一動不動。

翠兒喝了一聲，依然不見雲飛白有何動靜，口中哼了一聲，手舉燭台，舉步走近，燭光照在雲飛白的臉上，雲飛白故意裝作目定口呆的模樣，她看了一眼，口中咦道：「這人被誰制住了穴道呢！」

纖掌一伸，在雲飛白身上，連拍了兩掌。

雲飛白口中「啊」了一聲，眨動眼睛，看到翠兒，不覺叫道：「姑娘……」

翠兒俏目盯着他，問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雲飛白忙道：「在下昨晚路過這裏，錯過宿頭，到寶莊借宿來的。」

翠兒輕哦了一聲，暗道：「原來他就是那個借宿的人。」

一面問道：「那麼你怎麼會在地窖中的呢？」

雲飛白心中暗暗好笑，一面說道：「在下睡到半夜裏，是那老管家把在下拍醒（他被翠兒點了睡穴），叫了起來……」

「魔杖翁！」

翠兒頗感意外！睜大眼睛，問道：「他沒有死？」

雲飛白故作吃驚的道：「那老管家已經死了，他……」

翠兒朝他看了一眼，噗哧一笑，旋即冷聲道：「你說下去。」

雲飛白道：「那老管家要在下隨他來至大廳，他推開了壁間一道門戶，要在下走在他前面……」

翠兒哼道：「他怕這裏按裝了機關埋伏。」

雲飛白道：「在下不知道。」

翠兒道：「你快說下去。」

雲飛白道：「後來走到這裏，他伸手好像在在下身上點了一下，在下就不知道了，直到現在，是姑娘救了在下。」

翠兒望看他，又問道：「你不會武功麼？」

雲飛白尷尬的望着她道：「從前練過幾年。」

翠兒笑了，笑然很嫵媚，說道：「練過幾年，也算會武？」

雲飛白不服的道：「姑娘這是小看在下了，通常二三個壯漢，都還近不了在下的身。」

翠兒格的一聲嬌笑，一雙黑白分明的眼，從他臉上溜過，笑吟吟的道：「那你怎麼會給魔杖翁點了穴道的。」

雲飛白問道：「魔杖翁是誰？」

翠兒道：「就是那個老蒼頭咯！」

雲飛白道：「他會點穴法？」

「點穴有什麼稀奇？」

翠兒道：「他原叫魔杖翁錫福，一支鐵杖，很少人能接得下來，大家都叫他翁一杖。」

她好像對他很有話說。

雲飛白問道：「姑娘也會點穴麼？」

翠兒笑得很甜，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說道：「不會，我還能替你解得開穴道麼？」

雲飛白好生羨慕的道：「這麼說，姑娘武功一定很高了。」

翠兒清脆的笑道：「你想拜我做師父麼？」

雲飛白故意裝作傻呼呼的道：「姑娘年紀比在下還小，在下怎麼能拜姑娘爲師呢？」

說到年紀，翠兒臉上不禁微微一紅，說道：「你要學武，我可以把你引到我大師兄門下，你願意不願意？」

雲飛白搖搖頭道：「不要，在下拜在令師兄門下，姑娘不是成了在下的師姑了，那……不成……」

他把「不成」兩個字，故意說的很低，癡癡的望着她，臉上微有靦覥之色。

翠兒自然聽得懂他的意思，一張臉驀地飛起兩朵紅雲，但她絲毫沒有怒意，秋波瞟着他，問道：「說了老半天，你還沒告訴我叫什麼名字呢？」

雲飛白把名字顚倒的說道：「在下白飛雲，姑娘……」

翠兒道：「我叫唐翠娥。」

雲飛白拱拱手，說道：「原來是唐姑娘。」

唐翠娥眨眨眼說道：「別老站在這裏說話，咱們進去瞧瞧。」

她一手掌着燈，俏生生朝裏行去，地窖一共間隔了四五間之多，有的堆放着雜物，有兩間放着榻，像是練功的靜室，只有右首中間一間，是配藥的地方，中間供着一座小小的神龕。

唐翠娥敢情對藥王知道的沒有魔杖翁多，因此她沒去動那神龕，只是一手拿着燈燭，在那木架上照來照去，看着藥瓶，然後從懷中取出兩冊「百草經」來，也翻到了「解毒篇」，核對着書上藥名，伸手取下了十幾個藥瓶，好像有些藥沒有找到的。

雲飛白玄關已通，目光何等敏銳，輕輕一溜，便已看清她這冊「百草經」，所載解毒藥草，和自己得到的二冊，完全不相同，而且註解也不詳盡，字迹也潦草得多。

這一比較，雲飛白心頭登時明白，敢情她這冊「百草經」也是僞了。

如此看來，三部「百草經」，只有自己得到的才是眞本，這就奇怪，藥王門怎麼會把眞正「百草經」放在樑上，把兩本假的，却什襲珍藏呢？」

這問題，他馬上想通了，敢情江湖上覬覦「百草經」的人，一定很多，覬覦「百草經」的原因，一種是爲了對付九毒門，一種是九毒門的人，不願江湖上有人能了解他們的毒，於是藥王門造了兩部假的，什襲珍藏，把眞本放置樑上，說成假的，這秘密一定有許多人知道，故而沒人去要眞的，却千方百計去找什襲珍藏的僞本了。

他故意問道：「唐姑娘，妳看的是什麼書呢？」

唐翠娥似乎並未瞞他，淡淡的道：「這是藥王門的一本孤本藥書，這上面載了好幾種解毒的藥方，我要把這些藥瓶帶回去。」

雲飛白故意說道：「這裏不是姑娘的家麼？」

「不是。」唐翠娥道：「這裏是藥王門掌門人的家。」

她把十幾個藥瓶收入身旁革囊之中，回眸道：「好啦，我們可以出去啦！」

雲飛白又問道：「唐姑娘要回家去了麼？」

唐翠娥道：「不，我還要去辦一件事情。」

雲飛白心中一動，暗道：「她不知去辦什麼事？」但這話他不好問，問了會引起唐翠娥的疑心。

兩人默默的拾級而上，走出地窖，唐翠娥又推上了鐵門，跨出大廳，她忽然身形一停，望着雲飛白，說道：「白兄要去那裏？」

雲飛白看她脈脈含情的模樣，口氣也改了，稱起自己「白兄」來，心頭不禁暗暗攢了下眉，說道：「在下只是路過此地，要趕回家去。」

唐翠娥暈生雙頰，說道：「白兄如果沒有什麼急事，和我作伴同行，好麼？」

雲飛白試探着道：「唐姑娘要去那裏呢？」

唐翠娥坦率的道：「我要趕去潁州，你呢？」

雲飛白心中有些矛盾，他本意化名白飛雲，就是想和她一路同行，暗中好探探她的口氣，但他發現了唐翠娥脈脈含情的眼光，不禁又感到躊躇起來，說道：「在下……」

「你這人……」唐翠娥輕嗔道：「就是這樣不好，說話吞吞吐吐的。」

「不！」雲飛白道：「在下舍間是在潁水，只是……」

唐翠娥眼睛一亮，瞟着他，問道：「只是什麼呢？」

雲飛白囁嚅的道：「在下只是覺得和唐姑娘同行，路上只怕不便。」

唐翠娥嗤的笑道：「這有什麼不便？你在路上不要叫我唐姑娘就是了！」

雲飛白道：「不叫妳唐姑娘，叫什麼呢？」

唐翠娥羞赧的道：「我們在路上兄妹相稱，我叫你大……哥……你叫我妹子就好。」

她說到底下幾個字，已經越說越輕，粉頸都垂了下來。

雲飛白道：「這個如何使得？」

唐翠娥道：「這有什麼關係，我們認作兄妹，旁人就不會瞎猜了。」

雲飛白道：「唐姑娘……」

唐翠娥說道：「你還是這樣叫我唐姑娘？」

雲飛白道：「這……這……」

「大哥。」唐翠娥仰起臉，催道：「我們快走咯！」

「二位不用走了！」

左首長廊間，有人沙着喉嚨笑道：「老夫已經等候多時了。」

唐翠娥柳眉一挑，叱道：「你是什麼人？」

一面低低的道：「白大哥，我們出去吧。」

兩人並肩走出大廳。

那沙喉嚨的人怪笑道：「三姑娘只顧着說哥哥妹妹了，自然不會注意到老夫等人了。」

「老夫等人」，那是說來人不止一個了。

唐翠娥聽得又羞又氣，大聲道：「你們是些什麼人，都給姑娘滾出來！」

「哈哈！」那沙啞聲音大笑道：「老夫不是明明站在這裏麼？」

雲飛白擧目看去，只見在長廊前果然有一團黑影，那是一個矮胖得像麵團似的一個老人！

雲飛白暗暗吃了一驚，說道：「是癩蝦蟆莫元奇！」

黑暗之中，但見兩點金光突然迸射如炬，莫元奇厲聲道：「好小子，老夫的名號，也是你叫得的麼？」

唐翠娥傍着雲飛白身邊，冷冷的道：「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幹麼要來找碴？哼，姑娘也不是好惹的。」

「老夫知道。」

莫元奇撇着八字脚，緩緩走近，含笑道：「三姑娘是九毒傘者的關門弟子，當然不好惹。」

唐翠娥道：「你知道就好、」

莫元奇一手摸着嘴上兩撇鬍子，含笑道：「就是因爲三姑娘是九毒尊者的門下，所以要請三姑娘跟着老夫屈駕一行，這位小子既是三姑娘的情郎，那就最好不過，二位一起去，有個伴兒，三姑娘也不致有寂寞之感了。」

「你胡說！」

唐翠娥心裏雖然對雲飛白發生了情愫，但這是姑娘家心裏的事，給人家說穿了，自然又羞又急，一手不自覺摸摸劍柄，喝道：「你憑什麼？爲什麼要跟你去？」

莫元奇大笑道：「三姑娘，老夫親自前來相迎，這面子已經不小了，妳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唐翠娥撇了一下嘴，說道：「我不去，你能把我怎樣？」

莫元奇嘿然道：「小丫頭，不去，老夫就把妳擒了去。」

唐翠娥道：「你要和我動手？」

「哈哈哈！」莫元奇仰天大笑道：「老夫和妳這黃毛丫頭動手，那未免太抬擧妳了！」

說到這裏，回頭喝道：「來人。」

只聽有人應聲道：「屬下在。」

一名面如黃蠟的青衣人急步趨入，他身後緊跟隨着走進高矮不等的七個灰衣人來！

雲飛白目光一注，不禁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看來北嶺七兇，果然落在癩蝦蟆莫元奇的手中了。」

原來那青衣人率領着走入的七個灰衣人，正是北嶺七兇（藍如玉的義父和六個叔叔）。

莫元奇一揮手道：「要他們把這兩個小娃兒拿下了，但不可傷了他們性命。」

黃蠟臉青衣人躬身應「是」，忽然撮口發出一聲尖細的竹哨之聲，哨音方起，七個灰衣人雙目之中忽然射出森冷的兇光，擧步朝雲飛白、唐翠娥兩人逼了上來。

「鏘」的一聲，唐翠娥掣出一柄藍光湛湛的短劍，回頭悄聲道：「白大哥，你莫過來，我會對付他們的。」

這兩句話，就已顯示出她對雲飛白的眞情。

雲飛白心頭甚是感動，忙道：「唐姑娘，慢點，妳當他們是誰？」

唐翠娥問道：「他們是誰？」

雲飛白道：「這七個灰衣人就是昔年兇名久著的北嶺七兇。」

唐翠娥聽得一怔，望了雲飛白一眼，目中流露出堅毅之色，低聲道：「白大哥，我和他們一動上了手，你就往廳後退走，越快越好，不用管我，日後，我會找你去的。」

這話，更說得情意綿綿！

就在這幾句話的工夫，北嶺七兇已經逼近階下！

唐翠娥短劍一揮，劃起一道湛然藍光，攔在前面，轉身，左手朝雲飛白輕輕推了一把，急促的道：「白大哥，快走。」

她劍光才發，北嶺七兇中最右首的矮胖老人抬手就是一掌，朝她劍上劈來。

「錚」！唐翠娥但覺劍上震力奇強，劃出的短劍，幾乎被震脫手！

就在這劍光一滯之際，對面右首第三個瘦高灰衣人，突然欺身直上，右手一探，五指如鉤，朝唐翠娥餵毒劍身上抓來。

此人五指黝黑如墨，敢情套了鐵指，是以不怕淬了毒的鋒利長劍。

唐翠娥一身武功確也不弱，身形一閃，縮手之間，短劍劍尖幾乎在對方手指快要接觸上的一瞬間收了回來。

但在她身形剛動，右首第二個中等身材的灰衣人左手朝她肩頭拂出。

這一拂形同閃電，一股勁風，剛好拂上她的左肩，等到唐翠娥縮手收回短劍，再待退避已是不及！

就在此時，她忽然發覺有一點指影從她身後肩頭朝外點出，把中等身材灰衣人逼退了一步。

唐翠娥轉臉看去，那出指逼退中等身材灰衣人的不是雲飛白還有誰來？她驚喜的只說了聲：「你怎麼還不走……啊，你後面……」

原來右首一個灰衣人不知何時已欺到了雲飛白身後，雙手箕張，鷹爪般雙手，無聲無息將雲飛白雙肩攫落。

其實雲飛白的玄關已通，身後有人逼近，他早已警覺到了，身形倏轉，左手橫掌，隨着身子朝外按去。

那欺來的灰衣人乍覩雲飛白這記掌式，沒待他發出掌力，人已往後躍退開去。

雲飛白急忙和唐翠娥以背貼背的站好，一面說道：「他們還自持身份，七人中只有一人輪流出手，若是七人齊上，我們只怕一招也接不下來了。」

唐翠娥愁急的道：「白大哥，我要你走，你爲什麼不走呢？」

「在下能走麼。」

雲飛白剛說了一句話，對方又有一個灰衣人呼的一拳，迎面擊來。

雲飛白身形一偏，堪堪讓過，另一個灰衣人又振腕一指朝唐翠娥點出。接着又有一個橫掌切向雲飛白。

北嶺七兇每一個人都有一身絕學，功力驚人，因此每一招出手，不論是爪是指，都有一股勢道奇猛的嘯風，應手而出。

他們雖然七個人各發一招，輪流出手，但出手之快，幾乎令人目不暇接，好像一個人生了七條手臂，這隻手堪堪收起，那隻手業已發出，逼得兩人只顧東躲西閃，在場內團團亂轉。

雲飛白自左掌右指，（以指代扇）還可以和對方週旋封解，唐翠娥簡直連還手都還不起，對方功力太強，除了躲閃趨避，手中空執着一柄淬毒短劍，根本沒有她出手的機會。

幾招下來，雲飛白心頭有些感覺到了，北嶺七兇雖然被迷失了神志，雖然把自

已兩人圍在中間（動手沒有幾招，已把兩人圍在中間了），但他們對自己左手橫掌以待的手勢（多羅葉掌），似乎是十分忌憚，每次發招攻來，遇到自己左手，便立即躍進，沒有一個肯和自己硬對的，因此自己左手橫着手掌，始終沒有發過一掌。

至於自己右手，本是以指代扇，在效果上自然比使用摺扇差了許多，不能發揮玄奧的招式作用，但也只要自己點出，對方七人似乎也識得厲害，同樣的一接即退，所以從未有過眞正的硬打硬接。

因此之故，眞正遇上强大壓力的，是唐翠娥，她在七人循環出手之下，還能維持這些時光，全仗兩人還不停的轉着圈子，多少記掌指交擊，都是雲飛白代她接下去的。

這一陣功夫，唐翠娥已經屢遇險招，驚得她香汗濕透了衣衫，連和她背脊相貼的雲飛白都可以感覺她背上熱氣烘烘，呼吸都喘不過來。

這一場搏鬥，因爲作者是從被圍在中間的兩人身上寫的，因此北嶺七兇的出手雖快，但總是一個接一個循環出手，並不是七人聯手圍攻，好像情形並不激烈，但如果你是第三者的話，站在場外觀戰，這情況就不同了。

你所看到的北嶺七兇，倏進倏退（倏退就是遇上了雲飛白的「「多羅葉掌」），人影閃動，灰衣飛揚，雖然一個接一個出手，但因他出手奇快，在局外人的眼中，看到的巳是七個人全在飛撲出手一般。

尤其場中兩人，不住在旋轉閃避，九個人都在飛快進退遊動，一陣陣懾耳嘯風，更是此起彼落，滿場橫飛，使人眼花撩亂，很難看得清雙方攻守之勢。

但這說只是普通會武之人而巳，癩蝦蟆莫元奇就不同了，他一雙金光熠熠的眼神，場中每一個人，出手每一記招式，莫不看得清清楚楚，但也有一點使他想不通的，因爲他沒有身臨其境，沒有和雲飛白親自交過手，雲飛白沒有使出完全的一掌（只是橫着手掌而巳），因此他心中覺得奇怪：「這小子左手橫掌不發，北嶺七兇幾乎記記都在迴避着他，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明明一招就可以把他解決的，偏偏要處處退讓着他，這樣下去，還能拿得下他們？」

他心頭疑念一起，右手一擺，喝道：「要他們停。」

黃蠟臉青衣人口中吹起一聲竹哨，圍攻的北嶺七兇突然全都停止下來。

莫元奇道：「你要他們使兵刄！」

他說的話，就是命令，黃蠟臉青衣人口中又吹了一兩聲急促的哨子。

北嶺七兇在這一瞬間，當眞如響斯應，突然翻腕掣出了劍來。

他們這一掣出劍來，雲飛白看得不禁暗暗一驚，叫了聲：「七色劍！」

原來他們七支長劍分爲紅、藍、白、黑、黃、綠、紫七色，光芒流動，奪目懾心，正是昔年名震江湖的「七色劍」！

這中間雖然只有一句話，兩聲哨子的時間，但被圍在中間的兩人巳經有了喘息的機會，唐翠娥左手迅快把一顆藥丸，塞入雲飛白的掌心，低聲說道：「快含在口中。」

方才就因爲雲飛白的突然在她身後現身，接着又連番受到攻擊，她要想使毒，碍着雲飛白，無暇遞解藥給他，以致投鼠忌器，不敢貿然使毒。

這回，有了喘息機會，她才把解藥遞給了雲飛白。

雲飛白心知她要使毒了，這下使他不禁大感爲難，北嶺七兇是自己義妹藍如玉義父和叔叔，撇開這層關係，他們昔年雖然是兇名甚著，但二十年來閉門思過，韜光養晦，未曾爲惡，此次乃是遭人刦持，神志被迷，自己不能把他們救出，豈能讓唐翠娥施毒？

心念閃電般一轉，來不及把藥丸納入口中，就大聲喝道：「莫元奇，你要他們暫且住手！」

莫元奇冷冷的道：「小子，你有什麼話說？」

雲飛白眼看北嶺七兇手持「七色劍」，巳有發動之勢，接着喝道：「你先要他們住手。」

「嘿嘿！」莫元奇笑聲尖而刺耳，說道：「小子，你怕了是不是？好，諒你們兩個也逃不上天去，老夫就要他們暫時停止攻擊，你有什麼話，快說。」

隨着話聲，右手抬了抬。

黃蠟臉青衣人果然又吹了一聲竹哨，北嶺七兇七支長劍在同一時間，宛如毒蛇入洞，一下收入鞘去。

雲飛白冷然道：「莫元奇，你外號癩蝦蟆，名列南山十戾，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了，是不是？」

莫元奇目射金芒，沉聲道：「好小子，你犯了老夫忌諱，就是死數！」

他一向不喜歡別人叫他癩蝦蟆。

雲飛白道：「在下還不至於死在你姓莫的掌下，你既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就該各憑武功，一決勝負，支使神志被迷的人，那又算得什麼人物？」

「各憑武功？」

莫元奇大笑續道：「憑你們兩個娃兒，要和老夫一決勝負？」

雲飛白道：「怎麼？是在下不配？還是你不敢？」

莫元奇大笑道：「三四十年來，老夫還沒聽過像你小子這樣狂妄的話。」

「在下就是要和你打個賭。」

雲飛白道：「好，在下就不說你敢不敢？問你願意不願意？」

莫元奇望着他，說道：「你要如何賭法？」

「賭法很簡單。」

雲飛白道：「你我以三招爲限，你勝了，咱們就跟你走，但若是在下僥倖勝了，你就得率領北嶺七兇，立即退走，你認爲如何？」

莫元奇目射奇光，呵呵大笑道：「你以爲能勝了老夫？」

雲飛白道：「這個在下也不知道，要交上手，才能分出勝負來。」

莫元奇笑一聲道：「好，老夫和你賭了，哈哈，老夫居然會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賭技，傳出江湖，又有誰能信？」

唐翠娥心頭着急，叫道：「白大哥，你怎麼勝得了他呢？」

雲飛白道：「我既然說出口了，是勝

是負，那也管不得這麼多了。」

唐翠娥道：「白大哥，你這是何苦呢？你一定認爲我勝不了他們，是不？我如果制不了他們，我就不配做九毒尊者的門下弟子了。」

莫元奇大笑道：「三姑娘，你錯了，告訴妳也無妨，他們都戴了特製面具，絕不會怕妳使毒的。」

雲飛白道：「咱們既然巳經講好了，各憑武功定勝負，唐姑娘也不用再使毒藥了。」

莫元奇道：「好，咱們就這麼辦，小子，你可以出手了。」

「且慢！」雲飛白一擺手道：「咱們還沒講好如何才算分出勝負來。」

莫元奇道：「依你之見呢？」

雲飛白道：「閣下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在下要勝你並非易事，因此咱們這招必須有個標準，譬如咱們硬對一掌，在下和閣下如果同樣被震退一步的話，就該算閣下負了，閣下認爲是否公平？」

「公平、公平！」莫元奇點點頭接道：「咱們如果打成平手，老夫自然就算負了。」

他不但自負成名多年，功力深厚，絕不會和一個後生小子打成平手，更何況他練的是「蝦蟆功」，就是和他功力相等的，也休想把他推出一步。

雲飛白說道：「閣下那是完全同意的了？」

莫元奇點頭道：「老夫完全同意。」

「那好！」雲飛白道：「在下可以出手了吧？」

莫元奇道：「你只管出手好了。」

「在下那就有僭了。」

雲飛白話聲出口，左足隨着往前跨上一步，右腕抬處，駢指若戟，朝對方左乳「命脈穴」點去，同時左手化掌，一記「多羅葉掌」也跟着橫掌擊出。

兩招曠世絕學，雖然發有先後，也差不多是同時擊出的了。

莫元奇雖然在雲飛白出手的一瞬之間，巳發覺這年輕人指法奇幻，一身功力也似乎極高，他仗着「蝦蟆功」，遍身刀劍不入，存心硬接雲飛白一指，因此並未還手。

但聽「篤」的一聲，雲飛白二指不偏不倚，擊在癩蝦蟆莫元奇左乳上的「命脈穴」上，幾乎有如擊在金石一般！

雲飛白早就知道對方練的「蝦蟆功」，自己這點武功，是傷不了莫元奇的，故而在這一指上，只用了六七成力道，他把十成功力，都放在左手那一記「多羅葉掌」上。

這是一明一暗，一虛一實，他明知「多羅葉掌」也傷不了莫元奇，他也並不希望傷他，只希望能把莫元奇推出去一步，自己就獲勝了。

莫元奇沒防到雲飛白會把兩種絕學同時使出，他坦然接下了雲飛白一指，心頭正感驚愕：「這小子好精純的內力，無怪他要口發狂言了！」

就在他心念初動之際，雲飛白的手掌也推上了癩蝦蟆肥胖的身軀，這一掌似乎毫不着力，比剛才那一指的勁力，還差得多，莫元奇自然更不在乎！

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他突然感到雲飛白的掌上竟然含蘊了一股至大至柔之氣，溫和的湧上身來！

癩蝦蟆究竟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見多識廣，忖道：「這小子使的會是佛門神功？」

癩蝦蟆急忙揮起右手之袖，企圖消卸雲飛白的掌力，巳是遲了半步，在這一瞬間，他只感到自己沒有一招武功，可以解得這記掌勢，身不由己被推得往後退下了一步；但還是站不穩樁，不覺又後退了一步。

雲飛白站在原地，雙掌早巳收了回去，朝他拱拱手，笑道：「莫前輩，你承讓了。」

莫元奇呆得一呆，第一招上，就被人家推出了兩步，後面兩招，自然不用再比了。

他說什麼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瞪着兩顆眼珠，一張圓臉不禁微微一紅，呵呵笑道：「好小子，得了，便宜賣乖，好，好，老夫走！」

果然朝黃蠟臉青衣人揮了揮手，掉頭就走。

黃蠟臉青衣人左手朝天一舉，那自然是給北嶺七兇的暗號，率着北嶺七兇急步往門外而去。

唐翠娥沒想到雲飛白居然能在一招之間，勝了兇名久著的癩蝦蟆莫元奇，一時不禁喜上眉梢，臉上洋溢着嬌笑，像翠蝶般飛快的迎了上來，甜笑道：「白大哥，原來你武功竟有這樣高法，人家還給你担心死了呢！你方才騙我，還說什麼從前練過幾年，我不來啦……」

她又是輕嗔，又是撒嬌，臉上笑得紅馥馥的，但卻噘起了櫻唇，忽然口中嚶嚀一聲，像乳燕投懷，一下撲入了雲飛白的懷裏，玉臂一環，緊緊抱住了他的身子，一顆頭埋在他的肩窩裏，還在不依不休的輕輕幌動着！

雲飛白一時被她這突如其來的投懷送抱，鬧得個手足無措，耳鬢厮磨，散發着幽香的秀髮，在他頸子裏飄動，引起輕微的癢感，使雲飛白一顆心驟然狂笑起來！

他不好把她推開，天底下也絕沒有鐵石心腸的男人，會把這樣一個綺年玉貌，柔情如水的女孩子推開去。

但他還算把握得住飄蕩的心，只是輕輕叫了聲：「唐姑娘……」

她聽得更是不依，嗯道：「不來啦，人家叫你白大哥，你還叫人家唐姑娘、唐姑娘的……」

她螓首直搖，幽幽的道：「你要……叫我……妹子……才對……」

雲飛白身上沁出汗來，他自然拗不過她，只好順着她道：「好，我叫妳妹子好了。」

唐翠娥半邊嬌靨貼着他肩窩，嬌聲道：「那你叫呀！」

「我叫……」雲飛白臉頰發赧，低着頭輕輕叫道：「妹子……」

「嗯！」唐翠娥笑了，笑得有些羞澀，也很嫵媚，她忽然仰起臉來，四目相投，緩緩閉上眼睛，把兩片鮮紅得像櫻桃般的小嘴，瓠犀微露，緩緩的送了上來！」

（未完・十一）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偷因爲懷疑姜紅杏，一時疏忽被老太君看見他鬼鬼祟祟，懷疑他對南宮世家不利，可能姜紅杏有意佈下陷阱，暗中唆擺老太君，而老太君幾次見南偷躡跡而至，一時不察，在盛怒之下，用龍頭枴杖將南偷活活打死，南偷在死前用信鴿將白蓮教的碧玉令交給小子保存，小子由信鴿帶到出事地點，才知道師父南偷被人打死，埋葬屍體後在客棧投宿，遇上了南宮世家的人，但不知是老太君殺死自己的師父，又和明珠談心事，却被姜紅杏看見碧玉令，不以爲意，第二天在路上被五燈使者三人追打索取碧玉令，幸遇仙桃谷猿長老拯救……

被困猴子山　巧遇雲大俠

「當然留下來，天天與我這個老頭兒過招，到你打倒我這個老頭兒爲止。」猿長老笑說着將長籐鬆開。

小子苦笑。「這是讓不得你的了。」

「好小子，好大的口氣。」猿長老抛開長籐。

小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呼呼喝喝，幾個姿勢，先將筋骨鬆弛一下，隨即撲上，他也知道這個猿長老不簡單。所以一出手便是師門絕技，只想一個出其不意，幾下子將猿長老弄翻在地上，好得離開。

他也知道正如他的師父南偷蓋嘯天，這等武林中的奇人異士不錯是脾氣古怪，却極有信用，也不管什麼方法，只要能够眞的將他弄翻，一定不會再留難。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事實却是兩回事，才撲上，猿長老彷彿便化身千百，前後左右的繞着他，又是拳、又是脚的，四方八面襲來。

他明白是幻覺，也明白這種幻覺完全是由於猿長老身形變化的迅速再配合巧妙的角度，影响到他的眼睛。

猿長老方才的說話他雖然沒有忘記，可是到這個時候，那裏還分得出虛實陰陽，連猿長老的存身方位也不能够確定，這個架又如何打？

他苦笑，憑聽覺勉强分辨，出拳攻擊，不錯他的聽覺很敏銳，可是猿長老的身形變化實在迅速，根本不是他的動作所能够追得及。

那不過片刻，他已經挨了好一頓拳脚，那一頓拳脚也竟不輕，只打得他一個身子左搖右擺，手脚固然大亂，好不容易站穩身子，橫來突然又一脚，終於給滾翻地上。

他索性躺在地上，猿長老身形即時一收，蹲在他面前，招一招手，道：「繼續，繼續——」

小子搖頭喘氣。「我承認不是你的對手了。」

「還是要打下去。」

「我跟你無怨無仇，給你打傷了，你又於心何忍。」

「放心，傷了你我會替你醫好，起來起來——」猿長老不管那許多，又强拉小子起來。

小子乘機出拳，可是拳未到猿長老已鬆開手掠開，小子如影隨形追撲，追不了多久，猿長老便又化身千百，然後一頓拳脚又將小子打翻地上。

小子的脾氣也來了！「鯉魚打挺」隨即躍起來，南偷教給他的厭箱底的本領也使出來。

「這才是——」猿長老大樂，跳來躍去，對拆了有百招，小子還是給他打翻地上。

這一次小子手脚伸開，閉上眼睛，不再見他爬起來，猿長老身形停下，探手一拍小子的臉，看見沒有反應，不由搖頭歎息：「這麼快便完了。」

他隨即走向那邊屋旁的水缸，看樣子還不肯罷休，要用水將小子澆醒，這邊他才轉身，小子便睜開了一隻眼睛，倏的一彈而起，向那邊桃林掠去，猿長老立即察覺，一個翻滚，手一抄一抖，棄在地上那條長籐便飛射出去，攔腰將小子纏了一個結實，猿長老手雖然沒有在長籐上，但身形再一個翻滚，探手還是將長籐抓住，往後一帶，小子立時倒飛回來，摔翻地上，一口氣尚未喘過猿長老的拳頭便擊到，他不由自主招架，還擊。

猿長老這一次是讓着他，但小子已差不多筋疲力盡，一身本領根本施展不出了多少，而讓着也實在沒有趣味，打得性起，還是將小子打翻地上。

小子掙扎欲起又倒下，猿長老亦看出他不能再打下去，一把將他掀起來：「好，今天就到此爲止。」

小子沒有反應，昏迷過去，猿長老掀着他一面走向樹屋一面嘟喃道：「這個小子雖然比不上那一個也實在不錯，以後有你們兩個輪流來侍候，才叫快活。」

語聲一落，他手臂一振，將小子從樹屋的窗戶扔進去。

樹屋內空懸着一張以樹籐織就，奇大無比的吊床，一個長髮披散的男人背臥在那裏。小子正好掉落在他身旁，他却是毫無反應。

小子也很快便醒轉，昏迷中依稀還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看見身旁那個人，亦有些奇

怪，伸手推出，那個人還是沒有反應，用力搖撼結果也一樣。

「絕無疑問，一定是給那個老怪物折磨成這樣子，看來我這個小子也挨不了多久的了。」

小子嘟喃着又倦極昏過去。

到他再醒轉，已經是夜深，身旁多了一個木盤子，載着幾個肥大的桃子，居然還有半邊烤熟的山鷄，他也不客氣，飽餐一頓，看看身旁那個人，還是老樣子臥在那裏，一探鼻息，氣若遊絲。

小子正是泥菩薩過江，想到師父南偷的被殺，眞是一刻也不想多留，細看樹屋內沒有其他人，便爬過籐床，爬到窗前。

窗外一片靜寂，冷月下只有一隻小猴子蹲在一塊大石上，小子又傾耳細聽了一會才穿窗躍出去。

那隻小猴子立即圓瞪着一對小眼睛向他望來，他隨手作了一個噤聲的姿勢，躡着脚步往前走去。

小猴子看似奇怪的瞪着他，突然尖叫起來。

這一聲尖叫響起，周圍便尖叫聲大作，小子也這才發覺到處都睡着不少猴子，再看，猿長老抱着一頭小猴子從樹屋的一側轉出，要躲避那裏還來得及。

「好啊，你是休息過了，要跟我這個老頭兒月夜過招？」猿長老一見小子便眉飛色舞。

「你老人家誤會了！我只是出來欣賞一下月色。」小子隨即一個觔斗翻回樹屋內，在籐床上臥下。

猿長老的笑語聲緊接傳來：「少花腦筋，你是跑不了的，好好的睡覺，養足精神，明天再跟我老頭兒過招。」

小子沒有回答，猿長老也沒有再說什麼，那些猿子的尖叫聲亦同時停下來。

另一種聲音却在這個時候響起，赫然是發自背臥在籐床上的那個人。

他輕輕的喘息着，越來越劇烈，不像是人的喘息，倒像是某種怪獸。

「你怎樣了！」小子驚問。

那個人只是喘息，聽來很辛苦似的，小子束手無策，心念一轉，省起猿長老，樹屋的門突然打開，走進來的也赫然就是猿長老。

「這個人……」小子方要說什麼，猿長老已然翻身掠上，正好落在那個人身旁，探手連點了那個人後背十多處穴道，將那個人的身子翻過來，又再點了十多處，才吁一口氣。「沒事的了。」

他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轉身舉步往外走，反手將門關上。

那個人也就在這時候掙扎着爬起來，小子連忙伸手一把扶住：「怎樣了。」

「沒什麼——」那個人抬起頭來，月光正落在他的面上，不是別人，正就是雲飛揚。

小子不認識雲飛揚，只覺得這個人不像是壞人，雲飛揚也沒有多說什麼，盤膝坐下，運功行氣。

小子看得出，沒有騷擾他，想到明天還要跟那個猿長老動手，索性臥下來，痛痛快快的再睡一覺。

× × ×

天終於大亮，小子醒來的時候，雲飛揚亦運功行氣完畢，張開了眼睛。

「你眞的沒什麼了。」小子隨即問。

「有勞關心。」雲飛揚微微一笑：「你也是給猿長老抓來的？」

「那個老怪物，這麼一把年紀了還開這種玩笑。」小子伸了一個懶腰。

「高姓大名？」雲飛揚接問。

「我是個棄嬰，無名無姓，師父叫我做小子，其他的人都是這樣叫：「想到師父，小子心頭又一陣蒼涼。

「哦？」雲飛揚有些感慨的望着小子：「我叫雲飛揚。」

「雲飛揚？」小子一怔，隨又笑起來道：「可惜只是同名同姓，你若是我認識的那個武當派的雲飛揚，又何懼那個老怪物？」

「我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認識？」

小子又是一怔，問道：「難道你就是武當派的那個雲飛揚？練成了天蠶功，泰山敗獨孤無敵，嵩山挫不老神仙的那個雲飛揚？」

雲飛揚微喟，道：「這些事都已經過去了……」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小子打着「哈哈」。「我其實並不認識你，可是最近認識的兩個新朋友跟你却是好朋友，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你是怎樣的一條好漢，所以也以認識你爲榮，胡亂拉上些關係。」

「那兩位是……」

「一個是陸丹——」

「陸丹？」雲飛揚立即省起來：「這個人是一個天才，可惜未能夠留在武當山好好學藝。」

「另外的一個你應該更熟悉。」小子嚷出來：「傅香君——」雲飛揚混身一震。「他們現在怎樣了。」

「因爲誅劉瑾有功，陸丹已經替他的父親洗刷了謀反的罪名，可是他對於做官一些興趣也沒有，反而跑回武當山，聽說要出家入道，苦練武功，爲武當派盡心効命。」

「難得。」雲飛揚追問：「傅香君又如何？」

「很好。」

「已經找到心上人了？」雲飛揚跟着這樣問一句。

小子也居然沒有考慮到雲飛揚這樣問的動機，甚至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應道：「這可是不大清楚，但那個安樂侯對她可眞的不錯。」

「安樂侯徐廷封？」

「你們也是認識的？」

雲飛揚點頭，再問：「那她對安樂侯怎樣？」

「也不錯——」

雲飛揚一笑，苦澀中帶着安慰，喃喃自語道：「若是她能夠忘記以前的事，才眞的安樂。」

小子沒有聽入耳，接問：「是了雲大哥，你武功蓋世，威震江湖，大家都希望你能夠主持正義，怎麼你跑到這裏來？」

雲飛揚深注小子一眼。「這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的了，當日泰山玉皇頂一戰，我雖然擊敗獨孤無敵，亦傷在他天魔解體大法之下，是安樂侯慨贈『千金斷續』，又得少林無我大師金針度穴，接通斷去經

脈，才能夠恢復七八，再戰白蓮教不老神仙七煞琴音，不得不全力施爲，經脈再又被震斷，若非無爲大師送我易筋經，依照內中心法自療，現在經已不在人世。」

雖然初見面，對小子他不知怎的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好感，說話也自然多了。

「所以你躲起來？」

「易筋經是否有作用就是無爲大師也不敢肯定，果眞是無可藥救非要離開人世不可，一個人悄然離開就是了，又何必驚動了朋友，要他們難過？」雲飛揚淡然一笑。「我原是要找一個沒有人騷擾的地方，那知道地方還沒有找到，猿長老已經找到來了。」

「那個老怪物找你幹什麼？」

「這個人練武成痴，整天要找高手切磋過招，江湖中人看見他便頭大如斗，遠遠避開，少惹麻煩，既然知道有我這個高手，又怎會輕易放過。」

「你敗在他手上？」

「我內傷未癒，連他三招也接不到便吐血倒地，他却是不肯放過，將我送到這兒來，每天夜裏以大聖神功替我打通經脈，再配合我從易筋經學到的自療心法，性命才能夠延續到現在。」

「他目的就是要你跟他過招？」

「現在一天總難免要一次。」

「還是他得勝。」

「這個人一身武功，事實並不在獨孤無敵不老神仙之下。」雲飛揚由衷之言。

「我看他不將人弄到筋疲力盡不肯罷休，你內傷未癒，每天是必吃足了他的苦頭。」

「也得益不少。」

「可是這一來你完全沒有靜養的時間，內傷什麼時候才能夠痊癒？」

語聲甫落，門已被推開，猿長老一面笑容的探頭進來，咭咭的笑問：「我又要找人過招了，你們兩個，那一個先上？」

「我——」小子應聲，毫不猶疑的撲出。

雲飛揚一把拉不住，小子已跳越籐床，衝到門前，迎面就是三拳，猿長老一面接一面倒退，退到了屋外空地才還擊。

小子得勢不讓人，三拳之後連環一頓拳脚，看見猿長老不住後退更加精神抖擻，拳脚也就更快了。

猿長老大聲叫「好」，跳躍翻騰，完全就像是一頭猿猴，見招拆招，倒也輕鬆快活，却到底是急性子，大聖神功隨便施展開來，虛虛實實，移形換位，小子不由又眼花繚亂，到他分清楚虛實已經連挨了三着，給打翻在地上。

他「鯉魚打挺」一翻躍起來，拳脚立即又施展，猿長老「咭咭」怪笑聲中，身形再次飛旋。

小子看着不由苦笑，正準備什麼時候再挨一頓給打翻地上，雲飛揚的語聲已傳來：「踏中宮，走洪門，丹鳳朝陽，猛虎伸腰——」

小子反應也實在敏捷，應聲移動，眼前幻象驟失，打到猛虎伸腰一式，雙拳正好攻向猿長老胸膛，猿長老左擋右封，一個翻騰，到了小子身後，小子翻身踢脚，踢了一個空，回身一看，幻象又生。

雲飛揚急喝：「懶驢打滾，玉帶圍腰，烏龍擺尾——」

前兩招正好封住了猿長老的攻勢，後一招一脚橫掃，又將猿長老迫回去。」

「好，高手提點，果然不同。」猿長老大笑着身形一變再變，越變越迅速。

雲飛揚雖然眼明口快，小子到底跟不上，再接幾招，又給打翻地上，猿長老打得性起，一脚將小子踢起來，雙拳接打出，雲飛揚及時掠至，接下了猿長老打來這兩拳。

猿長老放聲大笑，身形變化也就更加迅速，雲飛揚絕不比他稍慢，小子看着不由瞠目結舌，再看下去，却是什麼也看不出來，雲飛揚猿長老身形招式的變化已迅速到不是他的眼睛所能夠追得及。

那種變化的迅速與複雜可以說已到了人力的極限，兩個人的身子就像是沒有骨頭似的可以隨心所欲向任何方向作任何轉動。

到小子逐漸可以看清楚他們身形動作變化，並不是他的眼睛已能夠追得上，只是他們的身形動作變化已逐漸緩慢下來。

豆大的汗珠從雲飛揚的額上滾下，他開始喘息，動作也是由他開始逐漸緩慢。

猿長老相應緩慢下來，笑容也由盛極趨於平淡，終於消失，一聲歎息，倒退開去。

雲飛揚也就在此際倒下來，小子如夢初覺，口呼「雲大哥」急忙撲上前去，一把將雲飛揚扶起來。

「沒什麼——」雲飛揚喘着氣苦笑。

猿長老即時大搖其頭。「痛快是痛快了，可惜還不夠痛快，今天到此爲止，明天我再來找你們，但最少也要有今天的表現，不要令我老人家太失望。」

小子不由怒罵：「總有一天我要將你這個老怪物煎皮折骨，要你跪地求饒。」

猿長老不怒反笑，道：「果眞有這樣的一天，我這個老頭兒才叫快活，不枉此生。」

語聲一落，他又再大笑三聲，接連三四個觔斗，眨眼間也不知翻到那兒去了。

雲飛揚看着只有苦笑，小子亦只有乾瞪着眼睛，好一會才嘟喃一聲：「到那麼一天，倒要看你是不是眞的快活。」

雲飛揚又是苦笑一聲，雲飛揚經已盤膝坐下，眞氣運行，身上的汗水隨即化爲一縷縷白烟，飄飛開去。

也不過半炷香時間，雲飛揚便行功完畢，神采飛揚，從容站起來。

小子奇怪的看着他。「你現在覺得怎樣了？」

「跟猿長老過招之前並沒有分別。」雲飛揚笑笑：「易筋經的自療心法無可否認是非常奇妙。」

「幸好你學會了這種自療心法，否則早已給那個老怪物弄成殘廢。」

雲飛揚搖頭。「他雖然嗜武成狂，並不是壞心腸的人，這一點倒可以放心。」

「還不是担心將你打成殘廢，沒有了過招的對象？」小子對猿長老顯然並沒有多大好感。

「也許——」雲飛揚明白小子的心情，沒有分辯。

「這可就夠麻煩的了，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夠離開這裏，師父的仇，還有明珠

——」小子氣惱的一拳，痛擊在地上。

「生氣並不是解決的辦法。」小子目光一轉。「雲大哥，你的天蠶神功，獨孤無敵不老神仙也不是對手，難道這個猿長老比較他們還要厲害？」

「天蠶神功應該在大聖神功之上，只是我的內傷一直都未能夠復元，眞氣斷斷續續，不能夠發揮全部的威力。」

「這是說易筋經也沒有作用的了。」

「易筋經的療傷心法一共三十八種，到現在我只能夠參透其中三十六種，還有兩種仍然茫無頭緒，也許參透了這最終兩種能夠有所改進。」

「一定能夠的。」小子對雲飛揚滿懷信心。

雲飛揚打量着小子。「方才我看你跟猿長老過招，絕無疑問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只要肯下苦功，假以時日，必定會有相當成就。」

小子有些尷尬的抓着那一把亂髮，到底還是不慣被讚賞，雲飛揚接道：「由今天開始，我也會每天跟你切磋一下，交換彼此的心得。」

這其實就是指點，小子不由得喜出望外。「我可是沒有什麼……」

雲飛揚笑截：「每一個門派都有每一個門派的武功特色。」

「多謝雲大哥成全。」小子便要拜倒在地上。

雲飛揚伸手扶住。「你也得留意猿長老大聖神功的身形招式變化，好像那樣子靈活敏捷的相信沒有那一家的了。」

小子點點頭。「這樣說我還得多謝那個老怪物。」

雲飛揚微喟。「其實他應該將時間花在弟子身上的，可惜肯拜他為師的人只怕絕無僅有。」

「我就是沒有見過他那樣難纏的。」

話口未完，那邊猿長老已然從桃林中冒出來，雙手捧着大盤桃子，送到雲飛揚小子面前，三個觔斗又倒翻開去，消失不見。

雲飛揚小子只有苦笑。

× × ×

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是蘇東坡的詩，有人說着，這其實不是說廬山，是寓意「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當然亦不無可能，蘇東坡是眞的沒有見過廬山的眞面目。

廬山眞面目到底是什麼？曾經有人，認為是飛泉，也即是瀑布，這未嘗沒有道理。

在天下名山中，廬山的飛瀑瘋狂得簡直像千萬條醉漢，瘋瘋顚顚地叫人無法來形容。

被譽為匡廬絕勝的青玉峽飛瀑更就是罕見，飛瀑從雙劍峯和鶴鳴三間的高壑中奔流下來，在高插雲霄的兩面峯巒間匹練也似時而蜿蜒，時而垂直，怪石虬松中春雷怒吼的奔瀉下萬丈懸崖，直投進深淵，氣勢是何等驚人。

深淵的旁邊一座平台，也不知是那一個時候那一個天神什麼原因突發神威，以神力巨斧，砍去了這座山峯的上半截，留下了這座奇大的平台。

一座石屋子建在平台的一側，屋前的一株蒼松木，石几旁邊這時候正盤膝坐着三個高冠羽服，仙風道骨老頭兒。

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世外三仙每隔三年都要較量一次，卻絕少人知道是每隔三年的這一天，較量的地方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三仙分稱醫仙，藥仙，毒仙。

醫仙以醫術見長，藥仙遍嘗百草，藥到病除，毒仙則是精研毒藥，以毒攻毒，亦收奇效。

這三個人不打不相識，十五年下來已成莫逆，但雖然如此，仍然是各持己見要三年一較高下，一定要分出高低，才肯罷休。

每隔三年，三人都各自有所發現，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醫仙卻顯得有些疲倦才坐下便歎了一口氣。「前後我們已經較量了五個三年，還未分出勝負啊。」

藥仙笑接道：「所以還是要較量下去的，難道你打算退縮？」

毒仙隨即道：「十五年後的今日退縮，就是死也難以瞑目啊。」

醫仙點點頭。「就是這個原因，我們這三個老頭兒今日又相聚。」

「這一次應該可以分出勝負的了。」藥仙胸有成竹的。

「老兄每一次都是滿懷信心。」醫仙打着「哈哈」。「可惜十五年下來勝負還是未分得出來。」

毒仙接道：「我們還是先看看他這三年下來的驚人成就。」

藥仙笑應：「難得相聚，我先敬兩位老兄一杯。」隨即從囊中取出兩個小玉杯，分別放在毒仙醫仙面前，接取出一個小小的酒瓶，拔開塞子，分別在兩個小玉杯內小心翼翼的各斟下一杯「酒」。

那種酒清碧色，酒香撲鼻，醫仙一嗅笑笑道：「還是這個玩意兒。」

毒仙笑接道：「能夠將七種至毒至聖，性質不同的藥物混在一起，變成這種七絕散，實在很了不起的了。」

藥仙淡然道：「這番話三年前你不是已經說過？」

「你既然拿出三年前的舊東西，我只好重覆三年前的舊說話。」

藥仙反而笑出來。「你們明知道不是三年前的舊東西，故意說這種話要我生氣，我就是不上當。」隨即一擺手。「兩位，請——」

醫仙舉杯一飲而盡，一聲：「好東西，其中最少添了兩種新藥。」

藥仙拈鬚微笑。「不錯是兩種，多了這兩種新藥，毒性最少增加一倍，幸好解毒的藥物我及時弄出來，只要你服輸，我立即雙手捧上。」

說話間醫仙的面色已經變成青紫色，他若無其事的取出一個玉盒打開，拈起了一根銀針，反手連扎在咽喉至胸膛十七處穴道上，到他將銀針放回玉盒內，那十七處穴道的肌肉便開始有規律的收縮起來。

收縮不到十次，一縷縷青紫色的液汁便從針孔冒出來，迅速流盡，再流便是鮮紅色的血液，醫仙彷彿心中有數，從容取出一方白布抹去，接一笑。「也不外如是

而已。」

「好——」藥仙由衷稱讚。「你先以內力將經脈封閉，阻止毒液旁移，再以銀針將毒液引出，果眞直截了當，神乎其技，佩服佩服。」

毒仙亦說道：「分毫之差，銀針誤引他便非要認輸不可，現在該到我的了。」

他也是一飲而盡，隨即撮唇輕吹了一下，一條金銀綫相間的小蛇應聲從他的袖子裏爬出來，跟着在他的手腕上咬一口。

藥仙看在眼內，歎息道：「以毒攻毒，也虧你想得到，但若是對毒藥認識不深，又怎敢用這種辦法？」

毒仙接着歎息一聲。「我看老兄你是有些走火入魔了，你原是以研究活人的王道聖藥為主，現在竟弄出毒藥來，不是要救人，是要害人了。」

藥仙反問：「老兄又如何？」

毒仙乾笑道：「我本是以毒藥出奇制勝，可是我用以破解你那種毒藥的這條蛇卻是拿王道聖藥養出來的，與你那種毒藥異途同歸，嚴格說來，還是同一樣的東西哩。」

藥仙接擺手，道：「現在要看你的本領了。」

毒仙一笑。「經已看了。」

藥仙一皺鼻子。「莫非是無形之毒，已經散發在空氣中。」

毒仙又一笑。「以你的經驗修為，若是也毫無所覺，我豈非經已穩操勝券？」

醫仙隨即道：「你要賣弄的其實就是那條毒蛇？」

「還是你這個醫仙心清。」毒仙笑了笑。「看來你是必有所發現，穩操勝券，才能夠如此鎭定，不為所惑。」

醫仙只是笑，藥仙即時恍然大悟，目注毒仙道：「難怪你不賣弄了，我這種毒酒既然與你那條毒蛇相生相尅，你以那條毒蛇來咬我，我只須將這種毒酒喝下便能夠化解，而他既然能夠以銀針引出我的毒酒，你的毒蛇對他當然不會起任何作用，也自然不用多此一舉。」

毒仙頷首。「道理就是這樣簡單，只是老兄求勝心切，沒有在意那條毒蛇，以為我必然另有高招。」

藥仙目光轉落在醫仙面上。「現在我倒是有些心急，要看看老兄的本領了。」

「豈獨是你。」毒仙接問醫仙。「你老兄還等什麼？」

「請跟我來——」醫仙從容站起身子向那邊石屋走去。

× × ×

石屋當中放着一具棺材，醫仙將棺材蓋拿開，讓毒仙藥仙清楚的看見棺材裏臥着一個鬚髮俱白的老人。

毒仙藥仙細看了一眼，疑惑的轉顧醫仙。「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們仔細審察判斷，再告訴我這個人是否還有生望？」

「有又如何？」藥仙追問。

「只要能夠令他恢復生機，便算我輸了。」醫仙完全是穩操勝券的表情。

毒仙接問：「若是我們不能夠，你也不能夠又如何？」

「也當然是算我輸。」

「這個倒也公平。」藥仙探身下去，毒仙亦不慢。

他們這無疑是第一次合作，亦各盡所能，仔細審察了接近半個時辰，終於一齊退下來。

藥仙搖頭道：「這個人半數經脈破裂，穴道十九閉塞，絕無疑問乃是年事過高，仍然縱慾所致，即使大羅神仙，也無可救藥的了。」

「你意思怎樣？」醫仙接問毒仙。

「生機盡絕，就是華陀扁鵲重生，也要束手無策。」毒仙一面說、一面斜睨着醫仙。

「十五年的今日，我總算可以嘗到得勝的滋味。」醫仙開懷大笑。

毒仙搖搖頭。「若是你眞的能夠救活這個人，我也是服得心服口服。」

藥仙接道：「我也是這樣說。」

醫仙從容不迫地拿出一個藥瓶，倒出了一顆金紅色的藥丸，放進躺在棺材中那個老人的口內，接一捏口角，一扣一壓咽喉，強迫那個老人將藥丸吞下去。

那個老人四肢僵直，眼神渙散，雖然還有氣，已氣若游絲，可是嚥下了那顆藥丸不久，胸膛竟然開始有起伏，呼吸聲也逐漸可以聽得到。

藥仙毒仙相顧失色，到看見那個老人四肢在顫動，毒仙再也忍不住問：「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醫仙拈鬚微笑。「暫叫續命金丹。」

「不可思議。」藥仙大搖其頭。「這個人怎可能再有這種反應？」

毒仙由衷的向醫仙道：「我們世外三仙，到底還是數你第一，小弟佩服到五體投地。」

藥仙亦道：「老兄才稱得上是奇才天才，小弟雖然服了，卻是心服口服。」

毒仙又道：「若是公諸於世，一定天下轟動，到其時，還不是當你活神仙一樣，我們這兩個結拜兄弟，也與有榮焉。」

藥仙想得更遠。「獻給皇上，必然又是重重有賞，光宗耀祖。」

他們越說越興奮，沒有留意醫仙竟然笑容逐漸的消失，沒精打采的坐下來。

「這三年以來你消息全無，原來就是躲起來弄這種續命金丹。」毒仙隨即建議。「我看是事不宜遲，大量製造，正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我不會再製造的了。」醫仙突然這樣一句。

「什麼？」毒仙有些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

「是不是這種藥丸有什麼不良效果？」藥仙這一次反而比毒仙心清。

「太可怕了。」醫仙一聲長歎。

「我們不明白——」

「在給人服食之前，我曾經拿垂死的家禽野獸試驗，不錯是可以延續生命而且活力充沛，但神智迷亂，有些什至傷殘自己，却是一些也不覺得痛苦。」

「哦？」毒仙藥仙都有些奇怪。

「這種續命金丹若是不幸落在邪惡之徒手上，你們想想會有什麼後果？」

話聲甫落，臥在棺材裏那個老人突然彈起來，瘋狗也似的撲向醫仙，同時從咽喉間發出一陣接近野獸的吼叫。

（未完・廿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墨非子等人和四個大漢對峙着，四個大漢手中各持一梅花針筒，但却神情木然地站在那裏，這使蕭寒月看出有些可疑的地方，閑雲大師見狀，突然一掌揮出，一股强大的力道把一個大漢擊得飛起，接着蓬然一聲爆開，血肉橫飛，原來大漢是把炸藥藏在身上，而其餘三名大漢仍迄立不動，蕭寒月估計他們可能是被控心術所制，後來朱盈盈揮動「銀月飛霜」繞體，使大漢身上的火藥全洒在地下，蕭寒月正想前去探查一下實情，白玉仙已搶先一步而前，聞百奇也疾奔而至。並一掌擊落一大漢的針筒，忽然，白玉仙知警急退，並叫聞百奇速退，但一聲爆炸已把聞百奇爆碎，屍骨不全……

劍柄刀把藏毒水　邪惡手段天下無

白玉仙道：「他確實法力無邊，江湖上大部份的小門派，只要學有所長，都被他們控制了……」

蕭寒月道：「奇怪的是，這麼多門戶，受到二先生的控制，江湖上竟然未得傳聞？」

白玉仙說道：「就我所知，二先生爭取人心的手段，十分豪氣大方，有以重金聘約，也有暗中蠶食，利用他們本門中人，算計了掌門、首腦，那就自然的落入了二先生的控制之中了。」

蕭寒月道：「這個人，究竟是一個什麼出身的人？」

墨非子道：「蕭大俠的意思是說……」

蕭寒月道：「看他這些佈置，似是胸有兵法、韜略，不似是江湖中人的手段。」

白玉仙道：「不錯，他能統治這多江湖高手，却又能在金陵這等地方居留很久，不爲官府中人發現，單是這一點，就不是一般江湖上的組合所能比。」

閑雲大師道：「蕭施主……」

「大師有何指教？」

閑雲大師道：「聞百奇的血不能白流，老衲之意，咱們深入谷中，一查究竟……」

但是白玉仙說道：「大師，他們會全力攔阻的，不經一番血戰，只怕是很難深入秘谷之中。」

抬頭看去，只見兩行分着黑、白短打勁裝的人，由一座山崖之後轉了出來。

蕭寒月道：「二十四個劍手、刀客……」

白玉仙彈一下身上塵土，道：「是他們！這是一場可怕的硬仗……」

墨非子望望聞百奇那些散碎的肢體，歎口氣，道：「死的應該是貧道……」

蕭寒月眼看一種哀傷的氣氛，籠罩着全場，心中暗暗忖思：以寡敵衆，必須要有一股狠厲之氣才成，閑雲大師和墨非子雖然敵愾同仇，禦敵有心，但殺機深潛，恐無法盡展威力，當下沉聲接道：「咱們此行，志在力挽狂瀾，拯救大危，志切心願，必得早至谷中，以明眞相，非霹靂手段恐難收效了。」

不再等白玉仙說明敵勢，長嘯一聲，飛身而起，直向敵人衝去。

他近日之中，連和强敵交手，七煞劍逐漸純熟，也增進了劍招的威勢。

這一套曠古絕今的劍法，充滿着君臨一方的霸烈之氣，蕭寒月在不知不覺之間，已受到劍招上霸烈的影响……

白玉仙大聲叫道：「小心，他們刀劍上的奇毒……」

閑雲大師慈眉聳揚，目閃異光，道：「白姑娘，妳說他們的刀劍之上有毒？」

白玉仙道：「是的，我聽二先生提過，他訓練了一批善用毒劍、毒刀的人手，大師請看他們的劍柄、刀把，是不是和一般的刀、劍不同？」

閑雲大師凝目望去，果然發現這批人的劍柄、刀把後面，比一般刀、劍長了半尺左右，看上去是那麼怪異。

墨非子臉色驟然一變，道：「這個二先生，當眞是身聚了江湖上大罪於一身，所有的惡、毒手段，他都發揚光大了嗎？」突然，拔劍長嘯，飛撲而上。

閑雲大師道：「白姑娘，這些人助紂爲虐，手段奇毒，死有餘辜，老衲以殺止殺，不會有背我佛慈悲吧？」

白玉仙知他數十年的修心養性，已到了枯井無波的境界，此次重入江湖，雖抱歷刦救生的心願，但目睹强敵組合的嚴密，手段的惡毒，也不禁動了怒火，只是要他放手拒敵，仍無法解開心中之結，白玉仙心中明白，冷厲一笑，道：「以殺止殺，何異行善，我佛慈悲，大師放手施爲吧！」

閑雲大師放聲一笑，心結頓解，大袖一揮，有如巨鳥騰空，直撲過去。

白玉仙目光轉動，只見朱盈盈神情間一片緊張，手中緊握着銀月飛霜，却是有着不知所措之感，不禁微微一笑，道：「朱家妹子，守在蕭寒月身後三丈左右處，有機會就出手，不要站在蕭寒月的身側。」

朱盈盈嗯了一聲，人已舉步向前行去，但又突然覺得不對，停下脚步，道：「爲什麼我不能站在蕭大哥的身側？」

白玉仙道：「因爲那些刀客、劍手的兵刃，可能有毒物射出，妳和他並肩對敵，可能分他心神，不如稍離他身後之處，以便伺機出手助他，不是更好嗎？也免去他爲妳分心……」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白姐說的有理。」快步向前奔去。

白玉仙左手執劍，右手取出「冰塊銀珠」，緩步向前行去。

這時，蕭寒月已衝入身着白衣的劍手隊中，劍花飄動，招招揮向對方殺手，甫一接觸，已然殺傷了四人。

來勢[illegible]，招招落實。

白衣劍手一看情形不妙，開始向兩側分佈，但蕭寒月劍勢太快，逼得他們無法擺脫。

突然之間，兩個劍手雙劍並出，連人帶劍的直向蕭寒月撞了過來，左手同時抓向劍柄之後。

蕭寒月早已發覺到他們的刀劍有異，但是却一直想不出作用何在？看他們左手抓向劍柄，心中頓然一動，長劍突然一抬，封開兩隻長劍。

本來，蕭寒月可以輕易的側身閃避，反手





出劍，把兩人刺傷了的，但恐劍中有鬼，改變心意，暗運內力，封開長劍。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接着，長劍中激射出兩股毒水。

蕭寒月恍然大悟，原來，這劍身中空，劍尖處開了一個小洞，劍柄後的長出部份，就是蓄藏毒水的所在，轉動劍柄即有毒水射出。

好惡毒的設計。

這使得蕭寒月感受到了自己處境危險，但也惹起了他的殺機，高聲說道：「刀劍之中，可以射出毒水，諸位要小心了。」

就是這兩句話的工夫，已使他陷身危境。

原來，那些白衣劍手，已然對蕭寒月完成了合圍之勢，十二個白衣劍手，被蕭寒月傷了五人，尚餘七人，其中四個人佈成了一個三角形的合圍態勢，正面兩人，左右各一。

而且，每個人的左手，都已握住劍柄後機關把手，長劍指向蕭寒月，保持了一丈左右的距離。

而另外三人，却迎向了疾衝而至的墨非子，展開了激戰。

蕭寒月呆了一呆，長劍平胸，眞氣凝聚，肅立不動。

他明白此刻處境極險，却又無法瞭解這些白衣劍手能夠施放幾次毒水，只要他一有行動，對方必也有毒水激射而出，再想閃避，機會就十分渺茫了。

他也明白自己練的劍法，實用凌厲，但却無法化展出一片護身劍幕。

他要等那一刹間的機會，待對方施放出毒水時，以快速絕倫的身法，閃避開去。

這是行險保命，而且機會不大，但却是蕭寒月唯一可行的辦法。

四個白衣劍手，對蕭寒月劍招的辛辣，也有着畏懼，人畢竟只能死一次，能夠不死，那最好保住老命。

他們也在等，等蕭寒月一有行動，再把握機會，那時，他身軀已經發動，已無法再大幅度的變化，這一擊，更有成功的把握。

蕭寒月知道這十二個劍手中，必有一個首腦人物，指揮全局，但他竟然瞧不出來是那一個。

十二個人的服色、長劍都是一樣，實在瞧不出一點首腦人物的特色。

白玉仙本想趕過來助蕭寒月一臂之力，但她却爲閑雲大師的危險處境所吸引。

原來，閑雲大師迎向了黑衣劍手，連環出掌，一口氣傷了四人。

但却爲黑衣刀手完成了包圍的形勢，四把厚背鬼頭刀，對準了閑雲大師。

這時，蕭寒月又適時發出了警告。

老和尚估算一下處境，很難一下子閃開四把鬼頭刀激射而出的毒水，索性站着不動，默運眞氣，一件寬大的僧袍，整個的膨脹起來。

他想以精湛於佛門的無相神功抗拒。

但閑雲大師忘記了這些是毒水，不是一般暗器。老和尚功力精深，無相氣功固然可以抗拒暗器的攻襲，但却無法抗拒毒水，這些沾到肌膚就開始潰爛的毒水。

幸好，白玉仙及時趕到，她也瞧出了閑雲大師的險惡處境，沉聲說道：「大師，不能力拒。」

說話聲中，揮手打出了手中的冰魄銀珠。

這本是準備解去蕭寒月危境的安排，但此刻却用在閑雲大師的身上。

四個刀手應聲而倒，但刀中毒水，也同時射出，只是他們已失了準頭，大片毒水，洒射在草地上。

本是一片青綠之草，立刻間變成乾枯。

閑雲大師呆了一呆，道：「多謝姑娘。」

白玉仙一舉解去閑雲大師之危後，全力攻向兩個黑衣人，一面高聲叫道：「大師，不可手下留情，他們都是致命的殺手。」

閑雲大師冷哼一聲，全力發掌，把兩個準備圍攻白玉仙的黑衣刀手，擊斃在一丈開外。

老和尚的劈空掌力，已到了一丈左右處可以開碑的境界。

白玉仙第二次打出了冰魄銀珠，擊倒了兩個對手。

她心中掛念蕭寒月，不惜連下殺手。

說來話長，事實上不過是心念一轉的工夫，閑雲大師大開殺戒，和他舉世第一的劈空掌力，配合着盡殲強敵。

當然，這裏面也有幾分僥倖在內。

回頭看去，蕭寒月也盡殲了白衣劍手。

原來，朱姑娘的銀月飛霜發揮了神奇的威力，就在蕭寒月和敵人對峙時刻，朱姑娘的銀月飛霜突然捲着一片寒芒，飛旋而至。

當然，人都是會本能的舉劍一封。

但聞嗆的一聲，手中長劍被削成了兩截，劍中的毒水，四下濺飛，洒在了一個同伴的臉上。

那人大叫一聲，棄去長劍，雙手蒙臉。

朱姑娘的銀月飛霜迴旋如電，斬向另一個白衣人。

蕭寒月也同時發動，以快速無比的劍法，在那人未及轉動劍柄上的機關之前，已先斬下他一條右臂。

有如勢如破竹般，黑衣、白衣劍手們一個個倒下。

但蕭寒月劍勢仍不停，立刻攻向圍住墨非子的白衣劍手。

這一次，蕭寒月不再手下留情，連出四劍，刺死了四個敵人。

劍術之高，自不在話下。

墨非子心中眞的佩服了，這四個人本是圍攻於他的，纏鬥了十幾個回合，竟然未能傷到一個敵人，而蕭寒月只攻出四劍，就已殺了四人。

當然，如果不是墨非子纏住了這四人，蕭寒月也許不會如此快速斃敵。

轉眼看去，只見那被藥水濺在臉上的白衣劍手，實在忍受不了痛苦，雙手自己擊在兩邊太陽要穴，以死求得解脫。

這毒水顯然是至極的毒藥，就這一下子工夫，他臉上已潰爛了大半。

目睹這些毒水的厲害，蕭寒月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冷氣。

閑雲大師合掌當胸，道：「好厲害的毒水，我佛有靈，老衲逃過了一刦。」

墨非子更是暗叫了一聲慚愧，忖道：如若他們在搏殺中施放毒水，這眞是可悲極了。

須知他們的兵刃中，固然藏了毒水，但施放一次，並非容易，他們必須要先騰出左手，轉動刀柄後面的機關，才能射出毒水。

如若他們一見面，就立刻放出毒水，蕭寒月和閑雲大師縱有絕世武功，恐怕也將傷在那毒水之下了。

這一仗，雖然勝了，盡殲了刀客、劍手，但想來却是心有餘悸。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厲害呀，厲害，以後，不知他們還有什麼樣的人物出現來截擊我們。」



但聞一個清脆的聲音，道：「蕭公子，別來無恙，還認識小婢麼？」

蕭寒月轉頭看過去，只見杏花緩步行了過來。

「我不會武功，你們不要出手啊！」

蕭寒月忽覺心中一陣波動，但趕緊吸一口氣，忍了下去，道：「杏花，幽蘭姑娘呢？」

杏花道：「她忙得很，沒有空來，所以，遣小婢來，對公子說幾句話。」

這時，蕭寒月問道：「什麼話？」

杏花此刻距離蕭寒月有兩丈多遠，但却停步不前，只高聲叫道：「你過來，我告訴你，姑娘說，這件事很重要，須當……」

她雖然未有繼續再說下去，但蕭寒月心中已經明白，是不要讓太多的人聽到。

他略一沉吟，舉步行近杏花，道：「姑娘要妳告訴我什麼？」

杏花低聲道：「她要你們立刻退走，這裏的事，由她來解決。」

「趙姑娘能解決……」蕭寒月大感訝異的說道：「她能解決……」

杏花道：「姑娘說，解決一個大難題，武功未必有用。」

「噢……」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杏花，我知道幽蘭姑娘聰明絕倫，但那位二先生也不是省油之燈，幽蘭姑娘不會武功，不能讓她涉險。」

杏花搖搖頭，道：「蕭公子，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你爭辯，我要儘快的趕回去帮小姐的忙，我只告訴你三件事，說完就走……」

蕭寒月接道：「好，請說！」

杏花道：「第一，那些被改頭換面的人，已經離開了這裏，這裏雲集了舉國最有本領的大夫，也已遷走，你們打進去，什麼也看不到；第二，那裏面埋下了一批火藥，只要你們進入預定的區域中，立刻點燃上火綫，縱橫十丈內，無人能活；第三，姑娘已逐漸控制大局，他告訴你一年內和你見面的話，可能……」

「怎麼？幽蘭姑娘變卦了……」蕭寒月焦急的說。

在不停改變的環境中，蕭寒月對朱盈盈已逐漸接受，但趙幽蘭隱藏在他心中的力量更爲强大，這股力量，使蕭寒月無力主宰。

「不是變卦……」杏花微笑的說：「可能是提前半年或十個月，就可以和你見面了。」

「杏花……」蕭寒月低沉的說：「能不能够安排我早些見見趙姑娘，我有很多話要對她說。」

杏花沉吟了一陣，道：「姑娘雖然沒有告訴我什麼，但我看得出，她也很想念你，但爲了這一件拯救蒼生萬民的大事，你要多忍受一點，我相信，姑娘一定會對你有個交代。」

什麼交代呢？蕭寒月心中暗暗奇怪，但他却沒有追問下去，點點頭，道：「好！我們立刻退走。」

杏花微微一笑，道：「這才對！姑娘說你是聰明人……」

蕭寒月接道：「杏花，能不能轉告我一句話，就說，我希望能見她一面……」

杏花接道：「我可以轉告，但據我所知，她太忙了，忙得無暇見你，金陵趙家暫時託你照顧，姑娘已在賬房先生那裏放了很多銀錢，也交代過賬房，你可以隨意支用，她要你在那裏等她。」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杏花輕輕歎息一聲，道：「有一件事，姑娘很傷心。」

蕭寒月一怔，道：「和在下有關麼？」

杏花道：「除了你之外，天下沒有第二個人，能讓姑娘傷心了。」

蕭寒月道：「什麼事？」

杏花道：「她給你一幅畫，你仔細看過沒有？」

蕭寒月道：「很慚愧，在下忘了。」

杏花道：「畫呢？」

蕭寒月道：「那是吳道子的手筆，仍存在趙府。」

杏花道：「那就快些回去吧！姑娘說，夜闌人靜時，仔細看看那幅畫，你會發覺一件奇事。」

（未完．五十九）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聽到許不醉和江東五傑談出「鳥」來，心裏正在急煞，原來許不醉要去找自己的師叔雲淡來問個究竟？爲什麼會助紂爲虐，將鐵眉樓圍困起來？胡無法怕他有失，決定跟隨探個眞實，許不醉安慰衆人說：連我也不怕，你們怕甚麼「鳥」，岳小玉心才放下，虛急了一場，衆人正趕去鐵眉樓援救冷鐵魂，在路上遇到巨人阿滿？他懷疑岳小玉一夥是神通敎的人，誤傷了鮑正行，殺死了帶路的丐帮莊耀，後來知道誤會殺錯了人，便同意協助支援解救鐵眉樓，但丐帮帮主尹天瀾要和阿滿算帳，二人打鬥起來，兩敗俱傷，使支援工作受到挫折……

救人先內鬨　妥協上征途

岳小玉暗暗稱奇，忖道：「給人打得欠一找九，命不久矣之際，還有甚麼事值得好笑？」

過了片刻，只聽見尹天瀾嗆咳了兩聲，又道：「你們都看見了，這……這就是……陰……陰……」

「是陰司路上打觔斗？還是陰風陣陣逼人來？」阿滿怪聲道。

他這兩句話也說得很吃力，因爲他也受傷不輕。

「都不是，」岳小玉立刻搖頭道：「是陰溝裏翻船，八十歲老娘給三歲娃娃絆倒了。」

尹天瀾盯着岳小玉：「你……你好刁的一張嘴……」

岳小玉回答道：「天生如此，無可救藥。」

尹天瀾慘笑了一聲，忽然向謝中傑招了招手：「謝堂主……你過來……」

謝中傑「哦」地應了一聲，依言走了過去。

尹天瀾望着他，又喘了一口氣才道：「謝堂主，我不成啦……」

「不！帮主，你會繼續活下去的。」謝中傑連忙說。

尹天瀾苦笑一聲，搖頭道：「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唉，人生自古誰無死？雖然我這一次死得不明不白，糊裏糊塗，但總算是可以趁着這個機會休息休息啦……」

謝中傑道：「帮主吉人天相，絕不會就此離開咱們的。」

「不，你要正視目下的情況，」尹天瀾有氣無力地說：「這綠玉打狗棒，從現在開始，就是屬於你的了……」

「不！」謝中傑滿臉都是驚惶之色，同時立刻跪了下來，恭恭敬敬地雙手把綠玉打狗棒端到尹天瀾的面前，「請帮主收回綠玉打狗棒。」

尹天瀾長長嘆了口氣，道：「我還能使用它嗎？」

謝中傑道：「怎會不可以？」

尹天瀾搖搖頭，道：「但實在是不可以了，我已瞎掉了一隻眼，而且最多還只可以再活半個時辰。」

謝中傑道：「不要悲觀，公孫神醫已來了。」

× × ×

公孫咳已在尹天瀾身邊，準備要爲這位丐帮帮主治傷。

尹天瀾却瞪着唯一的眼睛，怒道：「你不是我們這一邊的人，快走！」

公孫咳道：「我救朋友，也救敵人，但你既不算是不才的朋友，也不算是不才的敵人。」

尹天瀾說道：「那麼，我更不要你來多管閒事，我死我的，你去醫那大個子好了。」

公孫咳道：「大個子只是斷了一條腿，並不致命。」

尹天瀾道：「你去治他的腿，本帮主的傷，不勞你來費心。」

公孫咳還想說話，謝中傑已怒視着他，道：「尹帮主自會吉人天相，你滾回那邊去也罷。」

公孫咳一怔：「你剛才不是還很想我爲尹帮主治傷嗎？」

謝中傑冷冷道：「是尹帮主不要你這種人來爲他治傷！」

公孫咳無奈，只好輕輕嘆了口氣，然後掉頭回去。

尹天瀾冷冷一笑，道：「他是貓哭老鼠假慈悲，謝堂主，你以後一定要小心這種人！」

謝中傑道：「我會記住了。」

尹天瀾又向他招了招手，道：「我死後，你就是本帮帮主了，你附耳過來，我有點很重要的秘密對你說……」

吳一之和施一然忙說道：「屬下等怎樣？」

尹天瀾道：「你們還是要扶着我的，沒有兩位，我連坐都坐不起來。」

吳一之和施一然聞言，只好依舊扶着尹帮主，兩人連動也不動。

這時候，謝中傑已附耳過來。

尹天瀾在他耳邊低聲地說道：「你聽着——」

謝中傑側耳傾聽。

尹天瀾的聲音，似乎應該越說越細小了，但誰知他忽然大喝一聲，罵道：「老子操你娘去見他媽的爛臭鬼！」

× × ×

誰都想不到尹天瀾會有此一喝，更想不到這位尹帮主在垂死之前竟然會有這等粗鄙的說話來大罵刑堂堂主謝中傑。

謝中傑也想不到，萬萬想不到。

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之下給人破口大罵，都一定會嚇一大跳的。

謝中傑也不例外。

他立刻有如中了箭的野兎，「霍」的一聲就向後倒退開去。

至於吳一之和施一然，兩人都是面色發白，一時間不知應怎樣才好。

岳小玉却是看得爲之眉飛色舞，暗道：「這倒過癮，莫非丐帮之中，也在籠裏鷄作反了？」

只見謝中傑急退開去之後，一張臉龐已變成了紫靑之色。

過不了片刻，他連眼白都已變成慘黃色。

在這短短一瞬間，他的手已冰冷僵硬，但嘴唇却總算還能動了一動。

「你爲甚麼……要向我下毒手？」他嘶聲在叫，聲音又顫抖又絕望。

尹天瀾哈哈一笑，道：「你渴望做帮主已有多久了？」

謝中傑怒道：「和你一般久！但你成功了，是你設計害死任老帮主的！」

尹天瀾唯一的眼睛裏佈滿了血絲，聲音怪異得令人毛管直豎：「胡說！你的說話，誰都不會相信！」

謝中傑怒叫道：「我說的是眞話！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秘密！任老帮主是給你用慢性毒藥害死的……」

但他才說到這裏，尹天瀾已向他撲過去，緊緊揑着他的喉嚨。

謝中傑的呼吸立刻停頓，但最令人感到可怕的，就是他那慘黃的眼睛裏，忽然有鮮紅的血水沁了出來。

不到一瞬間，他連眼角都已裂開，鮮紅的血也逐漸變得靑藍起來。

吳一之和施一然都驚得呆住了，兩人你瞧我我瞧你的，驚駭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尹天瀾和謝中傑一起慢慢地倒了下去，兩張臉龐看來都是一般的猙獰可怖……

× × ×

綠玉打狗棒還在地上，一時之間，居然沒有人去拾取。

過了一會，忽然有人老實不客氣，把這根綠玉打狗棒拾了起來，但這人却並不是一個叫化子。

拾起綠玉打狗棒的，正是出神入化，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常掛珠。

吳一之、施一然同時喝道：「甚麼人，竟敢沾污本帮寶物？」

常掛珠伸手在自己的鼻子上指了一指，道：「我就是名震大江南北，技驚五湖四海，一跺脚就嚇破三山五嶽所有土豪劣紳、元兇巨寇的江東五傑之首，外號人稱密底算盤，姓常名掛珠，草字多能，又自號得得居士……」

吳一之嘿嘿一笑：「不管你是常掛珠還是常掛彩，先把打狗棒交回來再說！」

常掛珠道：「你是不是丐帮帮主？」

吳一之一怔，道：「當然不是。」

常掛珠哼一聲，道：「既不是丐帮帮主，憑甚麼向我取回打狗棒？」

施一然怒道：「你這豈不是公然與本帮爲敵嗎？」

常掛珠眨了眨眼，道：「常某又不是要把打狗棒據爲己有，那怎算是與貴帮爲敵？」

吳一之道：「既然閣下無意把打狗棒據爲己有，何不交出來，讓本帮長老來處理這一件事？」

常掛珠冷冷道：「哦？你是丐帮長老嗎？」

吳一之道：「也不是。」

常掛珠道：「那就一切免談。」

施一然怒道：「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常掛珠嘿嘿一笑，道：「怎樣處置打狗棒，常某自有分寸，不勞兩位費心。」

公孫咳忍不住道：「常老大，這東西是吃不得的，它是個比燙山芋還更要命的東西。」

常掛珠一翻白眼，說道：「這個我知道。」

公孫咳道：「你把它拿在手裏，雖然不錯是威風極了，但以後的痲煩，只怕會數之不盡。」

常掛珠瞪着他：「你怕不怕痲煩？」

公孫咳一呆，道：「有時候怕，有時候甚麼都不怕。」

常掛珠道：「但我自出娘胎以來，一直都不怕痲煩，丐帮若要算帳，隨時來找我好了。」

吳一之冷冷道：「你會後悔的？」

施一然道：「而且馬上就要後悔！」

兩人說完之後，接着就有人乾咳兩聲，慢條斯理地從他們中間走了出來。

公孫咳一看見這人，立時面露喜色，叫道：「關長老，你也來了？」

那人呵呵一笑，也是個叫化子。

他背後揹着八個布袋，正是在丐帮之中，人稱「鐵指神乞」的關中雄！

關中雄的大名，岳小玉早已聽說過了，却想不到這位譽滿江湖的丐帮八袋長老，居然也會在這條道路上出現。

關中雄向公孫咳抱拳爲禮，接着道：「公孫神醫，別來無恙？」

公孩咳道：「無瘦，無損，無病，無恙，無財。」

「無財？錢財的那個財？」

「對了，近來花錢如撒沙，窮得要命呢。」

「有何打算？」

「加入丐帮，做叫化子可也！」

「本帮帮規，凡加入本帮者，必須散盡家財，始可爲本帮上下子弟容許，成爲丐帮中人。」

「唉，不提帮規，還可考慮考慮，一提到帮規，那就萬事皆休可也。」

岳小玉知道公孩咳最怕守甚麼臭規矩，這一種脾性正與他不謀而合，便道：「想不守帮規，倒也容易。」

關中雄「咦」一聲，目注着岳小玉道：「你是何人？」

「岳小玉。」

「來自何門何派？」

「我師父乃公孫神醫之父。」

關中雄目光大亮：「當眞？」

公孫咳微笑道：「一點不假。」

關中雄哈哈大笑：「那麼眞是值得恭喜了。」

岳小玉道：「值得恭喜的是誰？」

關中雄說道：「自然是你這位岳小兄弟。」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我拜了公孫神醫之父爲師，又有何值得恭喜之處？」

關中雄道：「公孫老俠名滿天下，技藝更是冠絕同儕，你想拜他老人家爲師，乃是徼天之倖，自然值得恭喜恭喜。」

岳小玉搖搖頭，道：「只怕未必！」

關中雄一怔：「岳小兄弟，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我師父本領極大，那是無可否認的，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縱使我師父他老人家也未能天下無敵，換而言之，只要遇上武林中的頂尖絕世高手，他還是會吃敗仗的，所以小岳子跟他老人家學藝，只能說是機緣巧合，實在一點也不值得恭喜。」

關中雄聽得怔住了：「你這樣說，難道不怕給公孫老俠知道？」

「哈哈，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岳小玉指手劃脚地說：「師父知道了就知道了，那又怎樣啦？」

關中雄道：「若聽見你師父這些說話，一定會很不高興。」

岳小玉道：「關長老，你又怎知道他師父一定會不高興？」

關中雄道：「但凡是爲人師父者，聽見徒兒在背後這樣批評自己，都一定會大大的不悅。」

岳小玉搖頭不迭，道：「關長老此言差矣。」

關中雄一呆，道：「何差之有？」

岳小玉道：「人有幾種？」

關中雄更是怔住，半晌才道：「若以男女來區別，則只有兩種。」

岳小玉道：「但若以性格作爲區別，却有千千萬萬種。」

關中雄「哦」地一聲，道：「有這許多嗎？」

岳小玉道：「是多是少，那是見仁見智的，而世間之上最多的一種人，就是迂腐不通，自以爲是的凡夫俗子。」

關中雄「唔」了一下，道：「關某不敢妄自菲薄，若以我來說，的確只能算是個凡夫俗子而已。」

岳小玉道：「關長老肯直認不諱，可算是凡夫俗子之中超凡脫俗的一人。」

關中雄捋鬚一笑，道：「岳小兄弟過獎了。」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你是前輩，小岳子是晚輩中的晚輩，過獎二字，休再提起。」

關中雄聽得津津有味，揚眉道：「你雖年紀輕輕，但說話倒也頗有意思。」

岳小玉又是哈哈一笑，道：「這就是眞眞正正的過獎了。」

關中雄道：「但關某仍然不懂，方才關某之言何差之有？」

岳小玉道：「在迂腐之人，凡夫俗子的眼中看來，小岳子剛才之言，的確是對師父大大的不敬。」

關中雄道：「莫非在令師尊的眼中看來，却又另有見地嗎？」

「這個自不待言，」岳小玉道：「武林之中，最講究尊師重道，但尊師重道得太過份，那就變成盲目之人了。」

關中雄越聽越奇，說道：「尊師重道，就是尊師重道，又如之何會算是太過份了？」

岳小玉道：「練武之人，總是好勝的，對不？」

關中雄皺了皺眉道：「不對。」

岳小玉笑道：「的確不對，並不是每個武林人物都一定好勝的，但總括來說，却還是好勝的佔極多不好勝的佔極少。」

關中雄道：「這話不錯、」

岳小玉道：「正因爲武林人物多半都是好勝之徒，所以門戶之爭往往也就十分激烈了，對不？」

關中雄點點頭，道：「是的。」

岳小玉道：「而門戶之爭，往往也是由師徒與另一帮師徒發生衝突，繼而動武，所以，那些一味只懂得尊師重道，盲目崇拜師父、祖師爺的練武之士，即使到了水淹眼眉，火燒鬍子之際，仍然會認爲師父武功第一，祖師爺的武功更是一流一那麼厲害。」

關中雄點點頭，道：「武林中人死要面子，自認高明之輩，的確比比皆是。」

岳小玉道：「所以，這就糟糕透頂啦，人人都自認高明，老是認爲師父傳授下來的一套功夫最管用，結果你爭我打，個個弄得焦頭爛額，嗚呼哀哉收場！」

關中雄道：「這就是尊師重道的壞處嗎？」

岳小玉道：「尊老重道，那是沒有半點壞處的，問題是一本經書看到老，那就會走火入魔，給人一刀砍了頸子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關中雄摸了摸鼻子，道：「你這麼說，倒也不無道理，但就只怕你師父不會明白。」

岳小玉盯着他，道：「我師父會明白的，而且會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得多。」

關中雄道：「你敢肯定？」

岳小玉道：「絕對敢肯定。」

關中雄道：「爲甚麼？」

岳小玉道：「因爲他老人家與衆不同，是個一點也不迂腐的世外奇人。」

關中雄呆了半晌，然後才緩緩道：「你也不愧是世外奇人的弟子了。」

公孫咳淡笑着，道：「家父是個有眼光的人，他選的徒兒，自然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常掛珠望住他，道：「你呢？你父怎樣？」

公孫咳嘆了一口氣，說道：「我最窩囊。」

常掛珠道：「你是武林中著名的神醫，生平活人無數，怎麼還算是個窩囊？」

公孫咳說道：「但除了這點岐黃之術外，不才的確是窩囊頂透，甚麼都幹不出來。」

岳小玉道：「師兄，你這樣說，師弟小岳子絕不同意。」

公孫咳道：「不要說別的，就以家父的武功來說，我最多只能學得兩三成，想再進一步，却是難比登天了。」

常掛珠奇道：「怎會這樣的？」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說來眞是他媽的十分滑稽，不才每逢練武，只要一練到家父傳授的武功，就想睡覺。」

岳小玉一怔，道：「却是何故？」

公孫咳苦笑道：「我知道就好了。」

岳小玉道：「難道你無法控制自己，儘量不讓自己在練功的時候睡覺嗎？」

公孫咳嘆息一聲，道：「即使不睡覺，盡要多練幾招，就會感到渾身上下都不舒服。」

岳小玉聳了聳肩，嘆道：「這就是奇哉怪也，令人莫名其妙之至。」

公孫咳道：「所以，不必家父說，我這個做兒子的巳自認窩囊，簡直是窩囊得要命！」

關中雄安慰道：「人是各有所長的，正是不爲良相，也爲良醫，殺人的本領，你固然是不及令尊，但若論到治病療傷，治人救世，公孫兄又比令尊大人强勝得多了。」

吳一之和施一然越聽越不是味兒，吳一之忍不住對關中雄說：「關長老，這等小事慢慢再談，綠玉打狗棒可不能落在外人的手裏。」

關中雄立時瞪了他一眼，叱道：「老叫化自有主意，不必囉嗦！」

吳一之臉色一變，但他在丐帮之中地位低微，遠遠及不上這位八袋長老，關中雄這麼一喝，他也只好怏怏地退下，不敢再說甚麼。」

常掛珠却在這時呵呵一笑，道：「綠玉打狗棒，絕不能讓它落在害羣之馬的手裏。」

關中雄望着他，忽然抱拳道：「常大俠，既然尊駕並無佔奪打狗棒之心，未知如何方肯將此棒交回敝帮之中？」

常掛珠道：「只要你們找到一個適合做帮主之人，常某自然會把打狗棒雙手送還。」

關中雄皺了皺眉，道：「但此事非比尋常，又焉可一蹴而成？」

常掛珠道：「在此期間，常某暫爲保管着打狗棒可也。」

關中雄道：「茲事體大，請恕關某無法可以答允。」

岳小玉道：「何以不行？」

關中雄道：「打狗棒在常大俠手裏，若然一直無損無缺，要那還罷了，倘若有甚麼閃失，關某又怎能担當得起？」

岳小玉道：「這個容易，你就當自己

沒有遇上這樁事好了。」

關中雄道：「但關某分明目睹此事，又豈可瞞騙天下人之耳目。」

岳小玉道：「天下人雖多，何妨儘皆當作草木？」

關中雄悚然一驚：「岳小兄弟，你好厲害的辭鋒！」

岳小玉淡淡道：「小岳子只是邯鄲學步，狂言亂語一番而已。」

關中雄嘆道：「岳小兄弟不用謙遜了，關某雖然虛長數十寒暑，但還是及不上岳小兄弟，把世情看得如此透徹。」

岳小玉道：「長老言重，小岳子不勝慚愧。」

常掛珠道：「關長老，你不是一直駐在廣西分舵嗎？何以却會出現於此？」

關中雄聞言，深深吸了一口氣，良久才道：「說來慚愧，總而言之，那是本帮極不幸的一件醜事。」

常掛珠道：「長老語焉不詳，可否說得明確一些？」

關中雄遲疑了一會，才又再說：「敝帮很不幸，出現了一個大叛徒。」

岳小玉道：「這大叛徒是誰？」

關中雄道：「尹天瀾。」

岳小玉道：「尹天瀾已經是一帮之主，他還會背叛誰？」他這一下，乃是明知故問。

關中雄面上陡地現出了悲憤之色，道：「敝帮前任帮主，是給尹天瀾這叛徒暗中下毒害死的！」

岳小玉「噢」的一聲，道：「關長老已有了眞憑實據，可以證明此事？」

關中雄搖搖頭，道：「沒有。」

岳小玉道：「既然沒有證據，何以還擅離分舵至此？」

關中雄道：「正因爲沒有證據，所以才暗中跟隨着尹老賊。」

岳小玉道：「這樣有用嗎？」

關中雄道：「只要任老帮主在天之靈暗中祐護，關某深信尹天瀾謀命奪位之事，必然會被揭發！」

岳小玉道：「任老帮主果然沒有令長老失望啦。」

關中雄忿然地說：「這全仗任老帮主顯靈顯聖，尹老賊才會作法自斃。」

「這怎麼算是作法自斃？」公孫咳眼珠子轉了又轉，哂然道：「眞正把尹天瀾弄倒的人是阿滿！」

阿滿茫然地一笑，又向公孫咳望了一眼。

常掛珠嘆了一口氣，說道：「算是老鮑倒霉，沒頭沒腦的給大個子打得半死不活。」

阿滿苦着臉，很內疚的道：「都是我該死！」

公孫咳居然在這時候哈哈一笑，道：「幹嗎愁眉苦臉，又不是推莊拿了一副鼈十。」

阿滿道：「你倒風流快活，但那個老鮑却半死不活了。」

公孫咳道：「放心！一千一萬個放心！他死不了。」

阿滿精神陡地一振，很興奮道：「是眞的？」

公孫咳冷冷道：「你以爲我的醫術是第八九流的？」

阿滿忙道：「千萬不要誤會，阿滿豈敢這麼想。」

公孫咳哼哼連聲，忽然向躺在地上的鮑正行道：「不要老是裝死，快向諸君稟明眞相！」

一直躺在地上的鮑正行這才眨了眨眼，訕訕笑道：「老鮑傷的不重，五十年內想死也很難。」

白世儒和舒一照氣得直跳起來，因爲他們一直都爲老鮑担心，尤其是舒一照，差點沒有掉下眼淚來。

常掛珠却嘿嘿一笑，說道：「還是我這個老大明察秋毫，早就看出鮑老五在裝死。」

公孫咳笑了一笑，說道：「他也不是存心裝死，阿滿那一掌，實在不是開玩笑的。」

阿滿道：「都是我這個蠢東西害人不淺，鮑老兄，我打你一掌，你十掌打回過來便是。」

鮑正行咧嘴一笑：「暫時不打。」

阿滿道：「何以不打？」

鮑正行道：「我若立刻打你十掌，你以後便再無牽掛，倒不如記帳，讓你嚐嚐鈎腸債的滋味。」

阿滿呵呵一笑，道：「記帳不妨，便是利息重重疊疊算上去，也是不妨，大不了給你打回一萬掌好了。」

鮑正行忙道：「一萬掌可不行。」

阿滿道：「你還嫌太少嗎？」

鮑正行搖頭道：「不是嫌太少，而是嫌太多，倘若眞的要打你一萬掌，只怕你不死去，老鮑的手掌反而要斷掉了。」

阿滿又是呵呵大笑，常掛珠嘆了一聲，道：「剛才我還想替老五報仇，但如今看來，你們倒似已變成老朋友啦。」

阿滿道：「都是我不好，又蠢又暴躁，才會誤傷了鮑兄。」

吳一之忍不住又在那邊叫道：「還有莊耀，他是死得最冤枉的。」

阿滿道：「一人做事一人當，阿滿决不會抵賴便是。」

關中雄却道：「但依關某之見，你是用不着過份自咎的，一則此乃奸人佈局，大家都是受害者，二來你已爲本帮除去尹天瀾，這就算是功過相抵好了，再說，爲了這件事，你更斷了一條腿，咱們若還再錙銖計較，又還怎說得過去？」

岳小玉拍掌笑道：「關長老深明事理，果然不是一般烏頭烏腦之輩可比。」說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珠直瞪着吳一之和施一然。

這兩個丐帮弟子都爲之恨得牙癢癢的，但却又不敢發作。

關中雄又目注着常掛珠，道：「常大俠考慮清楚了沒有？」

常掛珠把山羊鬍子搓了幾搓，過了半天才道：「考慮甚麼？」

關中雄道：「把綠玉打狗棒交還給本帮。」

常掛珠道：「丐帮高手如雲，弟子逾萬，我又該把綠玉打狗棒交給誰才對？嗯，是不是交給你就可以了？但你可不是帮主呀，難道你想過一過帮主癮不成嗎？」

關中雄眞有點吃不消的感覺，連忙搖手不迭，道：「關某無德無能，這一輩子也不敢妄想當上帮主。」

常掛珠道：「你這話就大大的不對了，尹天瀾不是做了丐帮帮主嗎？難道他是有德有能，周身八寶之輩了？」

關中雄正色道：「尹天瀾雖則陰險毒辣，佛面蛇心，但若論處事應變之才，却遠在關某之上。」

常掛珠皺了皺眉，道：「這麼說，與老尹相比，你是甘拜下風了？」

關中雄苦笑一下，道：「這並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若眞的相比，關某實在遠遠不如尹賊。」

白世儒乾咳一聲，道：「尹天瀾已死，又怎能再長此人之志氣？」

舒一照道：「那倒不然，說不定陰間黃泉之下，也有一個丐帮，那麼這番長他志氣之言，就會對他大大的有用了。」

白世儒道：「陰間若有丐帮，幾時輪得到他來當帮主？任亭年是給他害死的，這番地府狹路相逢，勢必仇鬼見面分外眼明，尹天瀾想不死也很難嘍。」

舒一照道：「只怕未必。」

白世儒說道：「怎會未必！我看準會再次鬥得天崩地裂，天旋地轉兼且天昏地暗。」

舒一照道：「說不定地府路途綜錯複雜，兩鬼再也遇不上，那也是有之的，再說，尹天瀾如今已是死了個十足十，縱然在地府給任老帮主打得頭崩額裂，也是死人一名而已，又如何會死了再死？」

白世儒道：「你死過了？」

舒一照道：「未死過。」

白世儒道：「旣未死過，又焉知人死之後，不會再死一次？」

常掛珠怒道：「死人之事，休再討論了！」

關中雄微微一笑：「偶然談談，那是不妨的。」

常掛珠道：「與其老是談論死人，倒不如談婚論嫁好得多。」

白世儒「噫」了一聲，道：「是誰要談婚論嫁了？」

舒一照道：「多半是白三哥與呂足金是也。」

白世儒搖搖頭，道：「那婆娘雖然未嫁，已是聞名遐邇之河東獅，算來算去還是娶不過的。」

鮑正行嘻嘻一笑，插嘴道：「你若眞的不娶，我娶！」

白世儒冷冷道：「呂婆娘最討厭一身肥肉的傢伙，你少做白日夢好了。」

鮑正行格格一笑，道：「別瞎担心，也請少喝醋，呂足金這一輩子，除了扇捲神州白世儒之外，是絕不會看上其他男人的。」

關中雄眉頭一皺，道：「你們眞的在談婚論嫁嗎？」

鮑正行道：「大概是談不攏，一切告吹囉。」

關中雄微笑道：「旣不再談婚論嫁，不如再談綠玉打狗棒之事如何？」

常掛珠說道：「無任歡迎，請談談可也。」

關中雄說道：「常大俠願意暫爲保管綠玉打狗棒，用心良苦那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岳小玉暗暗好笑，忖道：「甚麼用心良苦，簡直是大大的拍馬屁，這常老大喜歡搗蛋才是眞的。」

只聽見常掛珠呵呵一笑，高興地說道：「關長老，此乃我輩中人應做之事，倘若人人袖手不理，豈不是弄得天下大亂了麼？」

岳小玉暗道：「你若袖手不理，那才是上上大吉，天下太平。」

關中雄道：「常大俠願意挺身而出，這種俠義精神委實令人欽佩，但關某忝爲丐帮八袋長老，若眼見本帮鎮帮之寶流落他人之手，而又不出手取回來的話，只怕……只怕……」

舒一照皺眉道：「只怕甚麼？是不是害怕會因此而便秘了？」岳小玉聽到這裏，終於忍不住「咕」聲笑了出來。

關中雄乾咳兩聲，道：「關某不怕便秘，就只怕蜚短流長，人言可畏。」

舒一照道：「何謂之屁短尿長？人言又不會咬人，又有甚麼值得可畏了？」此言一出，又是衆皆哄笑不已。

常掛珠瞪了他一眼，叱道：「不懂事就少開口，省得丟人現眼。」

關中雄道：「丟人現眼不算得上甚麼，丟了綠玉打狗棒，那才是丐帮頭等的慘事。」

常掛珠道：「眞的這麼慘？」

關中雄苦着臉，道：「比你想像中還要慘得多，那就像是做官的不見了官印，嘿嘿，你說該怎麼辦？」

常掛珠道：「大不了不幹，辭官歸故里可也。」

關中雄道：「但丐帮少了一根綠玉打狗棒，却是關係及整個丐帮的命運，並不是某一個人歸回故里，就可以把問題迎刄而解的。」

常掛珠道：「但棒無主人，那也是混亂不堪之事，除非你肯做帮主，這才可以把亂局加以穩定下來。」

關中雄苦笑道：「但只怕後果却會適得其反！」

常掛珠兩眼一瞪，道：「你若成爲一帮之主，咱們江東五傑首先大表贊成，其餘的人，又有誰會反對？」

關中雄道：「倘若你們江東五傑贊成，那麼反對的人最少會減少了五個。」

常掛珠道：「這是甚麼意思？」

關中雄道：「除了五位之外，武林中大概會有幾百萬人反對。」

常掛珠一呆，道：「不見得這樣差勁罷？」

關中雄苦笑道：「也不能算是太差勁了，最少還有你們五位支撐着。」

岳小玉立時大聲道：「還有我！」

關中雄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道：「那眞好，有六個了，但最少還欠九千九百九十四個。」

常掛珠一怔，道：「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關中雄道：「沒有一萬人擁戴，怎做得了丐帮帮主？」

常掛珠說道：「九千九百九十四個人是不難找到的，水瑩兒也一定肯帮你這個忙。」

關中雄道：「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三個又怎樣？」

常掛珠向阿滿，公孫咳一指，說道：「這兩個也可以算在內，還有公孫咳的老子公孫我劍，又還有白世儒的老相好呂婆娘——」

「不是老相好，是老冤家！」白世儒冷哼着道。

常掛珠嘻嘻一笑，道：「是老相好也好，老冤家也不妨，總要你倆快點成親，早生貴子，那麼連這個小冤家計算在內，關長老又多一個擁戴之人了。」

舒一照道：「既然有此功效，一生就生孿胞胎好了，人多一點，聲勢也自不同了。」

鮑正行道：「對了，雙生胎兒哭聲加倍，吃奶加倍，撒尿也加倍，兩人齊齊放屁一响，就可以轟天震地，臭死方圓三百里內所有大大小小的死烏龜活王八！」

阿滿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和阿曼就是雙生的。」

鮑正行「呀」的一聲，忙道：「滿兄千萬不要誤會，老鮑一時嘴快舌快，可不是存心拿你倆哥兒來開這個玩笑。」

阿滿淡淡一笑，道：「鮑兄不要放在心上，就算是跟咱們開開玩笑，那也是稀鬆平常之極的小事。」

鮑正行笑道：「滿兄器量汪涵，眞是大個子中的大丈夫。」

常掛珠却皺着眉頭，凝視着關中雄道：「但縱使白老三跟呂足金一胎生九個，要湊够一萬人來擁戴你為帮主，還是大大不容易的。」

關中雄道：「不是不容易，而是根本就沒有這個可能。」

常掛珠道：「這便如何是好？」

關中雄道：「這也用不着傷腦筋，反正關某本來就不想做甚麼帮主。」

常掛珠道：「做帮主挺够威風，為甚麼你却一點也不稀罕？」

關中雄道：「你聽過『日理萬機』這四個字沒有？」

常掛珠道：「聽過又怎樣？」

關中雄道：「但凡是一帮之主，責任都是極之重大的，尤以丐帮為然。」

常掛珠道：「不錯，丐帮人多，分舵多，瑣瑣碎碎的小事也多，管將起來，實在大不容易。」

關中雄道：「所以嘛，做帮主雖然威風八面，但却也煩惱有如天上之星，地下之蟻。」

常掛珠說道：「那麼就一點也不有趣了。」

關中雄道：「有趣抑或沒趣，那却又是見仁見智的，好比尹天瀾，他千方百計也要爭奪帮主這個寶座，對他來說，做帮主固然是權威之極，即使是日理萬機，麻煩多如牛毛，也是其樂無窮，覺得有趣萬分。」

常掛珠道：「你呢？」

關中雄道：「關某也不能算是個逍遙自在慣了的人，在廣西做個小小分舵的舵主，那是勉强還可以應付得來的，但若再進一步，做了丐帮帮主，那就眞是十八輩子修來的福氣，連福氣也會把人活活的焗死！」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這樣說來，你是一定不會做丐帮帮主的了？」

關中雄道：「既然做不來，也不想去做。」

常掛珠忽然面色一沉，冷冷道：「既然如此，綠玉打狗棒恕難奉回了。」

關中雄道：「這可難倒關某啦，你叫關某如何向其他長老，弟子交待。」

常掛珠道：「何須交待，你就說常掛珠想把打狗棒據為己有算了。」

鐵老鼠久已默不作聲，聽到這裏不禁怪叫道：「這豈不是引火自焚，不想再活了？」

常掛珠道：「大丈夫生死事等閒，怕死的就不是好漢。」

關中雄嘆道：「這眞是左右做人難，無緣無故把天下間最傷腦筋的事攬到身邊來。」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關長老，要解決這件事，其實一點也不難。」

、關中雄「噢」一聲，忙道：「岳小兄弟，你有甚麼高見？」

岳小玉笑道：「小岳子人細個子矮，那能有甚麼高見了，但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要我想出解決問題的計謀，還是不怎麼困難的。」

關中雄忙說道：「請說，關某洗耳恭聽。」

岳小玉道：「兩位說來說去，關鍵仍然在於無人可當丐帮帮主，對不？」

關中雄點頭不迭，接着道：「正是如此。」

岳小玉說道：「那容易得很，只要找到一個適合做帮主的人，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關中雄苦笑道：「說說自然是很容易的，但這麼一個人，一時之間往哪裏去找呢？」

岳小玉道：「丐帮高手如雲，怎會連一個可以做帮主的人也沒有？」

關中雄嘆息道：「想做帮主的人，必然不少，但可以服衆者，却是找不出一個來。」

岳小玉道：「但小岳子心中却有一人，足可担當帮主之職。」

關中雄忙道：「此人是誰？」

岳小玉淡淡道：「這位武林前輩複姓諸葛，雖然是個叫化子，但却並不隸屬於丐帮……」

「是諸葛酒尊！」關中雄陡地目光大亮，接着用力敲打自己的腦袋道：「眞是越老越糊塗，怎麼居然連諸葛酒尊也忘掉了？」

常掛珠一怔，道：「他可以做丐帮帮主嗎？」

關中雄道：「說可以也可以，說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常掛珠皺眉道：「甚麼又可以又不可以的，到底可以不可以？」

關中雄道：「若以武功，才智與德望來說，他是最好的。」

常掛珠捋鬚道：「這就甚麼都不成問題啦！」

關中雄道：「但最大的問題，却是這位風塵奇丐，根本就不是丐帮中人！」

常掛珠奇道：「既然做了叫化子，怎

麼却又沒有加入丐帮？」

關中雄嘆了口氣，道：「這就叫人各有志。」

常掛珠道：「我以前常聽人說，諸葛酒尊跟任老帮主交情甚篤。」

關中雄點點頭，道：「這兩位江湖奇丐，本來就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

常掛珠道：「一起長大，然後一起做了叫化子，倒也蠻有意思。」

舒一照道：「怎麼你又不去做叫化子呢。」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若人人都做叫化子，又有誰來施捨他們？」

舒一照眨眨眼，道：「亦是道理。」

常掛珠又對關中雄說道：「縱使諸葛酒尊並非丐帮中人，現時加入，也未為遲也。」

關中雄道：「一加入丐帮，就做帮主嗎？」

常掛珠說道：「這又有何不可？趙匡胤當年一做就做了皇帝，還不是一般景況嗎？」

關中雄道：「說是這麼說，但要實行起來，還是大有困難的。」

常掛珠道：「你反對諸葛酒尊做丐帮帮主？」

關中雄道：「豈會反對，只有贊成也來不及。」

常掛珠道：「這就是了，那又還有甚麼顧慮？」

關中雄道：「但丐帮還有無數帮衆，他們會同意嗎？」

常掛珠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

關中雄沉吟半晌，才道：「關某知道，任老帮主生前，曾力邀諸葛酒尊加入咱們丐帮。」

常掛珠道：「諸葛酒尊沒答應？」

關中雄嘆了口氣，說道：「當然沒答應，否則，他現在已是咱們丐帮的一份子了。」

常掛珠奇道：「諸葛酒尊既與任老帮主極具交情，何以不肯加入丐帮？是不是嫌屈居人下會大大的不過癮？」

關中雄搖搖頭，道：「絕不是為了這一點。」

常掛珠道：「何以見得？」

關中雄道：「任老帮主力邀諸葛酒尊加入丐帮，並不是要他做五六袋弟子，也不是八袋長老，而是有意退位讓賢，把帮主之位傳給諸葛酒尊。」

常掛珠一怔，道：「任老帮主為甚麼不想幹了？是不是不想再過着叫化子的生涯？」

關中雄道：「任老帮主此擧，原因有二，第一：當時他的身體不怎麼好，經常自嗟自怨，說自己無法整頓丐帮，有負師父及前任丐帮帮主所託。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任老帮主環顧左右，覺得自己一旦退位，根本就沒有一個可以担當重任的人，足以繼任帮主之職。」

常掛珠道：「尹天瀾呢？」

關中雄嘿嘿一笑，道：「尹天瀾為人心術不正，任老帮主是早已知道的，但任老帮主還是沒想到，這叛徒竟然有殺害帮主，謀取大權之心。」

常掛珠道：「如此說來，諸葛酒尊若肯答應做丐帮帮主，任老帮主在天之靈一定不會反對了。」

關中雄道：「何只不會反對，還會高興萬分哩。」

常掛珠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得一力主張，非要諸葛酒尊接下綠玉打狗棒，成為丐帮帮主不可！」

岳小玉拍掌大笑，道：「這主意好極了。」

關中雄道：「諸葛酒尊如今何在？」

常掛珠道：「諸葛酒尊現在被困在鐵眉樓中。」

關中雄道：「這樣，便立刻去找他可也。」

岳小玉道：「此事不可太急，須知鐵眉樓目下已被神通教重重圍困，咱們若貿然直闖過去，勢必碰得一鼻子灰。」

鐵老鼠聽岳小玉之言，點頭不迭，說道：「請諸葛前輩做帮主，那是很好很好的，但却必須先把神通教的狗崽子打發掉，才可成事。」

關中雄面色一沉，道：「聽說，神通教近來越弄越兇了。」

岳小玉道：「惡人自有惡人磨，老子總不相信，天下間沒有人能制得住這夥王八蛋！」

鐵老鼠怔怔地瞧着他，面上忽然露出了一個奇特的笑容。

岳小玉道：「你笑甚麼？」

鐵老鼠道：「我不是笑你，只是很欣賞你這種改變。」

「改變？」

「嗯，難道你自己不覺得嗎？」鐵老鼠又微笑着，道：「你成熟了，最少比兩個月前成熟得多。」

岳小玉却嘆了口氣，道：「成熟是要付出代價的，有些人付出較少，但有些人却付出極多。」

鐵老鼠道：「你認為自己屬於那一種人？」

岳小玉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永遠記住。」

鐵老鼠目光一閃：「是甚麼事那樣重要？」

岳小玉道：「此事不可傳六耳，所以，請附耳過來。」

鐵老鼠不知道他悶葫蘆裏賣甚麼藥，只好依言挨近過去。

岳小玉在他耳邊道：「不要輕信別人的說話。」

鐵老鼠一怔，一時間還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但忽然間耳朵一陣疼痛，原來是岳小玉咬了他一口。

鐵老鼠急忙退開，說道：「你怎麼咬人？」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咬人的不一定是老鼠，被咬的也不一定是人。」

鐵老鼠摸了摸耳朵，呆住半天才嘆道：「看來，你成熟的速度比區區想像中慢得多了。」

岳小玉咬鐵老鼠耳朵一口的時候，水瑩兒就在不遠處怔怔的瞧着。

岳小玉嘻嘻一笑之際，她也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未完・廿三）

中篇武俠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錢老大和錦衣雙衞既比武功，又比涵養，二人被錢老大搬弄得團團打轉，氣得瘦金剛冷金華，笑彌勒秦青雲心裏很不服氣，自己是前朝侍衞官，那錢老大不過是一個偷兒，僥倖在大內偷過一點東西，受人稱爲御鼠，錢老大將冷金華纏着，酒肉道士將秦青雲攬抱纏鬥。霍天來帶住手下出來，專向狄少青等人搜捕，他自己率同周友忒，鮑叔寒，馬樹椿由大門向右包抄後進，席勝衣率同言柏春，張振宇，婁艮從大門向左包抄後進。狄少青，華惜春二人分別應付兩撥人馬，將娟娟收藏好之後，華惜春對霍天來，狄少青對付席勝衣等人……

比劍敗勁敵　黑谷搜敵踪

霍天來一向自視甚高，即使在他沒担任南北總館總教練之前，他也自視甚高，在江湖上，很多人都尊他一聲「霍老大」，他一身武功，確也甚是了得，數十年來很少遇上過敵手，那是因爲沒有眞正遇上的高手，但却使他更覺得江湖雖大，在他眼裏也不見得有幾個人的感覺。

對華惜春當然不會放在他眼裏，他看華惜春仗劍朝他逼來，左手向席勝衣等人揮了揮，要他們按照第二個計劃執行，一面右手長劍緩緩擧起，目注華惜春，冷然喝道：「小丫頭，妳要和本座動手，何異螳螂當車？依本座相勸，妳還是棄劍受縛，隨本座回去，本座還可從輕發落。」

華惜春雙眉一挑，冷叱道：「霍天來，你此時棄去了劍，跪下來跟我磕上三個頭，單某只要卸去你一條右臂，可以免你一死。」

霍天來怒笑一聲道：「小丫頭……」

「你口不擇言！」

華惜春突然振腕一劍一點寒星朝霍天來眉心飛射過去。

劍還沒有刺到，從劍尖透射出來的一縷森寒尖銳的劍氣，嘶然有聲，已經先劍射到！

霍天來做夢也想不到華惜春只是一個年輕女子，竟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第一劍上，就使出劍氣功夫來！

心頭一懍，一時來不及封解，被迫得只好往橫裏閃開，目中精芒閃動，沉笑道：「小丫頭，妳果然還有一手！」

「霍天來，你不用躲閃，單某這一劍只是給你的警告而已！」

華惜春長劍指着霍天來，果然沒有追擊過來，但雙目之中，却閃動着兩道精芒，說道：「單某要警告你再叫一聲『小丫頭』，我就要先取你一對招子了，單某說得出，做得到，你信是不信？」

霍天來一向眼高於頂，從沒把人放在眼裏，但這回看着華惜春，不知怎的心頭竟然升起一絲凉意，覺得華惜春這小女子身上似乎有一股濃重的殺氣，居然會使人

不寒而慄！

霍天來當然不會因此胆怯，只是對她不覺生出了戒心，聞言呵呵一笑道：「本座倒要看看妳有幾分能耐，一個丫頭片子，敢口發狂言？」

手中長劍「嗡」的一聲，直劈而出。光憑這一劍，就可看出霍天來劍上造詣果然深厚無匹！

華惜春粉面凝霜，嘴角噙着冷笑，只哼了一聲，長劍揚空一閃，飛雲掣電般欺身直進，銀光激射，居然強攻猛撲，一下到了霍天來身側，刹那之間，攻出了三招，劍光如寒濤飛捲，飄洒而出！

霍天來看她這三劍竟然使出了峨嵋「亂披風劍法」，「九宮劍法」和「八卦劍法」，三種不同門派的劍招，但從她手中使出，却居然脈胳連貫，劍勢綿密，心中也不禁暗暗驚心，忖道：「這丫頭劍法竟是如此駁雜！」

口中喝了聲：「好！」霍地一個旋身，搶到華惜春側翼，長劍一招「金鵰展翅」，往外疾展，冷森的劍鋒刺向華惜春肩臂。

華惜春腳踩「九宮步法」，每一劍出手方位立變，待得霍天來劍光刺到，她急忙旋了出去，反手一劍，橫削出去。

霍天來「嘿」的一聲，劍勢上撩，雙劍交擊，發出「噹」的一聲大响，火星飛濺，雙方都各自退出一步！

不！霍天來退出一步，華惜春雖然也只退出一步；但被震得虎口發熱，上身搖幌，不由自主又斜退了一步。

霍天來試出華惜春內力不如自己，一聲狂笑，身形一幌，直撲過來，劍光繚繞，朝華惜春當頭劈落。

華惜春和他一劍硬砸，自然也知道自己內力不如對方，沒待霍天來劍光劈到，腳尖一點，騰身向上拔起兩丈多高，使了一式「雲裏翻身」，劍光乍展，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銀虹，朝霍天來當頭射落。

這一招「長虹經天」，正是「靈飛九式」中的劍招。

「靈飛九式」據說創自飛雲渡一個老尼姑，記記都是凌空發劍，被武林中譽爲「劍師太」，無人能在她劍下躲得開三招，這句話，如今已有百年之久，江湖上從沒有再見過她的傳人。

事情雖已經歷百年，但精於劍術的人，依然都知道「靈飛九劍」之名！

霍天來身爲南北武館總教練，見多識廣，縱然沒見過「靈飛九劍」自然聽人說過，比時驟覩華惜春凌空發劍，一道夭矯劍光，匹練般當頭射來，心頭不由猛然一驚，腳下急忙連退兩步，長劍當胸直豎，目光緊緊盯注着對方下落的劍勢，把全身功力，都凝注在劍尖之上！

須知劍尖又細又薄，你要覷準他劍尖點出，有不得絲毫之差，這就非目力、準頭、和本身深厚的功力不可，霍天來這一劍，就可看出他練劍數十年的精湛功力來了。

兩支長劍劍尖乍然一接，華惜春凌空撲來的人，立被震得身子凌空直飛出去兩丈來外，才落到地上。

霍天來一劍得手，雙目寒芒暴射，口中狂笑一聲，高大身軀陡地弓起也像弩箭般飛射而起，如影隨形，追擊過去，緊接着撲到，劍掌齊使，朝華惜春攻來。

華惜春堪堪落到地上，幾乎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霍天來劍光飛捲，掌風如山，已經追擊而至，急忙身形飄閃，劍隨人走，緊緊封閉門戶，揮出一片繚繞劍光，緊護全身，左手同時使出「截經斬脈手法」，劍雖守勢；但她左手却記記都是攻勢，不時從劍光中拂出，專取霍天來的關節要穴，逼得霍天來閃避不迭，一輪劈風般的猛惡劍招攻勢，自然也受到影响，稍現鬆懈！

華惜春乘機一聲清叱，人影從劍光中脫出，雙足點動，又朝上飛起兩丈多高，右手在空中向左右連劈了數劍，揮起一片銀光，如風展翼，又朝霍天來當頭撲去。

她在第一招（長虹經天）幾乎吃了大虧，被霍天來擊落，截住，故而使出一招「飛鳳展翼」來！

「飛鳳展翼」發出的劍勢，是把劍光分作兩翼，往下飛捲，不虞再被霍天來震飛了。

這回雖然和前一招一樣，同是俯衝之勢，但「長虹經天」，是垂直下擊，這招「飛鳳展翼」，却是斜飛而下，劍先人後緊撲過去。

霍天來武功着實高强，他看到華惜春再次使出「靈飛九式」來，他自然不敢絲毫大意，口中大喝一聲，長劍向空連劈，這一瞬間他身上一襲長袍般鼓起來，一個人也離地數寸，隨着劍光紛披，飛了起來，劍光像綵帶般飛舞，揮洒自如，一道道的光華，騰空而起，迎着華惜春斜撲而下的劍光截去。

一來一去，雙方都快若掣電，但聽一陣「噹」「噹」金鐵交鳴之聲，接連响起來！

霍天來仗着他練劍數十年的功力，對敵數十年的經驗，臨機應變，連換了三招劍法，居然把昔年名震天下的「靈飛九劍」中的第二劍，又硬接了下來。

他雖然將華惜春凌空斜撲而來的劍勢盪開；而左肩衣衫還是被華惜春的劍鋒掃上，劃破了數寸長一條，肩頭也被刺傷，鮮血點點，流了出來。

華惜春給他連擋兩劍，鋒刄相交，却並不感到如前吃力，只是飛撲之勢已受阻，身形翩然落到他右前方七八尺遠近的地上。

霍天來還以爲自己接連變換了三招劍法，已把華惜春的這一招「飛鳳展翼」接住了，那知回頭看去，自己左肩鮮血滲出，隱隱刺痛，分明被她劍鋒劃破了。

這一下當眞把平日不可一世的霍天來又驚又怒，暗道：「自己連一個小丫頭都收拾不下，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一念及此，不由得怒吼一聲，身發如鳳，一下飛擊而至，長劍揮劈，一道匹練般劍光，挾着如潮勁風，筆直劈到。

華惜春方才使出「長虹經天」，是被他震飛出去的，一時措手不及，才會被他截住，無暇再使第二招。

如今霍天來還未撲到之時，長劍左右劃破，一個人又翩然飛起，身子騰空而上，在空中側身廻翔，劍使「飛龍在天」，劍光登時大盛，一道夭矯劍光，在霍天來

頭上一個盤旋，寒芒流動，劈擊而下，霍天來雙脚離地數寸，撲擊過來，使的是一招「力劈華山」，長劍劈落，只是半步之差，華惜春已經挾劍騰空而起，他這一劍自然撲了個空！

一劍落空，霍天來心知要糟，急忙收劍後躍，但覺頭頂劍風颯然，一圈銀虹，盤空一匝，疾落而下，一時心頭大感凜駭，急切之間，揮劍反撲，劍光同樣繞身而起！

但這回他因「力劈華山」，是在怒極之際的一劍，劍勢落空，力道已竭，等到發覺不對，再奮力往上反擊，一來發劍較遲，縱然全力反擊，功力上未免打了折扣，二來對方劍勢業已逼近頭頂，往上揮起的長劍，受到壓制，未能完全發揮出威力來。

因此兩道劍光，一落一上，乍然交擊，再次响起一片「鏘」、「鏘」劍鳴，霍天來但覺森寒劍氣，直逼胸前，劍上壓力奇重，幾乎封架不住，脚下浮動，再也站不住樁，一個人被震得往後退了四五步之多！

低頭一看，胸前長袍，不知何時已被對方劍鋒劃開了尺許長一道，差點就傷及皮膚，開膛剖腹了，這下直把霍天來驚出一身冷汗！

華惜春一招得手，口中又是一聲清叱，離地飛起，手中長劍舞轉如輪，追擊過去。

霍天來雙瞳噴火，同樣大喝一聲，揮劍反撲，形同拚命。

華惜春這一招，使的是「飛輪開山」，劍光如輪，寒芒四射，是「靈飛九式」中威力最強的一招劍法。

霍天來縱然劍上造詣極深，劈出來的劍光，也足有尋丈來長；但他使的究是普通劍法，那能和變化奇奧，正在滾轉如輪，威力隨着滾轉之勢，愈來愈強，繼續增加的「飛輪開山」抗衡。

這一招，再要接觸上了，霍天來連人帶劍，不被輾成數截才怪。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朗喝一聲：「單兄適可而止，不可傷人。」

一道人影，隨着喝聲，倏然飛落，雙掌驟發，使了一招「愚公移山」，一道掌風，從橫裏朝霍天來推去。

霍天來正在長劍揮劈，形同拚命，突覺一道巨大無比的無形力道，撞到身上，把他連劍帶人硬生生推出去尋丈之外。

但聽「轟」然一聲，華惜春一輪劍光緊隨着由空落地，劍輪輾過，霍天來剛才立身之處，方圓數尺，地上舖着的青石板，均被劍光絞成了粉碎，石屑紛飛，聲勢驚人至極！

這把霍天來平空推出去的人，正是狄少青！

原來席勝衣、鮑叔寒、婁艮、言柏春四人，因久戰無功，各自劍法一緊，源源攻到，刹那之間，四支長劍劍光交織，匯成了一座如山劍影，把狄少青像齊天大聖一般，壓在如來佛的五指山下，幾乎施展不開手脚來了！

但狄少青可不是孫大聖，一下就會被山一般的劍勢壓住，只聽他在如山劍影中發出清朗的聲音說道：「四位再不住手，那是逼在下出手了。」

婁艮吳鈎劍帶引無數道光芒，厲聲獰笑道：「小子，你死到臨頭，還冒什麼大氣？」

言柏春接口道：「總座要咱們格殺勿論，你還和他說什麼廢話，把他殺了就是了！」

「哈哈！」狄少青朗笑一聲，說道：「看來你們眞是有些不知進退，在下若是不讓你們見識見識，諒你們也不知道厲害呢！」

口中說着，右手長劍連揮，身隨劍走，跟着一連打了幾個盤旋。

這幾個盤旋，看來簡單，却把四人攻來的劍勢，一起摒出數尺方圓之外，劍口既未相接，只是劃出來的一道道劍風，就把四人長劍逼了出去。

圍攻的四人，因爲狄少青揮出的長劍，並沒有和他們硬碰硬砸，是以還絲毫未覺，依然着着進逼，向他猛攻不休，只感到自己長劍始終差了一點，攻不到狄少青的身上。

、不，那也不足爲奇，因爲狄少青身隨劍走，不住的盤旋游走，自然够不到他的部位了！（這是四人心中的想法）

狄少青連揮了八九劍，身子也隨着盤旋了八九轉，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他劍光繚繞，經過八九個盤旋下來，劍光愈來愈強，狄少青的身形，却愈來愈淡，漸漸已被劍光淹沒！

外邊人所能看到的，已只是一道道劃空而過的劍光，再也看不到狄少青的人影了！

圍攻他的四人，到了此時，漸漸感覺出不對了，四人面前，就像佈成了一道劍光組成的牆壁，幾乎一劍也攻不進去。

不！長劍指處，都被一股極大的劍風擋了回來。

婁艮的吳鈎劍，原是專鎖敵人長劍的兵器，此時不但一下也沒有鎖得住狄少青的長劍，連對方的長劍也看不清楚了。

看不清狄少青的劍勢的，並不只是婁艮一個，其餘三人，也同樣看不清楚！

因爲他們只有方才看到狄少青揮劍盤旋，後來狄少青人影隱沒之後，他的劍勢，自然也隨着隱沒了！

如今連方才可以看得清的一道劍光，也沒有了，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劍霧！

四個人本來圍着人家發劍，明明是把狄少青圍在中間的，現在却反而被人家困在一片劍霧之中。

四個人本來是聯手對敵的；如今陷在劍霧之中，四個人好像被分開了，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長劍。

本來只有面前一道劍牆，刺出去的長劍，會被極強劍風擋了回來，如今自己前後左右五尺以外，都是白茫茫的劍牆了，長劍無法遞出五尺，劍法自然也就施展不開了。

到了此時，不論你「點蒼劍法」也好，言家「子午劍」也好，「五禽劍法」也好，「秦嶺劍法」也好，任你劍上造詣最深，劍法奇奧多變，都已一籌莫展。

言柏春感覺長劍施展不開，左手運功，手掌色呈硃砂，呼呼連劈兩掌！

他把自己壓箱底的本領言家「硃砂掌」也使了出來。

狄少青只聽耳中又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狄少俠，此人仗着言家『硃砂掌』、『子午劍』，爲惡江湖，不知有多少江湖同道，傷在他『硃砂掌』下，可說是滿手血腥，你該砍下他一隻手來，使他好稍斂惡跡。」

狄少青聽他兩次「傳音入密」，心知和自己動手的四人之中，必然有一個是劍盟中人了。

婁艮也在此時，激發了兇性，口中暴喝一聲，同樣左手一探，五指黝黑如墨，狀若鷹爪，接連抓出，從他五指之中，居然飛出一絲絲肉眼難見的黑絲！

狄少青耳中又聽到那人「傳音入密」的聲音道：「婁艮練的是『黑青爪』，劇毒無比，狄少俠快摒住呼吸，只要吸入少許，就會立時中毒，比言家『硃砂掌』，更爲多毒……」

「哈哈！」一片白茫茫的劍霧之中，响起了狄少青一聲龍吟般長笑，接着朗聲說道：「婁艮，言柏春，你們二位好像非把狄某置之死地不可，那就恕狄某不客氣了！」

一片劍霧之中，突然閃起一道劍影，劍光像電般一閃，有人發出了悶哼，也同時响起一陣「錚」「錚」劍鳴！

悶哼是兩聲，婁艮的「黑青爪」和言柏春的「硃砂掌」，同時齊腕削落，鮮血飄洒！

錚錚劍鳴，一共却有四聲，圍攻他的四人四件兵刃，也同時被劍光削斷，落到了地上。

狄少青雖然已經聽出這四人之中，必有一個是劍盟中人，而且絕非婁艮和言柏春，那麼不是席勝衣，就是鮑叔寒了。但自己爲形勢所逼，非把四人的兵器同時削斷不可。

漫天劍霧，和四人流動的劍光，一齊消失不見。

狄少青早已長劍入匣，一個人飛身而起，口中叫了聲：「單兄適可而止，不可傷人！」

人隨聲到，落到了霍天來身右，雙手平推，一記「愚公移山」，把霍天來硬生生推出尋丈之外。

霍天來做夢也沒有想到單逢春（華惜春）只是一個年輕女子，竟會有如此凌厲無匹的劍招，更沒想到狄少青會在自己危急之時，出手相救，把自己從劍輪之下，推了出來。

他是站着被推出來的，而且到了一丈以外，依然原式不動，好好的站着，先是這一下，就已令人感到心折，一時之間，他只是怔立當場，連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圍攻狄少青的四人，婁艮、言柏春左手齊腕削落，痛得臉色慘變，席勝衣、鮑叔寒兵刃被削，也駭然後退。

就在此時，言柏春咬緊牙齒，一下擲去手中斷劍，右手探手入懷，取出一支黑黝黝八寸長的鋼管來，他左腕削斷，血流不止，旁人只當他鋼管中是言家特製的止血藥了，也未在意。

那知他突然雙足一點，身形凌空撲起，口中厲喝一聲：「姓狄的小狗，我和你拚了！」

聲到人到，已經撲到離狄少青頭頂數尺光景，手中鋼管發出「拍」的一聲機簧輕响，一蓬藍芒，朝狄少青當頭射落。

言家「子午針」，一管七十二支毒針，只要被射中一支，子不過午。

他機簧甫响，狄少青早已一個輕旋，飛身閃出。

也在機簧甫响的同時，華惜春一聲清叱，長劍脫手飛出，直向言柏春當胸激射過去。

這幾下動作幾乎是同一時間的事，一蓬毒針全射在青石板上，發出一陣洒洒之聲，石板上冒起了一蓬黃烟！

就在洒洒聲中，言柏春發出一聲凄厲的尖號，長劍貫胸，由空中直跌下來。

華惜春冷笑一聲，閃身而出，伸手拔起長劍，冷冷的看了霍天來一眼，說道：「霍天來，算你命大，有人做了你的替死鬼，你給我記住了，單逢春長劍出手，非死必傷，以後再遇上我，可沒有今晚的便宜了！」

江湖上本來强者爲能，這話也由得她說！

霍天來一張老臉，脹得通紅，他帶來的人，已經一死一傷，大家都已見識了狄少青、單逢春的絕學，除了面面相覷，誰都給鎮懾住了！

霍天來究是南北總館的總教練，今晚雖是一敗塗地，他却不能不說話。

當下朝狄少青抱抱拳道：「霍某自承技不如人，方才多蒙狄兄出手相救，兄弟十分感激，只是兄弟有一句話，奉告狄兄，二位武功縱然盡得異人眞傳，放眼武林，可說橫行江湖，但南北武館，高手不在少數，像霍某只是濫竽充數，算不得什麼，此後自是無顏再向二位尋事，但和南北武館作對，二位的前途，可說遍地荊棘，請多珍重，霍某就此告退。」

說完，朝隨來的諸人，打了個手勢，縱身而起。席勝衣、鮑叔寒因張振宇、馬樹椿兩人穴道受制，只好挾着他們騰身縱起。

華惜春叫道：「周兄，麻煩你把這姓言的屍體帶走。」

只周友成一人，霍天來沒派他上場，眼看狄少青、單逢春竟有如此厲害，正在暗暗慶幸，聽了華惜春的話，臉上一紅，不敢作聲，只好一把挾起言柏春的屍體，隨着大家縱身上牆，往外掠去。

「嘻嘻！」牆頭上有人發出嘻嘻的笑聲，接着道：「二位小兄弟，你們這一手眞是要得！」

隨着話聲，錢老大一下從牆頭跳了下來。

華惜春道：「好啊！老哥哥蹲在牆頭上看熱鬧，也不下來帮我們！」

「乖乖！」錢老大縮着頭道：「就是你們兩個，已把人家殺得片甲不留！一死一傷，那裏還用得着老哥哥帮忙，再說老哥哥也帮不上忙呀！」

狄少青問道：「老哥哥，前面是不是也來了敵人？」

「不多！」錢老大伸出兩個指頭，說道：「一共只來了兩個。」

他忽然一本正經道：「這兩人可非比

等閒，還是前朝皇帝老子宮裏的錦衣雙衛，不過他們也是老哥哥我的小老弟，一個是冷老二，一個是秦老三。」

華惜春道：「他們的老大哥？」

錢老大指指自己鼻子，說道：「喏！老大不是就在這裏麼？」

只聽酒肉道士的聲音從前面傳來，說道：「小兄弟，別聽他瞎吹，他被冷老大追得上氣不接下氣，剛跑回來的。」

錢老大大聲道：「你酒肉道士比我錢老大還差勁得多，兩個人扭作一團，在地上滾來滾去的，我錢老大活了這一大把年紀，從來也沒見過武林高手，有這麼打法的，嘻嘻，你道士不臉紅，我錢老大看得臉都紅了。

酒肉道士哼道：「要不是我把秦青雲全身關節都給捏散了，像一團爛泥般癱在地上，冷金華追來了，你還有老命？」

錢老大臉紅脖子粗的道：「他至少被我丟開了幾十里，是我先回來，不信你來瞧瞧，喏，喏，兩位小兄弟，你們作個見證，那冷金華身上的一點寶貝，全給我摸來了，這總不吹牛吧？」

他一手從懷中掏出兩張銀票，十幾兩碎銀子，一面金牌，和兩個小藥瓶來，一面抖着兩張銀票，呵呵笑道：「你們看，這是泰和銀號的莊票，每張五百兩，哈哈一共有一千兩……這金牌更是冷老二從前在宮裏入値的腰牌，這兩瓶也是明宮錦衣衛特製的『復傷丹』和止血生肌的『白靈丹』，這不是冷老二輸給我的鐵證！哈，想不到我錢老大今晚還發了小財……」

話聲未落，只聽「嘶」的一聲，錢老大手中兩張銀票，已被人劈面搶去。

這人來去如風，身法實在太快了，連狄少青、華惜青兩人，都沒看得清人影！

錢老大呵呵一笑道：「酒肉道士，你當錢老大是什麼人，還會讓你把銀票搶走？哈哈，錢財不露白，我給你瞧瞧，只是兩張白紙而已，泰和銀號的銀票，可還在我懷裏呢！」

狄少青、華惜春這才知道搶走錢老大手中銀票的原來是酒肉道士。

他們兩人一向開慣了玩笑。

只見酒肉道士蹲在牆頭上，怒聲道：「好個老偷兒，你敢戲耍你家道爺？」

「刷」的一聲，兩道白光，朝錢老大電射過來。

狄少青、華惜春明知這兩道白光準是他搶去兩張白紙；但這份聲勢，就是兩把利劍也不過如此！

「別急！別急！」

錢老大腦袋一縮，身子滴溜溜旋了開去，接着道：「常言道：見者有份，我錢老大憑空賺了一千兩銀子，少不了有你酒肉道士一份。」

酒肉道士一伸手道：「那就拿來。」

「你這副窮兇極惡的樣子，不成了坐地分贓？」

錢老大把手中東西，胡亂往懷裏一塞，又道：「這銀子不能分，只能讓你分享，譬如咱們去上館子，你可以盡量的吃，但帳可得由我來付，因爲付帳的人，總是大爺，也讓我老頭體面體面，譬如我去買兩罈酒來，你一定也會有一罈……」

酒肉道士瞪着眼道：「一千兩銀子，那要吃到幾時去？」

「自然吃完爲止。」

錢老大聳聳肩，嘻的笑道：「我有了銀子，就不怕你不跟着我走。」

接着又道：「明天一早，我去買兩罈最好的五十年陳酒女兒紅，再買他二十斤鹵牛肉，咱們上黑谷去，那裏杳無人迹，清淨得很，咱們可以慢慢的喝。」

酒肉道士變色道：「我不去。」

錢老大笑道：「你不去拉倒，二個小兄弟，咱們去。」

狄少青心中暗道：「他說的黑谷，不知什麼所在。」

心中想着，那知抬眼之間，蹲在牆頭上的酒肉道士已經沒了影子！

錢老大聳聳肩，嘻的笑道：「他胆小如鼠，別去理他，你們也都可以去休息了，今晚不會再有事兒，回房去好好睡上一覺，明天咱們上黑谷去。」

華惜春問道：「老哥哥，黑谷在什麼地方呢？」

錢老大摸摸酒糟鼻，咧咀一笑道：「黑谷就是黑谷，那地方就是叫做黑谷，明天你們去了，不就知道了麼？」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狄少青起來，對面舖上早已沒了錢老大的影子，推門而出，華惜春和娟娟也已經起來了。

娟娟經過一天一晚休息，傷勢也已痊好了大半，只是臉色還有些蒼白，她看到狄少青，連忙福了福道：「狄爺早。」

狄少青忙道：「娟娟姑娘，妳已經好了麼？這稱呼在下可不敢當。」

娟娟臉上一紅，說道：「多蒙狄爺和錢老大相救，小婢已經好多了。」

華惜春道：「狄大哥說得是，我也和她說過，叫她稱單兄就好。」

狄少青聽得暗暗好笑，她明明是個女子，還要人家稱她單兄！

華惜春臉上不禁一紅，眨眨眼睛，說道：「狄大哥，你笑什麼呢？」

狄少青含笑道：「我想，我們今後行走江湖，娟娟姑娘也應該穿上男裝，比較方便，我們就以兄弟相稱，她叫妳單兄，也叫我狄兄好了。」

娟娟道：「這個小婢如何敢當？」

華惜春道：「就這樣好了，娟娟，你姓什麼呢？」

娟娟低垂螓首，說道：「我姓嚴。」

華惜春道：「這就是了，我們就叫妳嚴兄弟好啦。」

狄少青含笑道：「妳們已經梳洗好了，我去洗把臉就來。」

匆匆走出廟門，在小溪邊掬着水，洗了把臉，再回入大殿，華惜春已把昨晚吃剩的肉包子，饅頭蒸好了，放在石階上。

狄少青問道：「老哥哥和道士哥哥二人呢！」

華惜春道：「他們一個也不在，大概是上前村買酒去了。」

狄少青道：「那就等他們來了，一起吃吧！」

華惜春笑道：「我說是不用等他們了，這兩個老哥哥只要有酒喝就好，我們只管吃好了。」

狄少青點點頭道：「單兄說得一點不錯。」

華惜春看了他一眼，說道：「我們也講好了的，我叫你狄大哥，你叫我單兄弟，還叫我單兄作甚？」

狄少青忙道：「是，是，我應該叫妳華兄弟的，只是叫慣了單兄，一時也改不過口來。」

華惜春道：「那我不管。」

嚴娟娟看他們倆人有說有笑，心中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却自己暗自啐了一口，忖道：「他們兩個，才是眞正一對呢！」

這一想，不由自主的臉頰上飛起了兩朶紅雲。

狄少青、華惜春却並未發覺，華惜春拿起一個肉包子，遞了過去，說道：「嚴兄弟，妳吃呀！」

嚴娟娟道：「我自己來。」

三人吃過早餐，還剩下了許多，華惜春依然用荷葉包好了。

大家就坐在石階上等候，那知左等右等，一直沒見錢老大和酒肉道士回來。

時間漸漸快接近中近，才見錢老大一個人雙手捧着兩個大酒罈和兩大包東西，點着脚尖，像猴子般一顚一顚的從大路上跑來，老遠就拉着他尖沙嗓子，叫道：「喂，喂，兩個小兄弟，你們明明看到了，還不來帮我搬東西，這趟路，眞把我累死了。」

狄少青、華惜春急忙掠出廟門，迎了上去。

錢老大雙手一推，就把兩個五十斤重的酒罈朝兩人推了過來，說道：「你們快帮我接過去。」

兩人接住酒罈，一起回入廟中。

錢老大放下兩個大包，長長吁了口氣，嘻嘻笑道：「都辦好了，這趟路，可不少，老哥哥是到城裏去採辦來的。」

華惜春道：「老哥哥，你去採辦了什麼呢？」

錢老大往地上兩大包東西指了指，說道：「穿的，吃的都有，哦……」

他把一個大布包提了起來，放到華惜春面前，說道：「妳們打開來看看就知道了。」

華惜春依言打開，只見裏面是兩套男裝，從長衫到短衣褲、鞋、襪俱全，這就抬頭道：「老哥哥，你這是買給誰的？」

錢老大道：「自然是你和娟娟的了，你們快去換上了，看看合不合身？」

嚴娟娟道：「多謝你老人家，我該叫你老人家什麼呢？」

錢老大忽然正容道：「他們兩個是我小兄弟，叫我老哥哥就好了，妳不能叫我老哥，就叫我老人家好了。」

他是嚴娟娟外公的兄弟，當然不能稱他老哥哥了。

嚴娟娟並不知道，她雖然覺得奇怪，還是應了聲「是。」

狄少青道：「老哥哥，道士老哥沒和你一起去麼？」

錢老大道：「他跟我去作甚？」

狄少青說道：「但道士老哥哥不在廟裏。」

「老哥昨晚不是說他胆小麼？」

錢老大縮縮頭，笑接道：「他聽咱們要去黑谷，就躲起來了，咱們不用去理會他。」

華惜春、嚴娟娟提着布包，回入後進更換衣衫去了。

沒多一回，華惜春、嚴娟娟相偕走出來。

嚴娟娟雖然換了男裝、但粉臉酡紅，走路扭扭揑揑的，一看就知道女子喬裝的了。

華惜春穿上了新裝，把原來的那件長衫，還給狄少青，臉上一紅，低聲說道：「狄大哥，眞謝謝你了。」

狄少青含笑道：「妳是我兄弟，還說什麼謝呢？」

華惜春回身又朝錢老大說道：「老哥哥，你眞會買衣衫，我穿起來，眞合身極了。」

嚴娟娟也道：「老人家，我也很合身呢！」

錢老大得意的幌幌腦袋，笑道：「我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有多高多大，就是要裁縫師傅來量身也絕沒我的看上一眼的準。」

華惜春問道：「老哥哥，那一大包是什麼呢？」

錢老大笑道：「咱們眼前就有四個人，到黑谷去，那裏寸草不生，你想吃草根樹皮都找不到，不帶幾天乾糧去，不活活餓死才怪！」

嚴娟娟道：「老人家，我們已經吃過了，你要不要吃些東西？還剩着十幾個肉包子呢！」

錢老大摸摸肚皮，笑道：「我老人家只要一上街，肚子裏的蛔蟲，就吵着要喝酒了，不喝上幾杯行麼？現在早就塡飽了，不用啦，你們把肉包子帶上，咱們該走啦！」

華惜春道：「我們就要走麼？」

錢老大道：「不走，等着他們（指南北武館）大批的人來找麻煩？」

嚴娟娟取了荷葉包的十幾個包子，又用紙包好，說道：「我們可以走啦！」

錢老大指指一大包乾糧，說道：「狄老弟，這包東西歸你負責。」

他兩手捧起兩個大酒罈，回頭道：「你們跟我來！」

當先朝廟外走去。

狄少青雙手捧着一大包乾糧，跟在他身後，心中暗道：「老哥，昨晚說要去黑谷，酒肉道士臉上就變了色，一口拒絕不去，錢老大還說他胆小，不知這黑谷到底是什麼地方？錢老大要大家到黑谷去，想來其中必有原因！」

現在正當午刻，一行四人，離開龍王廟，錢老大就一路往西行去。

這一帶是嵩山山脈和伏牛山脈交會之處，羣山峻嶺之間，根本沒有山徑，大家只是循着山麓、溪澗而行。

華惜春忍不住問道：「老哥哥，我們到黑谷去做什麼的呢？」

錢老大回過頭來，笑道：「老哥哥從前聽說過黑谷之名，沒有去過，現在既然已經到了附近，就順便進去看看。」

嚴娟娟問道：「裏面很好玩麼？」

「好玩極了！」

錢老大嘻嘻一笑，聳着肩接着說道：「那黑谷裏面，杳無人跡，進去的人，進去了很少有人活着出來，據說還有許多怪

異……」

嚴娟娟聽得好奇，問道：「有什麼怪異呢？」

錢老大笑道：「所以我要進去瞧瞧！不進去，誰知道？」

華惜春道：「那是在什麼地方？」

錢老大說道：「再有三四十里，就到了，不過那只是谷口，裏面不知還有多深呢？」

華惜春好奇的問道：「我們一直要進去麼！」

錢老大道：「這條谷不知有多長，因爲一路往西，就是嵩山山脈，伏牛山脈和熊耳山脈交結，再進去，又有峭山脈和秦嶺山脈來會，重山叠嶺，也可能是造成這一條神秘莫測山谷的主因了。」

華惜春笑道：「聽起來好像很神秘似的！」

錢老大道：「進去了，妳會覺得更神秘呢！」

狄少青心中一動，暗道：「錢老大此行，看來果然是有爲而來的了。」

嚴娟娟咭的笑道：「我們好像是探險來的了。」

四人脚下均快，太陽還未下山，已經趕到黑谷之口。

黑谷並不是很出名的地方，它只是羣山萬壑之間一道山夾峙的山谷而已，像這樣的山谷，在羣山壑之間，不知可以找出多少個來。

錢老大雙手抱着兩個大酒罈，走到谷口，就回過頭來，笑道：「到了，這裏就是黑谷口了。」

狄少青舉目望去，谷口矗立着兩座十幾丈高的石崖，石色黝黑，中間就像用巨斧劈開似的，成了一個門戶，可容兩人並肩而行，除了石色較黑之外，也看不出有何異處。

華惜春又好奇再問道：「這裏就是黑谷了麼？」

錢老大道：「這是黑谷入口，黑谷還在裏面呢！」

嚴娟娟道：「那我們就進去咯！」

錢老大說道：「你們覺得累不累？大家不如在谷口歇息再進去，裏面的路不大好走。」

狄少青問道：「妳們要想坐下來歇息麼？」

華惜春道：「我還不累，娟娟，妳要不要歇息？」

嚴娟娟道：「我也不累。」

錢老大道：「既然大家都不累，那就走吧！」

他領先朝谷中走去。

谷口這兩座石崖，矗立如門，大家踏進這道石門，就感覺黑谷果然有些與衆不同，因爲進入了這道石門之內，天色就似乎比外面暗了許多！

這當然不是黑谷的天色會比外面幽暗，而是谷中兩山夾峙，兩邊的山峯高可插雲，只有中間一道天光，此時又是太陽將要下山，光綫不足，自然比外面暗得多了，尤其這兩邊的山石，枯瘠露骨，石色黝黑，就更覺得有些黑沉沉的感覺了。

谷道並不很直，彎曲着往裏延伸，走了一里光景，兩山忽合，前面似已無路可通，大家耳中忽然聽到洪洪水聲，但却並沒有看到山澗。

華惜春心裏暗暗奇怪，正待問話。

走到前面的錢老大已經踏着高低不平的大石，爬上一座石崖。

大家跟着上去，才看到從兩山缺口處，像山洪暴發一般衝下來一道匹練似的瀑布，向下直落。

洪洪之聲，比打雷還响！

錢老大却弓着身子朝瀑布下閃了進去，後面狄少青等三人，跟踪走去，原來這石崖竟似一條屋簷長廊，從瀑布底下橫穿過去。

大家走在長廊上，但覺寒氣逼人，居然一點水珠也沒有濺到身上，只是看不清瀑布落向何處？也沒人敢走出去伸頭往下瞧上一眼。

華惜春問道：「老哥哥，我們一路進來，怎麼會沒看到山澗呢？這大的瀑布，水會到那裏去了呢？」

狄少青心中暗道：「這位華姑娘，內功修爲不在自己之下，這裏水聲如雷，她隨口說來，居然和平時說話一樣！」

錢老大回頭笑道：「老哥哥沒下去看過，咱們要不要下去看看？」

這當然是說笑了，瀑布一瀉千尋，你如何下去得？

這條屋簷長廊，約莫有一箭來遠，就已穿過瀑布，也轉過了一座山腰。

這一陣工夫，太陽也下山了，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舉目看去，好像又進入了另一山谷，雖然這裏地勢稍寬，但眼前竟是一片大大小小高低不平的大石，所有石色，俱都色呈黝黑，傍晚時候看來，好像進入了洪荒未闢之境，使人心底不期而然升起陰森之感。

嚴娟娟道：「老人家，我們今晚要在那裏休息呢？」

錢老大回頭朝她咧咀一笑道：「這裏都是高低不平的石頭總要找一處較爲平坦的地方，才能歇脚呀！」

雖是回頭說話，但他口中說着，脚下可絲毫沒停，忽高忽低的點着脚尖，縱躍如飛，往前奔去。

大家這一陣起落縱掠，武功內力，就顯出高低來了！前面的錢老大雙手捧着兩個五十斤的酒罈，脚下依然絲毫不慢。狄少青、華惜春也始終保持着前後距離，只有嚴娟娟跟在後面，却已粉臉通紅，額上也綻出汗珠來了，縱然一路提氣急掠，還是落後了一段路。

正在奔行之際，突聽後面的嚴娟娟口中發出一聲尖叫！

華惜春急忙停步，回頭問道：「嚴兄弟，你怎麼了？」

嚴娟娟道：「你們快來，那裏有一個人！」

華惜春一怔，回頭掠了過去，問道：「人在那裏？」

嚴娟娟伸手一指，低聲道：「我剛過來的時候，看到那邊一塊大石後面，似有衣角在飄動！」

狄少青也一下飛掠過來，問道：「在那裏？」

嚴娟娟又指了一指，說道：「就在那裏！」

狄少青把手中紙包，交給了嚴娟娟，說道：「我過去看看。」

華惜春關切的道：「狄大哥，你小心些！」

狄少青微微一笑，就長身而起，飛撲過去。

錢老大也顛着脚尖趕了回來，問道：「你們看到了什麼？」

華惜春說道：「嚴兄弟發現那邊大石後面，隱伏着一個人，狄大哥已經追過去了。」

就在此時，只聽狄少青的聲音傳了過來：「老哥哥，你快過來。」

錢老大不知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故，急忙放下酒罈，一個人顛着足尖，像猴子一般縱跳着趕了過去。

華惜春道：「嚴兄弟，我們也過去看看。」

她心裏自然是惦掛着狄少青了。

嚴娟娟點點頭，兩位姑娘也同時掠起，跟了過去。

你別看錢老大縱跳的樣子不好看，其實可是快捷如風，十數丈距離，只幾個起落，經已掠到，目光一注，只見狄少青蹲着身子，仰起頭道：「老哥哥，你看這位道長如何死的？」

他蹲在一塊一人高的大石旁，石後也蹲伏着一個人，那是頭簪道髻，身穿灰色道袍的一個老道，肩頭還揹着一柄長劍，並未出鞘，蹲立大石後面，好像是隱蔽住身形，正在窺伺敵人一般，伏着不動。

錢老大一呆道：「這人會死在黑谷之中，老弟沒看出他如何致死的麼？」

狄少青道：「在下找不出他傷在何處，好像就是這樣蹲着突然死去的。」

錢老大走到那道人身邊，因爲這大石後面地方不大，狄少青就站了起來，側身相讓。

錢老大道：「這道人爲什麼到黑谷中來？既然來了，爲什麼要躱在大石之後，蹲在石後，又如何會突然死去，這些都大有疑問……老弟可曾動過他屍體麼？」

狄少青道：「沒有，在下發現時，這位道長已經死去多時，就出聲叫你老哥哥來了。」

錢老大在他說話聲中，身子也蹲了下去，依着那道人的視綫，探首朝外望了望，才伸手把那道人的屍體提了起來，退出石後，才行放下。

因爲那道人蹲在大石後面，面向大石，大家都沒看清他的面貌，這一放下，才看清那道人扁臉，連鬢短鬚，臉色灰白，似有咬牙忍耐之狀！

錢老大方自一怔，嚴娟娟已經驚呀出聲道：「會是乙青道長！」

乙青道人，在江湖上名頭可不小，他原是和武當派掌門人乙陽道長是同門師兄弟，二十年前因故和終南派發生爭執，一掌把終南派夏奇峯震成重傷，鬧得兩派幾乎失和，乙陽道長爲了息事寧人，只得把這位師弟開革，在武當除名，乙青道人就這樣的離開了武當山。

錢老大問道：「你認識乙青道人？」

嚴娟娟目光四顧，低聲道：「乙青道長就是劍盟幾個負責人之一，晚輩自然知道了。」

「他會是劍盟的人！」錢老大神色微微一變，接着道：「看來這乙青道人死了至少已有兩天了！」

他蹲了下去，仔細在乙青道人身上檢查了一遍，攢攢眉道：「奇怪，身上當眞一點傷痕也找不出來！」

他經驗老到，查不出傷痕，那就是沒有傷痕了。

華惜春道：「老哥哥，這位道長臉上似有咬牙忍耐之狀，可見他在臨死之前，一定忍耐着什麼了，一個人只有忍住疼痛，才會有這種表情，若是他身上沒有傷，那咬牙忍耐的會是什麼呢？」

錢老大微微搖頭道：「老哥哥別的本領沒有，眼光可最尖不過了，不論最細的暗器，也逃不過老哥哥的眼睛，他身上委實連一點傷痕都沒有。」

嚴娟娟道：「那除了忍痛，還有忍什麼的呢？」

她也作出咬牙忍耐之狀，偏頭思索着道：「啊，有了，只有身上感到寒冷，也會咬緊牙齒忍耐！」

「這裏又不是冰天雪地，乙青道人會凍死在這裏。」錢老大聳聳肩道：「就算冰天雪地，以乙青道人的內功修爲，也不會凍死的。」

狄少青忽然低啊一聲道：「老哥哥，在下剛才摸到他頂門之時，發現他全身血脈凝結，冷得有些怪異，倒確有幾分像是被冰凍致死的。」

「冰凍？」錢老大口中低說了兩個字，試着用手指朝乙青道人頂門摸去。

人死了，屍體自然是冰冷的，但錢老大手指接觸到他頂門之時，也確實感到冷得有些不同！尤其據錢老大的判斷，乙青道人可能死了有兩天之久，人是血肉之軀，屍體應該快要腐爛了，但乙青道人却依然血脈凝結，全身僵硬，當眞像冰凍在冰窟中一般！這一點，如非狄少青提出來，連老江湖錢老大都忽略過去了。

錢老大點點頭，站了起來，乙青道人的屍體僵凍如此，他也想不出道理來，接着又聳聳肩道：「咱們走吧！」

嚴娟娟道：「我們不把乙青道長埋起來麼？」

錢老大朝他攤攤手道：「這裏都是石頭，如何埋法？」

嚴娟娟又道：「老人家……」

錢老大已經要走，問道：「妳還有什麼事？」

嚴娟娟道：「晚輩在想，乙青道長是劍盟中幾個負責人之一，他絕不會一個人走來的，他的屍體在這裏發現，不知會不會……」

錢老大問道：「妳是說還會不會有旁的人也在附近出了事？」

嚴娟娟點着頭道：「晚輩也只是推想罷了，乙青道長出了事……」

錢老大道：「妳這話也不無道理。」

他回頭望望那方矗立的大石後面，（方才乙青道人藏身之處）心中暗自忖道：「乙青道人要躱在這方大石之後，依情況判斷，那很可能在這方大石的前方發現了敵踪，如果有人和乙青道人同來，那就應該四散隱伏在這方大石的左右兩邊了。」

（未完・十一）

女媧古琴

緊張恐怖神奇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將湘湘自己失身之事對師父慧明哭訴，太青催促他們趁快離開，怕百里清潮再來找湘湘，於是一行四人便趕回葉家鎮，葉蓮舟感謝慧明和太清除了鬼患，便大排宴席慶賀六十大壽，遇上丐帮無理騷擾，太清出面調停，引起爭端，丐帮忿恨離去，太清不以爲意，席散後他打探到養父包游因楊家寨扮鬼被擒坐牢，便到楊家寨找楊長打聽自己的身世，在路上又遇上丐帮等人將他拏着，問明情況之際，他們便想藉詞向楊長勒索錢財，却被百里清潮將太清救出，太清初時懷疑他另有目的，後來才知道百里衞並不是百里清潮……

誤中奸人計　偷襲黑水崖

百里清潮哈哈一笑，道：「那是我剛才問那些丐帮弟子的！喂，太清，某家求你一件事好不好？」

「什麼事？你帶我去見湘湘，事成之後，必有重謝！」

「你已經有了那個史翠翠，還找李姑姑作甚！」

「那賊人竟然迫走湘湘，某家回去之後，已將她趕掉！」

「你找姑姑作甚？」

百里清潮吸了一口氣，道：「向她求親！」

「你不怕不孝？」

百里清潮痛苦地一嘆，道：「某家想過了，若要存孝道，便得失義，同樣非大丈夫，所以……」

「那個史翠翠呢？」

「這些事某家自會向湘湘解釋！」

太清想了一下，道：「只是她認爲你是打傷她的師父的百里衞，只怕不肯見你，而且她師父也在……」

「所以某家才要求你！」

「貧道能替你做什麼事？」

「你替某家約她來此！」

太清爲難地道：「她可不一定肯！」

「某家看得出你是個重情重義的青年，你又聰明又機智，你一定有辦法約她出來！只要她親口答應婚事，三日後，某家必聘三書六禮，到葉家向她師父說媒，明媒正娶迎她回去！」

「眞的？」

百里清潮臉色一沉，道，「你以爲某家跟你一樣還是小孩子麼？」

太清忽然心頭一動，問道：「你只爲了救我，爲何又叫貧道等你？」

「某家怕天黑路不好走，要護送你回道觀啊！你怎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將好意當作歹意！」

「你不要生氣，容貧道再問你一個問題！」太清見他沒有反對，便續說下去，「你不見我，只當作我自己回道觀去了，又何必跑回來找我？」

百里清潮忽然大笑起來：「就是這個問題呀？哈哈……」

太清被他笑得有點摸不着頭腦，便說道：「就是這個問題，你答得出我便相信你！」

「某家找不到你，後來見到丐帮弟子他們，問你的來歷，他們通通說出來，說你是葉家莊的貴賓，而且我那湘湘也在葉家作客，估計你與湘湘必有關係，所以便來找你！」

太清噓了一口氣，暗道：「他說得合情合理，我可眞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你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李姑姑問起，她不相信世間有如此相像的兩個人你叫貧道如何答覆？」

「這個……江湖上能易容術的可有不少，還有人會造人皮面具，蠟皮面具，都能栩栩如生，絕不太奇怪，何況當時湘湘正在運功，她一定看不清楚，假如她看到的，她一定能分辨出來！」

太清道：「好，天亮之後貧道便回去替你走一趟，不過若她不肯來的，可不關我的事！」

「她若不肯來，證明你未爲朋友盡心盡力，怎說不關你的事！」百里清潮誠懇地道：「事成之後，你有什麼條件，即管開口，只要我百里清潮能辦得到的，一定答應你！」

「你救貧道一命，貧道無以爲報，那還敢要求什麼？好吧，貧道爲你盡力就是，請你放心！」

百里清潮連聲多謝，又道：「你明日回去，最好別對旁人提及我，免得人多口雜，反辦不成事！」

太清拍一拍胸膛，說道：「貧道辦事你放心，我連她師父和徒弟也不向她們提及！」

百里清潮在他肩上一拍，道：「這才是我百里清潮的好兄弟！」

×　　×　　×

太清到鎭上買一隻花瓶（那錢是百里清潮給他的），灰溜溜返回葉家，葉揚祖見到他忙問：「道長，聽說你去楊家寨，怎地這般快便回來！」

太清嘆了一口氣，道：「別提了，貧道昨晚在路上碰到那羣乞丐，連馬也給他們拿去做晚飯，今早才能脫身回來！」

葉揚祖大吃一驚，道：「想不到他們竟然這般大胆！這，這還有王法麼？」

太清道：「貧道昨晚給他們折磨了一夜，先去洗個澡盥個口再說！」

葉揚祖忙說道：「我叫春花拿浴湯給你！」

太清返回客房，脫了鞋躺在床上，暗暗思索約李湘湘的辦法，不久春花拿浴湯進來，太清洗了澡，葉青青問道：「太清，我聽二哥說你昨夜被那些乞丐抓去，可是眞的？」

太清拽起道袍，露出胸腹上的傷痕，道：「這還能假的麼？」

葉青青紅着臉問：「那他們怎肯放你離開？」

「那是貧道的本領！」

「哼，你有本領便不會被人抓去！」

「人家三十多個人！」

「算啦，我去問師父要些藥來給你吃吧！」

「你師父在那裏？我親自去求她！免得說我要靠女人！」

葉青青不悅地道：「那你自個去吧，她若不給你，你莫怪我！師父在迎雨軒！」說着一溜烟跑了。

太清叫春花帶她去迎雨軒，門關着太清輕輕敲門，裏面有人問道：「誰呀？」

太清認出是李湘湘的聲音，便問：「姑姑，是我！」

門打開，太清探頭一望，不見慧明，問道：「姑姑，師太呢？」

「你找她麼？她等下便回來！」

太清一閃而進，將門關上，李湘湘笑罵道：「你鬼鬼祟祟地作甚！」

「姑姑，我昨夜在路上遇到那批丐帮弟子，被他們抓去，幸好百里清潮將貧道救了。」

李湘湘粉臉一變，淡淡地道：「姑姑不認識他！」

太清一怔，忙道：「姑姑，原來那天踢傷師太的不是他，是百里衞！」

李湘湘心頭一動，急問：「百里衞是誰？」

「是一個跟百里清潮長得很相像的男人！」

「誰說的？」

「百里清潮說的，他說只要你肯答應他的婚事，他立即請媒人來說媒，三日內便將你娶過門！」

李湘湘冷哼一聲：「他不是要做孝子麼？」

「晚輩代你問過他了……」

李湘湘急問：「他怎樣說？」

「他說他已想過了，若保全了孝道，便要失義道，所以他要先取義再成孝！」

「眞的？」

太清道：「晚輩騙你作甚？他叫你去一下，有話要跟你解釋！還有，他已將史翠翠趕回家去了！」

「那個百里衞眞的不是他？」

「他說可惜你當時看不見，否則一定能分得出眞僞！」太清道：「姑姑你快跟我去見他吧，有什麼疑問，你當面問他好了！」

李湘湘在房內踱起步來，看樣子她正委决不下，太清又道：「他說叫你先莫讓令師知道，以免好夢成空，待你聽了他的解釋再稟報師太！」

李湘湘道：「好吧，你先到鎭外等我，我一忽便去找你！」

「一言爲定！」太清道：「李姑姑，晚輩還有一件事求你，你可有跌打傷藥？晚輩昨夜被那些臭叫化打了一頓，現在還疼哩？」

「現成的姑姑現在沒有，我開藥方給你配用！」

太清說道：「快快，晚輩正好藉此離開！」

李湘湘連忙開了一張藥方給太清，太清離開時剛好見慧明回來，他向她點點頭，便一溜烟出了藥府，到鎭外等李湘湘。

過了頓飯工夫，才見李湘湘匆匆走過來，太清忙問：「師太知道麼？」

「不知道，你說他在那裏？」

「姑姑跟晚輩來！」太清大步在前帶路，一齊帶到昨晚那座山坡前，道：「他就在上面！」

李湘湘有點猶豫，太清嘻嘻地道：「晚輩在下面等你就是！」

李湘湘吸了一口氣，紅着臉道：「不必啦，你先回去吃飯吧！」說着便開始登山，太清在下面抬頭觀望，只見百里清潮自石後跳了出來，他只聽他道：「湘湘，你怎地到現在才來？」

太清心中暗道：「行了，我回去等喝喜酒吧！」他自以爲做了一件好事，喜孜孜地跑回葉家鎭，進了鎭還買了兩帖藥。他回到葉家，葉家上下都已吃過午飯，有些賓客還未回來，葉蓮舟在廳上陪客，見狀忙叫丫頭替他煉藥和準備吃的。

太清吃過飯，由于昨晚沒睡過，一躺下床便呼呼地睡着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被人推醒，睜開雙眼，便見到葉青青。「喂，藥已涼啦，你喝不喝！」

太清連忙爬了起來，笑嘻嘻地道：「想不到你對貧道這般好！」

葉青青臉上一紅，啐了他一口：「出家人說話沒一點正經！」

「這話句怎不正經？」

「我不跟你拌嘴，是有一件事問你，所以進來的！師祖婆婆問你今早跟師父說了些什麼？」

「沒有呀，我央她開藥給我而已！」

葉青青道：「不是吧？那麼爲何師父會跟你出去？」

「誰說她跟我出去，我是一個人出去的！」

「你去那裏去了這許久？」太清怕她問長問短，忙端起那碗藥，一口氣將之喝光。

「好，我暫時相信你，那麼我師父去了那裏？」

「我怎麼知道呀？你爲什麼不去問問她？」

「她若在的話，師祖自會去問她！」

「啊！」太清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她，她還未回來？」

「是的，現在已快黃昏！」

太清又啊了一聲，低頭不語，葉青青道：「你不說，我叫師祖來問你！」

「我說我說……咳咳，貧道昨晚見到百里清潮！」太清便將昨晚的經過說了一遍。「姑姑未回來，也許跟他回去了！」

「胡說，他若要娶師父，也該派媒人來說合，怎會就這樣拉走師父！不行，我要告訴師祖！」

太清抓抓頭皮，道：「你得替我美言幾句呀！」葉青青去後，太清一個人在房內踱步，心頭忐忑，不知凶吉。

半晌，慧明與葉青青進來，太清忙道：「師太，貧道……」

慧明並無怪他之意，道：「不用多說，快帶貧尼去！」太清應了一聲，便跟慧明出房，青青也要去，卻讓慧明止住。兩人出了鎭，慧明拉着太清，展開輕功，如飛而馳，眨眼間便到了那山坡下。

太清道：「上午晚輩還見到他們！」

慧明一言不發，提着太清飛身上前，太清叫道：「姑姑，百里清潮！」

山坡不大，太清又大聲呼叫。按說若有人的話，沒有理由聽不到，可是却久久沒有應聲，慧明臉寒如水，太清頭一抬，忽然叫道：「師太您看，那石上有字！」

話音未落，慧明已飛身上去，只見石上寫着一行字：字喻慧明師太，欲救令徒的，請速到黑水崖，知名不具。

慧明一襲僧袍無風自動，太清看後嚇得作聲不得。「師太，貧道也是被人利用的！」他生性本聰明，一想便明白原因。

慧明道：「貧尼知道，不會怪你！」

太清結結巴巴地道：「師太，黑水崖在那裏？」

「貧尼聽說是在懷玉山內！」慧明袖子一拂，提着太清道：「走吧，」她飛身下山，不過眨眼之間。

太清問道：「師太，咱們這就去黑水崖？」

「先回葉府！」

兩人返回葉府，才晚飯時刻，慧明立即吩咐葉家準備三牲果品，她决定在今晚超度後院那兩隻野鬼，太清心想李湘湘在人家手心，理該速速趕去救人，却想不到慧明絲毫不着急，不由暗暗納悶，晚飯之後，葉青青來查問師父下落，太清只好坦白告之，葉青青將太清罵了一頓才離開。

太清一個人在房中，心中頗有愧疚，也不敢去看慧明做法事，可是三更過後房門忽被敲響：「太清，你睡着了沒有？」

太清在迷迷糊糊中醒來，認得慧明的聲音，忙將門打開：「師太，這般晚你還不睡。」

慧明道：「貧尼有事跟你商量！」

「請進！」太清讓她進來，點燃了桌

上的燈。「師太有什麼要貧道做的！」

「貧尼想請你回山，請令師下山助貧尼一臂之力！」

太清有點猶疑，問道：「那百里清潮很厲害麼？」

「因爲黑水崖是萬妙仙姬的巢穴，」慧明摸出一封信來，道：「這封信你交給令師，他看後便知道一切！」

太清道：「晚輩怕趕不及！」

慧明道：「他們要貧尼去，目的在貧尼不在小徒身上，相信不會爲難她！貧尼這裏有兩道靈符，你明日貼在雙脚上，行動比平常快很多，相信趕得及！」

太清道：「晚輩樂於效命！」

慧明含笑道：「小道兄異日必有一番光采，請好自爲之！夜已深矣，貧尼告辭了！」

太清送慧明出房之後，躺在床上，思量慧明的話，心中有一股興奮，暗忖道：「不知我異日有何光采！」他睡了一陣，天便亮了，匆匆吃過早點，便向葉蓮舟告辭。

葉蓮舟那裏肯放他走？太清拿出慧明要救李湘湘的法寶來，葉蓮舟才着人包了一袋子乾糧，又送他幾錠銀子給他，還叫人去牽馬，却爲太清拒絕。

太清來不及向葉青青告辭，貼上慧明贈他的兩張靈符，出了葉家鎭，便向西行進。慧明的靈符果然有奇效，太清走得路來，又輕鬆又快捷，一日竟能行走百多里路，仍無倦容，次日黃昏，便到達連雲山下。

× × ×

太清料不到自己下山不久便即回來，可是他心底仍有一份莫名的興奮，恨不得立即向師父講述一切。他拾級登山，剛轉過山巒，忽見路旁坐着一個人，赫然是太光！

太清心頭一沉，忙恭聲叫道：「大師兄你好！」

太光冷冷地道：「你這次好風光啊，咱們等了好些年，師父都不肯放咱們下去，現在你回山還要咱來接你！」

太清道：「小弟是下山調查身世！嗯，是師父派你來，來接我的麼？」

「不是師父還有誰可以命令我？」

「多謝！」太清囁嚅地道，他低着頭跟着太光，沿途上山，心中暗道：「不知師父爲何會知道我要回山！」

太光問道：「五師弟，你買了什麼好東西回來孝敬師父？」

「小弟來得匆促，什麼也沒買……」

「連恩師都沒有，更別論咱們這些做師兄的了！」

「小弟下次一定補辦！」

太光冷哼一聲，道：「師父在山洞裏等你，你自個進去吧！」原來他倆說着已來至一排竹舍前，竹舍依山傍建，乃大光師兄弟們居住及飲食練武之地，竹舍之旁尚有一隻雕着圖案的石門，那便是抱琴道長的居所。

太清走到石門之前，尚未敲打，裏面已傳來一個綿實清晰的聲音：「太清麼？門沒閂，推進來吧！」

太清推開石門，只見師父盤坐在蒲團上，坐在「廳」裏。洞頂有好幾個通氣孔，有光透入，洞壁上還嵌着幾顆夜明珠。「廳」後還有兩間洞室，一爲丹房，一爲抱琴的靜修之室。「廳」佈置十分簡單，只有一具竹几，一具竹櫃，幾隻蒲團。

當下太清跪下道：「師父，徒兒回來了！」

抱琴含笑點頭，道：「你坐下吧！」太清掩上洞門，坐在師父旁邊，抱琴道：「今早貧道突然心血來潮，掐指一算便知道你回來了！」

太清問道：「師父，您又是否算得出徒兒爲何這般快便回山？」

「如爲師沒有猜錯，必是故人有約，託你上山邀請！」

太清道：「正是！師父您又能否猜出是誰麼？」

抱琴道長笑罵道：「你以爲師父是活神仙麼？到底是什麼事，快說！」

太清揣出慧明師太的信，道：「師父你看後便知道！」抱琴接過信忙拆閱之，太清又問：「師父，信上說些什麼？」

抱琴道：「慧明師太約爲師一起去破黑水崖！」

「師父，那萬妙仙姬很厲害麼？」

抱琴道長笑道：「這有兩層意思，第一慧明師太修爲雖深，但江湖經驗却淺；第二這裏面還牽涉到一張古琴！」

「古琴？不錯，徒兒記起了，慧明師太曾問徒兒，師父是否已找到失落的琴？」太清問道：「師父，你道號抱琴，爲何徒弟不見你有琴？」

抱琴道長長嘆一聲：「本門有一張歷代相傳的古琴，可惜在爲師少年時便已失落，至今尚未找到！」

「那是張什麼琴？很厲害麼？」

「傳說那是上古時代女媧娘娘煩悶之時造的一具琴，用來消遣寂寞，流落人間，便成珍品。唉，沒有這具琴，爲師的法力，只能發揮一半！」

太清甚奇，再問：「那琴是寶物，可以尅敵制勝？」

「非也，尅敵制勝仍然是人，不是物！」抱琴道：「爲師暫時約略透露一點，那琴沒有共鳴箱，只是一塊據說是神木的木材作琴身，以東海惡蛟的筋作弦，從外表看來，毫不起眼……」

太清截口問：「那它有什麼與衆不同的地方？」

「女媧古琴共有九條弦，分別以人之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再加上天地二弦爲名，而一般的琴只六弦，七弦的琴已是絕無僅有。平常人奏之，比之如今之琴具，只不過略爲柔美，音域較廣而已，但若由本門弟子奏之，效果截然不同……」

太清急不及待再問：「爲何本門弟子奏之便……」

抱琴笑道：「痴兒，你慢慢聽爲師說來！」他頓了一頓再續說下去。「因爲本門得到一本名爲『九天萬衆玄樂』琴譜，若依曲譜在女媧古琴彈奏，可殺人於無形，可驅神喚鬼，可起死回生等，端的是宇宙至寶！」

「師父，那張琴是誰失去的？」

「是在你師祖手上失去的，當時他去祁連山伏魔，半途投宿，在客棧失落，當

時爲師剛入門不久，對那張古琴的實際功能也知之不詳！後來你師祖特地將抱琴兩字賜與爲師，用意至明，希望爲師能替他找回這張古琴！」

「那師父您懂得彈奏『九天萬衆玄樂』琴譜上的樂章麼？」

「琴譜所錄了九章，爲師在二十歲之前已讀得滾瓜爛熟，四十歲之後便不再練習，只在武功及法術，煉丹上下功夫！」

「假如咱們另造一張九弦琴，以『九天萬象玄樂』上的樂章彈奏，有沒有神效呢？」

抱琴笑道：「當然無效，否則爲師早已敎你們彈奏了，眞是傻孩子！」

太清用央求的口吻道：「師父您改天敎徒兒習琴！」

「沒有女媧古琴練來作甚？」

太清又道：「慧明師太說那張古琴在萬妙仙姬手中？」

「不是，她只說曾聽人言及，有人見過萬妙仙姬在黑水崖上對月奏琴，那琴的形狀十分奇怪，從未見過，因此懷疑那便是本門的女媧古琴！」

「師父，那古琴是什麼樣子的？」

「琴身是深黑色的，就像是一塊燒焦了的木頭，琴弦是半透明的，比牛筋白一點！」抱琴道：「太清，你如何會遇上慧明師太？」

太清連忙將下山後的經過說了一次，最後嘆了一口氣：「可惜徒兒尚未查到身世！」

抱琴道：「既然知道老包是你的養父，將來一定查得到！太清，你將腿上的靈符解下來，讓爲師看看！」

太清依言撕下符紙，抱琴仔細看了一番，然後自櫃上拿出一瓶藥酒，道：「將藥酒塗在腿上！」

「師父，這是爲什麼？」

「你莫以爲現在沒有事，過一個時辰，雙脚便會發脹發痛，你先擦了藥酒，爲師等下再用金針渡穴，刺你腿上的穴道，睡一夜便可沒事了！」

太清一邊擦藥酒一邊問：「師父，咱們何時下山？」

「五天後才下山！唔，你快躺下吧，明早爲師再敎你一些功夫！」

太清大喜依言躺下，解下衣褲讓抱琴替他通脈舒氣血，晚上便在山洞內歇宿。

× × ×

次日一早，抱琴向太光他們訓了一頓話，敎了幾招劍法，着他們自己練習，拿了早點到山洞裏，叫醒太清，然後開始敎他唸咒劃符。如此敎了他一天，到第三天早上，太清已不覺雙脚有何異常之處，抱琴又敎他劍法和閃騰身法。

太清自從下山之後，知道自己的武功尙不足恃，因爲回山之後，學得比以前專注，也練得更加刻苦。他每天都跟抱琴在洞裏起居歇宿，惹得太光他們滿腔妒恨！

匆匆過了五天，抱琴對太光他們師兄弟訓了一番話，嚴禁他們下山去，如有違反者，將逐出師門，最後方道：「爲師今次跟太清下山辦一些事，多則兩個月，少則半個月便回來，你們務須勤練武功，爲師回山之後，將敎你們一些新的法術和劍法！」

太光問道：「師父，咱們若學會了這些劍法和法術，是否便可下山？」

抱琴沉吟了一下，道：「那得看你們的表現！」太清事先不知道師父要帶他去黑水崖，聞言之後，喜不自勝，太光等人暗自懷恨。

抱琴收拾了一下，帶着背囊，携太清下山。太清問道：「師父，咱們騎馬還是走路？」

抱琴道：「你將慧明師太給你的靈符貼上，不過功效沒有以前那麼大，因爲爲師不懂替你唸咒施法！」

太清依言貼起靈符，抱琴拉着他左臂，喝聲起，兩人即如奔馬般，迅速前進。慧明約定抱琴在德興鎭的慈雲庵相候，是以他倆到懷玉山脈，立即改道北行，終於到達德興鎭。

抱琴到慈雲庵敲門，開門的是個小尼姑，抱琴表明來意，小尼姑道：「道兄請進，師太早已到達了！」

抱琴携弟子到小廳，那小尼姑入內請慧明師太，旋見慧明含笑而至，稽首道：「阿彌陀佛，多年不見，道兄精神矍鑠，健如松柏，令故人欣喜！」

抱琴長身行禮道：「師太何嘗不是如此？」

「是次爲了小徒要勞動道兄，貧尼深感不安！」

抱琴哈哈大笑：「師太這話太見外了，份屬同道，何分彼此，何況貧道也有私心……」

慧明截口道：「只怕傳聞有錯，那琴並非貴派的失物！」

「無論如何，師太盛情本門上下無不感激！」

太清笑笑說道：「兩位師長都太客氣了，這樣寒暄下去，也不知何時才說到正題！」

慧明笑道：「恭喜道兄有如此佳徒，貧尼看他異日必能爲武林放一異采！」

「師太莫太過誇獎他，免得這孩子飄飄然，不肯脚踏實地！」

慧明笑道：「這孩子懂得自處，道兄不用担心！孩子，貧尼跟你師父有些話要說，你到別處走走吧！智珠，你帶他去逛逛吧！」

智珠便是那個替抱琴開門的小尼姑，太清知道慧明要支開自己，便乖乖跟着她去，智珠年紀約莫十八九歲，但自小在庵中長大，皮白肉嫩，又不解人情世故，一顆赤子之心，猶如十六歲，她帶太清出廳，喃喃地道：「本庵地方甚小，該帶你去那裏呢？」

太清道：「你帶貧道出庵就行，我在附近走走便回來！」

智珠唔了一聲，打開庵門讓太清出去，太清心中暗道：「這位姐姐十分沒趣，連話也不多說一句！」他那知智珠極少接觸異性，又少與少年人交往，心中甚喜與太清傾談，却爲羞窘所困。

太清出了慈雲庵，信步在鎭上走動，心中又忖道：「今晚料須在庵內吃飯，一定沒有酒喝，我何不趁這時候去喝酒？」主意打定便兩旁張望，終於讓他找到一家乾淨的酒家，此刻尚未到晚飯的時刻，店內食客甚少，太清挑了一個靠內的座頭坐

下，呼小二送一壺酒和兩碟送酒的小食。

小二十分勤快，立即將酒食送上來。太清獨自一人孤飲，又覺沒趣，忽然他臉上一緊，雙眼被人用手捂實，只覺那手柔軟香滑，知是女人，心中甚是詫異，連忙叫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是誰？」

那人似被毒蛇咬了一口，立即將手鬆開，道：「你胡嚷什麼？」

太清頭未轉，便已叫道：「原來是你，快坐下陪貧道喝酒！」他回頭便見到葉青青那張宜嗔宜喜的臉龐。

葉青青嗔道：「男女授受不親，小女子不敢陪你喝酒！」

太清涎着臉道：「好姐姐，你快坐下吧，悶死我了！哎呀，你怎會在這裏？」

葉青青道：「我是偷偷來找師祖的，你又怎會在這裏？」

太清道：「我陪師父來找你師祖，共同去救你師父！」

葉青青冷哼一聲，道：「你有什麼本領救我師父！」說着在太清旁邊坐下。

「貧道自然沒有本領救你師父，不過却也有助威吶喊的本領！」

葉青青道：「你師父偏心，我有什麼比不上你！」

太清眨眨雙眼，道：「原來你是因爲這樣而生氣呀！」他替葉青青斟了一杯酒。「這酒好喝得很，你敢不敢喝？」

「你道我未喝過酒？」葉青青提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却拚命地嗆咳起來。

「慢慢喝，不要急！」太清擺出一副大人敎導小輩的神情來。

「你師父呢？」

「跟你師祖在慈雲庵裏商量，貧道覺得悶，所以溜出來喝酒！你是什麼時候到的？」

「今早便到了，却不知師祖去了那裏，四處逛逛，剛才經過酒店，看見你在喝酒，所以便進來了！」

「貧道的後背對着大門，你看不到我的臉孔，又怎認得出我？」

葉青青粉臉泛紅，嗔道：「你這龜背誰認不出來？」

太清大叫一聲：「你與龜爲友，很榮耀麼？罰你再喝一杯！」

葉青青道：「別胡鬧，我有件事跟你商量……」

「什麼事？」

「你等下會再回慈雲庵吧？會見到我師祖吧……」

太清早猜出她的心意，忙搖手道：「這件有什麼可商量的？除非……」

葉青青忙問：「除非什麼？」

「除非是你求貧道！」

葉青青索性道：「好，我求你替我向師祖說項！」

「可以，不過貧道也有一件事要求求你！」

葉青青一怔，問道：「什麼事？」

「陪我喝酒！」

葉青青紅着臉擂了他一下，道：「我這不是已經在陪你了麼？」

「那你喝呀！道爺一高興，一定替你說項去，你師祖很看得起我，我替你說項，一定行！」

「假如不行呢？」

太清一拍胸膛，道：「包在貧道身上，你師祖不肯，貧道便陪你去！」

葉青青這才轉嗔爲喜，果然陪她喝了幾杯，太清見她幾杯下肚，面如塗丹，益增嬌艷，不由怦然心動，反而不敢口沒遮攔。

半晌，葉青青道：「好了吧，你快回庵去，向師祖求情，我在這裏等你！」

太清見她溫順之至，心頭不忍，忙道：「萬一你師祖不肯讓你去，貧道便陪你在這裏等他們，這樣好不好？」

葉青青道：「不好，我一定要去！」

太清跳了起來，道：「好，你等我，最多頓飯工夫便回來！」他一口氣跑到慈雲庵敲起門來，剛敲了兩下，門便開了，原來智珠一直在等她，太清道：「麻煩你啦師姐！」

智珠紅着臉，雙肩皺起，道：「你喝酒來啦？」

太清向她扮了個鬼臉，道：「這是咱們道家比你們佛家好的地方！嘻嘻，師姐我等下買一點給你試試好不好？」

智珠忙道：「貧尼不喝……師父要罵的！」

「可惜之至！」太清搖搖頭，道：「師父跟師太還在廳裏麼？」他見智珠點頭，又道：「他們商量好了沒有？」

「貧尼不知道……貧尼一直在外邊等門！」

太清哈哈一笑，道：「貧道進去看看！」他跑到大廳，在柱後探頭探腦，不料却給抱琴瞧見，喝道：「太清，你怎地這般無禮！」

太清只得走了過去，向慧明及抱琴行了一禮，道：「弟子不知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抱琴道：「你乖乖坐下吧！」

太清乖乖坐下，心中暗自琢磨如何開口。不料慧明已道：「道兄，令徒似乎有心事！」

抱琴搖搖頭道：「他喝了酒還有什麼心事！」

太清咳了一聲：「是有點心事，不過是爲別人而担心的！」

抱琴一怔，道：「是什麼事？」

「是……跟師太有關的……」

慧明笑道：「那你就該說與貧尼聽聽了！」

太清又咳了一聲，囁嚅地道：「貧道受朋友之託，要向師太求一件事，希望師太能玉成貧道……」

這次連慧明也奇怪起來：「小道兄到底是什麼事？」

「這件事與師太的生死榮辱無關……師太先答應貧道，貧道才敢說！」

抱琴斥道：「太清，你怎能與前輩討價還價！」

慧明道：「道兄不必怪他！太清，你說吧，貧尼答應你就是！」

太清大喜，長身向慧明行了一禮，道：「晚輩先向師太道謝！嗯，其實很簡單，你徒孫葉青青央貧道向您說情，讓她也跟咱們去黑水崖！」

慧明臉色一變，說道：「她如今在那裏？」

「剛才晚輩出去，在鎭上喝酒，恰與

她相遇，如今她還在酒家裏等我！」

慧明嘆一口氣，道：「這孩子簡直不知天高地厚，她本已央求貧尼，只是貧尼念她是千金小姐，不好讓她去歷險，生恐有意外時，難以向他父母交代，所以拒絕了她的要求！」

太清抓抓頭，道：「那到底您答不答應？」

抱琴笑罵道：「小猴兒，難道師太會趕她回去麼！」

太清大喜，道：「如此待徒兒去叫她來！」

慧明道：「你須對她說是令師在旁替她說話，貧尼才答應的！」

太清往廳外跑去，道：「晚輩曉得，師太放心！」他撒腿便跑，智珠要上前替她開門，太清卻自己開了，閃出庵外。他一口氣跑到酒家，只見裏面的伙計正在抹椅整桌，卻不見一個食客！

太清拉住一個小二，道：「剛才那個穿紅衣的姑娘呢？」

小二苦着面道：「客官，你是她的朋友？你那女友剛才被人擄走了！」

太清大吃一驚，急問：「誰將她擄走的？是男是女？多久前的事？」

「剛才的事，她們往東去，客官你現在追去可能還來得及！」

他話還未說罷，太清已轉身出店，向東奔去，就在此刻，店後走出兩個豐腴的女人，其中一個左頰有顆美人痣的，掏出一塊碎銀，拋給掌櫃，道：「這是賠償你們的損失！」

掌櫃連連搖手：「仙女何必客氣，這點損失小店負担得起！」

那女人說道：「你不收便是看不起咱們！」

掌櫃臉色一變，恭聲道：「不敢！」伸出雙手接了。那女人向同伴打個招呼，自內堂提出一個紅衣女子來，一共出店，那女子正是葉青青，只見她雙臂雙腿被縛得像隻粽子，嘴上又塞着一塊手絹，不斷掙扎，可惜人在屋簷下，又豈能不低頭，那兩個女人走到街角一輛竹篷馬車前，將葉青青拋進車篷裏，相繼上車，車夫「呀」一地叫了一聲，馬車向南緩緩駛去。

×　×　×

太清向東急跑，鎮外是片田地，他遠遠見到一個荷鋤的農夫，跑前問道：「大叔，請問您有沒有見到一個穿紅衣的姑娘，由此經過？嗯，她是被人擄走的！」

那農夫心中嘀咕：「這牛鼻子小小年紀，便幹這種事，看來必不是什麼好東西？」當下冷冷地道：「她向北去了！」

太清急道：「什麼人將她擄走的？」

「七八個健壯如牛的大漢，俺看他們都不是什麼好貨色！」

太清謝了一聲，改道向北追去，他一口氣跑了三四里，累得氣喘如牛，卻見一條大江橫在眼前，周圍又不見有橋，心中暗暗着急，時日已落，渡口上的船夫亦已回家，太清沒法過江，只好返回德興鎮。

他還未到酒店，已見到智珠站在街上，見到太清埋怨地道：「你去那裏？你師父在找你！」

太清道：「青青被人擄走，我曾去找她！」

「青青是誰？」

「便是慧明師太的徒孫！貧道如今沒空跟你說！」太清言畢便奔進酒家，智珠猶疑了一下，便轉身回庵了。

太清問店小二，店小二道：「貴友是被兩個大漢擄走的！」

「兩個大漢？」太清有點奇怪，忙再問：「他們如何擄走她的？」

「他們進來便將那位姑娘打暈，然後抬出店去！」

太清瞪了他一眼，道：「你便眼睜睜地看着，爲何不呼叫？」

小二道：「咱們在這裏討活的，怎敢……說不定日後他們來尋仇，咱們……咳咳，俺家裏有老婆兒女，上面還有高堂父母等我養哩！」

太清踩踩腳，轉身出店，至半路，便見到師父、慧明和智珠，另外尚有一位老尼，那老尼便是智珠的師父通月。慧明見到太清便問：「太清，青兒呢？」

「她不見了！」太清苦着臉將所知稟告。通月道：「待貧尼去酒家問一問便知道！」

慧明道：「一起去！」衆人來到酒家，通月問小二，小二所答仍如上次。

「師太們，請見諒，咱們不保證來敝店的顧客的安全！」

慧明把臉一沉，道：「你給貧尼老實說來，否則貧尼也不是好相與的！」

小二彎着腰，道：「小的所說句句屬實！」

抱琴常在江湖上走動，眼光比任何人都利，他悄悄走到一張座頭，單掌按在桌上，道：「你看清楚了？」只見他手掌一提，那張桌子「嘩啦」一聲，如豆腐倒塌地上！

掌櫃道：「客官，你們不能難爲咱們做生意的！何況你們都是出家人……」

太清見師父如此，便大着胆子道：「今日不給點顏色你看看，諒你也不會說實話！」他默念咒語，猛喝一聲退！那掌櫃如奉綸音，顫巍巍地連退十多步，一直退至牆角才站住，一張臉登時嚇得煞白！

抱琴道：「太清，你最近大有進步，唸咒時能夠摒除雜念，功效大增！」

太清給師父一讚，胆子更大，又唸起新習的咒語，將手往椅子上一指，喝道：「起！」那張椅子應聲升起，離地五尺，在半空浮沉！

抱琴道：「貧道是出家人，不想拿你們做試驗，希望你們老老實實回答幾個問題！」

掌櫃忙道：「老朽知無不言！」

「將紅衣姑娘擄走的，是甚麼樣子的人？」

掌櫃苦着臉道：「老朽可以告訴你們，不過你們千萬不要說出去，免得連累了老朽一家大小！」

慧明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但說不妨，咱們不會連累你！」

掌櫃囁嚅地道：「她們是仙姬的門下，共是兩個，好像是負責採購的，常在鎮上出現……」

太清急問道：「他們是男的、還是女的？」

「仙姬門下的人，男人只能担當些粗

下的工作，要不就是……當閑職的面首，女人才可以担要職的！」

抱琴又問道：「仙姬門下共有多少個人？」

「這是秘密，老朽是外人怎會知道？」掌櫃一頓又補充道：「不過從她們每次購買食物的數量來看，人數必不少，嗯，少說也有上百個人吧！」

抱琴與慧明互望了一眼，又問：「她們那裏有些甚麼能人？」

「個個都是能人，老朽只知道的是這些！」

太清問：「剛才那兩個女爲何來你們店內？爲甚麼要抓貧道那個方外女友！」

「她們前幾天向咱們訂了十罈子酒，今日來取貨，她們進店好像商量了幾句話，便問你那位女友，是不是姓葉的，貴友應是，反問他們是什麼人，那兩位仙子，便將她抓住了！」

太清罵道：「放屁，她們只是魔女妖女！」

抱琴斥道：「太清，你說話全不像是個出家人！掌櫃，她們幾時會再來？」

掌櫃臉色一變，道：「老朽不知道，她們又不再訂酒，老朽怎會知道？」

慧明稽首道：「阿彌陀佛，打擾施主了，這錠銀子是咱賠償您的損失！」

掌櫃忙說道：「師太客氣，老朽不敢要！」

慧明將銀子向櫃台上一拋，道：「道兄咱們回去吧！」

×　×　×

晚飯果然不出太清所料，不但吃的是淡然無味的齋菜，而且沒有酒。太清道：「師太，咱們幾時去救令徒及令徒孫？」

「此事要從長計議！」慧明說道：「道長你江湖經驗豐富，還是由你拿個主意吧！」

抱琴道：「還是師太先說。」

慧明道：「貧尼已沒了主意！」

「如此貧道便冒昧說兩句，萬妙仙姬將令徒及令徒孫抓去，料目的是爲了對付你，否則她們就會在酒店內殺人了！」

「道兄高見，貧尼同意之至！」

「而萬妙仙姬那裏的情況，咱們又毫不了解，若貿貿然前往救人，只怕難以如願！」抱琴侃侃而言：「何況她們既然有意引誘你去，自然有些安排，也有幾分把握！」

慧明道：「依道兄之見又如何？」

「如貧道沒有料錯的話，她們今夜不派人來，明日也會派人來……」

太清截口道：「師父想將來使抓住，然後令她們帶咱們進去？」

抱琴用嘉許的目光看了愛徒一眼，慧明卻道：「道兄辦法雖好，但此法未免有失光明！」

抱琴不以爲忤，微笑道：「她們不光明在先，咱們效法之，不怕給人話柄，師太若不好意思動手，貧道願意代勞！」

慧明老臉一熱，道：「道兄說得有理，那就再等兩天才行動吧！」

太清道：「師父，弟子有一點不明，她們將李姑姑及青青抓去，你認爲是爲了引師太前去，她有何用意？」

「這個最好由師太答復，也許峨嵋派與她們有仇！」

慧明道：「據貧尼所知，敝派與她們並無怨隙！」

太清忽然大叫一聲：「我知道了，她們要峨嵋派的內功心法！」

慧明心頭一跳，緩緩點頭：「你說得有理，必是如此！哼，我峨嵋派內功心法豈能給她們！」

抱琴道：「師太可得小心，她們必會以令徒及令徒孫的生命作脅！」

慧明道：「大不了把貧尼也殺死罷了，要想得到本門武功卻是痴心妄想！」

抱琴微微一笑，道：「貧道與小徒也須告辭了！」

慧明道：「貧尼送道兄出庵！」

抱琴含笑道：「不必客氣！」他已在鎮上客棧留了一間大房！

兩人進房之後，太清即問：「師父，你又說要代師太捉仙姬的門人，怎麼又回來睡覺？」

「笨蛋！」抱琴笑罵道：「德興鎮到黑水崖，來回八十里路，她們要來，也沒這般快，再睡一陣吧，三更之後再去慈雲庵！」

「師父，你要叫醒徒兒！」

抱琴笑道：「爲師既然帶你下山，便不會讓你寂寞！」

×　×　×

嘓嘓的虫聲，頗有催眠作用，但太清卻了無睡意。

已是五更，四周一片漆黑，抱琴與太清匿在慈雲庵外的一棵樹上，居高臨下。

太清有點不耐，輕聲問道：「師父，爲何還無人來？」

「噤聲，莫打草驚蛇！」

過了頓飯工夫，抱琴傳音道：「小心，來了！」話音一落，果見一條淡淡的黑影自遠掠來，幾個起落，已來至慈雲庵外，一望身形便知是個女人！

抱琴示意太清留在樹上，悄悄溜了下來，心中默唸「定身咒」。那女人一至門外，也不進內，立即轉身離開。抱琴唸咒不絕，緊跟而上。

忽然那女人舉步維艱，抱琴倏地飛前，女人聞聲知警，大驚欲逃，但只走了兩步，已讓抱琴追上，伸指在她後腰上一戮，登時挺立不動！

抱琴扯住她的衣褲，將其提離地返回慈雲庵，太清早在那裏等候，道：「師父，地上有一封信！」

「拾起來，去敲門！」

太清依言上前敲門，未幾門內有人問話，太清報上身份，庵門「呀」的一聲打開，應門的卻是智珠。「姐姐，師太醒來了沒有？」

智珠道：「早與家師在廳內相候！」

師徒倆謝了一聲，內進至廳，師太立於台階相迎，道：「道兄神機妙算，一切果如所料！」

「不敢，請師太審問！」太清將那女人抛在慧明身前，說道：「太清，將信呈上！」

太清遞上信道：「師太這封信是這女人丟在門外的！」

慧明迅速拆閱之，隨即將信遞給抱琴。「道兄請鑒！」

抱琴接來一望，只見信上寫云：「慧明神尼蓮鑒：啓者，萬妙早欲拜訪神尼，奈乃仙機未屆，不能如願，今令徒及令徒孫，竟先來造訪，萬妙驚喜之餘，遂斗胆請神尼蓮駕光臨，一門三代聚會於寒舍，必有一番熱鬧，萬妙忝爲主人者亦覺欣慰！只是令徒在寒舍未盡爲客之道，使萬妙難盡主人之職，爲恐其自盡，乃囚之，神尼乃一代高人，情意並茂，況舔犢情深，自無不來探望之理！惟萬妙家窮，屋無餘糧，兩日之內若不來領取，恐他們有生命之憂，唯望神尼勿令萬妙失望，則幸甚。餘情依依，筆墨難盡，見言盡當暢言！萬妙宮宮主，萬妙仙姬頓首。」

抱琴閱後冷哼一聲，將信交給慧明。「師太可問矣！」彎腰解開其啞穴。

慧明道：「阿彌陀佛，女施主是萬妙施主門下？不知如何稱呼？」

那女子冷哼一聲：「兩國交鋒，不斬來使，神尼這樣做，既不合情理，又失禮失義！」

抱琴道：「萬妙仙姬若肯將峨嵋派弟子放出來，貧道與神尼，自不會出此下策！女施主們行卑鄙之行徑，卻滿口道德，無疑盜匪唸經！女施主若是聰明的，便乖乖招來，否則自討苦吃！」

那女人沉吟了一下之後，才道：「黃鳳。」

慧明道：「黃鳳施主，小徒與徒孫如今如何？」

「她們不肯與咱們合作，如今被宮主囚在崖下！」

「你們要她倆如何合作？」

「那是白鳳負責的，我不知道！」

「可有性命之憂否？」

「神尼不去自然有，神尼兩日內去自然不會有危！」

「你們要貧尼去貴宮是何原因？」

「這一點黃鳳也不知道，因爲宮主並無交代！」

太清在她後腰上踢了她一腳，罵道：「你別以爲答不知道，咱們便會放過你！哼，眞是不知死活，師父，您唸咒送她上路吧！」

黃鳳面色大變，急道：「我的確不知，如何答覆？」

「好啊，那你便帶咱們去救人吧！」

黃鳳嬌軀亂抖，顫聲道：「我若帶你們去，必死無疑！」

「阿彌陀佛，女施主肯帶咱們去，咱們自不會難爲你，如何會死？」

黃鳳道：「宮主必會以嚴厲手法處置我，那時可眞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求神尼慈悲，放我一條生路！」

太清罵道：「簡直痴心妄想！你們宮主若敢動李姑姑一根頭髮，咱們也要殺你哩！」

慧明道：「阿彌陀佛，佛門清靜之地，不可言殺！施主若肯協助貧尼，不論成敗，貧尼都可保護你……施主更加乘機棄暗投明，峨嵋可作棲身之所！」

抱琴道：「此乃最後條件，盼施主三思！貧道不比神尼，她不殺人，但貧道平生已殺了不少人，多殺一個又有何妨？你跟咱們合作的，便尙有一絲生機，否則便教你血濺當場！」

黃鳳想了一下才點頭應允，慧明道：「施主可不要反悔！」

抱琴道：「貧道卻不怕她反悔！」他忽然急聲唸了一串咒語，喝了一聲疾，然後伸指在黃鳳身上連點數下，冷聲接道：「你若有點不軌，只須貧道唸起咒語來，便要教你嚐遍萬蛇噬心之苦！」

黃鳳猶不相信，抱琴輕輕唸起咒語，黃鳳忽然大叫一聲，在地上滾打慘號，那聲音叫人聽到，毛骨悚然，慧明不忍，道：「阿彌陀佛，道兄請收起法術！」

抱琴止了法術，黃鳳躺在地上一個勁地喘息着，喃喃地道：「我……帶你們去……絕不後悔！」

慧明大喜，問道：「道兄，咱們何時啓程！」

抱琴道：「此事宜攻其不備，因此越早越好，神尼可有什麼要收拾的麼？」

慧明道：「貧尼隨時可行！」

通月在旁道：「阿彌陀佛，貧尼已着人蒸好包點，兩位吃了再起程吧！」

抱琴道：「咱們帶在路上吃用就可以了！」

須臾，四人便乘天色未亮，飛出慈雲庵，向南行進。

× × ×

抱琴等四人出了德興鎭，便紛紛展開輕功，抱琴提着太清，慧明則拉着黃鳳，風馳電掣，一口氣馳到懷玉山下。

抱琴道：「師太，咱們先在山下略事休息一下再上去！」

四人來到一叢石林中，坐在當中，抱琴封住了黃鳳的穴道，便閉目打坐。過了半晌，疲倦全消，他解開黃鳳的穴道，問道：「女施主，現在全看你的了！」

黃鳳臉色青白，輕聲道：「你們跟我來就是！」

太清忙道：「咱們要攻他們個措手不及，所以你最好帶咱們走秘道！」

黃鳳道：「秘道有不少高手把守，還有機關！」

抱琴道：「如果由正門進去呢？」

「那麼無論如何一定會驚動他們！」

抱琴道：「難道沒有破綻？」

「沒有破綻！」黃鳳道：「不過……不過這得看你們有什麼本領了！」

慧明沉吟了一下，問道：「女施主，你可否打開秘道入口？」

黃鳳說道：「我可以發出暗號，叫裏面的人開門，但以後的事，我便無能爲力了！」

「裏面有多少個人？」

「三至五個。」黃鳳道：「不過尙有各種機關，最頭痛的是有些機關連我也不清楚！」

「他們跟其他人的聯絡如何？」抱琴接問：「當其他人聽到示警的聲音，有多少人馳援？」

黃鳳道：「詳細人數我不知道，但聽到鐘聲的男女衞兵，都會立即趕去！」

抱琴轉問慧明：「師太意下如何？」

「請道長決定！」

抱琴道：「貧道決定冒險走秘道，因爲這次咱們的目的是救人，不能不行險着了！」

慧明長身道：「請女施主帶路！」

黃鳳在前蛇行鼠伏，她所走之處，都是怪石嶙峋，荊棘滿途，抱琴等三人緊跟其後，山勢漸高，但黃鳳仍不停步。過了一陣，忽聞一陣水聲，但黃鳳却向另一方面走去。慧明道：「貧尼聽說貴宮設在黑水崖之下，有水聲那邊料必是黑水崖，施主爲何……」

黃鳳道：「不錯，本宮便在黑水崖之中，不過那邊是正門，咱們現在去的是秘道的方向！」

說着已來到一叢石林中，黃鳳回頭道：「到了，請諸位不可張聲！」她着抱琴等匿在石頭之後，然後走到一塊石板前，撿起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頭，在石板上敲打。

抱琴默念咒語，邊又探頭偸窺。黃鳳敲打甚有節奏和規律，約敲打了二十多下，然後才住手，半晌，抱琴忽然聽到一道清脆的鳥鳴聲，他下意識地抬頭向上望，可是却不見有鳥！

鳥鳴聲過後，又是一陣狗吠聲，抱琴轉頭望去，原來狗吠聲是黃鳳發出，這才知道雙方在對「暗號」。

只聽一個空洞傳出的聲音問：「那一位？」

「黃鳳，十五號！」

「何事走秘道？」

黃鳳道：「十五號懷疑有敵跟踪我，所以不敢走正門！」

「現在外面情況如何？」

「十五號已將她引向黑水崖那方，上面沒人！」

「好，退後兩步！」

黃鳳依言退後，地上那石板忽然升高，黃鳳向後打了一個手勢，隨即伏下腰去，狀似要爬進地窖，忽見她腰一挺，雙手向上一扳，石板立即飛落在一旁！

「十五號你……」

話音未落，抱琴已疾飛過去，把手向洞裏一指，喝道：「升！」

升字餘音未了，洞內已飛出一個漢子來，抱琴手指在他身上連點兩下，那大漢吭也未吭一聲，「蓬」一聲地直挺挺地跌倒地上！

太清十分機靈，不待師父交代，便上前將那漢子推到一根石柱後面。他一抬頭，已不見師父等人，忙道：「等等我！」快步向那地道進口奔去。

只見洞內有一段幾乎垂直的石級通往下面，慧明神尼正向他揮手，太清連忙走下去。

那石級約有二十左右級便到底，之後便是一道暗淡的甬道，甬道不長，只有三丈左右。黃鳳跟抱琴走在前面，行動十分小心，走到轉角處，抱琴向黃鳳打手勢示意她停步。只見他手臂探出向牆後一指，隨即縮後。

說也奇怪，只見牆後跌跌撞撞地現出兩個人來，一男一女，抱琴如離弦之箭射出，飛腳踢飛那男的，左指却戳在那女的腰上！

那女的「嚀嚶」一聲，挺立不動，男的黃牛般大小的身軀如斷綫之箏般，直飛撞在甬道牆上，滑落地上時，已癱軟不能動彈！

抱琴反應雖快，慧明反應也快，當抱琴解決那女的時候，她已自後竄出，飛身轉彎向裏面馳去！

黃鳳忙道：「小心有機關！」

話音一落，慧明落足時已踩着了機關，只聽一片「嗤嗤」之聲，頭頂上忽然露出一個小洞，由藏在上面的磣簧射管噴出一蓬牛毛細針！

慧明內功之深厚，宇內有數，只見她一邊倒飛，一邊揮動一對長袖，那些牛毛細針雖然多，但一被她袖風一激，便倏地改變方向，往裏面飛去了！

慧明雖然夷然無損，但䠶定時，心中却暗叫一聲僥倖！

抱琴道：「師太小心，還是讓貧道先行！」

「不，請道長押陣！」

黃鳳道：「這一段路只須貼牆而行，便不會觸動機關！」於是四人分成兩組，貼牆前進，一口氣走了十餘丈，果然沒有動靜。

黃鳳又道：「停，前面這三丈路，你們照我落足處行走！」她踮起脚尖，一躍而落在甬道中間，然後向斜左方踏前兩步，再向右前方行三步，慧明立即跟上，抱琴怕徒弟落足不準，惹來殺身之禍，是故提着他，走在最後面。

可是抱琴千算萬算，却算漏了一點！當他由左轉右時，身子一擺，太清身不由主跟着他一旋，無意中將脚尖踢着牆壁，剎那間，地道中傳來一道沉重的鐘聲，把黃鳳嚇了一嚇：「不好啦，警鐘一响，他們就要來了！」

抱琴道：「如今之計便是快衝進去！請女施主帶路！」

黃鳳與慧明走在前面，直行向前，走了十多丈，甬道又轉了一個彎，四人便聽到一陣沉重沓雜的脚步聲，黃鳳驚道：「他們來了！」

抱琴道：「碰上再說！師太，此時非同平日，須下殺手時，請莫心慈手軟，否則助長邪氣，滅我正氣！」

慧明道：「貧尼並非食古不化之人！道長請放心！」

話音一落，地上的活板忽然打開，一丈長的甬道底板突然打開，四人猝不及防都陷了下去！幸而下面並非刀山火海，只是一間三丈見方的密室，上面那活板一開之後又合上，太清問道：「黃鳳姐姐，你懂得開啓機關麼？」

黃鳳苦着臉道：「我沒有把握，就怕打開不了甬道，反要誤觸其他機關，那就糟糕！」

太清又問：「是什麼厲害的機關！」

「我不清楚！」

抱琴看了慧明一眼，道：「此處沒有通氣孔，就算咱們坐着，也會氣絕，倒不如試一試！」

慧明道：「貧尼讚成！」

黃鳳道：「好，如此請恕小女子斗胆，請你們用硬物在牆上敲打！」衆人都無異議，紛紛取出硬物、如劍、銀寶等物在牆上敲打。

旋即聞太清叫道：「師父，這裏聲音有點異常！」

抱琴側耳一聽，說道：「聲音比較空洞！」

（未完・六）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快樂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雪兒接受了范愛寶的委託，追查藍圖失踪的事，原來范愛寶的男友郝乃才把一批屬於范國艮的建築藍圖給丟失了，范愛寶不敢告訴父親范國艮知道，怕他對郝乃才留下壞印象，所以私自請張雪兒偵查此事了……張雪兒來到賭場找游天虹，果然見他在賭場內賭沙蟹，游天虹賭贏了準備離去，却讓幾個大漢攔阻，雙方起爭執，幸得俱樂部主持人「大頭菜」出面調停，事情才平息……半夜，游天虹又被另一名富翁梁百雄請到別墅，商量有關投資「快樂島」計劃，却見「快樂島」的建築藍圖正是張雪兒要找的，這使游天虹大吃一驚……

藍圖存疑　是否騙局

游天虹道：「既然你這麼有信心，到底還懷疑一些什麼呢？」

梁百雄道：「在表面上，大家不但十分熱心，這件事也在上流社會中變了公開的秘密。不過，問題是揷手的人，被我發現其中有若干疑點，所以我才把你請來，希望你陪我去一次。至於一切費用，以及你時間上的損失等等，我都可以賠償。」

游天虹道：「嗯──你也知道我對錢並不看得太過重要，否則，我單從老千的身上也可以令自己致富。我只是須要時間回去安排一下，而你又急成這樣子。」

梁百雄道：「只要你肯陪我去，在時間上，反而可以遷就你。我只是告訴你這件事，讓你有更多時間安排一下，所以，才急急把你請來。」

「那麼，明天我再給你電話好嗎？」

「好極了！」

游天虹又把話題轉同藍圖之上，他向梁百雄道：「這是誰給你的？」

「一位商場上的朋友。」梁百雄又翻着那些地圖：「本來這是商務秘密之一，朋友爲了說服我加入投資的財團，所以偷偷映印一份交給我研究。」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游天虹故意這樣問，自然是爲了取得時間上的印證。

「大約數日之前。」梁百雄忽然也覺察得到游天虹別有用心：「你爲什麼這樣問呢？可是因爲你也見過這些藍圖？」

「不！絕對不是我，只是我的女友──私家女偵探張雪兒。」游天虹道。

「這也不足爲奇，我早說過了，這件事已成爲公開的秘密，許多上流社會的有錢人都對這件事感到很有興趣。張小姐可能在一些富商那兒見過這些副本。」

「不！只是有人失去一批藍圖，委託她去找回它！」

「失去？你的意思是──」

游天虹立刻含笑說道：「我絕對無意指你是竊賊，你何必這麼緊張？任誰都可以輕易看得出，這是映印本，換句話說，它可以映印無數份，因此在汽車中被人偷去的，未必就是這一份。何況你獲得這些藍圖已是數日以前的事，當然更不可能與此事扯上關係。」

游天虹想了想，然後又問道：「你可否告訴我，這些藍圖到底是誰交給你的？」

「嗯──」梁百雄感到爲難地怔了一怔：「對不起，我不可以告訴你。」

游天虹苦笑道：「本來我無意向你查根問底，但是，既然你担心中了別人的詭計，又要我陪你到快樂島去，爲了方便我分析，我自然要知得更多。」

梁百雄很小心地想了很久，最後還是搖搖頭：「很對不起，我答應過朋友保密的，做人不可以不講信用。反正你還未決定是否陪我到快樂島去，等到你有了決定之後，再談這些好嗎？」

游天虹看見他這麼固執，也沒有辦法，只好答應改天再與他連絡。

後來梁百雄又親自把游天虹送出門去，千叮萬囑要他保密。游天虹當然也要答應他。

× × ×

翌日，游天虹依約來到賈朝偉的辦事處。

賈朝偉是一名商人，屬於較年青一輩，張雪兒也認識他。所以昨夜在俱樂部的貴賓房裏面，一眼就認出他。

賈朝偉曾在俱樂部裏面輸過大錢，所以才把千門奇俠游天虹找來助陣。結果游天虹不但窺破老千們的破綻，還用更高明的千術，反而從老千輩手中贏回一筆金錢；現在游天虹就是爲了此事而來。

「謝謝你拔刀相助！」賈朝偉看見游天虹進來，就立刻站了起來，走過來與他握手：「要不是你，只怕我往後一段時間仍會泥足深陷呢。」

游天虹却苦笑道：「但是爲了帮你，我幾乎連命也丟了。」

「嗯！眞對不起，事前我不知道那班人會老羞成怒。否則，輸錢事小，性命緊要，我絕對不敢勞煩你。」

「你不要太認眞，剛才我也只不過開玩笑而已！其實這一類場合，我這一生人也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了。講眞的，別的事情我可能引不起興趣，但對住老千們，要我袖手旁觀，絕不可能！」

游天虹說到這裏，又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支票來，再問賈朝偉：「你前後輸了多少錢？」

「還不到五十萬元。」賈朝偉道：「說句坦白說話，這次我找你出手，並非爲了這些賭欵，所謂『願賭服輸』，要是眞的輸在技術上，我是心服口服的。問題却是老千們用不正當手段欺騙我，所以我才不服氣！」

「這是五十萬元的支票，你收了吧！」游天虹道。

「不！這筆錢我怎麼可以收呢？」賈朝偉感動地說：「我找你的目的，無非爲了請你替我贏回這筆錢，而是要你用你的經驗和眼光，替我揭開老千們的眞面目。如今目的已達，以後我也不會再賭，這就等於贏了。換句話說，你已經帮了我一個大忙，所以我絕不可以收下這筆錢。」

游天虹早已從張雪兒的口中知道一件事，就是賈朝偉這位老實商人，一向脚踏實地，在商場上的經營總算平平穩穩。最近却不知怎的，偶然與一班人參加過一次賭博之後，竟不服輸，以至泥足深陷，也因而弄至頭寸甚緊，幾乎要被銀行清盤。就是爲了這緣故，所以他才會開了這張支票，送來給他。現在賈朝偉既然不肯收下支票，顯然是感到不好意思。

游天虹只好說道：「我這個人做事向來說一不會二，支票既然已經開了給你，要是你嫌太少，大可以捐給本地的慈善機關去──」

豈料游天虹說到了這裏突然頓住了！

原來他的視綫此刻正注視着辦公桌一角，那兒正放置了一個文件夾，裏面夾住一些文件之中，有些露出了一角，明顯地那是一些映印本。

這是賈朝偉的辦公室，他的辦公桌之上放置任何文件都是不足爲奇的事，爲什麼游天虹又會爲此感到大驚小怪呢？

那些映印本是一些藍圖，對游天虹來說自然份外敏感，但主要原因還是藍圖一角印上的文字──就是「快樂島」那三個字。

由於游天虹的奇異目光，令到賈朝偉也不由自主地，順勢望過去。他顯得有點手忙脚亂，急急地把文件夾重新整理好。

游天虹故意輕輕的一笑，道：「原來老兄也有興趣做地產生意麼？」

「嗯！是的！是的。」賈朝偉苦笑着，把露出的藍圖放回文件夾之內。「我們做生意的人，只要是有錢可賺，任何生意也不妨試一試啊！」

「是嗎？」游天虹看見他狼狽成這個樣子，幾乎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但是，商場上的人都知道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一定會變，所以近年以來，地產一落千丈，難道老兄敢扒逆水麼？」

「中英雙方談判至今尚未有結果，又何必悲觀？」賈朝偉繼續企圖用笑容去掩飾他的尷尬。

「並非我個人悲觀；講眞一句，我家無恒產，根本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值得怕的，反正這是涉及數百萬人的事，我個人又算得什麼？不過，商場上稍爲有見地的人，此刻也不敢沾手地產，這都是事實啊！」

「噢！我也只是趁低價入貨，就好像炒股票一樣，反正一定會有人替我把它炒高的。」

游天虹終於也忍不住說道：「原來快樂島的地皮，在香港也有人炒嗎？」

賈朝偉聽了「快樂島」這名堂之後，立即連面上的笑容也在刹那之間消失了。

他訥訥地反問：「原來你也知道了這件事麼？」

「什麼事？」游天虹故意再反問。

「我們都不要再繞圈子了好嗎？」賈朝偉說道。

「繞圈子的只是你，並不是我。」游天虹笑了笑：「其實『快樂島』計劃已經是本港上流社會裏面流傳着的公開秘密，你又何必在我面前故作神秘呢？」

「並非我故作神秘，亦非小弟存心要隱瞞。老實講，這次難得老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賈某又怎敢在老兄的面前賣關子呢？只是朋友所託，他又千叮萬囑要守秘，所以我才不願在老兄面前談及此事而已。如今老兄既然也知道了內容，我們正好談談。」

賈朝偉說到了這裏，順手將那個文件夾拉到面前，將它打開了，果然是游天虹在梁百雄家中見過了的「快樂島發展藍圖」。唯一不同的，就是眼前這一份對摺着放在文件夾之內夾住。

游天虹道：「你有興趣到島上投資麼？」

「是的，不瞞你說，我的確很有興趣。」賈朝偉道：「好像我這一類小商人，手上資金不多，要到美加澳等國作投資移民，恐怕獲得批准的機會微乎其微。退而思其次，就惟有到新香港去！」

「新香港？」游天虹又是一怔！

「是的，朋友們都已經開始把『快樂島』稱爲『新香港』，那麼，我也只好這樣稱呼它。」

游天虹乘機問道：「可否告訴我，這一些圖則，是誰提供給你的？」

「嗯──」賈朝偉道：「我可否不回答你

這問題？」

「可以。不過，你以後當你再遇上什麼困難時，最好不要找我。」游天虹又說道．「其實，這既然已變了公開的秘密，你又何必故作神秘，就算你今天不告訴我，明天也有別的朋友告訴我，因爲我發覺這些東西，最少不是頭一次呢。」

賈朝偉又深思熟慮地想了一陣，終於也說道：「這件事本來是一位朋友首先被邀加入的，他不想太張揚，所以才要求我保密。據我所知，一間來自美國的投資公司，向他提供了有關資料。」

「美國投資公司？」游天虹很有興趣地追問下去：「他們的辦事處設在什麼地方？」

「一間酒店的套房之內。」賈朝偉道，「主持人史勿夫我也見過一次。」

「嗯，等一等——」游天虹覺得事態可疑，「你可否把那地址告訴我？」

「怎麼？你也有興趣投資？」

「不，我只是担心有人混水摸魚！」

「你的意思是——難道他們可能又是老千麼？」

「有此可能，但我不敢肯定。」游天虹又說：「總之一九九七問題困擾着香港人，尤其是比較有些錢的香港人，都担心九七年以後不知道會變了什麼世界，大家都抱住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心理。但是天大地大，到底走到什麼地方去比較安全？此時此地，無可否認，有不少人正在混水摸魚。有些出賣假護照，有些佯稱可以替人安排黑市移民。形形式式都有，目的自然都只不過爲了騙錢而已。剛才你所講的美國人史勿夫，我不敢確定他的眞正身份是否騙子，只是奇怪他爲什麼會把辦事處設在酒店而已。」

「你倒講得有些道理，如果這是合法的，大可公開進行，又何必鬼鬼祟祟？」

「由於被邀的人太多，又不敢公開，我有理由懷疑這是一個大騙局。要是不及時揭開幕後背景，只怕上當的人會越來越多。」

「你講得對。」賈朝偉終於也被說服了。他立即找出史勿夫這美國人的名咭，交給游天虹：「要是你查到什麼，記得盡快通知我。」

游天虹發覺咭片背後寫了酒店的名稱和房間編號。

游天虹終於走了。

臨走時他又吩咐賈朝偉，切勿胡亂作出決定，以免上當，等他查清楚這美國人的底子，然後才可以作出投資的決定。賈朝偉非常感激游天虹的忠告。

× × ×

時間已近黃昏。

私家女偵探張雪兒正要離開她的辦公室之際，突然，游天虹就來了。

游天虹把賈朝偉也擁有「快樂島藍圖」的事，對張雪兒說了。然後他又苦笑道：「換句話說，這不是什麼秘密，原來香港不少有錢人都接到了同類的邀請。要是爲了交差，我可以向賈朝偉借用那藍圖，然後拿去映印。這樣妳就可以向范愛寶交代過去！」

「不！」張雪兒立刻反對：「我的作風一向對客戶負責，何況『快樂島的計劃』如此龐大，其中藍圖肯定也有許多許多，也肯定欵欵不同，即使上面同樣印上了『快樂島』字樣，亦不一定是同一圖則。換句話說，范愛寶要我代她找回的失物，未必就是賈朝偉目前手上所擁有的東西。」

「嗯！也許妳講的很有道理。」游天虹道：「快樂島計劃龐大，萬一這不是一個騙局，而是確有其事的話，涉及的藍圖一定很多。」

游天虹說到這裏，又把美國人史勿夫的名咭拿了出來：「原來邀請本港商人加入發展快樂島的，正是這美國人。」

張雪兒一邊細看那張名咭，一邊回味剛才游天虹所講的一番說話。

她終於也忍不住問道：「你以爲這是一個老千局？」

「是的，我就覺得，最是值得懷疑的地方很多，所以，我對這件事已開始感到很有興趣。」游天虹又說：「要是這是合法的話，那美國人應該在此設辦事處，公開招人過去投資，反正香港是個自由世界，港英政府肯定不加干涉。」

「嗯！你講得很有道理。」張雪兒正想講下去，案頭上的內部電話機已響了訊號。

她的女秘書透過傳話機說：「有一位陳才先生要求見見妳，社長。」

「陳才？」張雪兒怔了一怔：「他是什麼人？」

「我也不清楚。」女秘書道：「他看來很年青，還說與妳有約，因爲妳託過他去找一件物件云。」

張雪兒終於也想起了，那是一名年青的刧匪。

「請他進來吧！」張雪兒一邊吩咐她的女秘書，一邊回頭對游天虹道：「一定是那三名年青刧匪之中，其中一個，可能又是你的銀彈政策奏效。」

辦公室的門被女秘書推開，她引進了一名二十餘歲的年青人，游天虹和張雪兒都認得：他正是三名刧匪之一。

唯一最令他們感到意外的，就是此人的手中並沒有任何東西，即使一個小小的紙袋也沒有。張雪兒忍不住說道：「我們託你去做的事，有了結果嗎？」

「是的，已經有了結果。」那年青人道：「但是，有些事情，我們必須講清楚。」

「又是要錢？」張雪兒道。

「嗯——」年青人訥訥地說：「請不要誤會，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他們要的。」

「你們實在太不像話了！」游天虹有些生氣地說：「上次要不是我手下留情，只怕你們已在牢獄之中，如今你們竟敢勒索——」

游天虹話未說完，已被張雪兒制止，她立即說道：「算了，反正我們的目的只是要找到那些東西，其他可以不管！」

然後她又回頭問年青人，說：「你叫什麼名字？」

「陳才。」年青人說：「我大哥陳用與小郝都正在等我消息。」

「你放心，只要證明藍圖是我們要找的失物，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張雪兒又說：「你可是現在就帶我們去？」

「是的，」那個叫陳才的人又說：「不過，我們一致希望多獲每人一萬元的代價，因爲我們都等住要一些錢用啊！」

「嗯——放心，我會照付的，你現在就帶我去吧？」張雪兒過去取過了她的手袋。

游天虹在旁提醒她：「還是小心一些好，我担心這是他們的詭計呢？」

張雪兒道：「你以前也不是這麼胆小似鼠的，走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游天虹只好跟他們一齊落樓。

陳才負責帶路，張雪兒親自開車，依照他的說話，把車子開往一處木屋區去。

木屋在山腰之上，所以張雪兒只可以把車子停在山脚下的一條街道旁邊。

天色漸漸黑了。

木屋區的燈光並不太多，加上山路崎嶇，游天虹與張雪兒都小心翼翼地走着。

陳才以識途老馬的身份在前面帶路，大約

走了十餘分鐘，他們一行三人才來到了半山的山腰，然後才轉入一條狹窄的巷子裏。

這是市區裏面一個山頭，幾乎稍爲平坦的地方，也給人利用，搭成了一間間的木屋。同時每一間最少也會住上三幾個人，奇怪的是每一間不但有電力供應，家家戶戶都有雪櫃、電視機等設備，據講電力並非直接由電力公司供應的，都是偷駁的，所以經常會因此而發生火警。

香港本來就是由一座座山構成的小島，沿住海傍的平地極之有限；目前所發展的絕大部份都是塡海得來的土地，所以拿不出大筆金錢購買新樓的人，就只有跑到這些山頭之上，自蓋木屋，連水電也是偷駁的。

由此遙望過對面另一處山頭，則見高樓大厦林立，密密麻麻的，都住滿了人，但是他們所住的，都是一些豪華住宅單位，有車房，有些更是複式的花園洋房。

香港，就是這麼樣一個貧富懸殊的地方。

儘管香港有一千萬樣不好，每年仍有上千上萬的人用盡千方百計偷渡到這兒來，到底香港這地方有些什麼東西如此吸引着他們呢？久居香港的人可能無法回答這問題，但由外地偷渡而來的人肯定會清楚，除了物質上的吸引之外，主要還是那一口自由空氣！

然而目前這現狀到底還可以維持多久？十多年還是五十年不變？小市民們都身不由己，只好聽天由命了！

陳才終於在一間木屋前面停住，這刹那間，游天虹和張雪兒都不由自主地提高警惕，因爲此時此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陳才回頭向二人遞了一個眼色，隨即伸手推門。

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都可以見到，屋內沒有燈光照明，可能有電燈的，但此刻已熄了。

陳才開啓了木屋的門之後，伸手到門旁的燈掣上摸索：「拍」的一聲，屋內的燈光隨即亮了起來。

就在這刹那之間，屋內的陳才與門口的游天虹和張雪兒等三人，都呆住了！

他們同時大吃一驚，因爲出現在眼前的，是一灘血漬，地上還有一把染滿了鮮血的利刀，靠近房間門口那邊，却伸出了一對男人的脚——沒有穿鞋子的脚。

陳才在驚懼中衝入房間裏面去，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都可以聽到他搶天呼地的叫着他大哥的名字。

游天虹和張雪兒入到房間，發覺躺在地上的男子滿身鮮血，眼睛半開半闔，他顯然已經死了。

再在燈光底下看清楚他的面目，此人正是他們見過的三名年青刧匪之一。

對付這種場面，游天虹和張雪兒都是很有經驗的人，他們一邊警告陳才切勿移動屋內物件，一切必須保持現狀，另一方面他們又分工合作，分頭行動。

游天虹留在屋內，張雪兒落山去致電報警。游天虹一邊在木屋之內細心觀察，一邊問陳才：「你大哥一直跟什麼人在一起？」

「小郝。」陳才哽咽說道：「他一直與小郝在一起。」

「你所講的藍圖呢？」游天虹的眼睛仍在屋內各處繼續搜索。

「那是小郝找回來的，足足有一大紙袋。」陳才也在四處張望：「可能小郝已將它帶走了。」

「小郝爲什麼要殺你大哥？」游天虹忍不住問道。

陳才却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怎麼知道是小郝做的？」

游天虹却反問道：「你怎麼知道不是小郝做的呢？」

「嗯——」陳才怔住了好一會兒，最後才嘆了一口氣道：「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三個人一向情如手足，自小就在一起，所以彼此十分了解，我絕不相信是小郝做的。」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小郝？」游天虹忍不住又問。

「就在附近，另外一幢木屋裏。如果他已返家，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到他的。」

「你帶我去看看好嗎？」

陳才於是帶着游天虹離家外出，據說小郝是個孤兒，父母死了之後，就只得他一個人住在附近一間木屋裏。陳用、陳才兩兄弟因爲與他年紀差不多，平時又談得投契，所以三個人常常走在一起。

陳才只是將家中的木門虛掩。游天虹這麼焦急要找小郝，自然是担心他出事，更担心他手上的藍圖。雖然至今爲止，游天虹仍然未見過小郝手中的藍圖，更加不知道小郝如何得來。正因爲這樣，游天虹才希望快些找到小郝問個明白。

但是，當陳才帶着游天虹來到小郝居住的木屋外面時，他們都可以藉住隣居屋內透出的燈光看見那木屋重門深鎖。

陳才試從門縫中內望，但裏面一片黑暗，自然是什麼也看不見。

游天虹繞到屋子旁邊去，那兒有一個窗門，他設法將它弄開了。隔住鐵網向內望，依稀可見屋內一片凌亂，明顯地曾經被人搜索過。就視綫所及，屋內沒有人。游天虹把窗門關回原狀，對陳才道：「我們先回到府上去，等警方來了再說。」

當他們回到陳氏兄弟家門附近時，游天虹無意中見到有個人影閃動；那人可能是陳氏兄弟的隣居，游天虹發覺此人退入屋內之後，仍探首從門縫中外望。

游天虹及時把陳才拉過一旁，時在黑夜，陳才當堂又嚇了一跳！

木屋區的建築是不規則的，游天虹和陳才當時所處的角度，令對方可能見不到他們。

游天虹指住那間屋問陳才：「裏面住了什麼人？」

「六嬸一家人，我的隣居。」陳才順口答了。

游天虹於是放輕脚步，由屋旁閃到門前，屋內人嚇得急急就想把門關上時，游天虹已出現在她的面前。

陳才這時亦已走了過來，招呼着那個婦人：「六嬸，妳剛才看見了什麼？」

那婦人年約五十餘，眼神中充滿了恐懼：「我什麼也見不到。你們千萬不要扯到我的身上來啊！」

游天虹道：「妳不可以不說，這件事也不可以不理的。陳才是妳的隣居，妳可知道他的兄長陳用已被人殺死了？」

那婦人吃驚地怔了一怔：「怎麼？阿用死了？」

「是的。」陳才道：「六嬸，妳剛才到底是見到一些什麼人由我家出來？」

婦人眨着眼睛：「小郝也是你們兄弟二人的好朋友，你當然也認得他。」她又對陳才說道：「最初我在家裏聽到有人打架，以爲是阿用和小郝發生衝突，後來我見到小郝和其他數名男子一齊由你家中出來。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知道。」

「那幾個男子是什麼人？」游天虹插咀問道。

「我也不清楚。」婦人道：「我由窗口望出去，只覺得他們相貌十分兇惡，小郝走在中

間，被那數名男子遮住，所以我當時也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外面山道上傳來人聲，張雪兒已帶了警方的先頭部隊來了。游天虹和陳才也只好先回到陳家去。

張雪兒在山脚下面的店舖借用電話，致電報警之後，担心警方派來的人找到出事地點，所以就在路口等警方派人來。然後才帶他們登山。

警方人員初步確定陳用已經死了。大概在一小時之前被人用利刀刺正要害而死的；兇器仍留在陳家之內。

游天虹和張雪兒最注意的還是小郝手上的藍圖，但此時他們却不知道如何向警方解釋才好。那叫六嬸的婦人，她見到的數名男子到底又是何方神聖？小郝的藍圖，又是由何處找回來的？那班人與小郝又是什麼關係？

游天虹來不及一一向陳才和六嬸查問，林浩探長已帶着兇殺組的探員們，匆匆到現場來了。林浩與游天虹是好朋友，與張雪兒則是舊同僚。過去他們之間也合作過，先後偵破不少大案。所以這次見面時，也變得很有點默契。

張雪兒只向林浩交代：有人要她找尋一批藍圖，陳才是一名綫人，向她報訊說有辦法可以助她一臂之力，雙方講好價錢之後，陳才就帶了她和游天虹到這兒來。入屋後就看見現場的恐怖情形。

至於陳才等人如何向他們行刦那一節，張雪兒則删去了。她不想林浩以探長的身份再去盤問陳才。

事實上這件事也是由她而起，要不是爲了那批藍圖，兇案可能就不會發生。

林浩探長顯然對那一批藍圖也很感到興趣，他忍不住問張雪兒：「到底是什麼藍圖這麼値錢呢？竟然會有人將它偷去。」

張雪兒道：「我也不大清楚，因爲我從來未見過那些藍圖。」她說話的時候，望着游天虹，又望望正在接受探員問口供的陳才，然後說：「我想，他可能見過，因爲是他到辦事處來找我的。」

游天虹揷咀道：「我在朋友那兒見過差不多的藍圖，却不敢保證是同一樣的東西。以我的見解，我覺得那些東西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重要。」

林浩探長道：「那麼，爲什麼會有人將它偷走？」

游天虹道：「不管事情眞相如何，我們先要設法把小郝找回來，他可能被人脅持着離開這裏，也可能另有原因。」

林浩探長半開玩笑地瞪着游天虹：「你似乎知得很多。希望這只是一個老千局，那樣我們警方就可以省回很多時間。」

游天虹和張雪兒都聽得明白，林浩與他們是好朋友，他們都明白林浩探長的意思是：假如這是一個騙局，游天虹一定不會放過。那麼，有了游天虹揷手之後，林浩探長自然可以暫時不理。

但是，游天虹立刻向林浩示意：這是隣居六嬸提供的，因爲她曾目睹數名大漢將小郝押走。

後來警方又在陳才的帶領下，到小郝的住所去，屋內果然一片凌亂，顯然有人來此搜索過了。

林浩探長也命令探員們在木屋之內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但是始終搜不到什麼綫索，也找不到那些藍圖。

他們再回到兇案現場，找着陳氏兄弟的隣居六嬸問話。根據她的口供，警方相信那數名不明來歷的男子一定是不懷好意，小郝也不是自願跟他們走的，極有可能是被數名大漢挾持而去。陳才憑他們兄弟二人與小郝的交情和默契，也深信小郝不會出賣他們兄弟二人。這件事令到警方莫名其妙，到底那些藍圖有些什麼不可告人之處？竟然弄出了人命來。

陳用死了，他的弟弟陳才自然要協助警方調查。

但是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小郝，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警方事後雖然透過傳播媒介到處找他，可惜始終音訊渺然。

由於這件事鬧出了人命，所以私家女偵探張雪兒也在游天虹的陪同下，急急去找她的委托人范愛寶。

時間已是深夜，范愛寶即將就寢，聽說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也難免感到有些意外。

在范家的客廳裏，范愛寶見到了她委托的女偵探張雪兒，另一名男賓游天虹也是她見過的。她直覺上已感到有些不妙。

她明知她父親范國良此刻已經入睡，但仍然不想驚醒他。

范愛寶壓低聲音，問：「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張雪兒道：「是的，發生了命案——」跟着她就將小郝連同找到的藍圖一齊失踪，以及陳用被殺的事，一一說了出來。然後又說：「事到如今，我很想知道藍圖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到底牽涉了一些什麼？」

范愛寶一方面担心她父親知道了這件事，另一方面也覺得張雪兒這做法有些「越權」。所以她不高興地說：「我只是託妳爲我尋回失物，希望妳弄清楚。」

張雪兒道：「我當然十分明白我的職業道德以及我的工作範圍，要不是發生了命案，我絕不會在這麼深夜時份前來騷擾妳。」

游天虹忍不住揷嘴道：「那些藍圖本來也不是什麼秘密，最低限度我也在一些商場上的朋友那兒見過了。但是，爲什麼妳失去的那一份，竟然會引致一人因此而死去？」

「那些事與我無關。」范愛寶又生氣又焦急：「我花錢要你們爲我找回失物，你們無法交代，却節外生枝，這算是什麼？」

張雪兒道：「我不妨告訴妳，當警方未找上門之前，妳坦白對我說出一切，肯定對妳有好處。」

「怎麼？妳已告訴警方？」范愛寶更加生氣。

「不是我告訴他們，而是當發生了命案之後，警方一定會追查一切來龍去脈的。」張雪兒道。

「好了，我怕了妳。」范愛寶一邊站了起來，一邊回頭張望，好像担心驚動了她的家人，然後又壓低聲音說道：「妳先回去，我明天一早來找妳。」

「不！不可能了！時間不許可我再等了。」張雪兒又說：「我如果無法向警方交代，只怕他們回頭就會找上門來。」

「那妳想怎樣？」

「我只想知道藍圖的來龍去脈，它到底有些什麼秘密？」

「根本就沒有秘密，只是一些建築用的藍圖。」

范愛寶正感到非常焦急之際，樓上梯間忽然出現一個人影，她父親范國良，正由樓上落來。

范愛寶也明知事情無法再隱瞞了，剛才她和張雪兒他們所講的說話，范國良一定也聽到了。

果然，范國良很不高興地走過來說：「愛寶，這種事情妳何必去麻煩別人呢？早該回來告訴我，這件事就不致鬧大啊！」

游天虹和張雪兒聽了之後，也知道剛才他

們的說話，已被范國良聽到了，因爲這是複式洋房，二樓與地下之間的梯間，是在客廳一角的。

張雪兒只好對范愛寶表示抱歉。

游天虹則問范國良：「請問閣下失去的藍圖到底有些什麼秘密？」

范國良道：「小女講得不錯，藍圖根本就是沒有什麼秘密，只是一些建築用的圖表而已，所以，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也會被人偷去呢？」

張雪兒乘機說道：「既是藍圖，相信在你手上一定還有正本，對嗎？范先生。」

范國良點點頭：「妳講得不錯，是的，我手上有另一份，但也不是正本，同樣是映印本的。」

范國良這時又回過頭來，對他的女兒范愛寶說道：「妳已付清了委託費用麼？」然後他又對張雪兒說：「這件事到此爲止。小女委托妳代她找回藍圖，無非怕我怪責，如今我既然已經知道了，這次的委託亦可以取銷了。」

張雪兒道：「雖然委託已經取銷，我仍希望知道藍圖的內容，以及它的來源。」

范國良面色一變：「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張小姐並非志在那些委託費用。」游天虹說道：「藍圖是發展快樂島的藍本，照我看，也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爲什麼閣下會這麼緊張呢？」

「誰說我緊張？」范國良顯得十分不高興：「這些事情本屬平常，誰不知道，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將有極大的改變？稍有辦法的人也嚷着要走，我當然不會例外，至於那些藍圖，我有權保守秘密，你說你已知道那是什麼島的發展藍圖，那是你的事，亦與我無關。現在已是夜深，我們也要休息了，對不起，我要送客啦！」

這等於逐客令，游天虹和張雪兒只好站起來。

范愛寶也惟有抱歉地說：「兩位，對不起，支票明天我會送到妳的辦事處去。」

張雪兒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

游天虹對范國艮道：「支票是否送來，我們還是會查下去的。范先生。」

范國艮很不高興地說：「這些事情根本就與你們無關，失去的藍圖，我們也不想追回來了。」

「但是，此事引起了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即使我們不理，別人也會來理的。」游天虹的意思當然是指死了兄長的陳才，以及小郝的親人們。

但是，范國艮仍然說道：「這些不幸的事，可能只是事有湊巧而已，根本就與藍圖無關的。」

游天虹道：「可惜在未查明眞相之前，誰也不可以證明陳用之死與小郝之失踪與藍圖無關。何況那一些十分普通的藍圖，閣下却把它當作藏寶地圖一樣，我們想看看也不可以，誰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噢！剛才你不是曾經說過，在別人那裏，你也見過了同樣的藍圖嗎？」范國艮反問游天虹。

游天虹道：「是的，我有不少商場上的富商朋友，最近我知道有人邀請他們參加一項發展計劃，所以我才有機會可以大開眼界。否則我又如何能對你說出『快樂島』這個新鮮的名堂呢！」

張雪兒有些不耐煩地挽住游天虹的手臂，催促他說：「我們走吧！人家既然不歡迎，我們只好做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啊！」

游天虹也眞的轉身想走，但是就在這剎那間，范國艮突然又改變了主意，叫住他們：「兩位，請等一等！」然後又露出了一些笑容來，抱歉地對他們說道：「對不起，剛才算我無禮。」

游天虹和張雪兒又交換了一個眼色：「這是你的地方，你當然是可以做你隨意想做的任何事。」

張雪兒心裏有數，故意說道：「其實，你也不必向我們道歉，有錢人那些面孔，以至惡人的拳頭和利刀等等，我倆都早已見慣了，所以根本就見怪不怪！」

「我並非故意向你們擺出冷面孔，而是我有心事。」范國艮又向他的女兒和下人們示意：「你們先去休息，我有話要跟游先生和張小姐談談。」

范愛寶和范家的下人們只好暫時迴避。

范國艮又重新邀請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坐下來，還親自去斟酒招呼他們。

本來游天虹不屑范國艮這種態度，不過，就只是無法滿足內心的好奇，惟有暫時留了下來。

張雪兒半開玩笑地說道：「剛才你說你有心事，現在大概也是你向我們傾吐心事的時候了。」

「是的，這些日子以來，相信香港也有不少人好像我一樣，希望找到一處理想的安樂窩。」范國艮輕輕嘆氣道：「但是世界這麼大，到底何處才是眞正的樂土？這問題一直都找不到答案，直至到不久之前，終於有人請我到一個小島上去觀光，那兒位於南太平洋，風光艷麗，人口不多，他們都生活得很快樂，所以朋友們都給它改了一個名，就叫快樂島。」

「於是你就決定在那小島之上發展，是不？」游天虹呷了一口酒，又說：「事實上我的朋友亦好像你一樣，有人邀他在島上投資。又有什麼值得你唉聲嘆氣呢？難道你認爲不值得麼？」

「不！我有絕對的選擇權，要是認爲不値得，我大可退出。」范國艮道：「問題只是主持大局的朋友，要求我保守秘密，他大概是担心此地政治氣候十分敏感，不想有人怪責他們動搖人心，更不想太多人，聞風湧到該小島上去！」

「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罷了，你有沒有想過，在背後，可能另有一些不足爲外人道的內幕？」

「內幕？你指的是什麼內幕？」

游天虹故意說道：「例如有人佈下一個老千局之類。」

「別開玩笑了，這是當地政府批出的圖則，絕對不是私人的。」

「你如何知道當地政府也同意這一項計劃呢？」

「我到過那裏。」范國艮又說：「要是老千，上當的人相信也不祇我一個。」

「我只是作最壞的打算，也許根本就無此可能。」游天虹又笑道：「但不管怎樣，我只覺得這件事不應該這麼秘密。」

「我反而覺得他們有理由守秘，因爲香港有錢人實在太多了。萬一個個都作此打算，試問那小島又如何容納得下？」

「你只知道香港有四五百萬人口，却不知道另外兩件事：第一、未必個個想離開他們的老地方。許多香港人移民外地之後，不久又回來，證明我這講法是對的。第二、未必個個有錢到快樂島去發展，只有你們這一班有錢商人才可以。何況你們不是想建設另一個新香港麼？多些人去，不管是否投資，也多一些同聲同氣的人，那才像香港啊！」

范國良道：「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就我個人的看法認爲這不似是個老千局，因爲我會

經到那小島上了解過，亦與當地政府接觸過，照道理絕不可能有人存心欺騙。」

「然則，爲什麼那些藍圖會成爲秘密？」游天虹道。

「本來也不算得是一項秘密，我早說過了，只是有些投資者不想太過張揚。至於有人不幸因此而死去，我覺得未必一定直接與藍圖有關，何況眞相還有待警方調查呢！」

「時候不早，我們也不想阻你休息。」張雪兒道：「我們只是想看一看那批藍圖，方便嗎？」

「嗯——」范國良想了想，說道：「可以的，不過，你們要等我片刻，我要到書房去拿來。」

范國良說完放下酒杯，站立起來，轉身走了入內。

游天虹趁這時候對張雪兒道：「妳對這個人有什麼意見？他好像不大願意讓我們看那些藍圖呢！」

張雪兒道：「一般情況下，藍圖應該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何況失去的只是映印本呢？也許他剛才講得對了，死者之死，未必與藍圖有關。」

「妳的意思是說：叫我放棄追查這件事情嗎？」

「是的，等住我們去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我們反正已經去報警，又何必再浪費時間呢？」

游天虹正想說話時，范國良已經從裏面出來。

他手上拿着一束藍圖，態度十分誠懇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然後又在几子之上將藍圖攤開，讓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觀看。

藍圖大致上分爲兩部份，其中的一部份是市區規劃，另一部份是個別廠房和大厦的建築圖則。

游天虹和張雪兒對建築都是門外漢，所以看了也等於沒有看。唯一的好處就是知道失去了的藍圖大致上原來是這副模樣的。

范國良對二人的態度變得很是友善，其中原因也是很易理解的。當初他可能因女兒大意失去藍圖而生氣，後來更加知道，她私自去請私家偵探，於是氣上加氣。

後來回心想想，覺得一切與游天虹他們無關，可能覺得太過無禮，所以態度立刻改變過來。

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觀看過范國良手上的藍圖之後，終於也告辭了。

二人走後，范國良就把女兒愛寶召入他的書房之內，仍然有些生氣地對她說道：「這件事終於給妳鬧大了。要是當時妳先對我說明白，根本不必鬧到這個地步。但現在警方可能也會找上門來呢。」

范愛寶也知道父親生氣，抱歉地說：「對不起，都是我不好。當時我以爲藍圖很普通，根本不會有人去偷。但是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范愛寶又嘆氣道：「本來乃才要先把藍圖帶回家裏去，然後才陪我喝茶的，但我認爲太過浪費時間，叫他把藍圖留在車子裏，想不到竟然也有人偷走它。」

「事到如今，我也知道埋怨妳也沒有用。」范國良也在低聲嘆氣：「妳回頭把乃才召來見我，我再映印一份藍圖交給他研究。」

「爸爸，你仍然相信他？」范愛寶有點受寵若驚地，怔了一怔！

「爲甚麼我會不相信乃才呢？」范國良道：「剛才妳不是說過，這件事根本與他無關麼？說實在話，他是個人才。我希望他看了藍圖的設計之後，能夠給我一些意見。」

「好吧！那麼，明天我會把乃才叫來見你。」事實上現在時間已是深夜，許多人早已上床休息了。要不是游天虹和張雪兒找上門來，范氏父女也早已入睡。然而現在，他們反而睡不着。

「郝乃才的爸爸是做甚麼生意的？」范國良問。

「出入口貿易，聽說生意做得很大呢。」范愛寶又說道：「要是他們也要求加入你的計劃，你會同意嗎？」

「他們？妳指誰？」

「當然就是指郝家。」

「乃才的爸爸？」范國良瞪住他的女兒，「難道他也有此意麼？」

「他並未直接對我講過，但是，我心裏一直在想：要是香港不穩，我們一家人又在快樂島上面生活，豈不十分孤獨麼？」

「孤獨？」范國良忍不住笑了，「怎麼可能只得我們范家一家人呢？我知道除了我和一班商場上的朋友之外，還有許多大集團在那裏投資，自然也有不少人移民過去！」

「你的意思是：不想郝家加入你的計劃去麼？」

「我那裏這樣講過？」國良又笑道：「瞧妳這麼緊張，定是打算與乃才結婚吧？其實妳的年紀也不少了，我做父親的，只可以給妳意見，根本不可以左右妳的決定。我只想提醒妳一件事，就是除了愛情之外，還要注意到現實的環境，尤其是生活在今時今日這時代，更加非錢不行。」

【爸爸，我很明白你的意思，何況這一番說話，你在我們的面前，已經不是第一次說過了。」

「我也怕妳會怪我長氣及勢利，但事實上，香港將來變成怎麼樣，根本沒有人知道。既然一切不由我們控制，我們惟有斬脚趾避沙虫，遠遠避到別處地方去！」范國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這的確是十分無奈的事。我在這兒奮鬥了不少時日，然後才可以令你們好好地生活，得到比一般人較高的生活享受。但是，最後還是要拋棄一切，離此而去！不管將來是好是歹，總也令人覺得有點惆悵！」

「爸爸，我們可以不走嗎？」

「當然可以，這裏有超過五百萬人口，事實最少也有九成以上的人不可以走，並非他們不想走，只是經濟能力所限，想走也不可以，但是，稍爲有辦法的，都希望離開這裏，從頭開始過。只因爲大家都害怕將來過的是清苦教徒式的枯躁生活。」

「但是，那是十多年以後的事啊！」

「不！要是變，必然在這三數年之間，決不會等到十三年後的。否則，我也不會急急加入快樂島的發展大計啊！」

范愛寶看見父親的神色如此沉重，也不敢再樂觀。

她有點不好意思對范國良道：「爸爸，萬一郝世伯不加入快樂島發展計劃，你也可以把乃才帶走麼？」

「他不是我們的家屬，即使我肯，只怕人家也不會批准吧。」范國良道。

范愛寶沒有再說下去，難過地垂下頭來。

范國良拍拍她的肩膊，安慰她說：「反正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相信這計劃會引起郝乃才父子二人的興趣，將來你們也必然可以在一起的，何必悶悶不樂？快去睡吧，時候不早了，有話留待明日再講。」

范愛寶這時才抬起頭來，瞪住她父親：「明天你把藍圖交給我，拿去映印，副本立刻再交給乃才吧！」

「不！」范國良道：「一錯不可以再錯，

何況這藍圖我手上只有這一份呢。」

「嗯——這次我會小心的，爸爸，你放心好了！」

「我並非不相信妳，只是除了藍圖我只擁有這一份之外，還有一件事妳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可以映印這麼大幅度圖則的，暫時只有一間專賣映印機的公司的門市部。其他映印機只可以割件映印，這對藍圖可能失眞，影响到乃才的研究工作。所以，這件事明天我會親自去辦。映印好後，我自然會交給妳。」

范愛寶這才安心地去休息。

後來范國良回到他的書房裏，接連撥了幾個電話。

× × ×

在郝家之內，郝納德夫婦倆正在臥室的露台上，俯覽着香港的夜景。

香港的夜景，是世界有名的，郝氏夫婦那一間主人房的露台，就可以俯覽着這美麗的夜景。

郝納德有點感慨地輕輕嘆了一口氣，才說：「若非迫不得已，我才不想離開這個美麗的地方。」

郝太太也說：「是的，我們都是一齊在香港成長的，這份感情的深厚，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若非担心到一切環境突然之間發生了劇變，誰也不希望永遠離開這個老的地方。但是——」

郝太太說到這裏，又在嘆氣！

郝納德很細心地靠近她，伸手環腰將她抱住，側過頭去，輕輕吻着她的秀髮。

郝太太這時忍不住又說：「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兩天市面上的情形？股票大跌，港督和議員們又行色匆匆地飛到倫敦去了！」

「這種情形又不是頭一次出現，妳何必大驚小怪？」

「一間超過一百年歷史的英資集團，突然把基地轉往外地去，這當然不會是偶然發生的事啊！」

「嗯——」郝納德怔住了！

事實上近日以來香港人心不穩，令到不少人都感到人心惶惶；有錢人固然感到進退失據，一般小市民儘管肉在砧上，明知想走也走不了，但在心理上總會蒙上了一層陰影，不知如何是好。

小市民除了担心未來之外，也對目前感到彷徨。

生活水準一日比一日高，百業不振，市面上彷彿死氣沉沉，令人感到有點兒窒息。

以前酒樓食肆座無虛席，如今連一些歷史悠久的食店酒家也被迫關門，因爲生意太差，他們根本就無法維持下去。

以前數萬元月租的舖位，還要附加上數以萬計的頂手費，如今却一間間的空置着，至於那些住宅樓宇，更加不要提了。

不管將來香港將會變成怎麼樣子，只要放眼看看目前，就令人覺得有點心寒！也難怪郝納德夫婦在感慨地嘆息了！

郝納德只好安慰他的妻子道：「妳放心吧，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明天，我會去找一個美國人。」

「美國人？」郝太太怔了怔：「誰？他是誰呢？」

「一個叫史勿夫的美國人，」郝納德又說：「我忘記了有沒有告訴過妳，史勿夫是我在飛機上相識的朋友，他是一間投資顧問公司的高級職員。」

「你想投資美國麼？」

「不！我根本沒有資格移民美國，又怎麼會投資到該處？我只是有興趣於新發展的快樂島。」

「快樂島？」郝太太又怔了一怔：「是不是乃才提過的地方？」

「對了，正是乃才女朋友的父親最感興趣的小島。」郝納德又開玩笑道：「妳以後不但可以每日都見到妳的兒子，還可以日日對住妳的媳婦。」

「那麼，爲什麼你不去跟我們的兒子商量，反而去找那個美國人？」

「嗯——」郝納德想了想，又說道：「本來我不應該捨近圖遠，但是，我已決定去找史勿夫，理由也很簡單，第一、他是美國一間投資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他們知道香港目前人心動盪，所以專程來此吸收資金到快樂島去投資；第二、我有不少商場朋友也向史勿夫討取詳細資料；第三、我對范國良認識不深，與其相信他，倒不如信美國人了。」

「本來我沒有意見，只要你積極進行，早早離開香港就行，但是，我主張你跟我們的兒子乃才談談，他的年紀不少了！對女友的父親一定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吧！」

「好吧，明天我就跟乃才談談，」郝納德又扶住妻子的肩膊：「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睡吧！」

郝太太雖然睡在床上，但久久不能入夢，只想着以後的日子不知道怎樣過。

她有許多認識的親友，都先後移民到世界各地去了，即使有些未去的，也正在籌備離開香港，但是講眞心話，誰也不想離開這老地方，尤其是郝氏夫婦，他們由無到有，此中過程，也惟有他們最清楚，如今一旦又要走，將來到了外地之後，一切又得從頭來過，所以，若非迫不得已，誰也不願離去！

正當郝太太胡思亂想之際，她的丈夫郝納德已經呼呼入睡了。

翌日，郝納德親自跑到酒店去找那個美國人史勿夫。

但是，酒店的人說：史勿夫已經遷出了。

郝納德難免感到有點失望！

不過史勿夫却委託酒店轉知要找他的人，可以按址去找他的新辦事處。原來他終於找到一處辦公大樓，開設新的辦事處了。

郝納德從酒店職員手中接過那張咭片之後，按址找到中區去。

根據咭片上所印的地址，這兒應該是一個相當普通的商業單位，郝納德找到那幢辦公大樓時，心裏已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招人發展快樂島，理論上應該是一宗大生意。史勿夫既然代表一間跨國投資公司，跑到香港來設立辦事處，自然有足夠的費用，爲什麼不找一間像樣一些的商業大厦設立辦事處？

既來之則安之，郝納德只好先上去看看再說。咭片上印明：「808室」。所以郝納德進了升降機之後，就按了「8」字。

不知道是由於近來香港商業不景，還是這間商業樓宇的單位租出得太少，總之就是冷清清的。

郝納德很容易就找到了「808」室。那是這一層樓走廊最末端的一個單位。

門是木門，並不如一般商業機構的玻璃門，再加上一層輕紗。郝納德伸手在門板上輕輕叩了兩下，但裏面全無反應。

郝納德再試一次，同樣聽不到任何反應。可能還未有人上班吧？——他心裏這麼樣想着，就忍不住看看腕錶，這時已是上午將近十一點了。

除非裏面未裝修好，所以未有人上班，否則，沒有理由上午十一點還未有人上班的。何況史勿夫既然已遷出了酒店，又印備咭片，應該一切準備就緒，然後才遷離酒店的。否則又如何與外間取得連絡？

（未完·三）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和鄒雷去找石誠打探殺父母的仇人，在半路上遇到七皇子的爪牙徐邦明，姚平查到石誠改名隱居，並準備先出手擊殺得手之後，再向七皇子領功，此陰謀被凌、鄒知道，作爲進見之禮向石誠報密，石誠初時不信，後見凌雲天出示木尊者信物，便延入密室將他父母受害情況說知，可能他雙親尚在人世，元兇主謀是七皇子的爪牙，七皇子是受人利用而已，至於元兇姓名，還要追查，凌、鄒先將徐邦明、姚平擊殺滅口，解救了石誠滅門之禍。石誠感恩之餘，決定協助凌雲天找尋仇踪，願爲他樹一挽救武林危難的旗幟……

暗托覓仇跡　上門找魔經

凌雲天朗聲大笑道：「當今皇上明知各皇子傾軋不已，形若水火而不問，可知韃虜用心惡毒，志在翦除武林精英，此爲一石二鳥之計，五皇子淫癖邪行衆所周知，隱私相挾恐無濟於事。」

錦袍中年人突跨出一步，大喝道：「閣下話不嫌太多了麼！」右掌迅如電奔而出，拍向凌雲天「章門」要穴。

凌雲天冷笑一聲，右腕疾抬，一式「分花拂柳」奇奧絕倫一把扣住了錦袍中年人腕脈要穴。

錦袍中年人面色大變，冷汗冒出，目中神光怨毒已極……

麗人不禁面色微變，眸中神光如挾霜刄，冷笑道：「閣下身手不凡，」玉掌輕拍揮出，接道：「我倒要領教閣下奇絕江湖的擒拿手法。」

凌雲天五指鬆開錦袍中年人，身形疾飄開去，含笑道：「在下路經偶遇，並非有意尋釁而來，既是話不投機，在下只有告辭了。」

麗人淡淡一笑道：「恐兩位難走出我那青霞山莊。」

鄒雷大怒道：「諒這小小青霞山莊豈奈我何？」

凌雲天劍眉一剔，目蘊怒光，但倏又忍住，只聽那麗人嬌笑道：「我深知兩位均是身負內家絕學，青霞山莊雖小，二位不妨試試。」

鄒雷忽察覺凌雲天並無動手之意，臆料凌雲天智珠在握，不禁心中一動，遂止口不言。

凌雲天微笑道：「莊主留住我等意欲爲何？」

麗人道：「無他，我要證明閣下方才之話是否眞實，諒五皇子未必敢來。」

凌雲天轉面望了一望廳外天色，四更將殘，目注鄒雷笑道：「此刻距黎明放曙，不過一個更次，我等身如萍寄，天涯作客，何處不可逗留，五皇子犯莊在即，你我亦可快睹連台火熾好戲。」一語聲清朗從容。

麗人暗道：「此人口齒清晰，吐屬儒雅，可惜面目令人憎厭。」

錦袍中年人適才被凌雲天所制，認係生平奇恥大辱，恨不得將凌雲天挫骨揚灰，方消此恨，聞言冷笑道：「五皇子來犯之際，兩位準死無疑。」

凌雲天笑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倆雖池魚之殃難免，尊駕亦未必能得全身活命。」

麗人眉峯一蹙，揮手道：「好啦！耗費唇舌則甚？你去察視各處伏樁，將奇門逆轉，俟伞雲秋等一干匪邪入伏。」

錦袍中年人躬身道：「屬下遵命。」

凌雲天目送錦袍中年人身影消失在門外後，喟然嘆息一聲道：「姑娘不知今晚之危麼？在下料貴莊必藏有內奸……」

麗人面色一變，道：「挑撥離間，枉費唇舌……」

凌雲天目注麗人，燭光閃閃下隱隱可見長得骨肉停勻，瑤鼻櫻唇，明眸皓齒，

膚白如玉，貌美如花。

麗人忽察覺凌雲天銳利目光凝視着自己，不禁心弦一跳，霞生兩靨，但內心泛起一種無名厭惡，冷冷說道：「我尚有事，恕不奉陪。」隨命身後青衣女婢領凌鄒兩人前往賓舍稍事歇息，羅袂微颺，蓮步姍姍走向廳外而去。

凌鄒二人隨着青衣女婢進入一間翠竹圍繞，篁韻悅耳的一間客室。

女婢燃着案上燭火，沏上兩盞香茗，襝衽退了出去。

凌雲天若不經意地望了窗外一眼，笑道：「萍踪遊旅，隨處是客，你我難得翦燭西窗，把話生平。」

鄒雷知凌雲天機智絕倫，一言一語莫不含蘊極深用意在內，忖道：「莫非是有人在屋外窺察我等舉動？」

只聽凌雲天長嘆一聲，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小弟方才深悔失言，交淺莫可言深，反落挑撥離間之譏。」

鄒雷呆得一呆道：「賢弟因何察知其莊內藏有內奸？」

凌雲天道：「雷兄稍經留意，必然察覺錦袍中年人任令追魂槊伞雲秋侵入，無動於衷，毫無出手攔截之意。」

鄒雷點點頭道：「愚兄亦見有異，但未可斷言其人已有叛異叵測用心。」

凌雲天搖首道：「雙方似在隱藏實力，逞詭弄智，錦袍中年人雖有私心，但未敢輕舉妄動，意在鷸蚌相爭，獲漁翁之利，方才小弟施展擒拿手法扣住他的腕脈要穴，竟發覺此人似有意爲我所制！唉！其中眞相委實難明，你我最好置身局外，小弟姑妄言之，雷兄也只有姑妄聽之。」話聲一頓，忽揭下面具，笑道：「這撈什子製作雖巧，戴在臉上難受之極。」

燭光熒熒之下，映着凌雲天俊美如玉面龐，夜風襲颯衣袂，更顯得豐神倜儻，飄洒不羣。

凌雲天天生異禀，才華橫溢，更有過目不忘之能，數月來見識大增，在淳于亮及鄂撫處遍覽珍本難覓藏書，諸如太公陰符，易經眞詮，河圖洛書，醫卜星算，使他獲益不淺，深知處身這詭詐江湖，力取不如術勝，是以他一舉一動，均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

鄒雷目睹凌雲天異常舉動，先是一愕，繼而恍然。

驀地——

門外起了衣袂破風微響，凌雲天面色微變，抓起面具迅疾無倫戴上。

只見一條嬌小身影疾若驚鴻般掠入室中，燭影一搖倏暗復明，香風四溢，現出明眸皓齒青霞山莊莊主。

她響起了一串悅耳銀鈴嬌笑聲道：「現在已來不及啦！閣下爲何不以本來面目示人？」

凌雲天道：「置身是非江湖，皆有不得已之隱衷，在下與莊主萍水相識，短暫又將分飛，勞燕西東，何必增人離索。」

麗人玉靨間忽泛起一絲幽怨之色，嫣然一笑道：「閣下很會說話，我冒昧驚擾兩位之故，不在外患，端在內憂，那錦袍中年人乃先父親信，充任青霞山莊管家垂二十年，忠心耿耿，並無過錯，閣下爲何指他有叛異之志。」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目下武林情勢紊亂如麻，宛如脫韁之鶩，無人統馭，予宮廷皇子可乘之機，逐一收買爲門下死士，命其監視武林一舉一動……」隨即一笑道：「這話很難說，貴管家是否羅受禁制逼非得已，在下局外人很難置喙，凡事存疑，愼重行事可立於不敗之地。」

麗人默然無語，微垂螓首沉思。

鄒雷忍不住道：「莊主爲何與五皇子結怨？」

麗人抬面微笑道：「我叫魏紅綃，以後叫我賤名好了，先父先母在世時，性嗜山水文物之癖，遍歷名山大川，古跡勝地，逐一登臨，遊踪燕京時，爲武林朋友汲引相識七皇子顧命大臣，大內的侍衛及其母妃。

「其時，七皇子年未弱冠，與先父深相結納，虛心請教，殷殷執弟子禮，七皇子母妃隨身有一婢名喚玉嬋，年方十三，容貌娟好，聰明伶俐，深爲先母鍾愛，時加指點內功基礎，留京三月，玉嬋武功已紮好根基。

「玉嬋年事漸長，出落得人比花嬌，五皇子思欲染指……」魏紅綃說此忽霞飛兩靨，手掠鬢邊亂髮，接道：「與其母妃直言，將玉嬋充任妾媵，但玉嬋志比天高，佯作應允，趁人不備，暮夜逃出府邸，投奔青霞山莊。」

凌雲天微笑，問道：「此事已明，玉嬋潛離府邸，五皇子爲何獲悉玉嬋逃往貴莊？」

魏紅綃道：「五皇子雖是事後發覺玉嬋潛逃，遣人追踪，但玉嬋已遠在百里外，直至玉嬋逃抵敝莊，尚無人跟踪而至，怎麼事隔三月，爲何五皇子獲悉？我正狐疑不解，諒五皇子算準玉嬋並無親人，除了青霞山莊，別無他處，經閣下一說如夢方醒。」雙掌交擊，響起清脆掌聲。

門外疾閃掠入一個青衣女婢，道：「姑娘有何吩咐？」

魏紅綃道：「你喚程管家前來，就說我有事吩咐。」

凌雲天忙道：「此事不妥，程管家已動疑眞相敗露……」說着面色一變，右掌望窗外一揚。

只聞窗外傳來一聲悶哼，凌雲天身形疾逾閃電穿出窗外而去。

果然不出凌雲天所料，那錦袍中年漢子方才雖奉魏紅綃之命出得大廳，但未離去，竊聽凌雲天之言，不禁心神猛凜，暗道：「他怎麼察知自己離異叛圖？不好！此二人不除，自己必喪命無疑。」暗暗躡隨凌鄒二人，潛伏窗外窺視。

錦袍中年漢子久在青霞山莊，自有他心腹死黨，命其黨羽持連珠飛蝗毒弩，潛身於窗外樹枝上，只待一揮手，毒弩連珠密發，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凌鄒二人一擊致命。

他算計本好，殊不料天下事不如意者凡八九，一條黑影揉上樹椏之際便已被察覺，正巧魏紅綃亦飛身掠至，更使他投鼠忌器，不敢鹵莽從事。

但耳聞凌雲天魏紅綃對話，不禁胆寒，猛一橫心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右掌示意潛身樹上匪徒。

那知匪徒尚未拉弦掣發之際，只覺一股綿密罡風撞在胸前，眼前一黑，心脈震斷墜跌落地。

錦袍中年人大出意料之外，猝遇此變，不禁呆得一呆，凌雲天身影已電射而至，忙揮掌攻出。

殊不知凌雲天出手奇快，錦袍中年人掌勢未發，已被點中胸前，為凌雲天一把抓住帶回房內。

說來話長，其實不過是轉瞬間事，魏紅綃不勝驚異。

驀地——

天外突傳來一聲清澈長嘯，凌雲天忙道：「魏姑娘，咱們出莊迎候五皇子。」指出如風，迅疾又在錦袍中年人身上點了九處穴道，推入榻下。

魏紅綃低喝道：「快去！」

二人身形電射而出，逕奔莊外。

夜色更沉，殘星閃爍，田野瀰漫如水一般沉寂。

凌雲天向魏紅綃道：「姑娘速傳命在我等立身之處五丈外周圍燃起火炬。」

魏紅綃依言行事，星眸中露出狐疑不解之色，不知凌雲天弄何玄虛。

須臾，周外逐次燃着九支火炬，熊熊火光在寒風搖晃飛舞，映着三條屹立人影如魅，尤其魏紅綃鄒雷兩人面目森冷如冰，宛如鬼魅凌風，使人不寒而慄。

只聽凌雲天道：「他們來啦！姑娘速用烏巾將面目蒙起。」

魏紅綃不自覺地，居然信任凌雲天不疑，取出紗布將面目蒙好，但見遠處十數點黑影疾如流星奔矢掠來。

來勢絕快，轉瞬掠落火炬之外，為首是一個面形清瘦微鬚，鳳目鷹隼綠衫青年人。

不言而知綠衫人係五皇子，身後隨着追魂槊牟雲秋十二金剛。

那九隻火炬顯然嚇阻了五皇子等人，只見五皇子目中泛出惶惑猶豫光芒，不知魏紅綃弄什麼玄虛。

五皇子的十二金剛均是武林中高手，諳曉奇門遁甲之術，但對九隻火炬竟如此畏懼不前，却又瞧不出藏有什麼神奇的變化，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妄越火炬一步。

牟雲秋乾咳一聲道：「魏姑娘，老朽已遵命將書信面呈殿下了。」

魏紅綃鼻中冷哼一聲道：「很好。」

五皇子淡淡一笑道：「姑娘才情，在下為之心儀，書中所言俱是實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只緣生在帝王家，僅求事功，不擇手段，譬之於漢高洪武，不啻霄壤之別，浮雲翳日，豈謂白璧之玷……」話聲略略一頓道：「姑娘可謂有心之人，在下隱私俱為姑娘知道得一清二楚……」

凌雲天冷笑道：「殿下別胡亂猜疑，那是七皇子前日來訪，弔奠老莊主後，想懇我家姑娘襄助大業，宴席中七皇子道出殿下隱私，言殿下刻薄寡恩，豺視狼顧，不足以成大事。」

五皇子聞言，目中暴射怒光，喝道：「我却不信。」

凌雲天道：「試問我家姑娘閨秀弱質，父喪不久，自顧不暇，豈能管你宮闈之事。」

魏紅綃不禁暗暗為之心折。

五皇子忖道：「這話果有道理。」望了凌雲天一眼，道：「看來魏姑娘應允了七阿哥之聘了。」

凌雲天森冷答道：「我家姑娘尚不屑屈身甘作鷹犬。」

五皇子哈哈朗笑道：「七阿哥為人所深知，求謀不遂，豈能就此一走了之。」

凌雲天沉聲道：「殿下可是認為我等謊言相欺，須知七皇子城府極深，行事持重沉穩，權衡利害，我青霞山莊對他無損，何必結怨樹敵，何況嵩山之行，與他日後登九五稱尊影響極大，捨輕就重，是以亟亟趕往嵩山。」

五皇子不禁面色微變，顯然為凌雲天之言所動。

凌雲天又道：「七皇子輔弼如雲，所蓄死士多為江湖隱世已久的名宿巨擘，相形之下，殿下羽翼未豐，與之爭衡天下力有所未逮也。」

此言一出，五皇子不由色變，十二金剛大怒，牟雲秋厲聲喝叱道：「你在找死麼？」

魏紅綃格格嬌笑道：「牟雲秋，你忘懷了觀看書信時，手足顫抖，面無人色麼？哼！你試試運眞氣，便知姑娘所言眞假了。」

牟雲秋冷笑道：「老朽一時疏忽，為危言恫嚇……」話尚未了，突面現痛苦之色，張嘴怪叫一聲，身形躍起兩丈高下，猛墜跌下，心脈震斷，七竅黑血涔涔溢出橫屍在地。

凌雲天冷笑道：「七皇子尚且不敢小覷我青霞山莊，你等有何能為，殿下慎防肘腋生變，速速離去，不然噬臍莫及。」

五皇子愈聽愈心驚胆寒，只覺魏紅綃三人所知太多，言猶未盡，若將三人擒住迫供，七阿哥圖謀必吐露無遺，心念一動，察出九支火炬並非玄虛，迅疾向隨行高手示一眼色。

兩條黑影疾騰而出，接着兩道寒芒望魏紅綃三人撲去，身形才及半途，忽瞥見人影如飛迎面撲來，不禁心神一懍，兩股兵刃振腕攻出，幻起漫空金星，襲向來人周身要害重穴。

只聽叭叭兩聲巨響，兵刃脫手墮地，一雙人影倒飛而出，疾沉落地，張嘴噴出一口鮮血，面色慘白如紙，顯然是內傷極重。

五皇子不禁面色大變，道：「尊駕武功高絕，似非青霞山莊之人。」

凌雲天哈哈大笑道：「在下知殿下將青霞山莊底蘊事先調查得極為清楚，但付託非人，程青山已為七皇子所網羅，一個更次前程青山已潛離敝莊，投奔七皇子去了，他不將我青霞雙傑稟知，乃奉了七皇子之命，存心將屬下等人葬身此青霞山莊，借刀殺人，永除後患。」

鄒雷暗道：「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俠丐木尊者衣缽傳人果然不虛，老朽望塵莫及。」

只見五皇子面色陰沉數變，良久嘆一聲道：「魏姑娘，我並非登門尋釁，只求索回逃婢玉嬩並懇借四寶火齊珠一用，三日後當原璧奉趙，怎奈姑娘誤會滋深，不容解釋致兵戎相見，大非在下所願。」

凌雲天沉聲道：「玉嬩並不在敝莊，四寶火齊珠半年前為鐵面崑崙范澄平借去，如今范澄平滿門慘遭毒手，火齊珠迄今不知下落，殿下受了程青山之愚了，話已說明，相信與否端憑殿下。」

五皇子不禁愕然，須臾慨嘆一聲道：「如尊駕之言是實，則余深悔來此一行，連累三人無辜喪命。」

凌雲天道：「兵戎相見，死傷難免，奉勸殿下不宜任意樹敵結怨，宜推誠相與，同衷相濟，大事可圖，若妄欲殲除異己，殿下危矣。」言畢緩緩轉身走回。

五皇子身後突閃出一馬臉老叟，揚手打出一片絕毒暗器，電旋爆射襲出，身形挾着一片玄門眞罡猛撲向凌雲天身後。

這無形罡勁，奇猛無匹，如山重壓，力逾千斤，凌雲天前傷二人乃施展軒轅絕學，如今不願一再展露，聞風知警，身形倏地一鶴冲天拔起，疾然一個倒翻雙掌齊揚，展出佛門奇學「無相神功」。

只見那絕毒暗器如泥牛入海般無跡可尋，那人只覺發出無形眞罡為一股極神妙力道輕輕卸去，身形亦被帶出三丈開外。

五皇子大喝道：「回來！」

馬臉老叟似受了極重的內傷悻悻躍了回去。

五皇子怒容滿面，沉聲道：「魏姑娘，妳是執意與我為敵麼？」

凌雲天說道：「執意與殿下為敵的並非我家姑娘，而是七皇子，殿下若不及早圖謀，恐禍不旋踵反遂七皇子借刀殺人之計。」

五皇子不禁悵然，暗道：「看來此言並非虛聲恫嚇，不過這口惡氣委實難以吞忍下去，連傷三人之仇不報，傳揚開去，徒貽虎頭蛇尾之譏。」

猛一轉念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報仇不急在一時。」森冷面色疾轉霽容，抱拳含笑道：「如非尊駕一言提醒，在下尚在夢中。」回面大喝道：「走！」

人影紛紛，去勢如電，轉瞬無踪。

魏紅綃本意五皇子決不能善了，見狀大感意外，說道：「他眞的就此一走了之麼？」

凌雲天搖首道：「江湖兇殺，怨怨相結，此人器量狹隘，狼視豺顧，絕不甘善了，無奈弟兄鬩牆，同室操戈，所謀者大，不得已就此離去。」說着與魏紅綃低聲說了幾句，縱身一躍，掠入莊內。

九隻火炬忽地同時熄滅，恢復一片黑暗，天邊現出濛濛曙光，霜飛漫天，寒風肅殺，不時飄傳過來一陣狗吠，增添了這寂靜山野幾分凄涼。

山道上孤另另遺棄一具屍體，手足數處主經為利劍割斷，血凝成紫。

只見山道來處疾如流星飛掠而來十數條身影，突聞一聲驚噫，一條身影電射掠在屍體之前，詫道：「殿下，這不是程青山麼？」

果然正是程青山，一件錦袍已為血染霜覆，渾身皆是辣毒致命傷痕，不言而知臨死之前罹受極為慘酷的手法逼供眞情。

五皇子目光銳利，注視屍體良久，嘆息一聲道：「程青山逃往七阿哥處，途中竟遇伏兵，致遭慘死。」

「是否青霞山莊所為？」

五皇子搖搖首道：「從手中主經割斷而言，並非青霞山莊所為，此乃極惡毒天絕劍法，使傷者體內鮮血涓滴流竭慢慢身死，莫非他也來了麼？」

「殿下指的是誰？」

「八阿哥。」說着目光掃視了地面一眼，冷笑道：「他帶來的人着實不少，看來嵩洛之間，正是我手足相殘埋骨之所。」繼而面色一變，喝道：「朝足跡方向趕下去！」

×　×　×

江陵城，晨光曦微，連陞客棧外鐵筆蒼鷹鄒雷匆匆走入，店夥一眼瞥見，忖道：「雷爺一晚未回，有客人在您老房內候着哩！」

鄒雷笑道：「老朽昨晚與友人爛醉如泥，借宿勾欄，一夕纏綿，使老朽樂而忘返了。」笑聲中已自走向後院。

只見室內榻上背向外臥着一人，鄒雷一步跨入室內，正待出聲喚叫千面神儒石誠。

石誠霍地骨碌一個翻身坐起，示意鄒雷噤聲，手指向隣室，示意隔壁住有可疑江湖中人。

鄒雷愕然，千面神儒石誠已變易容貌為中年富賈，衣着華麗，站了起來，低聲道：「這後院住滿江湖人物，俱足不出戶，閉門無聲，情形詭異。」

鄒雷道：「可查出他們底細麼？」

石誠搖搖首道：「不知，稍時必有舉動，我等坐觀其變，少俠現在何處？」

鄒雷便說出昨晚之行。

石誠微笑道：「少俠心智委實高絕，移禍七皇子佈置得天衣無縫，七皇子頓成四面楚歌……」

院中忽生衣袂破風微響，一條身影疾若飛鴻掠入，正是凌雲天。

凌雲天一見石誠，立即抱拳一拱，鄒雷右臂碰了凌雲天一下道：「噤聲！」

只見凌雲天一愣，別面望了室外一眼，突然出手如風，迅疾無倫點在石誠「玄璣」穴上。

猝如其來之舉，驚得鄒雷瞠目結舌。

凌雲天右腕疾翻，五指在石誠頭頂疾落了數指。

石誠面上露出迷惘神色，軒眉痴笑。

鄒雷目光注視在凌雲天面上，不勝驚詫，亦未出手阻攔。

凌雲天傳聲道：「他不是石誠。」

鄒雷不禁大驚失色，道：「石誠是否遭了毒手，此人是何來歷？」

凌雲天搖手，道：「目前尚難知此人眞正身份。」說時，附着那人耳內說了一陣。

那中年富賈含笑點點頭，走出門外，擊掌傳聲。

但見院外匆匆奔來店夥，哈腰笑道：「大爺有何吩咐？」

「速送上五斤酒，並四色菜餚，有饅頭包子端上式拾個。」中年富賈說完，立即轉身走入房中。

連陞客棧分前後院，共有卅餘間房屋，牆外即是大街，只聽一陣奔馬蹄聲疾敲在青石板上，得得震人心弦。

驟然，奔馬蹄聲俱歛，須臾，只見院外四個帶刀黑衣大漢，護着一佩劍少年跨

入院中。

那少年面色黧黑濃眉豹眼，蒜鼻海口，烱烱眼神顧盼生威，走至凌雲天隣室止步停身，示意身側一個帶刀大漢敲門。

那黑衣大漢跨前兩步，伸指在門上輕敲了兩指，提聚了一口眞氣，朗聲道：「洞庭湖少主駱祥雲拜望皇甫老當家。」言畢疾退了兩步，立在駱祥雲身側。

木門呀地大開，走出一個蕭蕭白髮布衣老媼，右手撐着一柄精鋼鳩首鐵杖，目中神芒懾人，含笑道：「駱少主一向與令尊坐鎭君山，望重江南，難得涉足大江以北，怎的有暇蒞止江陵。」

駱祥雲抱拳笑道：「原來侯大姑也破例現身江湖，想必皇甫姑娘亦在此，家父爲江湖謠諑不勝懊惱，竟謂家父與皇甫谷主聯手屠戮鐵面崑崙范澄平有關，是以家父命在下跋踄江湖查明謠諑來源，順便一探軒轅經下落。」

侯大姑望了駱祥雲一眼，冷冷一笑道：「駱少主還要去少林一趟是麼？」

駱祥雲面上一熱，微笑道：「大姑是明知故問，盛傳少林廿二代掌門昔年行道江湖時，無意獲得一册『血影魔經』，因見魔經內武功狠惡邪毒，封埋在寺內秘處，如今黑白兩道天下羣雄莫不欲趁着少林掌門開山大典覓尋血影魔經藏處，在下雖末學才薄，但亦欲增長見識，是以……」說此故意轉開話題，接道：「皇甫谷主不在麼？」

侯大姑道：「谷主突因要事昨晚匆匆離去，迄今未回！想是途中躭擱所致。」

駱祥雲唔道：「這老虔婆端的狡猾無比，皇甫天彪前往何處，始終未說明，說了也等於白說。」心念一轉，躬身長揖，說道：「既皇甫谷主不在，在下也要告辭了。」

侯大姑道：「駱少主此來未必無因！落魂谷與君山交誼素篤，不知可否見告？」說時一雙精芒懾人的眼神凝注在駱祥雲面上。

駱祥雲略一沉吟道：「在下確是有因而來，方才無意獲訊湖廣總督落職，充戍寧古塔，由鄂撫升任……」

侯大姑冷笑一聲道：「官府中事，與武林何關？」

「有關！」駱祥雲朗聲笑道：「如今宮廷爭儲奪嫡與武林恩怨無不息息相關，各省大吏與各皇子暗相勾結，蓄養死士，彼此仇殺不已與武林黑白兩道同出一氣，此事武林中人衆所周知，不用贅述，但鄂督密摺云聖上察而不問，任令皇子勾結封疆大吏，收買江湖盜匪，仇殺不止，勢將動搖國本，割據流寇之禍當不在遠，儲位東宮乃聖上私事，望聖上嚴加管束，不得任意離京，萬民幸甚……」說着又朗笑一聲道：「奏摺萬言，辭文並茂，當今不禁動容，待閱至湖廣制台暗遣四十九名江洋大盜夜刦撫署時不禁大爲震怒，遣出鐵衙士廿四人奉旨召各皇子回京……」

侯大姑淡淡一笑道：「老身尚聽不出與武林何關？」

忽聞室內一聲格格嬌笑道：「大姑就是這等古怪性情，駱少主千里迢迢遠來不易，怎麼不假人顏色，拒人千里之外。」說時，室內翩翩走出一個艷光照人少女，笑靨如花道：「駱少當家別來無恙？」

駱祥雲躬身抱拳道：「君山一別，倏忽三易寒暑，姑娘可好。」

少女道：「彼此至交，無庸俗套，少山主語意未竟，我洗耳恭聽就是。」

駱祥雲道：「好說，各皇子若應召回京，江湖中必由明爭一變而爲暗鬥，愈演愈烈，如火如荼。」

侯大姑冷笑道：「駱少主似未免杞人憂天。」

駱祥雲正色道：「有各皇子置身江湖，武林諸大門派有所顧忌，杜門自掃，如不出在下所料，不久江湖中必將掀起一場腥風血雨，貴谷定首當其衝。」

少女柳眉微微一掀，靨綻花朶般笑容道：「此話何說？」

駱祥雲道：「實不相瞞，在下方才來時，無意窺見蛇神滕鳳及千手鬼王等羣邪聚商在江邊一艘無人漁舟上，意欲尋仇貴谷，」說着，目光望了天色，接道：「不出午時，千手鬼王必該來此！」

少女聞言心神一震，望了望侯大姑一眼。

侯大姑冷冷笑道：「落魂谷與千手鬼王毫無怨隙，他怎可興無名之師，駱少主危言聳聽居心何在？」

駱祥雲聞言濃眉猛剔，怒光逼射道：「江湖盛傳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慘遭毒害乃貴谷主使所爲，其中牽連至廣，不僅限落魂谷一派，千手鬼王爲避免株連計，尋仇貴谷用意顯而易見，洞庭君山與落魂谷唇齒相依，聞訊之下，在下自應示警，聽信與否，端憑姑娘了。」說着一抱拳，立即轉身離去。

少女見狀忙道：「駱少主留步，承蒙示警，感恩不淺，侯大姑就是如此性情，剛愎自用，目無餘子，多年來……」

侯大姑怒叱道：「姑娘也來褒貶老身麼？」

少女嫵媚嬌笑道：「大姑的短處還怕人說麼？」

侯大姑一臉悻悻之色，緩緩轉身走入房中。

少女向駱祥雲道：「駱少主如不嫌偪促，請入內敍話，家父途中如無羈延，午刻之前必然趕回。」

駱祥雲道：「姑娘不早作佈置麼？」

少女笑道：「侯大姑此刻已作了安排，她除了性情不好外，一身武功內外兼修，爐火純青，才智又高，比起家父並不稍遜，諒不用小妹操心勞神。」

駱祥雲隨着少女步入室內，四個帶刀黑衣大漢立時快步奔出院外。

這情景凌雲天鄒雷二人看得眞切無遺，凌雲天低聲道：「依在下看來，石誠生死未卜定與落魂谷主皇甫天彪有關，爲何他們尚不向你伸手，其中不無蹊蹺。」

鄒雷目露驚容道：「賢弟確知與皇甫天彪有關麼？」

凌雲天還未答言，只見對面廂房閃出兩條黑影疾掠而至，一落在門外，兩條身影猛然定住。

突聞隣室侯大姑冷聲喝道：「回來！這兩人無關緊要，大敵當前，緊守巽宮方位。」

一雙人影疾掠而去。

院中沉寂似水，僅聞風掃落葉瑟瑟作聲。

午時方過，牆外忽傳來一縷極輕微笛音，笛聲淒清陰森，令人戰慄胆寒。

只見三條血紅兒臂粗細怪蛇蜿蜒由牆根穿出草叢，疾行如風射往隣室，一近窗前，紅信伸縮如雲，突然彈起，奔矢一般射向窗內。

隣室忽然起一聲冷笑，叭噠大響，三條蛇屍擲出窗外墜地。

室門呀地大開，魚貫走出洞庭君山少主駱祥雲，手持精鋼拐杖，侯大姑及艷光照人白衣少女。

侯大姑眼中逼泛殺機，拐杖一挑，三條蛇屍直飛牆外而去，冷笑道：「滕鳳，你驅這無名之物送死則甚？」

一聲嗾嗾刺耳怪笑由牆外騰起，冒起五條黑影，疾逾飄風落在院中。

蛇神滕鳳臉上泛起一絲陰險的笑容，道：「侯大嫂，咱們多年不見，風聞大嫂潛跡落魂谷中，滕某信疑參半，今日一見果然是實。」

侯大姑冷冷答道：「老身託身落魂谷與你滕鳳何干？」

滕鳳陰陰一笑道：「誠與滕某風馬牛無關，但滕某此來是受人之託，當忠人所事。」

侯大姑厲聲問道：「可是那千手鬼王麼？」

滕鳳道：「大嫂妳猜錯了，難道妳忘懷了當年共事，仙靈潭漏網之魚……」

侯大姑不禁面色大變。

白衣少女星眸中泛出詫異神光，道：「侯大姑，仙靈潭在何處？」

顯然少女涉世未深，昔年武林公案全茫然不知。

侯大姑蕭蕭白髮根根豎立，神色猙獰，厲喝道：「那人現在何處？」

滕鳳道：「大嫂隨我一往，此去大約十里遠近，滕某受他之託要面見大嫂。」

少女笑靨如花道：「侯大姑，妳願意去麼？」

侯大姑寒着一張臉，鳩頭鐵拐疾捲而出，杖影如山，挾着銳嘯勁風罩襲滕鳳而去。

滕鳳疾掠身形，飄出丈外，嗾嗾怪笑道：「侯大嫂，你心辣手黑一點未改，縱然滕鳳死在你的鳩頭拐杖之下，也無濟於事，那人陰狠辣毒比大嫂猶有過之，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大嫂應忖明利害。」

白衣女笑道：「是眞的麼？那麼我隨你一往如何？」嬌軀緩緩逼向滕鳳而去，眼神如挾霜利刄凝視着滕鳳。

隨着滕鳳而來的四黑衣人突然大喝，雙掌齊揚，打出一片飛芒毒彈，攻向白衣少女及駱祥雲二人。

滕鳳突哈哈大笑，袍袖一振，體內飛出千百條青色毒蛇，身逾奔電，兩手齊出，迅奧絕倫抓向侯大姑。

白衣少女格格發出一聲嬌笑，白色羅衣無風飈起，疾如芒雨毒彈頓時虛空望回飛去。

四黑衣人不禁大驚失色，猛感一股綿軟罡勁撞胸口，只覺心脈巨震，眼前一黑，不由慘嗥出口，身形反飛撞在牆上，飛芒毒彈蝟集於體。

只見連珠炸音聲響，濃焰瀰漫，四人被炸成血雨骨粉慘死。

那滕鳳出手奇奧，夾着數十條青竹毒蛇襲向侯大姑，右手五指已抓在鳩頭拐杖上，左手二指一招「二龍取水」，疾剜雙目。

侯大姑變生猝然，呆得一呆，指鋒堪距眼前五寸，數條青竹毒蛇已噬在她那腕臂胸腹等處，眼看就要喪生在滕鳳之手。

十數條青竹毒蛇噬中侯大姑腕臂腿股等處，滕鳳五指箕張，一把抓在鳩首拐杖，獰笑道：「大嫂……」

言猶未了，不由臉色大變，只覺杖身傳出一股奇猛的罡力，震得虎口欲裂，幾乎把持不住。

突然，青竹毒蛇呱的兒啼，反飛而出，噬向蛇神滕鳳。

滕鳳不禁大驚，鬆開五指，側縱而起，疾逾鬼魅落在牆頭上，冷笑道：「不料大嫂別來功力精進大異往昔，但大嫂不見此人恐後悔莫及。」十數條青竹蛇全鑽入袖管中。

白衣少女格格嬌笑道：「眞的麼？」右手一揚道：「何不留下說明此人姓名來歷。」一股暗勁送出。

滕鳳嗾嗾大笑，身形沉落牆外疾杳。

白衣少女一怔，笑向侯大姑道：「滕鳳所言那人是誰？」

侯大姑寒着一張臉答道：「老身也不知，當年共事之人均隱蔽本來面目，互不相識……」

白衣少女道：「既然互不相識，滕鳳緣何知道大姑參與其事？」

侯大姑苦笑道：「積習難改，欲蓋彌彰，老身與滕鳳均是武功怪異，呼蛇驅鬼，即是隱蔽面目，也不難察知。」

白衣少女怔得一怔道：「大姑你還會驅鬼麼？」

侯大姑老臉一紅，苦笑道：「旁門小術，老身已立誓再不施展。」

白衣少女露出如花笑容道：「幾時有暇，我還要請大姑一試，藉增見識哩！」

侯大姑似無限隱憂，長嘆一聲，蕭蕭白髮隨風飄拂，面上皺紋千疊，這一霎那間，生似又老了十年。

白衣少女星目轉注駱祥雲道：「那千手鬼王何以不曾偕同滕鳳前來？」

駱祥雲略一沉吟，說道：「千手鬼王人最自負，自命一派宗師，他知令尊不在，故避登門欺人之嫌，若他與姑娘正面爲敵，勝之不武，不勝徒貽笑柄，反助姑娘成名。」說着望了四具屍體一眼，接道：「姑娘武學已臻化境，千手鬼王應知難而退。」

白衣少女嫵媚一笑道：「過承謬獎，愧不敢當。」

忽見前院疾奔入來一個帶刀大漢，朝駱祥雲躬身禀道：「蒙山五鼠指名索戰，意欲報那師弟之仇！」

駱祥雲濃眉一剔，冷笑道：「五鼠不尋我，我也要尋他，人在何處。」

「現在店外，約請少寨主江濱一較高下。」

白衣少女道：「何不就在此處，風聞駱少主武功卓絕，亦可大增眼界。」

黑衣大漢道：「五鼠說寃有頭，債有

主，不想與貴谷結怨樹敵。」

白衣少女笑道：「我落魂谷決置身局外就是。」

駱祥雲笑道：「在下武功拙劣，不堪寓目。」說着望了望黑衣大漢一眼。

大漢知駱祥雲心意，轉身匆匆奔出。

須臾，只見五個身穿簇新藍緞勁裝漢子魚貫走入，面目森沉，望着白衣少女抱抱拳笑道：「皇甫姑娘一諾千金，不勝感激。」

白衣少女嫣然微笑道：「我落魂谷素重言諾，五位儘管放心。」

一個瘦小漢子轉身霍地拔出鋼刀，獰笑道：「駱祥雲，我拜弟龐彪與你無宿仇大怨，爲何殺他滿門大小，鷄犬不留，肓道是血債血還，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駱祥雲淡淡一笑道：「沒有什麼話與你嘮叨。」說時左手迅如電光石火抓出。

瘦小漢子早自蓄勢動手，却料不到駱祥雲出手奇快，忙鋼刀一封「潑雪捲雲」揮出，怎奈粟米之差，只覺腕脈一緊，巳爲駱祥雲五指扣住。

顯然駱祥雲存心顯露博美人芳心，右腕一擰，但聞咔嚓微響，一條右臂生生被擰折。

那瘦小漢子怪嘷甫出口際，駱祥雲右手巳挽出肩頭長劍，寒光電奔，一抹飛虹切斷脖子，左腿踢在小腹上，仰屍倒地，項上噴血如雨。

其他四鼠不禁大驚，暴喝出聲，兵刄未出，駱祥雲劍虹巳自捲體而過，屍分兩截，鮮血成渠。

凌雲天在門隙中窺視得極爲清晰，暗道：「此人怎地出手如此狠辣。」

只見白衣少女微笑道：「少寨主果然名不虛傳，難怪名震三湘。」

駱祥雲道：「螢末之光，怎比皓月，姑娘謬奬了。」語意雖是謙和，虎目却泛過一抹冷傲神光。

白衣少女嫵媚一笑，道：「蒙山五鼠雖自不量力，但身後似有所恃，藉尋仇意在探知我等潛跡連陞客棧目的何在，却不料會慘死在駱少主劍下。」

駱祥雲不禁一怔，道：「姑娘素有料事如神之能，才智絕高，五鼠身後還有何人，望請賜告。」

白衣少女幽幽發出一聲曼妙嘆息：「家父自蒙受不白之寃後，那嫁禍江東之人一直隱藏幕後，使家父無法洗濯，委實心機狠辣，數月奔波竟未獲知一絲端倪。」

駱祥雲面現愧疚之容道：「在下未曾料到，只須留下五鼠性命，實可逼出那罪魁禍首。」

白衣少女微微搖搖螓首，嬌笑道：「五鼠亦不知，我料五鼠必受獨行靈宮酈宗祺慫慂而來。」

「那是說酈宗祺是唯一知道誣害令尊之人了。」

「也許。」白衣少女點點頭，道：「未必酈宗祺就是殺害鐵面崑崙范澄平的帮兇。」

凌雲天聞言不由一呆，暗道：「江湖上委實雲詭波譎，倘此女所言是實，我亦爲酈宗祺所愚。」

他懷疑的未嘗沒有道理，因爲酈宗祺迄未露面，糾合武林正派高手向落魂谷主皇甫天彪尋仇，酈宗祺乃唯一當場目擊之人，爲何不將眞相揭破，伸張正義，這一點令他狐疑不解，饒是凌雲天絕世聰明，難以判斷酈宗祺之言是眞是假。

只見駱祥雲目露欽佩之色，點頭不絕道：「姑娘智慧，人所難及，在下也有同感。」此話雖有阿諛氣味，却也不自貶身價，可見駱祥雲亦是一個心機深沉，難惹難纏的江湖後起之秀。

白衣少女嫵媚一笑道：「看來千手鬼王及酈宗祺蛇神滕鳳等必然心有顧忌，不敢貿然前來侵擾。」說着嬌軀微轉，剪水雙瞳注視在凌雲天居室，羅衣飄飄走去。

此刻，凌雲天鄒雷及假冒千面神儒石誠三人各踞一方，伏案大嚼，推杯撫盞，低聲談笑。

只聽門外傳來三聲清脆掌音，假千面神儒石誠如受電擊，身形哆嗦霍地立起離座，疾步走前拉開房門，發現白衣少女巳立在門外，躬身道：「姑娘有何吩咐？」

少女目光如挾冷電，說道：「這兩人巳中酒毒昏倒過去麼？」

「未曾！」

少女不禁一怔，道：「却是爲何？」

假千面神儒石誠目露驚恐之色道：「酒中是否下了迷魂藥粉，因屬下事先巳服藥故而不知，何況此兩人並非石誠所言要趕來會晤的人，顯然我等巳受石誠老賊之愚。」

白衣少女不禁面色大變，院外忽疾逾飛鳥般掠入一個獨目老叟，立即沉聲道：「荀香主，石誠何在？」

獨目老叟道：「此乃巴戟之過，屬下趕來亦是須稟明姑娘，屬下耳聞七皇子一名爪牙醉後洩露口風，說是石誠改名幸華秋，潛隱江夏廣置田莊巳成富紳，七殿下巳密調多高手趕來，定在三日後襲莊擒捕，屬下一聞此言，知石誠老賊與谷主昔年結有過節，而且谷主嘗言目下武林亂象概由爲人移禍江東而起，此人擅於易容無法分辨眞假，除了千面神儒外並無他人。」

少女沉聲道：「這些我都知道，荀香主說全是巴戟之過作可解釋。」

獨自老叟目露驚懼之色道：「屬下率衆趕去幸華秋莊上，由屬下與巴戟進入，發現幸莊並無濃重江湖氣氛，與常有村寨莊堡防守無異，護院武師僅略知莊稼把式而巳，不禁動疑，逕往幸華秋所居……」

「幸華秋如何？」

「幸華秋正與西席先生飲酒談心，巴戟認爲幸華秋就是石誠，迅疾出手將幸華秋制住，幸華秋雖受制却倔強冷笑。

「巴戟大聲喝道：『尊駕是否千面神儒石誠，如不說實話，可別怨巴某心辣手黑……』

「當時幸華秋答道：『正是石某，兩位是否圖財而來，金銀本是身外物，兩位朋友不妨明言，石某並非吝嗇之輩。』」

少女星眸泛出驚詫之色道：「幸華秋是石誠無疑了。」

獨目老叟搖搖首，嘆息道：「不是，幸華秋實是手無縛鷄之力的豪紳，但心機過人，因巴戟貿然出手，幸華秋心知倔強無用，好漢不吃眼前虧，隨口應是，却裝得極像，巧言如簧，危詞聳聽，屬下與巴戟不禁墜入彀中……」

白衣少女輕笑一聲，雖笑靨如花，却星眸中泛出一抹殺機。

獨目老叟聞得笑聲，不禁臉如死灰。

凌雲天室內窺見，心中暗道：「看來，此女似乎威權巨大，在落魂谷中賦於生殺大權，不然堂堂一名香主何以會如此懼怕。」

只聽白衣少女道：「那麼荀香主居然信以爲眞，以你老於江湖，見識心機俱高，倚畀之重，何以受愚若此？」

獨目老叟見少女口氣和緩，不禁如釋重負，暗中長吁了一口氣：「巴戟當時喝道：『看來，江湖上最近發生甚多謎樣公案，你必然參預其內知情了。』

「幸華秋答道：『不錯，石某受命於人，無可奈何。』

「『受命於誰？』

「『重重節制，石某亦不知，但石某午後須前往江陵連陞客棧內相候兩人，此兩人丁胡二姓，無役不與，武功奇絕，但他們亦受制於無名主者。』幸華秋苦笑又道：『二位以生死脅迫石某，似問道於盲，無補於事，倘或不信，石某當偕同二位去連陞客棧一行。』

「幸華秋言之鑿鑿，不由得屬下不信，但屬下爲防途中有變，是以屬下命童彪扮作石誠模樣，飛鴿傳訊知稟谷主，不幸鑄成大錯。」

白衣少女又問道：「現在石誠人在何處？」

獨目老叟面現惶恐之色道：「屬下傳訊就留在幸莊，繼續迫供幸華秋，但他堅謂待我等擒住丁胡二人，當面對質，才知眞情，目前他無論說得如何眞誠，亦難蒙屬下見信，是以守口如瓶，直至昨晚，巴戟惱怒幸華秋倔强，施展陰手逼穴迫使幸華秋繼續供出內情，那知幸華秋不擅武功，禁受不住，口吐鮮血而死，事後屬下查知幸華秋並非千面神儒石誠，屬下故此匆匆趕來。」

白衣少女冷笑道：「荀香主獲罪，待谷主返回再說，童彪，你去喚房內兩位朋友出來敍話。」

忽聞室內傳出冷笑道：「落魂谷朋友，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辦你的事，我住我的店，各不相涉，恃勢凌人，恕在下不吃這套。」

駱祥雲聞言濃眉一剔，快步超越白衣少女之前，冷笑出聲道：「朋友敢是吃了熊心豹胆不成？」

話未了，凌雲天鄒雷並肩走出室外。

凌雲天冷冷一笑，向駱祥雲道：「你我曾有過節否？」

駱祥雲不禁一怔，道：「沒有……」

凌雲天咄咄逼人，緊緊接着問道：「那麼我等住店，與尊駕何干？無事生非，狐假虎威，哼，此處並非洞庭三湘，由不得尊駕橫行無忌。」

駱祥雲聞言不禁爲之氣結，他幾曾在衆目睽睽之下受此奚落，何況又在心上人之前，怒火如沸，冲激心頭，目中逼吐殺機。

但他巳悟出兩人並非易與之輩，厲聲喝道：「朋友，就憑着你出言無禮，巳犯駱某大忌。」

凌雲天哈哈笑道：「彼此，彼此，駱朋友盛氣凌人，無事生非，亦犯了在下大忌。」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看來兩位非動手不可了。」

凌雲天道：「只要駱朋友俯首認罪，當衆向在下賠個不是，在下看在初犯無知份上，饒你不死。」

駱祥雲聞言大怒，兩指駢戟虛空一圈飛點而出，這一式「分雲射日」，神奇無比，而且威力絕倫，指力劃空帶出一片悸人銳嘯。

白衣少女秀眉一皺，似不懌駱祥雲出手過於狠辣，但碍於情面，心雖不以爲然，却難予啓齒。

凌雲天冷笑出聲，身形一側，右臂迅逾電光石火伸出，五指斜扣駱祥雲腕脈要穴。

兩人出招俱迅快絕倫，行家出手便知有無，駱祥雲不禁倒吸了一口氣，身形一翻，迅疾攻出三招兩腿。

要知凌雲天幼受佛門奇人百非大師敎誨，一身武學巳臻化境，即使未習軒轅經曠絕奇學，亦較駱祥雲技高一籌。

高手過招，毫釐之差，勝負立判，凌雲天亦是快打猛攻，出手襲擊都是意想不到的部位。

約莫一盞茶時，駱祥雲被迫處下風，連連逼得倒退，防多攻少，險象叢生。

白衣少女似瞧出凌雲天武功高出駱祥雲太多，嬌叱道：「住手！」

凌雲天忽手腕一翻，神奇絕倫一把扣在駱祥雲「曲池」穴上，五爪宛如鋼鈎，深嵌入骨，駱祥雲只覺痛徹心脾，忍不住悶哼一聲，汗出如雨。

白衣少女面色一變，叱道：「撤手。」玉掌一揮，向凌雲天右臂截去。

凌雲天右臂一帶，將駱祥雲身軀迎着少女掌勢推去，部位時間拿捏得極準。

少女猝不及防，掌指只差半寸就擊實在駱祥雲身上，如不及時撤掌，駱祥雲必喪生自己掌下，身形疾轉，右臂硬生生撤了回去。

凌雲天向鄒雷沉聲道：「此人心狠手辣，在店中連喪四命，江陵府治不能視若無睹，請持在下拜帖通知江陵知府，速將駱祥雲處決。」

駱祥雲聞言駭然變色，厲聲道：「尊駕莫非是宮廷皇子。」

凌雲天冷笑道：「駱朋友猜得太離譜了點，在下如是皇子，朋友此刻巳喪命，焉能活到現在。」

白衣少女皺眉道：「閣下可否賜告來歷。」

凌雲天哈哈朗笑道：「在下與貴谷互不相涉，各行其事，駱祥雲在府治重地，傷人致死，可算胆大妄爲之極，如不從嚴治罪，則國紀王法何在？」

白衣少女冷湛目光望了凌雲天一眼，道：「閣下之言極是，但駱祥雲殺害的都是盜匪凶邪，並非善良百姓，既然閣下亦是武林人物，何妨依江湖規矩……」

凌雲天說道：「姑娘可是要與他講情麼？」

少女道：「閣下應允了麼？」

凌雲天五指一緊，五縷寄寒罡勁循穴攻入，駱祥雲只覺血凝髓凍，穴道滯結，

禁不住臉如死灰，目露怨毒之色，道：「朋友好狠毒的手法，駱某倘能不死，此仇必報。」

只聽凌雲天含笑道：「皇甫姑娘講情饒你不死，但需薄懲以儆效尤。」

白衣少女目光銳利，不禁芳心一顫，說道：「閣下是否廢除了駱少寨主一身武功?」

凌雲天冷冷答道：「僅略施懲罰，三年內不得妄用眞力，速回洞庭君山，痛省前非，勸告令尊，不得捲入是非江湖中。」說着五指鬆開穴道。

駱祥雲退了一步，黯然目注少女笑道：「姑娘之情，容圖後報，在下拜別了。」弦外之音，不無怨懟。

只見駱祥雲慢慢走向院外，神情異常蕭索。

鄒雷忽道：「此人心懷怨毒，把落魂谷也恨上了。」

白衣少女冷笑道：「諒他也不敢。」

凌雲天笑道：「姑娘妳未瞧出駱祥雲對妳愛慕之深麼?爲了落魂谷不惜挺身樹敵，意欲博取姑娘芳心，那知姑娘竟見危袖手，無動於衷，怎麼不由愛生恨?」

白衣少女聞言不由霞生雙靨，正欲啓齒，突見蕭蕭白髮侯大姑執杖掠身而出，向凌雲天大喝道：「你故作危言，想藉此獲取晉身之階，心懷叵測……」

言猶未了，一條嬌小身形由牆外疾若翩鴻掠入。

凌雲天認明來人，正是青霞山莊魏紅綃，不禁暗暗一呆，忙以目示意。

白衣少女似與魏紅綃夙識，嫣然笑道：「紅綃姐姐，你也涉身江湖了麼?盟誓猶在，豈非違背初衷?」

魏紅綃響起銀鈴一串嬌笑，蓮步生姿，走在白衣少女身前低聲耳語。

白衣少女面色微變，道：「寶莊總管程青山竟生叛異，甘作鷹犬，令人不勝慨嘆。」

魏紅綃忽向侯大姑道：「老前輩，你無故樹敵則甚，須知……」

凌雲天突朗聲大笑，道：「雷兄，落魂谷不是什麼好相識，咱們走吧!」說至此處，兩人身形穿空飛起，轉眼已杳失牆外。

魏紅綃不由芳心大驚，雙肩微晃，凌空飛撲追出，一飄落至牆外，只見大街上，人如流水馬如龍，那有凌雲天及鄒雷身影，不由泛上一種無名悵惘，說不出是愛是怨，只覺鼻中一酸，星眸中淚光瑩然欲滴。

身後忽聞白衣少女甜脆語聲道：「紅綃姐姐，妳與此二人相識麼?」

魏紅綃轉面凄然，說道：「非但相識，而且承他倆相助解救一莊殺身大難，不然我已身化異物，豈能與嫻妹相見。」

白衣少女已察覺魏紅綃神色有異，詫道：「姐姐爲何哭了，不是小妹妹說你受人點滴，當報湧泉，何必委身暗許。」

魏紅綃頓足嘆道：「嫻妹你不知眞情……」牽着白衣少女掠入棧內。

白衣少女雖然起疑，但男女之事異常微妙，非可以常理衡度，只覺凌雲天與魏紅綃間不大相稱，却礙難啓齒。

忽見一個麻面老者走來，躬身稟道：「啓稟姑娘，谷主現在靈霄觀相候。」

白衣少女轉眸回望魏紅綃道：「紅綃姐姐，可願與小妹同往?途中亦可暢敍離情。」

魏紅綃本爲追趕凌雲天而來，如今凌雲天絕裾不辭而別，滿懷幽怨，那有甚心情與皇甫嫻偕往，正待啓齒推拒，突聞凌雲天蟻語傳聲道：「魏姑娘，不妨應允同往，在下血海大仇可在落魂谷中探出。」

她聞聲不禁暗喜，答道：「也好，皇甫伯父多年不見，正欲拜見。」

白衣少女嫣然微笑，回目望了侯大姑一眼，與魏紅綃並肩走向店外而去。

× × ×

靈霄觀距江陵北郊卅里，在官道上左望一片凋林，隱隱可見紅牆綠瓦，飛簷崇閎。

日薄崦嵫，官道上黃塵漫漫，凋葉斷枝逐空飛舞，倦鳥繞林悲鳴，觀外景物蕭瑟凄涼。

皇甫嫻魏紅綃率着落魂谷十數高手離了官道投入凋林，遠遠望去，只見靈霄觀外寂靜如水，驀地，皇甫嫻轉面向麻面老者喝道：「爲何觀外並無伏樁?」

麻面老者答道：「靈霄觀中僅谷主一人。」

「其餘人哩?」

「谷主行事莫測，凡事不得預聞，恕屬下不知。」

白衣少女疑慮頓釋，向靈霄觀中走過去。

三清大殿內香烟繚繞，燭火通明，皇甫嫻疾逾飛鳥掠入大殿內，嬌聲喚道：「爹。」

只聽殿內起了一個森冷語聲道：「皇甫姑娘，稍安勿躁，令尊片刻即至，有屈姑娘在此稍候。」

語聲寒冷徹骨，入耳毛骨聳立。

皇甫嫻心中微懍，循聲抬面望去，只見一個蒙面黑衣人端坐在神龕下，目中神光炯炯如電，懾人心神。

這時，魏紅綃侯大姑已率衆步入，侯大姑鳩杖一揚，疾點麻面老者脅下，身如離弦之弩向蒙面人撲去，杖起風雷，勢如千鈞，凌頭捲下。

蒙面人冷笑一聲，右掌輕輕望外一揚，喝道：「回去。」

侯大姑突被震得往回飛去，強似千斤墜法，沉樁落地，面如噀血，頭上蕭蕭白髮無風自揚。

蒙面人陰惻惻一笑道：「皇甫姑娘，望能約束手下不可妄動，老朽亟欲與姑娘一敍。」

皇甫嫻叱道：「我父何在?」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不久自可相見，老朽誘姑娘來此並非惡意，使姑娘逃除一步殺身大難。」

皇甫嫻冷冷道：「閣下既是武林高人，爲何不敢以本來面目相見?」

蒙面人道：「就憑老朽這身裝束不言而知，姑娘還用問麼?」

皇甫嫻聞言不禁一呆，心神猛凜，道：「那麼閣下是否骷髏帮主?」

蒙面人微微一笑道：「姑娘睿智卓絕，傳言不虛，但老朽確在骷髏帮中，並非帮主本人。」

皇甫嫻嫣然微笑道：「閣下說我落魂谷有殺身之禍是何所指?」

蒙面人答道：「此刻落魂谷強敵已相繼趕來，須臾即至，風聞姑娘才華武功得自異人所投，猶強過令尊，老朽似有杞人憂天之嫌，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老朽欲有所求，不得不先告預聞。」

皇甫嫻冷冷答道：「盛情心感，但我猶未能深信。」

驀聞觀外隨風傳來一聲刺耳長嘯，大殿中燭火全部熄滅，只聽蒙面人道：「老朽暫袖手旁觀，皇甫姑娘才華足資弭禍於無形。」

皇甫嫻右手一擺，率衆人退出三清大殿。

寒月迷茫，映着觀外疏林，宛如鬼影倒立，牙爪森森，增添了恐怖氣氛。

嘯聲又起，隨風散播夜空，梟梟不絕於耳。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頓告寂滅，僅濤音稷稷，只聞侯大姑厲喝，問道：「什麼人?」

但見魅影疾閃，十數條身影紛紛疾閃而出，只聞一人森冷語聲道：「侯翠英，幾時你投在落魂谷門下。」

侯大姑認明來人是千手鬼王，不禁心神一震，答道：「這是我老婆子私人之事，不勞動問。」

千手鬼王哈哈大笑，道：「好!老朽不問就是，煩勞通稟，就說老朽來求見谷主。」

侯翠英道：「谷主不在。」

千手鬼王略一沉吟道：「那麼老朽與你們姑娘談談如何?」

侯翠英道：「姑娘從不與武林人物交往，閣下有什麼事老婆子可以轉致。」

千手鬼王面色一變，冷冷道：「侯翠英，休在老朽面前狐假虎威，你不過是避禍棲身落魂谷，恐東窗事發，老朽一定要見姑娘。」

侯翠英不禁老臉通紅，獰笑道：「當年仙靈潭之事，你也有份。」

千手鬼王哈哈大笑，說道：「老朽承認昔年亦曾參預，但未出手，故而無畏無懼。」

侯翠英冷笑道：「你別推得一乾二淨，昔年之事參隨之人均無法脫嫌，有誰目擊，可爲你作證。」

千手鬼王面色一沉，道：「侯翠英，你認爲仙靈潭的一雙神仙美眷已屍骨成灰了麼?哼!未必!他們諒還活在人間，老朽雖然心辣手黑，但盲從爲惡決不屑一爲，至於妳麼?老朽暗中却瞧得眞切!」

言猶未了，侯大姑忽鳩頭鐵杖一式風捲殘雲揮去，左掌隨着劈出一片山湧罡力，身影如鷹撲去，勢如泰山壓頂，天崩地裂，威勢駭人。

千手鬼王忙雙掌一推，身形似陀螺疾轉，五指飛攫鳩首鐵拐而去。

只聞轟地一聲巨震，勁風四溢，漩起落葉黃塵，漫空飛湧。

千手鬼王五指攫着拐梢，身形急劇搖撼，雙足已陷下三寸，目中威稜逼射。

侯大姑自空中撲下，挾雷霆萬鈞之勢，欲將千手鬼王一擊斃命，怎奈事與願違，只覺一股奇猛罡力迎來，胸前一陣刺痛，虎口巨震欲裂，鳩首鐵拐已爲千手鬼王扣住，心知如不撤手，必然重傷當場，忙鬆拐藉推來罡力飄起三丈高下，「雲裏翻身」斜瀉站落地上，耳鳴心跳，氣血逆翻不止。

千手鬼王冷森森一笑道：「難得!難得!你潛身落魂谷武功非但不曾擱下，而且精進異常，老朽不勝欽佩，但心辣手黑却一如往昔，如非老朽，難免在你拐下亡身。」說着身形一步一步向侯大姑身前逼去。

忽聞靈霄觀內飄出甜婉柔媚語聲道：「老前輩手下留情，是要見我麼?」

千手鬼王身形倏止，目中泛出一抹奇異神光，淡淡一笑道：「皇甫姑娘請出，老朽有幾句話託姑娘轉致令尊。」

只見靈霄觀內走出一面蒙白紗羅衫似雪少女，蟾輝映射下彷彿甚美。

少女蓮步婀娜走在侯大姑之前，掌心托着一粒墨綠色藥丸，說道：「大姑請服下。」

侯大姑接過謝了一聲道：「千手鬼王詭計多端，小姐要小心了。」

白衣少女道：「我知道，速運功調息。」雙臂微晃，身形疾逾奔電落在千手鬼王之前，柔聲道：「老前輩找家父爲了何事?」

「血影魔經!」

白衣少女訝異詫道：「血影魔經關家父何事?」

千手鬼王冷笑道：「姑娘年幼，不知昔年往事，令尊邇來奔波江湖，形踪飄忽，無非是追查獨龍叟及血影魔經踪跡。」

白衣少女道：「盛傳獨龍叟持有一隻玉匣，匣內莫非就是血影魔經麼?」

「獨龍叟匣中之物，並非血影魔經，而是一本武林秘笈，任得其一，便可霸尊武林。」

白衣少女道：「此事恕晚輩並未耳聞家父提及，晚輩說句不中聽的話，老前輩似有登門欺人之嫌。」

千手鬼王怒道：「老朽倘有此念，姑娘豈能安然離開江陵，實不相瞞，眼前只有令尊獲取血影魔經藏處圖形，可惜令尊並未悟出，意欲相勸借與老朽一瞧，或可參悟藏處蘊秘。」

白衣少女格格嬌笑道：「老前輩怎有如此一廂情願的想法?」

千手鬼王道：「姑娘，你不知令尊有性命之憂麼?」

白衣少女不禁一怔，道：「老前輩請道其詳。」

千手鬼王道：「如今這一風聲傳開，武林高手無一不在尋覓令尊行踪，據老朽所知，宮庭皇子亟欲覓獲血影魔經，大內爪牙紛紛遣離燕京，偵騎四出，天下雖大，恐亦無令尊容身之處。」

白衣少女暗道：「看來此言並非空穴來風，現在觀內骷髏帮蒙面人莫非亦有所圖謀。」當下沉吟未答。

忽風送蒙面人蟻音傳聲道：「姑娘聰穎明智，千手鬼王是否好相識，不容老朽褒貶。」

白衣少女心中一動，嬌笑道：「承蒙老前輩示警，俟家父轉返必當稟明，容後圖謝。」

（未完・十）

十君子傳奇故事

恩怨難分明　父仇何時報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風離開「天下武林店」，剛將雷嘯天遣走，忽見有人來至，原來是醜天狗，醜天狗是目睹蕭秋風離店後，知道艾老人准備用歹毒暗器對付蕭秋風，故匆匆追踪而至，並把所知告訴蕭秋風，蕭秋風却要他去召集武林人在中秋節時在「雷家堡」相聚，醜天狗應命而去……在抓五爺的地室中，劍、刀、枴、鈎、抓、筆六絕和蕭秋風、艾曉梅圍坐一起，艾曉梅在敍述了被艾老人囚於鐵室的經過之後，衆人均皆驚疑，接着蕭秋風也道出自己不姓仇，也不叫如海，更說艾老人不姓艾，而是姓卜，是「十君子」中的第十位，「六絕」正要蕭秋風拿出證據，忽然艾老人適時出現，承認自己正是姓卜……

抓五爺沉思了剎那之後，說道：「主人……」

卜老丈凄然一笑，道：「現在之會，老夫將無半字虛假的言語，這是老夫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五弟若有所詢，可直稱一聲大哥足矣！」

抓五爺道：「如此請恕小弟斗胆相詢數事了！」

卜老丈道：「不必客氣！」

抓五爺道：「大哥當眞是『十君子』中的『卜』爺？」

卜老丈道：「不假！」

抓五爺道：「但是形貌不像！」

卜老丈道：「易容整形之技，乃老夫之一絕！」

抓五爺說道：「相傳『十君子』的功力……」

卜老丈接口道：「五弟，何不問些緊要的？」

抓五爺道：「仇……不，蕭老弟說，天齊並非大哥愛子……」

卜老丈道：「不錯，他的姓氏連我都不知道，我改姓爲『艾』是因爲已死的妻子娘家姓艾的原故！」

抓五爺突然道：「大哥在金陵總店，將姑娘關於鐵室內，是眞？」

卜老丈道：「眞的！」

抓五爺道：「何故？」

卜老丈一笑道：「祇不過是怕她洩露消息而已！」

抓五爺道：「今夜石湖畔之會，據說大哥必欲置蕭老弟於死地？」

卜老丈道：「嗯！先時確實是有此心意！」

抓五爺道：「如今呢？」

卜老丈看了蕭秋風一眼，道：「這件事我留在最後答覆。」

抓五爺頷首低吁出聲，其餘「五絕」，也不由人人歎息，他們沒有想到，一切果如蕭秋風所說的相同！

「六絕」業已無言可問，蕭秋風却道：「老丈，小可要發問了！」

卜老丈道：「說吧。」

蕭秋風道：「先父母可是死於老丈手中？」

卜老丈回答道：「令尊堂是中毒而死的……」

蕭秋風沉聲道：「請照實回答！」

卜老丈雙眉一皺，道：「蕭公子怎地如此沉不住氣，老夫話尚未完，何必着急，毒是老夫親手所下，但却不承認有殺令尊之意！」

蕭秋風冷哼一聲道：「暗中下毒，難道還是仁慈善心？」

卜老丈道：「老夫不敢担當這麼好的謬讚，但老夫下毒之時，沒有想到，令尊堂竟會中毒而亡！」

蕭秋風道：「小可生也太晚，除老丈外，還沒見過更厚顏無恥的人物！」

卜老丈竟然不惱，道：「蕭公子，老夫請問一事！」

蕭秋風道：「請講！」

卜老丈正色道：「這問題要不存成見答覆！」

蕭秋風說道：「小可答話由衷而出於誠！」

卜老丈道：「就以目下蕭公子功力而言，不論何等毒藥，吞服之後，要經過多久的時間，始能發覺？」

蕭秋風道：「服後立可發覺！」

卜老丈道：「以公子內功修爲而論，毒藥能否使公子喪命？」

蕭秋風道：「不能，但可使功力失去過半！」

卜老丈道：「令尊功力，較公子又如何？」

蕭秋風冷哼一聲道：「伍叔携小可潛逃前，先父已將一身眞力，以『透穴導引

』之術，輸於小可身上，功力已經失去多半！」

卜老丈道：「由公子這一番話，方始解開老夫十數年來，無法解開的啞謎，難怪蕭兄竟然中毒而死，唉！」

蕭秋風沉聲道：「老丈認爲，因此就能不負殺人之責了？」

卜老丈道：「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老夫念恨至今，公子又何必問老夫負不負此責呢？」

蕭秋風問道：「古大俠又是誰下的毒手？」

卜老丈道：「老夫！」

蕭秋風話聲轉快，問道：「而過大俠呢？」

卜老丈也答的極快，說道：「也是老夫！」

「展大俠呢？」

「自然也是老夫所殺！」

「我那伍叔父，雷叔父呢？」

「是我！是我！都是我！」

蕭秋風驀地悲嘯一聲道：「卜老賊，你可知道殺人償命？」

卜老丈一字字剛强的說道：「老夫等這個機會，已十幾年了！」

蕭秋風虎的站起，道：「很好，就在今夜解決，告辭！」

抓五爺、曉梅及其餘五絕，正要出聲攔阻，卜老丈却突然哈哈震聲狂笑起來，

蕭秋風劍眉一挑，道：「笑什麼？」

卜老丈道：「笑公子的氣量狹窄！」

蕭秋風道：「小可但願明日此時，你還能笑出聲來！」

卜老丈道：「公子要去何處？」

蕭秋風道：「不必多問，二更時分小可準到石湖就是！」

卜老丈道：「現在就走？」

蕭秋風道：「你還有事？」

卜老丈一指曉梅道：「她怎麼辦？」

蕭秋風一楞，曉梅適時抬起頭來，星眸閃射祈求、懇盼、無助的光芒，令人倍增憐惜之心！

但父母之仇，恩師之恨，使蕭秋風無法去懷，他猛地把脚一跺，以誠摯而剛毅的神色，對曉梅道：「小妹，仇恨已將妳我劃隔兩界，此生唯存倩影，今世恐難相聚，妳……妳……妳忘了我吧！」

話說完，驀地轉身，大步而行！

適時，耳邊傳來一聲卡簧輕響，燈影映出劍華，蕭秋風心頭猛地一顫，倏忽旋身而回！

卜老丈却比他還快，已探身出指，點中了曉梅的腕脈，一聲金鐵鳴響，曉梅寶劍脫手墜落地上！

蕭秋風和卜老丈，竟然同時喊出——

「妳怎麼這樣傻？」

曉梅猛一頓足道：「那個要你們攔着我自盡的！」

話祇管是這樣說，淚却已順頰流落！

卜老丈突然轉對蕭秋風道：「蕭秋風，你就忍心這樣對曉梅？」

蕭秋風咬咬牙，道：「情、恨、愛、仇，皆都是你成全的！」

卜老丈怒哼一聲，道：「我卜某和你有仇，有恨，與此女何干？」

蕭秋風指手道：「親仇未報，血恨未復，娶爾之女，我蕭秋風算個什麼東西？你姓卜的又是個什麼物件！」

卜老丈雙目陡射威稜，滿頭雪髮根根直立，道：「蕭秋風，老夫自進這地窖，可曾有一字不實？」

蕭秋風道：「沒有！」

卜老丈說道：「原來你也會說句良心話！」

蕭秋風正色道：「爾我之仇，雖深如東海，但論及他事，小可自當本諸心田而言，這是小可的爲人基本！」

卜老丈道：「那就好，現在你仔細聽着，老夫再說一遍！」

話鋒一頓，又對曉梅道：「丫頭，妳也仔細聽清，妳不是我的女兒，和天齊不是我的兒子一樣，老夫妻室早喪，從無兒女！」

蕭秋風道：「姓卜的，你打着什麼主意！」

卜老丈厲聲道：「住口，老夫既敢自承當年作爲，還不至於用那種卑鄙手段，你若再敢侮辱老夫，老夫……」

抓五爺接口對蕭秋風道：「蕭老弟，我大哥的話你應當相信！」

蕭秋風看了卜老丈一眼，道：「天齊是誰，我心中有數，你說曉梅並非爾女，空口難信，請說個能令小可心服的原因出來！」

卜老丈道：「此女是老『過』的掌上明珠，那時老夫正要向老過下手，偶見此女，心中一動……」

蕭秋風突然記起過萬乘說的話來，過家果然丟過一個女兒，難道……沉思間，已得主意，道：「你若能說出當年詳情，小可或能相信！」

卜老丈全身一抖，道：「當年在老過家門之外，見老過的兒子萬乘，和此女正在嬉戲，此女被萬乘打哭，萬乘獨自逃回家中……」

蕭秋風神色一變，對卜老丈一揖道：「仇是仇，恨是恨，事却歸事，有這樣一件往事，過萬乘曾經提過，像老丈說的一樣，因此小可已深信小妹非老丈之女了，故而一揖爲謝……」

話鋒一停，又道：「不過小可十分不解，老丈爲何說出實情？」

卜老丈在救下曉梅之後，始終站立未坐，如今頹然長歎一聲，無力的坐於椅上，疲憊的說道：「也許是因爲，老夫已無力再承担心上的重壓！」

曉梅瞪着一雙星眸，道：「爹……」

她無法接受這種突來的變化，更無法改變十數年來，對卜老丈習慣的稱呼，因此出口就喊了聲「爹」！

卜老丈却十分誠懇的說道：「曉梅，我說的都是眞情，妳姓『過』！」

曉梅看看卜老丈，再瞧瞧「六絕」，又看看蕭秋風，所有的人，也都木楞的盯着蕭秋風！

曉梅猶如置身夢中，她着實容納不下這心頭層層重壓，心神在極端震凜下，突然咯咯咯的傻笑起來！

衆人神色俱皆一變，曉梅却倏地指着卜老丈道：「你……你本是我爹，現在成了養父！我姓艾！又姓了卜，如今竟又成了姓過，姓過……咯咯……」

她柳眉一挑，接着又道：「你育我十多年，對我恩重如山！你殺了我親身爹爹，仇恨似海，我殺你，恩再難報，不殺你，此恨怎了……咯咯咯……」

她倏忽轉對蕭秋風，狂笑着，滿頭烏絲業已散亂披飛，笑聲比鬼還難聽，活似一具嬌艷殭屍鬼，喊道：「你……你知道我多愛你？你竟……竟也騙我……一會兒姓仇，一會兒姓蕭，蕭蕭凄風冷，冰梅透骨寒……咯咯咯……我的心好冷！好冷！咯咯咯……」

蕭秋風柔腸寸斷，英雄淚下，卜老老眼昏花，淚濕雪鬢，俯垂下頭，無言的深深自罰！

曉梅身形旋舞，人已接近瘋狂，似訴如泣的道：「人間可還有寸乾淨土？清白心？一定有！一定有！我要去找這寸乾淨土，好葬這顆清白心！」

她哭着，笑着，舞着，跑着……臉上神情，漸漸木然，卜老看出不對，霍地站起，才待出手救治曉梅，蕭秋風却已飛身而到，減淚抛流，出手點了曉梅的穴道，旁若無人的一臂橫掃，將桌上盞、壺掃落，將曉梅置於桌面，首將曉梅雙膝盤起，接着立於曉梅身後，以眞力代曉梅過穴推宮！

卜老丈認爲此時只要輕出一指，可立將蕭秋風眞氣截斷，蕭秋風則必腑臟氣血逆轉，功力盡失，吐血而亡！

但是卜老丈想歸想，並未動手，却低低對抓五爺道：「五弟，愚兄有幾句話，煩你轉告蕭秋風。」

抓五爺剛毅已極，老淚縱橫道：「主人，您就饒過他們吧！」

卜老丈搖頭揮手道：「五弟聽愚兄說完，曉梅眞氣浮動，已近失性瘋狂，愚兄本要親自助她，蕭秋風已先愚兄動手，愚兄甚慰！這種不惜耗盡本身眞元，代人推宮過穴的手法和功力，是極端危險的事，五弟要代其護法，莫讓他人驚擾！蕭秋風事完後，煩五弟轉告，說愚兄本來决心今夜置其於死地的，現下已改初念，今夜愚兄爽約了！」

抓五爺激動的深施一禮，道：「小弟感謝大哥！」

卜老丈掃了其餘五絕一眼，慨然說道：「古人曾說：一失足成千古恨，愚兄昔日一念之失，大錯鑄成，悔已無及，雖說尚未自食其果，却已淪入家破的慘境！你我兄弟相交半生，愚兄爲事所迫，不得不在此與諸賢弟告別，再見恐怕已是遙遙難期……」

「六絕」聽出話意，驚問道：「大哥要去那裏？」

卜老丈道：「愚兄已决定不再與蕭秋風等人爲仇，自然就該隱避，此去現無目的，反正不會再在江湖走動了！」

抓五爺道：「大哥，事情難道別無他法可想？」

卜老丈苦笑一聲，道：「五弟，殺父之仇，蕭、雷、古、過、展等晚輩，焉能不報？愚兄除了先一步殺人之外，就只有被殺，再叫愚兄以大錯而掩大錯，五弟，那永遠是錯，不會變成對的，愚兄也不能爲，但叫愚兄束手任彼等宰割，愚兄修養尚不到那種境地，因之除避之一途外，再無解决辦法了！」

劍大爺點着頭，似是自語的說道：「大哥說的對，只是太委屈大哥了！」

卜老丈凄然一歎道：「愚兄委屈什麼，怕只怕小輩的朋友們，還要天涯追索愚兄，不得愚兄而心不能安呢！」

抓五爺適時道：「大哥，店務和天齊，怎麼安排？」

卜老丈道：「愚兄這就回轉分店，留下諭令交聞文收妥，五弟此間事了，請去分店拆閱，當有妥善之策！」

抓五爺又說道：「大哥，小弟願隨大哥……」

卜老丈接口道：「愚兄這次是眞的獨自而去，五弟不要强我所難！」

劍大爺正色道：「大哥，你認爲我們『六絕』兄弟，這般無情？」

卜老丈歎息一聲，道：「賢弟們怎會不解愚兄之苦呢，今後是逃亡，是避仇，是忍辱也是苟活，大哥有何權利，也迫使賢弟們相隨？」

劍大爺慨然道：「大哥若是這樣說的話，小弟斗胆問大哥一句，此行出於小弟等本願，大哥又有什麼權利相攔？」

卜老丈不能不一笑道：「好好好，不過賢弟們可要記住，有朝一日，這羣小俠設若找到愚兄，賢弟們極可能要與愚兄偕亡！」

劍大爺道：「大哥，你認爲小弟們活得還不夠大？」

卜老丈被劍大爺的豪氣，引發了自己的雄心，哈哈一笑，說道：「對，咱們就走！」

抓五爺突然說道：「小弟我呢？」

卜老丈看了那閉目闔睛，臉上泛出陣陣熱氣，正以本身眞元內力，相助曉梅的蕭秋風一眼，道：「五弟，你留下跟着曉梅吧，這孩子可憐！」

劍大爺心頭一動，接話道：「老五，大哥說的對，你既已承諾代蕭老弟護法，自不能背信，留下吧，也給未來奇變，留下一綫之望！」

卜老丈苦笑一聲，道：「愚兄却不希望如此！」

抓五爺看看卜老丈，瞧瞧劍大爺，豪放的說道：「小弟遵命，反正將來還能見得到，人心自在人心上！」

卜老丈沉思刹那，道：「五弟，愚兄等去了，記住不能容任何人驚擾蕭秋風，他事畢之後，請對他說，愚兄已天涯亡命去了！」

抓五爺深知卜老丈說出這種話來的心情，祇好故作不解，反而以開朗的態度，欣然的神色道：「大哥放心，小弟會辦理得十分妥善，小弟目下不能隨大哥前往，只好預祝大哥一切如意！」

卜老丈一笑道：「誰說五弟人方性方，還不也是性情中人！」

劍大爺意義深長的說道：「老五，別認爲你的責任輕喲！」

抓五爺道：「血交友，誠待人，小弟深信開得金石！」

卜老丈慨然接口說道：「五弟，珍重了！」

抓五爺道：「大哥，天心人心，小弟祝禱！」

卜老丈和其餘五絕，對抓五爺一拱手，相貫離開地窖，鐵板適時重又滑閉，將門戶封妥！

抓五爺搬個椅子，坐在那門戶之下，此處別無通行地方，坐於此處，任憑是誰，也休想逃過抓五爺而進來！

何況這地窖中的鐵板門戶，若非自己人，誰也休想找到由上開啓的暗鈕，抓五爺深信不會突生意外的！

此時，蕭秋風行功正當緊要關頭，其實，曉梅驟遭幾個意外，心靈無法適應而失性，論理在蕭秋風眞力相助下，早已恢復，但是蕭秋風却願借此機會，衝破曉梅的生死玄關，打通任、督二脈，使曉梅今後處於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致於再心神受制，而功力也倍於先前！

卜老丈及「六絕」，無人知道蕭秋風神功，已達昔日「天龍子」的境地，靈、心能應「萬意」。

因此認爲所談之事，蕭秋風絲毫不知，那料蕭秋風字字不遺，句句入耳，聽了個清清楚楚！

又過了盞茶光景，抓五爺全神貫注之下，只見蕭秋風十指在曉梅後心輕彈，曉梅隨指長吐了一口悶怨之氣醒來！

接着，聽到蕭秋風道：「小妹，速除一切雜念，心神眞氣相合，自『丹田』緩緩外引，與我的眞力熱流相接，快！」

曉梅似不自主的應命而行，只覺心神一聲顫震，兩人的眞氣立即相合，向「玄關」猛地衝去！

抓五爺始終注目二人不懈，此時不禁神色微變，他已看出，蕭秋風在以本身元功，助曉梅打通任、督二脈！

抓五爺喜憂參半，喜的是曉梅任、督兩脈通了之後，功力火候立即平步青雲，憂的是卜大哥未來歲月，恐無寧日！

此時，蕭秋風全力以本身眞力行動，曉梅也提聚眞氣，欲破最後障礙，是最最要緊的時候，受不得驚擾變故！

抓五爺似是突有所感的，抬頭看了看那鐵板門戶，詎料恰當這個時候，鐵板倏忽滑落，飛縱下來了一人！

抓五爺輕叱一聲，道：「好大胆的狂徒，回去！」

話聲中，抓五爺「神抓」已凌虛發出，勁風而到，這人冷哼一聲，身形微移，已避向一旁，道：「五叔，是我！」

抓五爺在抓空之下，早已旋步攔到這人和蕭秋風的中間，虎目閃射神光，立如山嶽般，道：「小爺怎會重返此地？有事嗎？」

這人原來是艾天齊，不知何故，突然到來！

他耳聞抓五爺相詢來意，嘴角掠着冷笑，雙目射出了邪惡的光芒，瞥望了蕭秋風和曉梅二人一眼，說道：「這是怎麼回事？」

抓五爺深知艾天齊凉薄的天性，立即說道：「姑娘因受刺激，幾乎失性瘋狂，蕭老弟與老主人恰皆在座，蕭老弟遂以本身眞力，代姑娘療傷……」

艾天齊哼了一聲，說道：「那一個姓蕭？」

抓五爺道：「小爺來遲，未曾親聆老主人訓示，自也不知所發生的事情，仇老弟不姓仇，原本姓蕭……」

艾天齊獰笑一聲道：「我就料到這小子詭詐！」

說着，大步向蕭秋風走去，抓五爺伸手相攔道：「小爺止步！」

艾天齊把眼一瞪，道：「五叔，你敢攔我向前？」

抓五爺道：「老朽奉主人令諭，替他們護法，主人曾說，任憑是誰，也不准過去，請小爺原諒！」

艾天齊陰陰一笑，哼聲道：「你想騙我？」

抓五爺道：「老朽向無謊言！」

艾天齊驀地嘿嘿揚聲而笑，一臉猙獰，神態可怖，仍然步步逼前！

抓五爺沉聲道：「停步，莫迫老朽動手相攔！」

艾天齊怒聲道：「老狗頭，你好大的胆子！」

抓五爺雙眉揚飛，道：「小爺，你這樣稱呼老朽？」

艾天齊道：「告訴你，小爺早就疑心你這老狗了，主人若曾來過，還能容得這對狗男女如此親近……」

抓五爺厲聲道：「小爺，老主人非但來過，並且已將恩怨說明……」

艾天齊陰森一笑，接話道：「老狗頭，你當小爺不知你早已與敵相通……」

抓五爺忍無可忍，道：「娃兒張狂，實話告訴你說吧，適才老主人駕臨，與老夫等六絕，及蕭秋風和姑娘，當面已將恩仇交待清楚！

「行前，囑老夫代二人護法，不准任何人近前，並將你的身世也說了出來，你不是老主人的孩子……」

艾天齊厲聲喝道：「放狗屁，告訴你，曉梅這丫頭才不是我們艾家的骨肉！」

抓五爺頷首道：「不錯，老主人也說明白了，姑娘姓過，不姓艾，再告訴你，老主人也不姓艾，而是姓卜！」

艾天齊心神猛地大震，一雙暴虐的兇睛，失去了猙獰的威芒，直直的，呆呆的，傻在一旁！

抓五爺適時又道：「如今老夫仍然稱你一聲小爺，主人臨行，諭示老夫，已將所有店號，交由老夫……」

艾天齊突然厲聲吼道：「住口！」

抓五爺一楞，道：「小爺爲什麼不叫老夫說下去？」

艾天齊道：「哼！周五俠，我有話問你！」

抓五爺心頭一凜，「周」這個姓，他已經多少年沒有用了，幾乎忘了個乾淨，突經艾天齊一叫，不禁一楞。

瞬際，抓五爺恢復自然，道：「要問我什麼？」

艾天齊道：「你說的可眞？」

抓五爺道：「以數十年人格相誓，一字不虛！」

艾天齊道：「仇如海叫蕭秋風？」

抓五爺道：「不錯！」

艾天齊一咬牙道：「我不姓艾？」

抓五爺說道：「沒人知道小爺你姓什麼！」

艾天齊突然咆吼道：「爲什麼？爲什麼……」

抓五爺低喟一聲道：「老主人說，他也不知道小爺的身世！」

艾天齊吼道：「告訴我，艾老兒……不，卜老兒現在何處？」

抓五爺叱道：「艾天齊，老主人雖非你親生之父，但這二十年的養育之恩，對你應是有德恩而無虧愧，你……」

艾天齊狂吼道：「閉上你的老狗嘴，誰叫艾天齊？那個又是小爺我的主人？告訴我，告訴我，卜老兒現在何處？」

抓五爺沉聲道：「主人與老夫另外五友，業已遠隱，不再見你！」

艾天齊獰笑連聲，道：「由不得這老兒，哼！」

抓五爺大怒，道：「你再若老兒老兒的喊叫，別說老夫要逐你滾開！」

艾天齊雙目一瞪，道：「哼！就憑你這老狗頭？」

抓五爺上步揚掌，但他念及昔日之名份，終於搖頭道：「你走吧，老夫不能對老主人不起。」

艾天齊冷笑道：「滾你個老主人的狗蛋，小爺……」

抓五爺指罵道：「你這不識好歹的東西，給老夫滾出去！」

艾天齊瞥望了蕭秋風一眼，突然撤出背後寶劍，陰森森的獰聲笑着，諷嘲的對抓五爺道：「周老狗，你當那卜老兒，眞把你們『六絕』當成高手了，哼哼，小爺實話告訴你吧，你這身功力還差得多呢！卜老兒一身絕技，小爺已得十之七八，本來沒有宰你老狗的心，你既不知厲害，小爺索興成全了你！反正小爺已經成了獨身無掛，姓蕭的現在渾無所覺，先宰了你，再處置了他，然後親手殺了卜老兒，武林之中，就是小爺的天下，既非姓卜，我又不姓過，曉梅這丫頭，小爺不會便宜了別人！」

抓五爺已不忍也不耐煩再聽下去，揚掌抓下，艾天齊適時話罷，手中劍一緊，也恰斜斬而到！

艾天齊的劍法，抓五爺在當年就見過，竟能將「大頭魔王」的凌厲掌風輕易化解，今朝自是不敢相輕。

因之，抓五爺倏地收勢，身形微移，接着以八成內力，雙手連揚連抓，發出「神抓」功力，直取艾天齊胸腹！

艾天齊既存惡念，出招自是狠辣，一劍走空，右腕一翻，施出「十君子」所傳劍法，立將抓五爺圍於中央！

抓五爺全力出擊，人不能退，身後丈遠，就是木桌，蕭秋風相助曉梅，行功正緊，不容驚擾，因此抓五爺只有拚命抵抗到底。

所幸抓五爺功力高超，雖已受到猛烈攻擊，但憑本身威凌無倫的掌、抓勁風下，尚能支持一時！

艾天齊以卜老丈親授奇功「天柱力」，穩住下盤，一支劍鬼神難測，奇招迭出，自信抓五爺難逃活命！

抓五爺空有一身功力，但因艾天齊的劍法，處處制尅着抓五爺的招法，抓五爺無能爲力！

片刻過後，抓五爺被迫無奈，沉聲道：「老夫仍念故舊之誼，不忍施展狠手，你再若這般不知進退，休怪老夫要以全力對付你了！」

艾天齊獰笑道：「死到臨頭，還敢狂吠，看劍！」

這次，艾天齊劍法陡變，抓五爺也施出了「神抓七式」，勁厲罡風和嗖嗖劍嘯，旋出陣陣共鳴！

僅僅三招，抓五爺已知大勢去矣，艾天齊劍式，非但能將罡風化解，並有絲絲寒氣直指抓五爺重穴，再若如此拚鬥，不出五招，抓五爺則將毀於艾天齊劍下，不由抓五爺橫起了心！

他怒吼一聲，道：「小狗，老夫也已看出，遲早你是武林中的大害，今朝咱們就拚骨於斯，來個冰消玉碎！」

說着，寶劍已臨頭頂，抓五爺竟不格避，哈哈一笑，十指如鉤般倏地遞出，一抓艾天齊咽喉，一到前胸！

艾天齊怎肯用這種借死拚命的打法，冷笑一聲，身形倏退五尺，寶劍一順，迅捷無倫的掃到抓五爺腰間！

抓五爺十指抓空，才待變招相拚，耳邊突傳細語道：「老哥哥快退，一切有小可對付，快！」

抓五爺聞聲倏退，神色現出無比的震驚，他這種突如其去的暴退，不合其生平脾性，因此使艾天齊也眉頭微皺而一楞。

抓五爺聽這傳聲的音調，是蕭秋風的語聲口氣，震驚而退後，才霍地想起，蕭秋風正在全力行功，無此可能！

但他暴然而退，已到了木桌前面的後方，立處中間隔着蕭秋風和曉梅姑娘，艾天齊已跨步而到，接應難及了。

艾天齊突見抓五爺暴退，事雖出乎意外，但在一楞之下，立即提力跨前，到達蕭秋風身旁！

寶劍直指，是對準蕭秋風左前胸，但他並未扎下，正在沉思是一劍刺死蕭秋風，抑或是點其穴道。

適時抓五爺沉聲說道：「別忘記人家對你的救命之恩！」

這句話，是指着昔日長巷中，「大頭魔王」即將要殺艾天齊時，蕭秋風突然飛降，震退「大頭魔王」之事說的。

艾天齊當然聽得懂，不過現在他似是變了一個人，當日他已性情涼薄的嚇人，今朝，更是滿腹恨念！

兇目橫掃了抓五爺一眼，手一緊，寶劍顫動，即將扎下，抓五爺却又大聲對他呼喝道：「且慢，人有人心，你難道不是人？」

艾天齊獰哼了一聲，一咬牙，挺劍而刺！

腕間已然貫上眞力，劍尖業已到了蕭秋風左前胸的衣衫，耳邊突然聽到有人以傳聲說道：「你我無仇，況且你也殺不死我，再說，只有我可以告訴你部份身世，因此我勸你三思而行！」

艾天齊聞聲心胆一凜，不由退了一步，雙目四顧，附近無人，劍眉倏忽挑起，臉上晴陰難定！

傳聲適當又起，道：「不用找別人，地窖中除你和抓五爺及小妹外，只有我，不必疑神疑鬼，我是蕭秋風！」

艾天齊又是一驚，不自主的說道：「休想騙我！」

傳聲微笑，道：「還記得『紅柳莊』

中，你令現在已死你手的親信，以『萬蜂蜎集』對我暗算的事嗎？仔細想想看！」

艾天齊面色一變，這次却目注蕭秋風道：「騙鬼，你全力以眞氣行功，心難二用，休想小爺信這個，你到底是誰，隱身何處，滾出來見我！」

傳聲喟歎，道：「我雖與你斷義絕交，友情仍在，況受先恩師遺命嚴諭，不得傷你，願你信我，稍待之後……」

談到割袍斷義，劃地絕交之事，艾天齊已深信這傳聲之人是蕭秋風了，因爲此事他人不曉！

因此，艾天齊略以沉思，道：「蕭秋風，傳聲之人既眞是你，小爺越法饒你不得！」

蕭秋風似是有些言語，不願抓五爺聽到，是故仍以「眞氣傳音」使展「玄聲入密」說道：「你應知道殺不了我！」

艾天齊獰笑道：「小爺不信你的功力也能分散由心！」

傳聲道：「告訴你，我能！」

艾天齊道：「我看得出來，你正以全力打通鬼丫頭的任、督二脈，此時設若住手，鬼丫頭勢將走火坐僵……」

蕭秋風仍以傳聲接口道：「你若迫我全力對付你的話，別怪我無情！」

艾天齊道：「說的好聽，現在你能動嗎？」

傳聲道：「你迫我停下功力，使小妹坐僵的話，聽清楚，我將殘爾四肢，使爾終身跪於小妹身前，如岳墳前之秦檜！」

艾天齊心頭一凜，但他眼珠一轉，却狂笑着說道：「小爺深知你愛這丫頭勝過自己的性命，斷不肯半途而廢，使鬼丫頭坐僵，小爺不上這個當，看劍！」

抓五爺適時厲喝道：「你敢！」

傳聲却道：「對井底蛙，不可以言天，信不信由你吧，不過我最後再警告你一次，別逼我不顧師命而出手傷你。」

艾天齊冷笑兩聲，道：「結盟就非小爺本意，割袍恰好了斷牽連，什麼叫師命？什麼是情誼？蕭秋風，是天欲亡汝，認命吧！」

話聲中，寶劍貫注內力，直送而前！

抓五爺隨手抓起摔落地上的破茶壺，抖手打出道：「小狗賊！」

人却不再顧忌生死，飛撲而上！

那知抓五爺人尚未曾撲到，祇聽到蕭秋風沉聲喝道：「這次饒過你去，滾！」

「滾」字出口，一聲金鐵斷響，艾天齊長劍倏然中斷，人也連退了數步，面色一片蒼白！

抓五爺再看蕭秋風，右手依然抵於曉梅後心之上，動也沒動，抓五爺搖一搖頭，對蕭秋風的功力是歎爲觀止了！

艾天齊長劍中斷，楞楞的拿着小半截，咬着牙，猛一跺脚，將半截斷劍拋落地上，沉聲道：「好功力，小爺去了，在不能雪復今日之恥，出手立即殺爾之前，誓不再在武林之中走動！」

話罷，頓足飛身拔上地窖門戶，却突又回身喊道：「抓老狗頭，若見到那卜老兒，替小爺寄上一語，叫他好生的保養自己，養得胖胖的，以便小爺下刀！」

抓五爺怒吼一聲，道：「站住，你這無情無義的東西，老夫寧願今日和你這畜牲併骨，也不給武林留下大害！」

上面的艾天齊却哈哈一笑道：「老狗頭想的不錯，小爺失陪，將來咱們再算總賬吧！」

話聲中，鐵板倏忽關閉，抓五爺依然追到門下，伸手去啓暗鈕，那知鐵板竟然一動不動，不由心頭大驚！

適時，祇聽到曉梅姑娘全身骨節連連輕響，接着傳出姑娘的一聲嬌歎，她生死玄關已通，大功告成！

可是蕭秋風却已累極，就地趺坐，閉目調元不動。

曉梅如夢乍醒，一見斯情，不由急聲向抓五爺道：「五叔，這是怎麼回事，我爹……他人呢？」

抓五爺長歎一聲道：「姑娘，老主人走了！」

曉梅道：「如海哥……秋風哥是怎麼啦，難道受了傷？」

抓五爺喟然並搖頭道：「連老主人都自知不是蕭公子的敵手，誰能傷他！」

曉梅道：「那……那這是怎麼了？一地的碎瓷，他又……」

抓五爺說道：「姑娘，蕭公子是太累啦！」

曉梅道：「累啦？他幹什麼累成這個樣子？」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姑娘，妳就一點都不知道？」

曉梅黛眉一蹙，沉思着道：「我好像是哭過，也好像又在大笑……後來……後來……對了，後來好像還聽到秋風哥對我說話……」

抓五爺接口道：「姑娘，事可出的太多了！」

遂將發生的事情詳說了一遍，包括剛剛艾天齊的意圖，和受挫而走等，曉梅星眸閃出晶珠，含情的瞥望着蕭秋風。

突然，焦急的說道：「壞了！」

抓五爺道：「什麼事？」

曉梅道：「天齊什麼事都能作的出來，鐵板滑落，他自外面將暗鈕毀掉，我們豈不要生生埋於這地窖之中？」

抓五爺道：「我也正爲此事焦急，可巧姑娘醒來，祇顧跟姑娘談說經過，忘記此事十分要緊了！」

曉梅道：「五叔，另外可有門戶？」

抓五爺搖頭道：「沒有！」

曉梅道：「五叔也是，幹什麼把暗鈕總關，上下分設呢？」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姑娘，要不上下分設，人在上面怎樣下來呀？」

曉梅想想之後笑了，道：「侄女兒人急失心，五叔別怪我。」

抓五爺道：「我怎會怪你，只是咱們被封地窖，如何出去……」

話尚未完，蕭秋風突然立起，道：「不用急，一塊鐵板，還攔不住我們！」

曉梅見蕭秋風醒來，芳心欣然，道：「如海……」

她叫順了口，「如海」二字隨便就說了出來，說出之後，立知已錯，却怪到了蕭秋風的頭上，嘟着嘴道：「眞是的，姓名都能騙人的，可見你不老實！」

蕭秋風一笑道：「既已騙妳在先，打罰任妳總可以了吧？」

曉梅嫣然一笑道：「一張貧嘴！」

抓五爺適時道：「蕭老弟，咱出去之後再談閒話如何？」

蕭秋風臉一紅，對曉梅道：「小妹，放我們出去吧！」

曉梅一楞，道：「我？我怎放法嘛，鐵板……」

蕭秋風道：「我全力爲妳打通二脈，業已累極，實在沒有餘力來震開這塊鐵板活門，妳何不試試？」

曉梅搖搖頭道：「試什麼？我有辦法弄開它？上面暗鈕……」

蕭秋風道：「這個我知道，我是請妳把這塊鐵板震碎呀！」

曉梅說道：「說得可輕易，我震不碎它！」

蕭秋風一笑道：「卜老頭兒傳授給妳的掌法中，可有威力淩猛……」

曉梅接口道：「那有什麼用，威力再猛，也難震碎這塊鐵板！」

蕭秋風轉向抓五爺道：「周大俠，這塊鐵板多厚？」

抓五爺一楞，道：「老兄弟，你怎麼知道我姓周？」

蕭秋風道：「剛才天齊不是這樣稱呼你嗎？」

抓五爺喟歎一聲，道：「老兄弟，你這身奇絕的功力，着實令人害怕！」

蕭秋風一笑道：「周大俠，請問這塊鐵板有多厚？」

抓五爺道：「寸半多些！」

蕭秋風笑對曉梅道：「小妹，妳何不提足眞力，試上一試！」

曉梅還在猶豫，經多見廣的抓五爺，却已想通了個中道理，暗自點頭，鼓勵曉梅姑娘道：「姑娘如今任、督二脈已通，眞力勝過先前多多，若以全力發掌，這塊鐵板怕攔不住妳了！」

曉梅聞言大喜，對蕭秋風道：「秋風哥，這是眞的？」

蕭秋風一笑道：「周大俠既然這樣說，大概不會有錯。」

曉梅抬頭看看，那塊鐵板，無法自信的搖搖頭，說道：「這……這……不太可能！」

抓五爺道：「試試無碍，姑娘就動手吧！」

曉梅提聚眞力，豈料身形竟冲拔而起，哎喲出聲，花容失色，迅即吐氣下沉，受了一場虛驚！

抓五爺一楞，蕭秋風却笑嘻嘻的說道：「小妹，如今妳的眞力，已是威猛無倫，並能自生不息，因此發生剛才這種自驚而驚人的事！」

曉梅蹙眉道：「我不懂！」

蕭秋風道：「譬如以火燒水，微火，水漸沸之時，微火轉猛……」

曉梅接口道：「我明白了，但是人不同於火呀？」

蕭秋風一笑道：「人間萬物，窮其理則一，此時妳不知自己的眞力，已能微猛由心，竟而暴然提足，致身軀輕於眞力，自然……」

曉梅再次接口道：「那豈不糟了，若遇强敵……」

蕭秋風道：「這種事祇有一次！」

曉梅一嘟嘴巴，說道：「騙人的，誰能信。」

蕭秋風道：「第一次是身心體魄皆未能適應，也可以說，是心神事前毫無防備，始有這種變故，茲後意念動則心靈應，自然不會再有這種現象。」

曉梅似是仍難相信，抓五爺一旁又道：「姑娘何不作第二次相試，眞假豈不立判？」

曉梅點點頭，仰望那塊封閉通道的鐵板，再次暴然提力，此次果如蕭秋風所說，並無適才那種變故！

她芳心喜甚，雙掌全力淩虛出擊，轟然一聲，鐵板被震作彎弓形狀，接着墮了下來，發出一聲巨震！

抓五爺暗暗吸了一口氣，自忖道：「誰能相信，一位弱質女子，竟懷如此罕絕功力！」

蕭秋風却適時道：「現在小妹妳相信了吧？」

曉梅一笑，似羞實喜，含情脈脈的道：「這要感激你。」

蕭秋風道：「這句話是由衷而說？」

曉梅道：「我什麼時候騙過妳？」

蕭秋風頷首道：「小妹，我有句話要對妳說，希望妳不要忘記！」

曉梅點着頭道：「說嘛，我不會忘記的。」

蕭秋風道：「如今妳的眞力，已能用之不盡，功力更是猛進多多，今後再要與人動手，却須謹愼小心！」

曉梅道：「你是說多存仁厚？」

蕭秋風頷首道：「應該如此。」

曉梅俯首半晌，突然仰頸道：「我是不是有過不仁厚……」

蕭秋風一笑，接口道：「實在說來，我是杞人憂天，從我認識小妹的那一天起，就沒有看到，妳作出過什麼不仁厚的事情。」

曉梅却神色鄭重的說道：「那是在從前！」

蕭秋風一驚，道：「如今呢？」

曉梅道：「一向挨打慣了的，除非他永遠會忍受下去，不知預防或反抗，否則當他反抗的時候，手段不會不狠！」

蕭秋風自然聆悟她的話意，忙說道：「我不能否認妳說的對，但是妳總不是別人！」

曉梅道：「你認爲我沒有挨慣打？」

蕭秋風尙欲勸說幾句，抓五爺却已經開口說道：「姑娘，咱們上去再說閒話可好？」

曉梅默默無言，飛身而上，蕭秋風和抓五爺繼之而行，抓五爺將必要携帶的東西，很快的整理好，說道：「姑娘和蕭公子……」

蕭秋風接口道：「周大俠怎麼改了稱呼？」

抓五爺含笑反問道：「公子不是也將稱呼改了嗎？」

蕭秋風道：「咱們誰也不准改，你還是老哥哥，我仍是小兄弟！」

抓五爺道：「好，就這樣！」

曉梅却淡淡地說道：「稱呼上還是客氣好，能保持距離更好！」

抓五爺聞言，心頭一凜，沒有接話，

却看了看蕭秋風，蕭秋風自然也深有感觸，對曉梅道：「小妹，妳這個論調，不嫌太冷淡了些？」

曉梅苦笑一聲似是自語般道：「還是冷淡一點好，免得忍受『曲終人散』後的無邊孤寂！」

抓五爺故意將聲調提高，開朗的說道：「曲終人散，樂興復重聚，人生應該如此！」

曉梅却冷冷地說道：「平淡情誼久，無爭無憂愁！」

抓五爺雙眉一皺，道：「姑娘今天爲什麼如此消沉？」

曉梅道：「五叔，換了你是我，又能如何？」

抓五爺道：「摔一個跟斗，不能就認定準會次次一樣！」

曉梅道：「五叔怎能用摔個跟斗，和姪女兒的遭遇相比？」

抓五爺道：「要談到遭遇，蕭老弟要比姑娘慘得多了！」

曉梅道：「表面看來是這樣的。」

抓五爺道：「姑娘妳今天是怎麼了，事實上蕭老弟也是比……」

曉梅再次苦笑，接口道：「五叔，事實上秋風哥要比姪女兒好過的多！」

抓五爺道：「原因何在？」

曉梅道：「秋風哥祇要報了父母血仇，心願就已了，姪女兒却不然……」

抓五爺恍然而悟，急忙阻止曉梅道：「姑娘請不要再說下去了！」

曉梅却幽幽的接着道：「我要說完這些話，姪女兒也身懷殺父血仇，但却又身受仇家撫養的大恩，這個恩仇……如何了斷……」

蕭秋風突然上步，緊握住曉梅的一雙柔荑，道：「小妹，這些不能怪你，那自苦又有什麼用處？」

曉梅垂下頭，雙目滴落珠淚，沒有開口。

抓五爺先前就有很多話要說，被蕭秋風和曉梅姑娘中途打斷，如今正好得到機會，神情故作開朗的說道：「蕭老弟，還有姑娘，請聽我老頭子說幾句話如何？」

曉梅依然無言，蕭秋風却說道：「老哥哥有話請講就是。」

抓五爺道：「俗語說，人之一生，辛酸悲苦要佔十之七八，這句話是代代前人的經驗之談，有着事實的經驗和根據。既然人生如此，那剩下十之二三的歡樂，就成了難得而又難得的東西了，因此我要向你們作個要求。」

蕭秋風道：「老哥哥儘管吩咐。」

抓五爺道：「咱們都是身懷恥仇的人，也許我這樣說，你們不信，不過總有一天，我會證明說的是實在話！如今我要求你們兩個人，將一切恥、仇、恨、怨，暫時拋諸九霄雲外，把心情放寬，痛痛快快的玩樂上一些日子，然後……」

曉梅接口道：「五叔放心，你的意思姪女兒懂，姪女兒保證不再傷懷就是。」

抓五爺哈哈一笑道：「武林中人，當具武林豪氣，遇上事要提得起，放得下，我說老兄弟，你有什麼意見嗎？」

蕭秋風道：「小可今夜……」

抓五爺接口道：「我忘記告訴老兄弟了，在你替曉梅打通任、督二脈的時候，老店主曾對我說，今夜……」

蕭秋風含笑接話道：「小可聽到那些話了！」

抓五爺一楞，繼之恍然道：「不錯，老兄弟既能一面療傷，一面和天齊這個東西對答，自然在老店主吩咐我的時候，也可心分二用！」

蕭秋風一笑，道：「小可要今夜趕奔金陵！」

抓五爺道：「可能允許老朽相伴？」

曉梅在一旁說道：「我也去！」

蕭秋風看看曉梅，突然想起了一件目下最要緊的事，正好曉梅結伴而行，將事辦妥，立刻頷首而應。

抓五爺適時說道：「可能等老朽半夜，咱們明晨動身？」

蕭秋風自然知道內中原由，沉思剎那，決定了意念，等候抓五爺到天明，然後起身趕奔金陵！

曉梅不知內情，問道：「五叔，難道蘇州還有什麼値得留戀的？」

抓五爺道：「我還有些事情未了。」

曉梅說道：「五叔還有什麼未了的事嗎？」

抓五爺道：「蘇州分店的事宜。」

曉梅黛眉一皺，道：「義父他還想開設下去？」

抓五爺搖搖頭道：「是我想依然幹下去！」

曉梅一楞道：「五叔想接手？」

蕭秋風接口道：「是這樣的，卜老丈在得知我的身世之後，已將一切交托周老哥，周老哥如今已是此店及所有分店的主人。」

曉梅沉思剎那，道：「五叔您願意接手？」

抓五爺道：「妳當我是個財迷？」

曉梅一笑道：「那就隨它去！」

抓五爺反問一句道：「隨它去是隨誰呢？」

曉梅道：「任這天下武林店，自生自滅！」

抓五爺正色道：「妳知道此店共有若干，也多少知道一點店中的主持人物，若任此店自生自滅，妳可知道這要造多大罪孽？」

曉梅又是一楞，道：「這怎會？」

抓五爺道：「總店分店中，像宇文顯一類的人物，多得難數，功力超過宇文顯的，更多，若無管束，怎生得了？」

曉梅道：「設眞如此，養父他的居心就太可怕了。」

抓五爺說道：「老店主當時却是善意的。」

曉梅道：「善惡之隔，僅僅一綫，誰知道呢！」

抓五爺道：「我是自始至終參與此事的人，知道得十分清楚，當時老店主之意，旨在收容落魄的武林江湖朋友……」

曉梅接口道：「我懂，往好的地方說，是這種存心。」

抓五爺皺眉道：「姑娘，往壞的地方說呢？」

曉梅冷冷地說道：「有朝一日，羽翼養成，進，則可自立爲武林的霸主，退則

能以這多高手，保他的安全！」

抓五爺道：「姑娘，若論老店主當年作爲，那確實是極惡而惡極，但近十年來，却巳知悔，我敢說……」

曉梅接口道：「五叔，武林之中，以『六絕』較爲正直，『六絕』之內，唯五叔，五叔您太忠誠了些。」

抓五爺道：「姪女如此高抬我，必是另有要罵我的地方。」

曉梅道：「姪女兒不敢。」

抓五爺道：「別客氣了，妳就直說了吧。」

曉梅道：「五爺認爲義父成立此店，宗旨甚善？」

抓五爺道：「至少不是爲惡！」

曉梅道：「五叔又說，近十年來義父作爲，是知悔後……」

抓五爺接道：「這有事實的證明。」

曉梅冷哼一聲，道：「不錯，有事實證明，聽姪女兒說個一件兩件，譬如秋風哥的恩師，十君子中的伍二俠，就是在這十年內，慘死於他那結拜盟弟的手中！我大盟哥雷嘯天的父親，十君子中的雷三俠，死的更晚……」

抓五爺喟歎一聲，插口道：「不用再說了姪女兒，妳看，五叔我該怎麼辦？」

曉梅道：「義父沒有交待過我，怎麼作，任由五叔了。」

抓五爺道：「天下武林店，自此巳與卜家再無關係，我想暫時不能放手不管，必須在澄清人選後，再作……」

蕭秋風接口道：「小可有個意見，周老哥願聽聽？」

抓五爺道：「老兄弟，我正等着你開口呢！」

蕭秋風道：「周老爺顧忌的很對，此時結束店務，非但立使武林成亂，並將遭致『有始無終』之譏！」

曉梅道：「秋風哥，你對此店還有興趣？」

蕭秋風道：「小兄也不是個財迷，但興趣却極爲濃厚！」

曉梅說道：「要替仇家收拾這個爛攤子？」

蕭秋風搖頭道：「目下這還不是爛攤子，若任它自生自滅，却一定會變成個爲害武林的大禍根，所以必須管！」

抓五爺抓住這個機會，道：「聽老兄弟你的如何？」

蕭秋風有意對着抓五爺一笑，說道：「老哥哥，你是不是一時還不想和小可分手？」

抓五爺臉一紅，道：「老兄弟，你既能分心二用，巳全部聽到卜店主所說的話，又何必非逼問我老頭子不可呢？」

蕭秋風道：「話不是這樣說，那些話是他說的不假，但却不能代表老哥哥你的意思，所以要問一問！」

抓五爺道：「說實話，我自然不願看到那悲慘的日子，不過我也知道，未來總會有這麼一天，所以……」

曉梅插口道：「哦？你們在打麼啞謎呀？」

蕭秋風道：「小妹先聽下去，等會兒我詳細告訴妳。」

曉梅嬌嗔道：「現在就不能說？」

蕭秋風道：「不是不能，因話太多，所以……」

曉梅依然嗔道：「我有時間聽呀？」

蕭秋風一笑，道：「好小妹，等一會兒吧！」

曉梅恍然大悟，可能有話當着抓五爺不甚便說，想想自己剛才的嗔，不由微有羞意，道：「好惱，我又沒說不可以。」

其實，小妹什麼時候說過可以來着？眞是天曉得。

蕭秋風對着小妹一笑，轉對抓五爺道：「老哥哥，小可現在問你的意思了！」

抓五爺正色道：「小兄弟，你我相交，是不是委屈了小兄弟？」

蕭秋風道：「小可沒有這個意思，況且……」

抓五爺搖手接口道：「夠了，小兄弟若無此意，恕我要直問一句了！」

蕭秋風道：「老哥哥請講。」

抓五爺道：「自我稱呼小兄弟這三個字後，對自己就直稱『我』字，而小兄弟開口『小可』，閉口『小可』……」

蕭秋風一笑道：「小弟知錯了！」

抓五爺也一笑道：「這才對，小兄弟有話，現在問吧！」

蕭秋風道：「還是那句……」

抓五爺說道：「我也不願意離開小兄弟！」

蕭秋風神色一正，道：「是爲了那卜老丈？」

抓五爺搖頭道：「對卜店主來說，他並沒請我帮什麼忙，而是我那幾位盟兄弟，存着叫我想辦法的心意。」

蕭秋風道：「老哥哥你呢？」

抓五爺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雖願盡力的爲雙方化解，但却決對不肯出賣自己的人格！」

蕭秋風神色微轉緩和，接說道：「姑且不管卜老丈的事，老哥哥你是否願與小弟……」

抓五爺道：「若沒有卜店主這塊心病的話，我早就告訴老兄弟你說，願與老兄弟同在江湖相伴幾年了！」

蕭秋風問道：「老哥哥，今後可能保住永遠不談卜老丈的事？」

抓五爺慨然道：「兩家是非恩怨，自今日起，我一字不聞不問！」

蕭秋風深施一禮，道：「老哥哥，自今之後，老哥哥若不說離開小弟，小弟當永遠相伴着老哥哥，遨遊江湖之上！」

曉梅此時接口道：「我呢？」

蕭秋風道：「小妹，妳這句話豈不問得多餘？」

曉梅一笑，心中甜甜的說道：「你懂什麼，才不多餘呢！」

蕭秋風道：「怎不多餘？」

曉梅道：「這次我告訴你，要你學次乖，但是下次可要自己用心去想，別再打算我還會說破道理！」

蕭秋風皺眉問道：「道理？這還有道理？」

曉梅道：「怎麼沒有道理，告訴你，女孩子家，有時雖明知『那人』的心意，却往往喜歡再問個明白！」

蕭秋風道：「這是爲什麼呢？」

（未完・廿一）

